贵族夫人的梦

——毛姆戏剧选

俞亢咏　李珏　李济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贵族夫人的梦

——毛姆戏剧选

俞亢咏 李 珏 李 济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3 字数：310000

印数：1——4500

ISBN 7—217—00173—0 /I·82

统一书号：10109·1987 定价：3.20元

新书目：87—30

目　录

毛姆和他的戏剧作品(代序)

廿世纪初在英国，人们提到文化界古往今来成就最大的戏剧大师时，除了莎士比亚就算在剧坛大显过身手的两位戏剧家伯纳·肖和萨姆塞特·毛姆了。人们说，是"毛姆的喜剧使伦敦人笑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是说，他的喜剧真正起到了叫人喜的作用。在伦敦，能在同一天有四个剧本在四家剧院同时上演的剧作家，除了伯纳·肖之外，也只有毛姆①了。毛姆就是以一个剧坛翘楚开始其作家生活的。他先后写了三十二个戏，全部被搬上了舞台。还在他告别舞台前，想写长篇小说的那股热情就在他胸中酝酿了不少日子，而迈出头几步时所获致的欣喜使他自觉到及时调整方向，写写长篇小说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所以在写完了最后一个戏《谢裴》后便毅然挂笔与舞台告别了。

他前后写了二十一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更使他名声大震：《人性的枷锁》被誉为"本世纪文学家达到的少数几座喜马拉雅高峰之一"；美国著名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称毛姆为"伟大的艺术家"。

当毛姆正在长篇小说的创作道路上昂首阔步时，写短篇小说的奇特魅力又吸引了他。他在适当的时候，又转到写短篇小说的圈子里来了。一旦进入这块领地，他又发现自己这才叫做

---

① 一九〇七年毛姆的《弗雷德里克太太》一剧上演轰动一时，他作为戏剧大师，名噪一时，接着便有四家剧院争相上演他的剧本：《家与美人》、《恶性循环》、《富贵人家》和《当家人》。

宏图大展，大有作为，只见他接二连三地把堪称佳作的短篇小说奉献在读者面前，人们又一次为他出色的作品而欣喜若狂，连声叫好，并称之为“英国的莫泊桑”。他先后写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英国出了他的三卷集，美国出了他的四卷集。象他的长篇小说一样，他的短篇小说也被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在文学的四大领域（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中，毛姆就曾在三大领域驰骋过。如果说，文学艺术领域里也有比较奇特的人物的话，那么，毛姆大概应当算是其中的一个了。

毛姆从1896年开始写作，一辈子以写作为职业，六十九年于兹。在文学领域里，写作生涯之长超过毛姆的可说是寥若晨星了。

由于他在文学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他获得了一系列称号：他是英国皇家荣誉团骑士；他是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有名的海登堡大学荣誉评议员名单中有他；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荣誉会员名单中也有他；美国文学院还将为数不多的“荣誉院士”称号赠予他。在英国设置的文学奖中，“毛姆奖”算是重奖中的一种。一九八四年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代表会评出当今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中，英国的笔会会长弗朗西斯·金——便是“毛姆奖”的获得者①。

当然，也有不少评论界对毛姆这位作家贬多褒少。特别是作为一个剧作家，评论界往往一开始总是众说纷纭的。印度的泰戈尔也曾有一段时间专门从事写戏，但他的戏剧作品一出，

---

① 弗朗西斯·金，作家，诗人，其代表作《分界河》曾获“毛姆奖”。

引起的非议同样是甚嚣尘上，说它“十分糟糕”啦，不是“大家作品”啦。其实，正是由于泰戈尔决不愿意照搬一般戏剧的创作套式，而竭力追求“创造自己的戏剧形式和戏剧个性”。法国的莫里哀是众所瞩目的戏剧大师，可是，当莫里哀的戏剧初上演时，也曾引起纷纷议论，认为“语言太没味道了”。对他的《妇人学堂》一剧，甚至有的评论说“有伤风化”、“不成体统”、“是世界上最要不得的东西”。可见，大凡切中时弊、伤及社会某些阶层的现实利益的作品，是必然会刺痛那些阶层而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的。毛姆的小说也好，戏剧也好，正是因为揭露极为深刻，嘲讽不遗余力，所以说好说歹，总是各执一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年是毛姆逝世二十周年。从他的主要作品问世到今天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一个作家能否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往往是要通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看出来的。在国外，从上述那许多称号便可看出毛姆在世界文坛是早已经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的了。那么，中国的读者们对这位作家又是怎样认识、怎样评价的呢？

中国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介绍毛姆。由于毛姆的戏剧二十世纪一十、二十年代在西方的强烈影响，所以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也是他的三个剧本：《情书》（1937年中译本津版）、《生死恋》（1938年中译本沪版）和《勿宁死》（方于译、版本不详）。193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毛姆短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集子《红发少年》①。

① 该篇亦译《奇妙的爱情》，见湖南人民出版社《毛姆短篇小说集》，《红发少年》计收一六一个短篇小说。

《情书》一剧后被译成《香笺泪》搬上中国最早年间的银幕，由当时著名演员顾兰君主演，也曾在上海轰动一时。

南京大学陈嘉教授1930年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英国二十世纪戏剧家毛姆的戏剧评论》。

近年来国内各地的文学刊物上介绍毛姆作品的日见增多，这也是事实。另外还可以借湖南的一家出版社近年来编辑出版毛姆作品的情况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从82年起先后出版了毛姆的《刀锋》、《人性的枷锁》、《啼笑皆非》和一个收集了毛姆四十四篇短篇小说的集子。这四本书都在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印了，而且每种的印数都是少则五万，多则十四、五万。据了解，大学院校的外国文学系里以毛姆为研究生课题的已不下四所。对这位作家的喜爱在广大的中国读者中也出现了与日俱增的趋势。很多读者都在打听出版社还准备翻译出版毛姆的哪一部长篇小说，哪几篇短篇小说；也有不少对毛姆了解稍多的读者打听毛姆的戏剧作品有没有翻译出版的计划。为此，湖南人民出版社在85—86年度计划中又安排了几个毛姆选题，其中之一就是这本《毛姆戏剧选》。

人们或问：毛姆的戏剧在英美各国都曾那么叫座，十分引人，从廿世纪头一个十年一直演到七十年代，至今还经常有这家或那家剧院想重温一下毛姆的戏剧。它们究竟具有哪方面的魔力呢？似乎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之：一句就是前面所说的："它使人笑"；还有一句便是毛姆"有再现生活的奇才"。

毛姆的戏剧基本上都是从检验婚姻制度的得失来反映英国社会的。英国剧评家罗纳·巴勒斯将毛剧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以《弗雷德里克太太》、《多特夫人》为代表）以写婚姻纠葛为

主；中期（以《第十人》、《格雷丝》为代表）仍着重写婚姻纠葛；而到了末期——战后时期（以《恶性循环》、《装聋作哑》为代表），则从这个套式里跳了出来，转以社会道德为题材，力求探索人们在道德与社会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问题。

毛姆所处的时期，在英国戏剧界正是从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到诺埃尔·考沃德(1889—1973)①之间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空白期。这个空白整个由毛姆给填上了。

毛姆作为戏剧家的名气，在美国比在英国还大。他三十岁名噪剧坛，三十六岁第一次到美国去时就已经是红得发紫的大剧作家了。当时正值纽约百老汇的戏剧海报栏上初次用上霓虹灯，"毛姆"的大名便在霓虹灯下闪闪发亮了。

但是，剧坛这座殿堂的大门也并非一开始就为毛姆洞开的。1903年，除了用德文写的处女作剧本《天作之合》②在德国上演了几场外，他正式的戏剧创作应当以写于1903年晚些时候的《尊贵的人》为始。可是这个头胎却是个死胎。剧本写出后，既无人上演，也无人出版。后来改写成小说《主教的围裙》，才勉强发表了。若干年后，《尊》剧才由福洛曼搬上舞台。

到了1911年，毛姆的《面包与鱼》一剧问世，"喜剧作家"的桂冠才捧到他的面前。尽管有人吹毛求疵，批评他一味追求噱头；每天都收到将近五十封骂他的信，质问他为什么如此取笑一个神职人员；许多和他交谊甚笃的朋友也因为这个戏而与他断了往来。只有《笨拙》杂志的主编A. A. 米勒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位奇才难得的喜剧大师，亲自撰写评论，誉之为别开生面的

① 均为英国著名作家戏剧家。

② 《Marriages Are Made in Heaven》，在德国演出时用的是德文名字《沉船》。

"真正的滑稽作品"。从此，毛姆遂风靡一时，出入于各家剧院，跻身于上层社会。许多名导演都四出打听毛姆写的下一个戏是什么。人们认为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大师"满脑子是戏"哩。

在毛姆创作生涯的头三十年（1903—1933）里，他虽然也写了其他几部重要作品，但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以写戏为主。他一生写了三十二个剧本，加上别人根据他的短篇小说《雨》改编的剧本《雨》，也可以说是三十三个。因为人们普遍把《雨》也看作是他的作品，而且由于海报上挂着他的大名，《雨》剧一搬上舞台，几天之内，十八个月的票就都预售一空。从三十三个剧本中选出几个最能代表他的水平和他的风格的来结为一个集子，真有些难于取舍。《毛姆戏剧选》选辑了其中的四个，即《恶性循环》、《装聋作哑》、《贵族夫人》和《谢裴》。头三个是毛姆在戏剧创作的成熟阶段写的，第四个则是以他本人的思想脉络为线索，采取十分独特的形式来写的意境深奥的最后一个剧本。为了帮助读者观众和演出团体对毛姆的戏剧能获得更多的了解，这里特为大家提供关于这四个剧本的一些背景材料和演出实况的资料，以便参考。

一、《恶性循环》

这是毛姆本人最喜欢的几个剧本（加上《装聋作哑》和《贵族夫人》）之一。在毛姆自编的《剧本选》中，他也曾说这是他最好的一个剧本。剧本问世以后，连续上演盛况不衰的时间长达三十年左右，成了他的一个保留剧目。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还有人不时将它搬上舞台。

这个戏告诉人们一个思想：人应当承认错误是自已犯的，

而不要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

当《恶》剧在伦敦最大的一家剧院——“草市场剧院”首演时，正值毛姆远游新加坡、婆罗洲，但他很快就获悉了该剧上演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他很高兴，尽管攻击、谩骂他的也大有人在，但他第一次嗅到了在戏剧创作道路上迎面吹来的一股清新醉人的春风，他似乎窥见了引向成功的曙光初照的道路。当时饰演剧中女主角的演员为了把戏演得更好，打洲际长途电话找他这位作者，想领教一下剧中人应该有的是哪种感情，可是毛姆此刻正在沙捞越的丛林河上经历着颇有几分冒险性的游历生活，未能在电话里千里迢迢进行交谈指点。后来毛姆知道了，虽觉遗憾，但得知演员出色地表现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就欢欣雀跃，大为得意了。

看过《恶》剧的人，无不觉得剧作者笔力非凡，写得真是太深刻、太真实了。

为什么毛姆能写得如此深刻、真实呢？

原来他写的正是他生活圈子里最熟悉的人和事。他的妻子看了首演后，笑着对他说：

“真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你写得最好的戏？我想，你写这个戏时，我对你有些不太好，是吧？”西莉敏感到了戏中写有她不少的痕迹。

五十年后（七十年代末），这个戏在英国、美国又都再一次和观众见面了。上座率仍是出人意料地高，街谈巷议大都听到一句“你去看了毛姆的那个戏吗？绝呀！”

二、《装聋作哑》

从上演时的空前盛况来看，这个戏可说是取得了更大的成

功。它首先在美国的克利夫兰市上演(1926)，一年以后，伦敦才把它搬上舞台。首演式上，整个剧场水泄不通，过道里加满了临时座位，乐池里边也坐了两排观众。当天晚上，毛姆不得不设下较大规模的家宴以招待前来祝贺的各界名流。毛姆从开幕到终场始终为女主角捏着一把汗，因为女主角伊瑟尔·巴利摩尔知道毛姆本人在场看戏，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原来她临到彩排时还总是丢三拉四忘了台词，所以这时场上到处贴着纸片儿，写着提示，导演也躲在景片后面逐段逐句地提词。毛姆差点按捺不住要光火了。下得场来，巴利摩尔满脸通红地跑到作者跟前来赔不是，说：

"哎，我没演好吧？要不然这戏准可演上一年的。"

其实，这戏一连演了两年，而且毛姆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戏中演得最精彩的一个。巴利摩尔的出色表演简直令人倾倒，就连台词中最简单的一个"when"①，也让她给念出许多味道来了，以致每当她念到这句台词时，台下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叫好声和笑声，加上观众起笑太多，场内秩序实在无法维持，有时竟不得不高奏英国国歌，好让场内静下来。

在家宴上，毛姆夸他的演员说：

"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只要作者多少给她一点余地，她便能大肆回旋，真了不起。"

可是，对毛姆不利的评论也纷至沓来：有说它"平庸"的，有说它"乏味"的，还有不少人议论说这位妻子究竟保住了自己的贞洁没有呢？②十年后，该剧在美国科德角再次上演，又

① "什么时候"。

② 原剧名为"The Constant Wife"，意思是"贞洁的妻子"。妻子知道丈夫有外遇，表面上装聋作哑，到后来，也拿出很厉害的一手，声称她也要与过去的一个求婚者（情人）出门去旅行六个星期。

再度引起这种议论。一个叫鲁斯·巴丁顿夫人的修书毛姆，问他那位妻子最终如何了，还附上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请他务必回信。毛姆回了信（用的是自己的信封），说：

"我倒是想让她跟情人一走了之。她本应当义无反顾地出走。当然，也许我错了，须知一个作家有时也身（笔）不由己呀。"

至于批评界，毛姆则来它个相应不理。他认为一个剧作家在自己的祖国本是很难受到欢迎的。他说：

"这个剧无论在什么地方上演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唯独在我的祖国的首都却要打杀它。这帮评论家真不象话。"

事实上，直到1975年，伦敦的剧院还不时用醒目的海报预告这个戏的演出，广大的观众每次都趋之若鹜，唯恐买不到票。

三、《贵族夫人》

当人们正在回味毛姆最初的几个剧本演出的盛况时，毛姆1917年写于罗马的另一个剧本又奉献给观众了。这就是被认为是投向上层社会的一把锋利的匕首的《贵族夫人》。它的上演更是掀起了伦敦社会的一场轩然大波，观众舆论普遍认为它比《恶性循环》一剧更精彩，甚至可以称之为剧坛数十年来的第一佳作。后来，剧评界也一致认为它是王政复辟时期① 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之一。尽管它在美国纽约的百老汇上演后六年，才得以搬上伦敦的舞台，但那惊人的台词好几年前就远涉重洋，传到英伦的一些尚未看到这出戏的戏迷们耳朵里了。一旦在剧场就座，聆听这似曾相识的戏剧语言，人们都好似在品尝佳肴美酒，

① restoration，指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

视为一大享受。报刊则老是扮演着传统道德的卫护士，百般挑剔，大肆指责，几度掀起更强大的打杀风。谁知越是想打杀，观众却越吹捧。在美国，在英国，都不例外。《纽约时报》板着面孔说：

“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演出。”

谁知正是这一根高高举起的无情棒充当了比剧院海报还高明百倍的宣传员，本来无意去看这个戏的也纷纷排上长长的队要预售十天半个月以后的票了。

1923年9月，伦敦的“环球”剧院不顾舆论界的压力，大胆上演了《贵族夫人》，首相张伯伦特地去看了首演式。毛姆为他的戏第一次在伦敦演出获得如此成功大为激动。他去请首相评点一番。首相没说别的，只是要求作者把第二幕末尾的一句台词改一改①，当然毛姆遵命了。

《贵族夫人》在伦敦一连演了五百四十八场。剧评家们也被这位他们不太甘心称之为“戏剧大师”的作者吸引了，他们的笔开始友好些了，有的称毛姆为“大有前途的剧作家”，有的说毛姆“越写越绝，越写越妙”，好象他们一向来就对毛姆深怀好感似的。

一个写贵妇人的私生活，揭示女人内心世界的戏，怎么就这样吸引人呢？毛姆又是从哪里找到这些生活原型的呢？正如他自己总结的：“一个聪明的作家总是写他熟悉的东西的。”原来这些原型都直接间接进入了他的生活，所以他写来得心应手、栩栩如生。剧中的女主人公格雷斯东太太所取的原型不是别人，就是后来和他结为夫妻的威尔康·西莉。男主人公阿瑟·芬维

① 这儿用了“臭货”这个字眼，似觉刺耳了一点。

克的原型也不是别人，而是西莉旧时的一个情人。西莉的第一个丈夫威尔康非常富有，当知道她有外遇后，二人便分居了，但每年仍供给她生活费二千四百镑。后来这位丈夫死了，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三百万镑），根据法律，由西莉全部继承下来，她一夜之间便成了富冠群雄的贵妇。她的情人又是伦敦的巨商大贾，更是挥金如土，供养着她。谁知财富毕竟也有个罄尽之时，这一天一到，有情人便被她无情地抛掉了。西莉这一长串情场故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就比她的姿色本身更吸引人了，所以西莉垂青毛姆那出众的才华，毛姆也就醉心西莉那故事般的身世，他俩一个未娶，一个待嫁，西莉服丧期满，便喜歌再赛了。作为夫妻，这一连串情场轶事就都一五一十由太太枕边絮语，倾怀相告，一点一滴都成了毛姆笔下上好的素材。剧中唯一的一个不是由太太讲故事提供原型的安东尼·帕克斯敦，则是毛姆自己生活中多年的搭档赫克斯敦。请注意，就连名字也只是一字之差哩。

四、《谢　裴》

从1903年至1933年，整整三十年间，毛姆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戏剧创作。写于1933年的《谢裴》一剧便是他最后的一个戏剧作品。英国戏剧界认为这是毛姆剧本中写得最美的一个。该剧是他早期的小说《一个坏榜样》的翻版，描写一个小职员在法庭旁听审讯时目睹许多被告的不幸遭遇，想身体力行基督为人处世之道，予难中人以力所能及的救助，谁知反被人目为狂人、疯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解毛姆的人都能直觉到这个剧反映的正是毛姆本人对人生的某些独特的看法。1933年，他躲在莫雷斯克的寓所里安安静静地写这个戏，作为他告别舞台的临去秋

波。剧本不仅在立意上较为独特，在舞台处理上也大胆创新了。如在第三幕中出现了一个似是人物又非人物的死神形像，但观众在接触到“死亡”这一概念时并无心悸、恐惧、毛骨悚然之感。谢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死去的特定场景也并不阴森可怖。可是，人在死去，鬼魂在游荡，死神已来临，这一切又都似乎叫你信服。毛姆设计谢裴这个人物，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善良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容许存在的一种美德”。他露骨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关系远比父女情谊更见分量这一事实。理发师谢裴没有得到赛马的大奖时，生活得十分自在安闲，无忧无虑，家庭也沉浸在幸福之中；一旦获得大奖，这笔横财如何安排便煞费了一番苦心，终于为这笔巨款所难倒。导演约翰·杰尔古德并不称道此剧，可是却又说不出为什么自己还是怪喜欢这个剧的，而且明知这个三幕剧的第一幕是皮尼洛式[1]的，第二幕是伯纳·肖式的，而第三幕忽然又换成了梦幻式的，在舞台上很不好处理，他还是主动担起了导演的责任。这只能解释为他由衷地相信富有经验的戏剧大师毛姆是最善于驾驭舞台的，凡是他安排的场景，一定能达到预期的舞台效果。他带着几分疑虑在前台排戏，怀着几分不安在后台看戏，却为台前观众席上的震耳掌声所安抚。戏果然大受欢迎。1933年9月14日，首演的那一晚，毛姆看完了戏，悄悄来到后台，把导演拉进衣帽间，悄悄地把自己签了名的手稿本送给了他。这在戏剧界可以算作一件轶事。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简直是有如获得嘉德勋章[2]的莫大荣誉了。

评论界虽然觉得过去所了解的毛姆在《谢裴》一剧中不复存

① 英国戏剧家。
② 当时英国的最高勋章。

在了，而见到的倒似乎是毛姆的另一个幻影，一时觉得未可贸然置评，但对于毛姆能写出这样的一个第三幕，却众口一词地加以称赞，说：

"就连莎士比亚也无法把一个鬼魂写得如此令人信服哩。"

9月1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

"毛姆表现世人舍不得和金钱分手，可谓淋漓尽致。他是用极为流畅、极为公正和极为机智的手法来写戏的。他大获成功了。"

了解毛姆的人，都认为这个戏是以他本人为原型的，至少，谢裴的人生观有许多东西就是毛姆所主张的。毛姆也很想为世人所理解，世人却不尽都了解他。戏中所描写的环境与人物即使不是以他本人为原型，也是从他所熟悉的生活中直接摄取的。他住在伦敦时，就喜欢到杰明大街去买日用化装品。那儿确实有一家有名的理发店。他也总是到那儿去候着，让一流理发师乔治为自己理发。这位叫乔治的大师可有名了。人们都称道说："就是这一位乔治每周一次到白金汉宫去为另一位乔治[①]理发哩。"这些素材都改头换面地用于戏中了。

人们对毛姆的这个戏颇感兴趣，它也确实与他过去所写的几十个戏在风格上迥然不同。可是，《谢》剧却只演了八十三场就没有演了。这在他的几十个戏中算是上演场次比较少的。毛姆早已认为他应该挂笔隐退，告别剧坛了，这一来，也就明智地得出一个结论：此其时矣。于是，《谢裴》便成了戏剧大师最后的一个剧作。

把西方戏剧作品中的一些精华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与观众，

---

① 指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

帮助大家增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扩大人们的视野，无疑是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所必要的。

近年来，西方的某些优秀剧本，如《贵妇还乡》等，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上演时，还是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的。当今各地文艺团体正处在改革、前进的时期，怎样丰富自己的上演剧目，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这个集子除了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的一部读物，也是奉献给戏剧演出团体的一份礼物，供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参考。

李　济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长沙

人　物

克莱夫·钱皮恩-切尼（阿诺德的父亲）

阿诺德·钱皮恩-切尼（下院议员）

波提阿斯勋爵（休吉，凯蒂与之私奔的情夫）

爱德华·卢顿（特迪）

凯塞琳·钱皮恩-切尼太太（凯蒂，阿诺德的母亲）

伊丽莎白（阿诺德的妻子）

申斯通太太（安娜）

男仆、管家各一人

故事发生在多塞特郡阿诺德·钱皮恩—切尼家的阿斯顿—艾迪府邸内。

第一幕

布景：阿斯顿-艾迪富丽堂皇的客厅。墙上挂有几幅名画，室内陈设着乔治王朝的家具。阿斯顿-艾迪布置成田园式别墅，富有乡村情调。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别墅，应该说是一座乡间邸宅。室内陈设得古色古香，主人颇以此自豪。从后面落地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颇具特色的花园。

时间：明朗的夏日清晨。

幕启：阿诺德走进来。他三十五六岁，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一表堂堂。他给人一种印象：文质彬彬，但颇为冷酷。他的服装讲究入时。

阿诺德：〔大声地〕伊丽莎白！〔走到窗口，再喊〕伊丽莎白！

〔按电铃，等仆人来，朝室内扫视一周，把一张椅子移了一下，打壁炉架上拿起一件小陈设，吹去上面的灰尘〕

（一个仆人进来）

唉，天呀！去找找切尼太太，看她能不能来一下。

仆　人：是的，老爷。

〔仆人转身待下〕

阿诺德：是谁负责收拾这间屋子？

仆　人：不知道，老爷。

阿诺德：我希望他们打扫房间后，要把每一样东西都按原样放好。

仆　人：是，老爷。

阿诺德：〔打发他走〕行啰。

〔仆人下。阿诺德重新走向窗口〕

阿诺德：伊丽莎白！（他看见申斯通太太）啊，安娜，你知道伊丽莎白在什么地方吗？

〔申斯通太太打花园里进来。她是一个外貌悦人、举止优雅的四十岁女人〕

安　娜：她不是在打网球吗？

阿诺德：没有，我到过网球场。出了些讨厌的事。

安　娜：哦？

阿诺德：不知道她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

安　娜：波提尔斯勋爵和凯蒂夫人什么时候能到呀？

阿诺德：他们会坐小汽车来吃中饭的。

安　娜：你真的要我待在这里吗？你看，现在也还来得及。我可以马上收拾东西，搭火车到什么地方去。

阿诺德：别走。当然我们需要你。有人在这里更方便嘛。真感激你来到这里。

安　娜：唉，别瞎说啰！

阿诺德：而且，我认为特迪·卢顿[1]在这里也好。

安　娜：他好机灵的，是不是？

阿诺德：对，这是他的一大优点。不能说他有多么聪明，但是，你瞧，有些场合，你就需要有个敢说敢干的人。我已经打发仆人去找伊丽莎白了。

安　娜：她大概是在穿鞋子。她和特迪要进行单打，见个高低。

阿诺德：换双鞋子要得了这么久呀？

安　娜：〔微笑〕你知道，换了鞋子，当然还要给脸上扑点粉呀。

〔伊丽莎白上场。她二十出头、漂亮可爱，穿一件轻薄松软的夏衣〕

阿诺德：亲爱的，我到处找你，你干什么去了？

伊丽莎白：没干什么！我拼命来着。

阿诺德：我父亲回来了。

伊丽莎白：〔吃惊〕在哪里？

阿诺德：在别墅里。昨晚到的。

---

① 爱德华的爱称。

伊丽莎白：讨厌！

阿诺德：〔逗趣地〕伊丽莎白，希望你别说这种话。

伊丽莎白：碰到一件讨厌的事不说讨厌，那什么时候才说讨厌呢？

阿诺德：我是想，你可说“唉，真够呛”这类词嘛。

伊丽莎白：那个词不能表达我的感情。何况授奖典礼那天你分发奖品时说过，英语里，没有绝对的同义词。

安　娜：〔面带笑容〕唉，伊丽莎白！你要求政治家把在大庭广众中说的话拿来在私生活中对上号，那就不好搞啦。

阿诺德：我素来重信用，说话算话。我还要说英语里没有绝对的同义词。

伊丽莎白：这么说，那就遗憾得很，我觉得讨厌时就不得不说讨厌了。

〔爱德华·卢顿在窗口出现。他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穿着一身法兰绒衣裤〕

特　迪：喂，网球打得怎么样？

伊丽莎白：进来吧，我们正抬扛咧。

特　迪：〔进来〕多好呀！抬什么扛？

伊丽莎白：英语

特　迪：〔向阿〕莫非你在使用不定式上出了什么错？

阿诺德：〔眉头微微一皱〕伊丽莎白，严肃点，情况并不乐观。

安　娜：我看我和特迪还是回避一下更好。

伊丽莎白：别胡闹！你们两个都要在场。要是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请你们两个来的。

特　迪：我还一直以为是我受到了青睐哩。

伊丽莎白：自吹自擂！你的眼睛恰恰不是蓝的①，而是棕的。

特　迪：出了什么事啦？

伊丽莎白：阿诺德的父亲昨天晚上回来了。

特　迪：真的吗？我还以为他在巴黎咧。

阿诺德：我们也以为他在巴黎。他告诉我，他要在那里待到下月底。

安　娜：你见到他了吗？

阿诺德：没有！他给我打来电话，幸亏他别墅里安了一台电话。要不然，要是他径直走到这里来，那可就尴尬啦。

伊丽莎白：你跟他讲了凯瑟夫人要来吗？

阿诺德：当然没有。一听到他到家了，我大吃一惊。我想，我们得先商量商量才好。

伊丽莎白：他要来这里吗？

阿诺德：是的，他说要来，我想不出什么借口叫他不来。

特　迪：你不能叫客人不来吗？

阿诺德：他们的车子已经在路上，都快到了。通知也来不及呀。

伊丽莎白：而且，这么办也太不象话。

阿诺德：我就知道请他们来不合适，可伊丽莎白一定要请。

伊丽莎白：阿诺德，她好歹是你的母亲呀。

阿诺德：她——走的时候，一点也没考虑这个问题。难道你以为这种关系现在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伊丽莎白：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事情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你还耿耿于怀，岂不可笑。

阿诺德：我不是耿耿于怀，他给我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这个

---

① 英语中青睐为blue eye，此处为谐语——编者。

事实永远存在，我没法替她开脱。

伊丽莎白：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阿诺德：我亲爱的伊丽莎白，旧话重提没意思。事情非常简单，她的丈夫尊重她，爱她，她的地位崇高，她的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她的儿子已经五岁了，可她要跟一个有妇之夫私奔。

伊丽莎白：阿诺德，听说波提阿斯夫人不怎么讨人喜欢〔对安娜〕你认识她吗？

安　娜：〔微笑〕大概"不堪回首"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了。

阿诺德：这样的事你们还开玩笑，那我就说不下去了。

安　娜：对不起，阿诺德。

伊丽莎白：也许你母亲是无法自拔——她堕入情网了吧？

阿诺德：因为这就不顾廉耻，不负责任，不要体统了啰？对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也可以作出多方的解释。

伊丽莎白：你那样说你母亲不大好。

阿诺德：我不能把她当母亲看待嘛。

伊丽莎白：你耿耿于怀的是她没有为你着想。女人嘛，有的母性多些，有的女性多些。我一想到她那么爱那个男人，我不免有点激动得心潮澎湃。她为了那个人，名誉、地位、孩子，她都可以不要。

阿诺德：母亲既然那么对待儿子，你可不能指望儿子对她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伊丽莎白：是的，我不会有这种非分的期望。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可惜的是你们还不能言归于好。

阿诺德：真奇怪，难道你竟不理解在那人言可畏的阴影下生长是什么滋味？在中学，在牛津，后来在伦敦，在任何

地方，我在人家心目中，都是凯蒂·切尼夫人的儿子，唉，真是残酷，残酷！

伊丽莎白：是的，我能理解，阿诺德，你不好过。

阿诺德：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就够难堪了，何况，一个人的地位又使得这种事更加难堪十倍。那时候，我父亲是在议会里，波提尔斯——他还没有继承爵位——也在议会里；他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是社会瞩目的人物。

安　娜：我父亲常说，他是党内最有才华的人。人人都认为他将来可以当上首相。

阿诺德：你可以想象得到，英国社会上把这件事当作轰动一时的新闻，几十年没有发生这种趣闻了，当时社会上最普通的话题就是我母亲，你难道没听到吗？"下流的凯蒂夫人"。想想看，这是多么难堪呀……

伊丽莎白：〔插嘴〕别说了，阿诺德，别说了。

阿诺德：而且，这些人就是不让人家忘记他们。如果他们安分守己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不抛头露面，流言蜚语也就会逐渐平息下去。可是，波提阿斯勋爵和他夫人那些没完没了的话把儿，接二连三地提醒人们对此事的记忆。

特　迪：都是些什么事儿呀？

阿诺德：当然我父亲对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可是波提阿斯夫人不同意和丈夫离婚。他想用拒绝维持妻子的生活、把妻子赶出家门等等方法迫使她提出离婚。他们经常闹到法院去。

安　娜：我看哪，波提阿斯夫人也太荒唐了。

阿诺德：她知道她丈夫要和我母亲结婚①，她恨我母亲。你不能怪她。

安　娜：他们的处境好困难呀。

阿诺德：就是这个缘故他们一直都住在佛罗伦萨。波提阿斯有的是钱。他们发现那里的人们愿意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伊丽莎白：这回是他们第一次回英国来。

阿诺德：一定得告诉我父亲，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是的。

安　娜〔对伊丽莎白〕他曾经跟你谈过凯蒂夫人吗？

伊丽莎白：从来没有。

阿诺德：我看，打从三十年前，她打这栋房子出走以后，他再没提起过她的名字。

特　迪：啊呀，他们那时就住在这里吗？

阿诺德：当然。有一次举行一个家庭交谊会，有些客人在这里小住过几天。一天晚上，波提阿斯和我母亲没有下楼来吃晚饭，其余的客人都在等待。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打发人去我母亲房间找她。这人在插针上发现一张字条。

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都兴这样作的。

阿诺德：大概打从那个可怕的晚上以后，我爹就不喜欢这栋房子了。他再也没在这里住过。我结了婚，他把这房子给了我。现在他在这片土地上只留下了一栋别墅，他想来这里时就到别墅去住。

伊丽莎白：这房子我们住得顶惬意的。

---

① 指其继母——编者

阿诺德：我非常感激我父亲。我看，我把这两个人邀到这里来，他决不会原谅我的。

伊丽莎白：阿诺德，我会承担一切责任的。

阿诺德：〔烦躁地〕无论怎么说，情况已经够烦人了。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才好。

伊丽莎白：难道你不相信，见到他们时，我能周旋得好好的吗？

阿诺德：归根结蒂，他们是我的客人，我会尽可能以礼相待。

伊丽莎白：我可办不到。我们这里连取暖设备都还没安顿好哩。

阿诺德：〔不理睬〕她会希望我吻她吗？

伊丽莎白：〔微笑〕一定会的。

阿诺德：人家对我感情奔放，我就感到不舒服。

安　娜：那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没想到去见她？

阿诺德：我相信，我小时候她曾想见我，不过我父亲认为不见更好。

安　娜：不错，可是你长大了呢？

阿诺德：她一直在意大利。我没有去过意大利。

伊丽莎白：我觉得，你们若是在街上相遇，谁都不认识谁，这样的事很叫人难过。

阿诺德：这能怪我吗？

伊丽莎白：你答应了，对她要以礼相待，以诚相待。

阿诺德：错就错在还请了波提阿斯。这么一来，就好象我们承认他们的事儿。我该怎样对待他呢？难道我和他握手、拍背吗？他破坏了我父亲的全部生活呀。

伊丽莎白：〔微笑〕你愿意出多少钱，叫他们出一场车祸，阻止他们到这里来？

阿诺德：都是听了你的话，把我弄得优柔寡断，我一直懊悔着。

伊丽莎白：〔心平气和地〕好在安娜和特迪在这里，我早就看出，这未必是场愉快的聚会。

阿诺德：我会尽力而为，我答应过你，我说话算数。不过，我父亲方面，我可没法应付。

安　娜：你父亲来了。

〔克莱夫·钱皮恩-切尼先生出现在落地窗口处〕

克莱夫：我打这个窗户进来呢，还是让一个趾高气扬的仆人通报一声再领我进来呢？

伊丽莎白：进来，爹，我们正等着你哩。

克莱夫：我看都等得不耐烦了，亲爱的孩子。

〔克莱夫瘦高个子，六十开外年纪，一头漂亮的斑白头发，一张瘦削聪明的脸庞。他服饰讲究，行动敏捷，虽然上了年纪，仍然灵活机警，态度自如。他吻了伊丽莎白，然后把手伸给阿诺德〕

伊丽莎白：我们以为你还要在巴黎待一个月咧。

克莱夫：阿诺德，你好。我作事总喜欢心血来潮，这是我保留的特权。这是老先生们和美貌的女性共同享有的唯一特权。

伊丽莎白：你认识安娜吧？

克莱夫：〔和安娜握手〕当然认识。非常高兴见到你。你在这里有一向住吗？

安　娜：欢迎我住多久就住多久。

伊丽莎白：还有，这位是卢顿先生。

克莱夫：你好。你打桥牌吗？

卢　顿：打的。

克莱夫：好极了。你手里没有高点子牌叫牌吗？

卢　顿：决不。

克莱夫：那么天国是属于你的。① 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小伙子。

卢　顿：不过，一般说来，好人都是穷人，我也不例外。

克莱夫：没关系，如果你打牌的原则对头，你玩个十先令一百分，毫无危险。我打牌从来不超过这个数，不过少于此数也不想玩。

阿诺德：你——爸爸，你在这里会多待一会儿吗？

克莱夫：你如果要我待下来的话，我就吃了中饭再走吧。〔阿诺德担心地瞟了伊丽莎白一眼〕

伊丽莎白：我们非常高兴。

阿诺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在这里吃中饭，那是当然，这没问题。我是说，你打算在这乡间待多久？

克莱夫：一星期吧。

〔沉寂片刻。除了克莱夫外，人人都感到困惑〕

特　迪：我看，网球不打了。

伊丽莎白：是的。我要我公公告诉我，这星期，巴黎妇女都穿些什么？

特　迪：那我去收拾起球拍。

〔特迪下〕

阿诺德：快一点钟了，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没想到已经这么晚了。

安　娜：〔对阿诺德〕你饭前愿意到花园里走走吗？

阿诺德：〔欣然同意〕我正想去走走。

---

① 意指“这就对了”，“不冒昌失失是对的”。

阿诺德：〔安娜从落地窗户走出去，阿诺德随着她出去时有点犹豫不决，因而停下。向克〕我要你看看我这张椅子，刚买来的。我觉得很不错。

克莱夫：很好。

阿诺德：大概是一七五〇年的，我看。设计得很好，对吧？没有经过修补。

克莱夫：很漂亮。

阿诺德：我认为这是一宗很合算的买卖，你说呢？

克莱夫：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对这些东西，我完全是外行。

阿诺德：它正是我所收集的这个时期的东西，……好吧，午饭见。

〔他步安娜后尘打落地窗户出去〕

克莱夫：那位青年是什么人？

伊丽莎白：卢顿先生，他刚复员，现在在F.M.S.橡胶种植园当经理。

克莱夫：国内叫F.M.S作什么？

伊丽莎白：叫作马来亚联邦。他在大战开始时入伍的。现在就要回种植园去了。

克莱夫：为什么大家煞有介事地走了，就留下我们两个。

伊丽莎白：真的吗？我可没注意。

克莱夫：看来年轻人真难以想象，我人虽然老了，却未必是傻子。

伊丽莎白：我从来没有把你看作是这种人。人人都知道你非常精明。

克莱夫：现在他们当然知道。我常常对他们讲，讲得够多了。你是不是也有点紧张呀？

伊丽莎白：我自己来摸摸脉搏。〔她把手指按在手腕上〕完全正常。

克莱夫：刚才我说要在这里吃中饭，阿诺德就象服了一剂蓖麻油一样，那么不是味儿。

伊丽莎白：请你坐下吧，爹。

克莱夫：我坐下你会舒服些吗？〔他坐下〕你显然有什么不愉快的话要对我说。

伊丽莎白：你不生我的气吧？

克莱夫：你多少岁？

伊丽莎白：二十五岁。

克莱夫：我从来不对三十五岁以下的女人生气。

伊丽莎白：嘀，那么，我还有十年。

克莱夫：学数学的吗？

伊丽莎白：不，描描画画。

克莱夫：讲吧，什么事？

伊丽莎白：（沉思地）我想，我坐在你膝上更好谈些。

克莱夫：这倒挺有意思，可是你得注意，你可不能再增加体重了。

〔她坐在他怀里〕

伊丽莎白：我瘦吗？

克莱夫：正相反。有话就说，我听着。

伊丽莎白：凯瑟琳夫人就要到这里来了。

克莱夫：凯瑟琳夫人是谁？

伊丽莎白：你的——阿诺德的母亲呀。

克莱夫：是吗？

〔他缩了缩腿，伊丽莎白站起来〕

伊丽莎白：你不要责怪阿诺德。都怪我不好。我坚持要请她来的。他是反对的。我一个劲地要请，最后他才同意。我才写信去请的。

克莱夫：我不知道你认识她。

伊丽莎白：我不认识她。不过，我听说她在伦敦，住在克勒列支旅社。大家都相应不理，未免太薄情了。

克莱夫：她什么时候来？

伊丽莎白：我们等她来吃午饭。

克莱夫：这么快？怪不得你们那么窘态毕露。

伊丽莎白：你知道，我们没想到你会在这里，你说了，你还要在巴黎待一个月。

克莱夫：好孩子，这是你的家，当然，你愿意请谁来住个几天，就可以请谁来，谁能说你不应该？

伊丽莎白：无论她犯了什么错误，总归是阿诺德的母亲。他们母子彼此永不见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想到她是那么孤单寂寞、穷困可怜，心都痛呀。

克莱夫：从来没听说过她感到孤单寂寞，而且她也不穷困可怜。

伊丽莎白：还有咧，我不能只请她一人，那会显得那么——那么没礼貌，我也请了波提阿斯勋爵。

克莱夫：原来是这么回事。

伊丽莎白：我冒昧说句话——你最好别见他们。

克莱夫：我也冒昧说句话——他们最好别见我。我可以在别墅里美美地吃顿中饭。我注意到要是你不请自来，一顿丰盛的美餐总还是可以吃到的，至少可以吃到和他们在馆子里吃到的一样好的东西。

伊丽莎白：这儿没人跟我谈到过凯蒂夫人。这是人人都忌讳的

一个问题。我也没见到一张她的照片。

克莱夫：她走时，这屋里到处都是她的照片。好象是我叫管家给清除了，丢到垃圾堆里去了。她喜欢拍照，拍了不知多少照片。

伊丽莎白：请告诉我她长得怎么样！

克莱夫：她很象你，伊丽莎白，不过她的头发是暗色的，不是红的。

伊丽莎白：可怜的人儿！大概现在都白了啰。

克莱夫：肯定是的。她是个美人儿。

伊丽莎白：听说她是当时一位出众的美人，人家说她长得非常美丽可爱。

克莱夫：她的鼻子异常美，就象你的……

伊丽莎白：你喜欢我的鼻子吗？

克莱夫：她优雅标致，身材婀娜多姿，步态轻盈，就象古老法国喜剧里的一位侯爵夫人。是的，她非常可爱。

伊丽莎白：肯定她现在还是非常可爱的。

克莱夫：年岁不饶人啊，你要知道。

伊丽莎白：这件事，你可不能要求我象你和阿诺德的看法一样。如果你的爱情也象她那么热烈，尽管你也会逐渐变老，可却会老得甜美幸福。

克莱夫：你可是个风流潇洒、富有浪漫色彩的人呀。

伊丽莎白：要不是人家把这件事烘托得如此神秘莫测，我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她非常对不住你，也非常对不住阿诺德。这个我可以承认。

克莱夫：你真是体贴入微、富有同情心。

伊丽莎白：可是她跟人产生了爱情，而且又采取了最大胆的行

动，爱情就是这么个迷人的东西嘛。人们在书本上看到，却很少亲眼见到，我听了情不自禁地激动得心绪难宁。

克莱夫：令人痛心的是，处于这种地位的丈夫，偏偏不是个风流潇洒的人物。

伊丽莎白：世界上的东西，她可说应有尽有了。你有钱，她是社会上有名的人物呀。可她为了爱情，抛弃了一切的一切。

克莱夫：（冷冷地）我可有点疑心，你请她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她的缘故，也不是为了阿诺德的缘故。

伊丽莎白：我好象早就认识她了似的。我想象她面容有点忧郁，因为这样的爱情毕竟不能使人快乐，只能使人处于抑郁之中。不过我想她的脸上也许还没有皱纹，她的脸还跟小孩的脸一样，润滑细嫩哩。

克莱夫：亲爱的，你怎么竟让你的想象如此纵横驰骋！

伊丽莎白：我想象中的她身材苗条，弱不禁风。

克莱夫：当然苗条、瘦弱。

伊丽莎白：一双美丽的纤纤小手，一头雪白的头发。我经常想象她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里，墙上挂着著名画家的作品，周围尽是美丽的、著名的雕塑。她穿着黑缎子衣服，项上饰有老式花边，颈上戴着老式钻石。你知道，我没见过我自己的母亲；我还是抱在手上的小娃娃她就过世了。姑母姨母舅母伯婶母们都各自有一大家子人，你不能信赖她们。我希望阿诺德的母亲能把我当女儿看待，我有许多的话要和她谈。

克莱夫：你跟阿诺德在一起生活幸福吗？

伊丽莎白：有什么不幸福的呢？

克莱夫：那么，为什么你们没有生小孩呢？

伊丽莎白：稍等些时候吧。我们才结婚三年呀。

克莱夫：不知道休吉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伊丽莎白：是说波提阿斯勋爵吗？

克莱夫：过去他的服装是伦敦人中最讲究的。你知道，要是他在政界待下去，有可能当上首相咧。

伊丽莎白：那时他是个什么样子呢？

克莱夫：他是个美男子，上等骑手。我觉得他实在有股吸引人的力量。黄头发，蓝眼睛，你瞧。体态魁梧英俊。我喜欢他。我是他议会办公处的秘书，他是阿诺德的教父。

伊丽莎白：我知道。

克莱夫：不知道他曾否懊悔？

伊丽莎白：我看未必。

克莱夫：好吧，我得慢步走回别墅去了。

伊丽莎白：你不生我的气吧？

克莱夫：一点也不。

（她仰起脸让他亲吻。他在她两边脸颊上各吻了一下就走了。一会儿特迪在窗口出现。）

特　迪：我看见那讨厌的老家伙走了。

伊丽莎白：进来。

特　迪：都谈妥了吗？

伊丽莎白：哦，不错，他这方面算是谈妥贴了。他会回避的。

特　迪：费了一番周折吧。

伊丽莎白：没有。他没有难为我。他这老头子满好的。

特　迪：你害怕啰。

伊丽莎白：有点儿，现在心还怦怦跳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特　迪：我就猜得到你害怕。所以我想来给你点道义上的支持。这里很好，对吧？

伊丽莎白：很不错。

特　迪：我回到F.M.S去，想到这件事，就会觉得很开心的。

伊丽莎白：你在那儿患思家病吗？

特　迪：唉，你知道，人有时是会想念自己的家的。

伊丽莎白：你愿意的话，可以在英国找个工作，行不行？

特　迪：可是我喜欢那里。回英国好倒好，不过我现在不能在英国长久住下去。就好象对一个女人，当她不在身边时，你会爱她爱得发疯；可是你若跟她生活在一起，她又会惹你生气，你就受不了啰。

伊丽莎白：（微笑）英国有什么不好呢？

特　迪：我不是说英国有什么不好。我倒想我自己有点不对头。我离开英国太久了，似乎觉得英国全是些莫名其妙的人，他们干的尽是自己不愿意而人家非要他干不可的事。

伊丽莎白：这不就是你所说的高度文明吗？

特　迪：我似乎觉得人是不那么诚实。你在伦敦参加宴会，人们都高谈阔论，大讲艺术，你会觉得他们心坎里，一点也不喜欢艺术。他们看的书，是大家都在谈论的，因为他们不愿意作门外汉。在F.M.S，我们的书不多，手头那些书，我们反反复复地看，觉得满有趣味。我认为，那些人没有国内人一半聪明。可是你更了解他。你瞧，我们人本来就少，所以必须好好相处。

伊丽莎白：我想在F.M.S.人们不会老穿着这种有褶边的衣，那才舒服咧。

特　迪：在那儿人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你是什么人，有多少收入；所以装腔作势、自命不凡没什么意思。

伊丽莎白：社交方面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老实。那就象纸房子里架上道铁梁似的格格不入。

特　迪：而且，你知道，那地方可美咧。你习惯了蓝湛湛的天空，在英国就不免要思念那地方。

伊丽莎白：你一天到晚尽干些什么呢？

特　迪：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呀，当一名种植园的经理必须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才吃得消，还有，那海水浴可舒服咧。地方多美啊，海滨尽是棕榈树。还有，打猎，有时我们摇起留声机，开一个小小的舞会。

伊丽莎白：〔装作跟他逗笑〕我看你在那里准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特迪。

特　迪：〔强烈地〕没有，没有。

〔他这么认真地否认，倒使她吃了一惊。大家缄默了一会儿，后来她定下神来〕

伊丽莎白：你知道，你应该快点结婚，定下心来。

特　迪：我是有这个想法，可这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

伊丽莎白：我看不出，为什么在那地方会比别地方更困难。

特　迪：在英国，要是人们合不来，就各行其是，马马虎虎地拖下去。象那地方，人是孤立无援的，主要是靠个人自己。

伊丽莎白：当然。

特　迪：许多姑娘到那边去，她们以为那地方好玩。但如果她们没头脑、无知，那就只好自食其果，完事大吉。如果

她们的丈夫有本事，钱多，她们可以回国，在国内独守空房，当个活寡妇。

伊丽莎白：我见到过这种人，她们似乎觉得那样生活满愉快。

特　迪：不过她们的丈夫可倒霉咧。

伊丽莎白：要是她们的丈夫过不惯这种日子怎么办？

特　迪：那他们就拼命喝酒，以酒浇愁。

伊丽莎白：那境况就不妙啦。

特　迪：如果那女人还不错，她决不会变心。归根到底，大英帝国是我们创建的。

伊丽莎白：什么样的女人才叫不错呢？

特　迪：勇敢的、有恒心的、诚实可靠的女人。当然，除非她爱她的丈夫，否则就绝对不可能。

〔他热情洋溢地望着她；她抬起视线，久久地望着他。两人都没出声〕

特　迪：我的房子座落在小山的一侧，椰子树一直排列到海滨。我的花园里满是杜鹃花、山茶花等等美丽的花儿，房子前面就是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再嘛，就是蓝湛湛的大海。

〔停顿〕

我非常爱你，你知道吗，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严肃地〕过去，我不大清楚。只是有点怀疑。

特　迪：你呢？

〔她缓缓地点头〕

我还没有吻过你。

伊丽莎白：我不希望你那样作。

〔他们俩呆呆地对望着。两人都很严肃。阿诺德匆匆地走进

来。）

阿诺德：伊丽莎白，他们来了。

伊丽莎白：〔如梦初醒〕谁呀？

阿诺德：〔不耐烦地〕当然是我母亲。汽车已经开到前面的路上来了。

特迪：你看我还是走开吧？

阿诺德：不，不，看在老天份上，待下吧。

伊丽莎白：我们最好出去接接他们，阿诺德。

阿诺德：不，不；我看还是让人领他们进来更好。我觉得我紧张得难受。

〔安娜从花园里进来〕

安娜：你们的客人到了。

伊丽莎白：是的，我知道。

阿诺德：我已经吩咐下去了，马上开饭。

伊丽莎白：为什么？还不到一点半吧？

阿诺德：我看这样安排有好处。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时，就可以埋头去吃。

〔管家进来报告〕

管　家：凯瑟林·钱皮恩-切尼夫人到。波提阿斯勋爵到。

〔凯蒂夫人进来了，后面跟着波提阿斯勋爵。管家退场。凯蒂小个子、乐嬉嬉地，头发染成红色，脸上擦着浓重的脂粉，穿得非常妖艳，叫人觉得讨厌。她念念不忘她曾经是一个美人儿。如今，她的一举一动还是二十五岁妇女那一套。勋爵是一个脑门光秃秃的老先生，穿着一身宽大的、式样古怪的服装。他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他们和伊丽莎白想象中的一对老人迥然不同。她睁大眼睛，

瞪了他们好一会，凯蒂夫人摊开双臂向她走去〕

凯　蒂：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她热情奔放地吻她）多么可爱的美人儿！〔转身对波提阿斯〕休吉，你看她真是个美人儿吧？

波提阿斯：（嘟哝着）咄！

〔伊丽莎白这时微笑着，转身对着他，向他伸出一只手〕

伊丽莎白：你好。

波提阿斯：你们这里的路可糟糕透了。你好，亲爱的。你们英国为什么路这么糟糕？〔凯蒂夫人的视线落到特迪身上，她双臂后伸向他走去，准备搂住他〕

凯　蒂：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出你！

伊丽莎白：〔连忙地〕那个才是阿诺德。

凯　蒂：〔毫不迟疑地转向阿诺德〕象你父亲一模一样！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出你！〔她双臂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波提阿斯：〔咕噜着〕咄！

凯　蒂：告诉我，你认得出我吗？我变了吗？

阿诺德：我那时只五岁，你知道，当——当你……

凯　蒂：〔激动地〕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跟昨天的事一样。我上楼到你的房间去，〔突然改变口气〕顺便说一句，当时我真以为那个娱姆喝醉了酒。你也发现过她真地喝醉了吗？

波提阿斯：你怎么能以为他知道这种事呢，凯蒂？

凯　蒂：你没生过孩子，休吉；你怎么能说得准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呢？

伊丽莎白：〔连忙来解围〕这是阿诺德，波提阿斯勋爵。

波提阿斯：〔和阿诺德握手〕你好。我认识你的父亲。

阿诺德：哦。

波提阿斯：他还健在吗？

阿诺德：健在。

波提阿斯：他该上了年纪啰，他身体还好吗？

阿诺德：很好。

波提阿斯：咄！我说，你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很不行。这里这种讨厌的天气我适应不了。

伊丽莎白：〔对凯蒂夫人〕这位是申斯通太太。这位是卢顿先生。客人不多，请原谅。

凯　蒂：〔和安娜及特迪握手〕啊，没什么，我很高兴。过去我常在这里举行大宴会，〔向伊〕要知道，那是政治性的。你把这房子摆设得顶好的！

伊丽莎白：这呀，这是阿诺德摆设的。

阿诺德：〔紧张地〕你喜欢这张椅子吗？我刚买来的，正是我想收集的这一个时代的东西。

波提阿斯：〔粗暴地〕假古董。

阿诺德：〔愤慨地〕我看决不可能吧。

波提阿斯：那些腿不对头。

阿诺德：我真不明白你怎么能说这话。这椅子好就好在这些腿上嘛。

凯　蒂：我敢肯定地说，那些腿很妙嘛。

波提阿斯：凯蒂，对于这个，你一窍不通。

凯　蒂：那是你的看法。我认为那是一张很美的椅子，十八世纪末叶的赫波怀特式。

阿诺德：不对，是谢拉顿式。

凯　蒂：啊，我知道，还不就是那种混账流派什么的。

波提阿斯：谢拉顿式，亲爱的，是谢拉顿式。

凯蒂：我说的就是这个。在佛罗伦萨，我参加某些业余戏剧演出团体拍过片子，意大利的伟大悲剧家厄米特·诺维利告诉我：他从来没见过演蒂梭夫人有谁演得那么好的。

波提阿斯：咄！

凯　蒂：〔对伊丽莎白〕你会演戏吗？

伊丽莎白：不会，不会。我会紧张得不得了。

凯蒂：我从来不紧张。我是天生的演员。当然，如果青春再来的话，我一定去当个演员。你要知道，他们永葆青春的方法真是令人吃惊。我说的是女演员们。我看，那是因为她们老扮演不同的角色。休吉，你看阿诺德是象我还是象他父亲？当然我认为他非常象我。阿诺德，我看我该告诉你，去年冬天，我获准加入了天主教会。多年来我一直想入天主教，去年我们在蒙特卡罗[1]碰到一位仁慈的罗马教廷阁下，我告诉他我的这一摊子困难问题。他真是太好啰，我知道休吉不会同意的，所以对他保密。〔对伊丽莎白〕你对宗教感兴趣吗？我认为宗教实在神妙。我们哪天一定得好好谈谈这事。〔指着伊的衣服〕是卡洛特设计师的手艺吗？

伊丽莎白：不，是沃尔斯的。

凯　蒂：我就知道，不是沃尔斯设计的，就是卡洛特设计的。当然，最主要的是线条。我自己到沃尔斯店子里去，总是对他说，线条，亲爱的沃尔斯，线条。〔向波〕休吉，怎么啦？

---

[1] 摩纳哥一城市，世界著名的赌城。

波提阿斯：我这些新镶的牙齿，讨厌，好难受的。

凯　蒂：男人都是些怪物，一丁点不舒服就受不了。可是女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上床，整天的生活都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晚上睡觉，脸上戴着个面具，舒服吗？

波提阿斯：这些牙齿戴着总不合适似的。

凯　蒂：唉，不合适的不是你的牙齿，而是你的牙龈。

波提阿斯：该死的牙医。问题就在这儿。

凯　蒂：我看，医生倒是个好医生。他对我说，我的牙齿可以保持完好到五十岁。他家有一间中国式的房间，非常有意思；他一边给你刮牙齿，一边给你讲可爱的西太后的故事。你对中国感兴趣吗？我认为有趣极了。你知道，他们都剪掉辫子了。我觉得好可惜的，那些辫子多好看呀。

〔管家上〕

管　家：午饭已经开好了，老爷。

伊丽莎白：要去先看看你们的房间吗？

波提阿斯：吃完饭我们再去看吧。

凯　蒂：我必须在鼻子上扑点粉，休吉。

波提阿斯：就在这里扑吧。

凯　蒂：从来没看见这么不体贴人的人。

波提阿斯：我知道，你又得叫大家等上半个钟头。

凯　蒂：〔在手提包里摸索〕啊呀，怎么，但愿象比坎斯菲尔德勋爵说的，什么事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呀。

波提阿斯：凯蒂，他说过许许多多蠢话，可没说过这句话呀。

〔凯蒂夫人的脸色一变，先是茫茫然莫名其妙，接着垂头丧气，终至大惊失色〕

凯　蒂：啊呀！

伊丽莎白：什么事？

凯　蒂：〔苦恼地〕我的口红！

伊丽莎白：能找到吧？

凯　蒂：在车上还有咧，休吉，你记得我在车上还有来着咧。

波提阿斯：这种事我哪记得。

凯　蒂：别傻啰，休吉。呃，我们进门时，我说，到了，我的家，我的家！我拿出口红，还搽了一些在嘴唇上的。

伊丽莎白：也许你掉在车上了。

凯　蒂：看在老天份上，打发谁去找找。

阿诺德：我来叫人。

凯　蒂：没有口红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亲爱的，把你的借我用用吧？

伊丽莎白：非常抱歉，我没有。

凯　蒂：你是说你不用口红吗？

伊丽莎白：没用过。

波提阿斯：看看她的嘴唇吧。你怎么会以为她要用那种邋遢的东西？

凯　蒂：啊，亲爱的，你犯的是多么大的错误呀！你一定要用口红。它对你的嘴唇大有好处。男人喜欢这东西，你要知道。我没有口红简直就活不下去。

〔克莱夫在窗口出现，伸出一只手，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金盒子〕

克莱夫：〔一边走进来一边说〕这是谁丢了一件小小的东西，如果我没猜错，是装有化装用品的盒子？

〔阿诺德和伊丽莎白一看见他，大吃一惊，特迪和安娜也吓

了一跳，可是凯蒂夫人却喜形于色〕

凯　蒂：我的口红！

克莱夫：我在路上拣到的，我冒昧拿了进来。

凯　蒂：多谢苍天！我在手提包里找的时候，就祈求苍天保佑哩。

波提阿斯：去你的吧！我的天哪，这是克莱夫呀！

凯　蒂：〔吃惊，她马上放下口红，注视起克莱夫来〕克莱夫！

克莱夫：你不认识我了么？久违，久违。

凯　蒂：我可怜的克莱夫，你的头发已经好白好白了。

克莱夫：〔伸出一只手〕希望你从伦敦到这里来一路愉快。

凯　蒂：〔把脸凑近他〕你可以吻我，克莱夫。

克莱夫：〔吻她〕休吉，你不见怪吧？

波提阿斯：（嘟哝道）咄！

克莱夫：（热诚地走近他）亲爱的休吉，你好。

波提阿斯：就这该死的风湿病折磨我。这个国家的天气真糟糕。

克莱夫：握握手吧，休吉，嗯？

波提阿斯：我不反对和你握手。

克莱夫：可怜的休吉，你老啰。

波提阿斯：有一天人家还跟我打听，你多大年纪了咧。

克莱夫：你告诉他们时，他们可吃一惊了吧？

波提阿斯：吃惊！他们奇怪你还没有死。

〔管家上〕

管　家：老爷，是你按铃吗？

阿诺德：不，啊，是的，我按了铃。现在没事了。（管家待下）

克莱夫：等一会。我亲爱的伊丽莎白，我来求你的恩赐。我的

仆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我别墅里一点可吃的东西都没有。

伊丽莎白：我们很高兴你来和我们一道吃饭。

克莱夫：要不然，我可会饿死的。阿诺德，你没意见吧？

阿诺德：我亲爱的父亲！

伊丽莎白：（对管家）切尼先生在这里吃饭。

管　家：是，太太。

克莱夫：（对凯蒂夫人）你看阿诺德怎么样？

凯　蒂：我非常喜欢他。

克莱夫：他长大成人了吧？可不，都三十年啦，你想，他真该成人啦。

阿诺德：伊丽莎白，看在老天份上，我们去吃饭吧。

——**幕落**

第二幕

布景：同前。

时间：一个下午。

幕启：波提阿斯和凯蒂夫人、安娜和特迪在打桥牌。克莱夫和伊丽莎白在观战。波提阿斯和凯蒂夫人是一方，安娜和特迪为另一方。

克莱夫：伊丽莎白，阿诺德什么时候回来？

伊丽莎白：大概很快了。

克莱夫：他在大会上演讲吧？

伊丽莎白：不，只是一个讨论会，只有他的办事员和一两个选民代表。

波提阿斯：〔生气〕有人在周围大叫大喊，这能玩桥牌呀？我真不明白。

伊丽莎白：〔微笑〕对不起。

安　娜：我都看得见你手上的牌，波提阿斯勋爵。

波提阿斯：那你就占便宜了。

凯　蒂：我告诉过你无数次，你要把牌拿好一点。你那样拿法，对方难免看到你手上的牌，就把这局牌给打糟了。

波提阿斯：谁叫她看嘛。

凯　蒂：上次选举，阿诺德得到多数选票，多多少？

伊丽莎白：多得七百多票。

克莱夫：下次要保持他的地位，他得下番力气去战斗。

波提阿斯：我们是玩桥牌还是谈政治？

凯　蒂：从来没听说谈话会影响玩牌。

波提阿斯：你说话也好，闭上嘴巴也好，牌打得一样糟。

凯　蒂：你那样说实在叫人难堪，休吉，就是因为我玩牌和你不一样，你就说我不会打牌。

波提阿斯：你承认你玩牌和我不一样，我很高兴。那么你知道到底为什么叫做桥牌呢？

克莱夫：我同意凯蒂说的。我讨厌人家玩牌象参加丧礼一样板着个脸，再说他自己也知道那样不好受。

波提阿斯：当然你站在凯蒂一边。

凯　蒂：他起码可以这样作嘛。

克莱夫：我是天生的乐天派。

波提阿斯：没有什么事能让你发火的。

凯　蒂：休吉，我真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提阿斯：〔努力克制〕你有必要拿主牌吃我的A吗？

凯　蒂：〔天真地〕啊，亲爱的，是你的A吗？

波提阿斯：〔气愤地〕是的，是我的A。

凯　蒂：啊，唉，这是我唯一的主牌。我确实不该那样作。

波提阿斯：嗨，你用不着把这话告诉他们。现在他们全知道我的底了。

凯　蒂：安娜早就知道了。

波提阿斯：她怎么能知道呢？

凯　蒂：她说她看见你手上的牌呀。

安　娜：哦，我没看。我是说我能看得见。

凯　蒂：嗨，我自然会想，既然能看见，那她就看了。

波提阿斯：说真的，凯蒂，你的想法真是太古怪了。

克莱夫：一点也不古怪。如果有谁傻到那地步，把牌给我看，当然我就看啰。

波提阿斯：〔生气地〕要是你研究过玩桥牌的规则，你就知道，旁观者不该干预牌局。

克莱夫：我亲爱的休吉，这是道德观的问题，不关桥牌的事。

安　娜：无论如何，我打满了：连胜两盘，赢一局。

特　迪：我声明，有牌不跟。

波提阿斯：谁有牌不跟？

特　迪：你。

波提阿斯：瞎扯，我一辈子没有过有牌不跟。

特　迪：那我来说穿你看。〔他翻出上几圈牌给人看〕在打红心

的第三圈时，你打出一张梅花，可是你手上有一张红心。

波提阿斯：我只有两张红心，再没有多的。

特 迪： 嗬，你有，你有，你瞧，这就是倒数第二圈你打出的牌。

凯 蒂： 〔她很高兴他给人揭发〕没问题，休吉，是你有牌不跟。

波提阿斯：我告诉你，我没有干那种事，哪里会有牌不跟。我从来没干过那种事。

克莱夫：休吉，你是有牌不跟。真不知道你到底搞些什么名堂。

波提阿斯：这好理解，人家一直在你身边絮絮叨叨，怎不弄得你有牌不跟呢？

特 迪： 好，我们再加一百分。

波提阿斯：〔对克莱夫〕我希望你别对着我的颈脖上吹气。人家在我颈脖上吹气，我就玩不好牌。

〔牌桌上的人都起身，各自在室内走动〕

安 娜： 好吧，我拿本书到吊床上去躺着看一会儿，等到该换衣服吃饭时再进来。

特 迪： 〔在统计分数〕我把它记在帐上，怎样？

波提阿斯：〔他还坐着不动，正在摆牌玩"忍耐"〕行，行，记下吧，我绝对没有有牌不跟。

〔安娜下〕

凯 蒂： 休吉，你想到外面去散散步吗？

波提阿斯：为什么？

凯 蒂： 锻炼锻炼呀。

波提阿斯：我不喜欢锻炼。

克莱夫：〔望着休吉摆的"忍耐"〕七放在八上嘛。

〔波不理他〕

凯　蒂：七放在八上，休吉。

波提阿斯：我不高兴把七放在八上。

克莱夫：J放在Q那里。

波提阿斯：我又没有瞎眼，多谢你关照。

凯　蒂：三到四上去。

克莱夫：这些全放到那边去。

波提阿斯：〔大怒〕是我玩"忍耐"还是你们玩"忍耐"？

凯　蒂：可是你什么也没看到。

波提阿斯：那是我的事，和你们不相干。

克莱夫：休吉，为这种事发脾气没意思。

波提阿斯：走开，你们两个都走开。多叫人生气。

凯　蒂：我们不过是想帮助帮助你，休吉。

波提阿斯：我不要人家帮助，我要自己玩。

凯　蒂：休吉，我看你的态度真是太不好。

波提阿斯：你玩"忍耐"，人家却老缠着你，就是叫人生气。

克莱夫：我们再不说话了。

波提阿斯：那个三过去。我相信就成了。我要是个傻子，把那个七放上去，就不能把这些都搬上去。

〔他把几张牌搬上去时，他们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凯　蒂：
克莱夫：〔异口同声地〕四放在五上去。

波提阿斯：〔使劲把牌一甩〕讨厌！为什么你们老缠着我？真叫人受不了。

克莱夫：喏，出来了，老伙计。

波提阿斯：我知道出来了，讨厌！

凯　蒂：休吉，你真小气！

波提阿斯：小气！见鬼去吧！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你们说，我玩“忍耐”，你们别来多嘴多舌。

凯　蒂：休吉，别那样对我说话。

波提阿斯：我高兴怎样跟你说话就怎样跟你说话。

凯　蒂：〔哭起来了〕啊，可恶的人！可恶的人！

〔她冲了出去〕

波提阿斯：唉！见鬼！现在她要大哭一场了。

〔他慢吞吞地拖着双脚走到花园里去。屋里只剩下克莱夫，伊丽莎白和特迪。沉静了一会儿。克莱夫讽嘲地微笑着望望特迪，又望望伊丽莎白〕

克莱夫：嗅呀！他们只怕是已经结婚了，老是抬扛。

伊丽莎白：〔冷冷地〕他们到来后，你能到这里来，真感谢你，你促使事情轻松愉快一些了。

克莱夫：你说反话讽嘲我吗？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这个世界，这个王国，这英格兰，是不大时兴这种修辞形式的语言的。

伊丽莎白：那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克莱夫：现今的青年妇女多么喜欢说粗鲁话啊！我看出一点，阿诺德是个讲究修辞的人，却把你领向另一个极端。

伊丽莎白：无论如何，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

克莱夫：〔微笑〕我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怀疑。

伊丽莎白：你本应回避。为什么他们一到达你就来？

克莱夫：亲爱的孩子，好奇嘛。这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呀。

伊丽莎白：从那时起，你一直待在这里。一般情况下，你到别墅来住，从来不曾这么频繁地光顾这里呀。

克莱夫：我觉得非常有趣呗。

伊丽莎白：我发现，只要他们一斗嘴，你就在一旁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克莱夫：我认为他们俩之间现在没有多少爱情可言，你看呢？

〔特迪打算走开〕

伊丽莎白：别走，特迪。

克莱夫：请别走，请别走。我只待一会儿。凯蒂夫人来到这儿之前，我们正在谈论她，〔向伊丽莎白〕你记得吗？那位穿着黑缎子镶着老式花边衣服、脸色苍白的、弱不禁风的夫人。

伊丽莎白：〔笑嬉嬉地〕你看，你真是个魔鬼。

克莱夫：啊，好，我这人一向有个美誉：既是个幽默家，又是个文质彬彬的绅士。

伊丽莎白：你希望她是那个样子吗？可怜的人儿。

克莱夫：亲爱的孩子，我一点也没想到。那次你问我，她出走时是什么样子。我对你说的还没有一半。她过去是那么天真活泼、喜气盈盈的。谁知道生气勃勃的一个人会变得这么琐屑无聊；妩媚可爱、热情洋溢的人竟变成这么矫揉造作，荒唐可笑的怪物。

伊丽莎白：你这么说她，我听起来好象不是滋味。

克莱夫：不是滋味的是这个事实本身，而不是我。

伊丽莎白：你一度爱过她，难道你现在对她就没有一点感情？

克莱夫：没有。为什么对她非有感情不可呀？

伊丽莎白：她是你儿子的母亲。

克莱夫：亲爱的孩子，你的天性实在可爱、单纯、坦率，没有一点虚伪造作，和她以前一样。可别让江湖骗子蒙蔽你，使你丧失掉理性。

伊丽莎白：我们无权品评她，她还只在这里待了两天。我们还一点都不了解她。

克莱夫：亲爱的孩子，她的脸庞给抹上一层厚厚的脂粉，同样，她的心灵给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她没有一点真诚的感情。她虚饰造作，华而不实。你以为我是一个残忍的、玩世不恭的老头子。唉，我一想到她过去的样子，如果我不笑笑她现在变成这样子，我简直只好痛哭一场了。

伊丽莎白：你怎么知道，要是她还是你的妻子，她就不会象现在一样呢？你以为你的影响能对她产生多么有益的效果吗？

克莱夫：〔心情愉快地〕我喜欢你的冷嘲热讽，甚至傲慢无礼。

伊丽莎白：既然你喜欢，能否回答我一些问题？

克莱夫：她出走时才二十七岁，样子本来就可能会变的：有可能变成你所想象的那样的女人。我们中间很少有几个英雄能造时世，我们大都是为时世所造。她是一个愚蠢糊涂、毫无价值的女人，因为她过的是愚蠢糊涂、毫无价值的生活。

伊丽莎白：〔心烦意乱〕今天你真可怕。

克莱夫：我不是说我能保护她，使她不会变成现在这么可笑的漫画式的鬼相，但是，生活能作到这点。在这里，她能有适合她身份地位的朋友，上流社会的种种活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旨趣。问问她这些年和那些离了婚

的女人、受人豢养的女人和她们厮混的男人在一起的生活吧。只不过是可悲地追求生活乐趣罢了。

伊丽莎白：无论怎么说，她曾经恋过爱，而且是非常深情地热恋过。我对她只有怜悯、同情和爱慕。

克莱夫：如果说她曾经恋过爱，当她认识到她毁了休吉时，你想她会有什么感情？你看休吉，昨天晚上吃晚饭喝得醉醺醺的，前天晚上也是如此。

伊丽莎白：我知道。

克莱夫：可凯蒂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你知道他每晚醉醺醺这种生活有多久了吗？你以为他三十年前就是这种样子吗？你能想象他过去的为人吗？那时他是个聪明机智的、有着锦绣前程的、人人认为可能当上首相的青年。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子——戴着一口假牙、牢骚满腹、终日泡在酒里的糟老头子。

伊丽莎白：你也有假牙。

克莱夫：是的，可那些鬼东西还算合适。凯蒂毁了他，而且她也明白是她毁了他。

伊丽莎白：〔满心怀疑地望着他〕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些话？

克莱夫：伤了你的感情吗？

伊丽莎白：我想，目前我已经听够了。

克莱夫：那么我走了，去看看金鱼。阿诺德回来，我想见见他。〔客客气气地〕恐怕我们让卢顿先生腻烦了。

特　迪：一点也没有。

克莱夫：你什么时候回F.M.S去？

特　迪：大概个把月。

克莱夫：哦，是这样。

〔克下〕

伊丽莎白：不知道他头脑里想些什么？

特　迪：你看他是不是指桑骂槐呀？

伊丽莎白：他这老头儿满脑子的鬼点子。

〔沉寂片刻，特迪有点犹豫不决，当他开口说话时，口气完全不同。他很严肃认真、显得很紧张〕

特　迪：很难找到几分钟没人打搅和你在一起谈谈，不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制造这种困难。

伊丽莎白：我要思考思考。

特　迪：我决心明天走。

伊丽莎白：为什么？

特　迪：我要你整个儿属于我，要不就拉倒。

伊丽莎白：你就这么专横任性。

特　迪：你说了你——你说了你喜欢我。

伊丽莎白：是的。

特　迪：我们再把这件事好好谈谈行吗？

伊丽莎白：不行。

特　迪：〔皱眉头〕这就弄得我不好意思，非常别扭。我把要对你说的话在头脑里反反复复地说了又说，现在我准备好的话都变成痴人说梦了。

伊丽莎白：我真担心我要哭出来。

特　迪：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事，而且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感情用事，你很动感情，是吧？

伊丽莎白：〔热泪盈眶但面带笑容〕对这事你也是很感情激动的。

特　迪：就是这个缘故，我要把我想跟你讲的话原原本本说给

你听。如果我这么着向你求爱，你却心不在焉，那就太不合适了。我把一切都写下了，打算作一封信交给你。

伊丽莎白：那又为什么没有交给我呢？

特　迪：可我又担心：信似乎——好象太冷漠，你知道，我是这么热烈地爱你。

伊丽莎白：看在老天份上，别说这种话了。

特　迪：你不能哭。请别哭，要不然，我可要肝肠寸断，土崩瓦解了。

伊丽莎白：〔强作欢笑〕对不起。那完全算不了什么，只是泪水溢出眼眶罢了。

特　迪：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讲求实际。

〔他停了一下。他觉得难以自制，于是清了清喉咙，皱起眉头，自己生自己的气〕

伊丽莎白：怎么回事？

特　迪：我喉咙里鲠着一团东西。好愚蠢的，我想抽支烟。〔她默不作声地看他点上烟〕你瞧，我以前还没有跟谁真正地恋过爱，这一下可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如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能生活……那老鬼看出我爱你了吗？

伊丽莎白：大概他看出了。

特　迪：他说到凯蒂夫人毁了波提阿斯勋爵的前程时，我想那话是有些旁敲侧击的味道。

伊丽莎白：依我看，他是在劝我不要毁了你的前程。

特　迪：看来他是很为他人着想，不过，我偏偏没有什么前程可毁。我倒希望有个前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希望自

已是一个有点了不起的人物，我能毫不吝惜地为你抛弃一切，让你看看你在我心中占有的无与伦比的地位。

伊丽莎白：〔无限深情地〕特迪，你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特　迪：你瞧，我实在不懂得求爱要怎么个求法，即使我懂得，这会儿我也求不出，因为我要的是绝对的实际的东西。

伊丽莎白：〔打趣地〕我很高兴你不懂得求爱。你若求爱，我还受不了咧。

特　迪：你瞧，我一点也没有浪漫色彩这类东西。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园林经营者。这件事非同儿戏，我认为我们必须头脑清醒。

伊丽莎白：〔嗓音有点发颤〕你这个假正经！

特　迪：不对，伊丽莎白，别那样说。我要你前后左右多方面权衡利弊，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冲撞，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伊丽莎白：〔一往情深地叹口气〕唉，我的心肝宝贝儿。

特　迪：〔不是对伊丽莎白，而是对自己不耐烦地〕别傻啦，伊丽莎白。我不会对你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等等这类废话，你明白，你是我世界上最最宝贵的人。〔几乎认为是白费气力而泄气〕啊，天呀！

伊丽莎白：〔声音发颤〕你能对我说些我没听过的新鲜话吗？

特　迪：〔不顾一切地〕我想对你说的话一句也没倾吐出。我是个生意人，你如果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要把这一切象谈生意一样处理。

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我不相信你是个成功的生意人。

特　迪〔急忙地〕你简直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我是第一流的

生意人，可是，这件事就大不相同了。（绝望地）我也说不上为什么讲不好。

伊丽莎白：这件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特　迪：你瞧，我爱你，不只是因为你美我才爱。即使你老、你丑，我也一样爱你。我爱的就是你，而不是你的美貌。这不止是爱情；爱情见鬼去吧。就是因为我无限喜欢你。我认为你是非常好的人。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只要一想到你在身边，我就快乐幸福。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伊丽莎白：〔破涕为笑〕不知道你谈生意是不是就这么个谈法。

特　迪：该死的，你不让我说。

伊丽莎白：你已经说了，该死的。

特　迪：我就是那么说的。

伊丽莎白：你的语气表示你似乎是说话算话啰，宝贝儿。

特　迪：伊丽莎白，说实话，你真叫人受不了。

伊丽莎白：我怎么啦？

特　迪：你呀，你呀，你是不让我启齿呀，我要说的话顶简单。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

伊丽莎白：这话你前头已经说过了。

特　迪：〔生气〕别说了。除了我赚的工资外，我不名一文。我没有社会地位。我是个微不足道的穷人。你有钱，有社会地位，你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我向你唠唠叨叨说这些话真是太冒昧，太不识相。但归根到底，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值得说，那就是爱情。我爱你。抛弃那一切，跟我走吧。

伊丽莎白：你生我的气吗？

特　迪：非常生气。

伊丽莎白：亲爱的！

特　迪：你要是不喜欢我，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好快快地走开。

伊丽莎白：特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叫我关心了。随你带我到哪里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我爱你。

特　迪：〔完全失去自制力〕啊，天呀！

伊丽莎白：啊，特迪，你真的能爱到那步田地吗？

特　迪：〔努力自我控制〕别傻啰，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傻的是你自己。你真的把我弄哭了。

特　迪：你这么感情激动！

伊丽莎白：你自己才感情激动咧。我知道，你是个蹩脚的生意人。

特　迪：随你怎么说都行。你使我感到非常幸福。啊，未来的生活会是多么有意思啊！

伊丽莎白：特迪，你是个顶顶可爱的人儿。

特　迪：我们快点走吧，别浪费时间，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干什么？

特　迪：没什么。我只是喜欢叫伊丽莎白这几个字。

伊丽莎白：你这傻瓜。

特　迪：喂，你会打猎吗？

伊丽莎白：不会。

特　迪：我来教你。你简直不知道，天朦朦亮打野营出发，通过密林，是多么有趣。到了晚上，你拖着疲劳的身子，欣赏满天星斗，真是一个伟大的享受。当然，在你作

出决定之前，我就不多说这类事。我下定决心，要绝对讲求实际。

伊丽莎白：〔打趣地〕你说的唯一实际的东西，就是：爱情是唯一的、真正要紧的大事。

特　迪〔高兴地〕你干脆再取笑我吧，事事成双才好呀，我不喜欢单个儿的。

伊丽莎白：你爱上一个人，而那个人也正爱着你，不是满有趣的吗？

特　迪：唉，我想我还是马上就走，你不走吗？留在——留在这栋房子里没意思。

伊丽莎白：今天晚上你不能走。没有火车了。

特　迪：明天我走。我在伦敦等你来和我一起走。

伊丽莎白：我可不愿意象凯蒂夫人那样，在插针上留个字条走，你看，我要告诉阿诺德。

特　迪：真的吗？你不怕惹出一大堆麻烦吗？

伊丽莎白：我必须面对事实。我不喜欢鬼鬼祟祟、耍欺骗手段。

特　迪：好吧，那么我们一同来面对事实吧。

伊丽莎白：不行，我要单独一人跟阿诺德谈。

特　迪：你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吧？

伊丽莎白：不会。

〔他伸出一只手，她握住了。他们彼此严肃认真地对望着，显示出一种庄严的深情。这时外面车道上有汽车开来的声音〕

伊丽莎白：汽车，阿诺德回来了。我得去抹一下眼睛，不要让人家看出我哭了。

特　迪：对，〔当她迈开腿时〕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站住脚〕什么事？

特　迪：祝你胜利。

伊丽莎白：（含情脉脉地）傻瓜！

〔她向房门走去，特迪从落地窗户走到花园里去。这时，场上空无一人。然后阿诺德进来。他坐下来，打他的公事包里取出一些文件。凯蒂夫人进来。他站起身〕

凯　蒂：我看见你进来。啊，亲爱的，不要起身，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客气就不好。

阿诺德：我刚才叫人给我送茶来。

凯　蒂：也许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谈一会儿。我们难得单独在一起，五分钟都找不到。你知道，我想我们应该多了解一点。

阿诺德：我希望你了解，我并不希望我父亲到这里来。

凯　蒂：不过，我很高兴见到他。

阿诺德：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和波提阿斯勋爵对这件事会感到不愉快。

凯　蒂：啊，不会的。休吉是他的好朋友。他们同进伊顿，同上牛津。我觉得你父亲比以前好看得多。他年轻时不怎么好看，可现在倒很漂亮。

〔仆人端来一个盛有茶具的托盘〕

凯　蒂：我给你倒茶行吗？

阿诺德：非常感谢。

凯　蒂：你要糖吗？

阿诺德：不要，在战时我就没用糖了。

凯　蒂：你考虑得很周到。当然，除了从爱国观点考虑外，吃

糖对体态也不利。母亲不知道儿子吃不吃糖，岂不可笑吗？生活真是离奇古怪，当然，也是可悲的，不过，啊，真是离奇古怪！我经常晚上躺在床上，想到生活离奇古怪就不觉好笑。

阿诺德：不过，我倒是个严肃的人。

凯　蒂：阿诺德，你今年多少岁啦？

阿诺德：三十五。

凯　蒂：真的吗？是的，我和你父亲结婚时简直是个小姑娘。

阿诺德：是的，你曾多次告诉我，你是二十二岁。

凯　蒂：唉，简直是胡扯！我呀，是打育儿室带出来结婚的。我在结婚那天才第一次把头发挽成髻子的。

阿诺德：波提阿斯勋爵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凯　蒂：亲爱的，听你叫他做波提阿斯勋爵显得好滑稽的，你为什么不叫他作休吉伯伯？

阿诺德：他不是我的伯伯。

凯　蒂：不是伯伯，可他是你的教父呀。我相信，你多了解他一点，一定会喜欢他的。我希望你和伊丽莎白能到佛罗伦萨我们那里去住些时候。我非常喜欢伊丽莎白，她真是太美了。

阿诺德：她的头发很美。

凯　蒂：不是染的色吧？

阿诺德：不是。

凯　蒂：我真感到奇怪。事情这么凑巧，她的头发跟我的头发一个颜色。这就说明，你和你父亲的爱好相同。遗传，是不是？真有趣。

阿诺德：很有趣。

凯　蒂：当然，我加入了天主教以后，我就不再相信什么遗传不遗传了。达尔文这类事物我是不信的。太可怕了。你知道，邪门歪道。此外，还有失体统，对不对？

〔克莱夫打花园里进来〕

克莱夫：我碍事吗？

凯　蒂：克莱夫，进来。阿诺德和我正在这里痛痛快快地谈心。

克莱夫：好极了。

阿诺德：爸爸，我回来时踅进哈维那里看了看。他们简直是犯罪，把那房子搞得那么糟。

克莱夫：他们干了些什么啦？

阿诺德：那栋房子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乔治式的，他们却搞了一大堆维多利亚式的家具进去，简直可怕。对这事我跟他们谈了我的看法，可是没有用。他们说他们喜欢那些家具。

克莱夫：阿诺德应该当一名室内装饰专家。

凯　蒂：他的鉴赏能力非常高，这是得自我这方面的。

阿诺德：我看，我颇有些眼力。我喜欢房子里的装璜。

凯　蒂：你把这房子装饰得挺美。

克莱夫：凯蒂，你还记得吗？我们住在这里时，只有印花棉布窗帘、椅罩和安乐椅。

凯　蒂：好难看，难看得要命，对不对？

克莱夫：那时候，没人要求先生们和女士们有鉴赏力。

阿诺德：你知道，我一再看这张椅子。自从波提阿斯勋爵说，这张椅子的脚不行，我心里一直不愉快。

凯　蒂：他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那么说。

克莱夫：我看他现在脾气很坏，凯蒂。

凯　蒂：是的。

阿诺德：看得出他这方面很在行。我买这张椅子破费了七十五镑呀。我不大会上当的。我总认为东西好坏是能看得出来的嘛。

克莱夫：得啦，别让这点事打扰你晚上的睡眠啦。

阿诺德：可是，亲爱的爸爸，事情就正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作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

凯　蒂：休吉来了。

阿诺德：我去拿一本论英国古代家具的书。书上有一幅和这椅子一模一样的插图。〔待下〕〔波提阿斯上〕

波提阿斯：我的天，好一个家庭团聚呀！

克莱夫：刚才我想，我们正构成一幅典型的英国式家庭的可喜照片。

阿诺德：五分钟我就可以回来，有个东西我要给你看看，波提阿斯勋爵。〔阿下〕

克莱夫：休吉，你愿意跟我玩皮克①吗？

波提阿斯：不怎么愿意。

克莱夫：你的皮克牌就是玩得不怎么样嘛。

波提阿斯：亲爱的克莱夫，你们英国，简直不懂什么叫皮克牌。

克莱夫：那么我们来玩玩吧。你可能赢哟。

波提阿斯：我不高兴跟你玩。

凯　蒂：休吉，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玩。

波提阿斯：我告诉你吧，我不喜欢他的态度。

---

① 两人对玩的一种牌戏。

克莱夫：这个嘛，那就对不起。恐怕我这个年纪，要改也改不了喽。

波提阿斯：我不懂，你老在这里转来转去，到底目的何在。

克莱夫：这是很自然的——我爱我的家嘛。

波提阿斯：你要是周到，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就该回避一下。

克莱夫：我亲爱的休吉，我一点也不理解你的意思。我都愿意既往不咎，为什么你却反对这样做？

波提阿斯：去你的吧，事情没有既往啊。

克莱夫：说到底，受损失的是我呀。

波提阿斯：见鬼，你怎么是受损失的一方呢？

克莱夫：你是和我的妻子私奔的吧？

凯　蒂：现在可别提老事了。我真看不出，为什么我们〔指自己与克莱夫〕不能交朋友？

波提阿斯：我求你别插嘴，凯蒂。

凯　蒂：我非常喜欢克莱夫。

波提阿斯：你从来没有喜欢过克莱夫。你说这话，只是为了激我。

凯　蒂：绝对不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该到我们那里去住些时候。

克莱夫：我很愿意。佛罗伦萨的春天是令人愉快的。你们有暖气吗？

波提阿斯：我向来不喜欢你，现在我不喜欢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喜欢你。

克莱夫：多么不幸啊！因为我喜欢你，现在我喜欢你，将来我也会继续喜欢你。

凯　蒂：克莱夫，你有些方面是很好的。

波提阿斯： 既然你有这种看法，那为什么以前你又抛弃他？

凯　蒂： 难道你还来责怪我因为我爱上了你呀？你是多么可恶，极端、极端、极端地可恶啊！

克莱夫： 得啦，得啦，你们两个别吵啰。

凯　蒂： 都是他的错。我是世界上最容易相处的人。说真的，他那人呀，圣人也经不住他那么刺激。

克莱夫： 好啰，好啰，凯蒂，别生气。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互敬互让才好。

波提阿斯： 你这说的是谁，我一点也不明白。

克莱夫： 事情逃不出我的眼睛，你们总是喜欢闹磨擦。许多男女相处都是这样，这实在可怜。

波提阿斯： 不关你的事，你最好少管。

凯　蒂： 这事和他有关。他当然希望我过得幸福啰。

克莱夫： 我非常喜欢凯蒂。

波提阿斯：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她？

克莱夫： 我亲爱的休吉，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你。我这话未免有点鲁莽喽。

波提阿斯： 这不是道个歉什么的就可以了。

凯　蒂： 休吉，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波提阿斯： 凯蒂，不要、不要、不要气我，不要激我。

凯　蒂： 我明白你的意思。

波提阿斯： 那么你为什么又说不明白呢？

凯蒂： 我一想到我为了那人牺牲了一切，我就心痛。三十年来，我只好住在没有卫生设备的、肮脏的大理石宫殿里。

克莱夫： 你是说你们没有浴室吗？

凯　蒂： 我只好在一个盆子里洗澡。

克莱夫：可怜的凯蒂，你真受苦。

波提阿斯：说真的，凯蒂，你老说你牺牲牺牲，我都听腻了。你以为我就没有牺牲吗？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当上首相了。

凯　蒂：你胡说！

波提阿斯：这是什么意思？人人都说我可以当上首相。我能不能当上首相，克莱夫？

克莱夫：真的大家都有这种看法。

波提阿斯：我年轻时，是最有前程的人。下一届选举，我准可以在内阁中获得一个席位。

凯蒂：我发现你是这么个人，人家会跟我一样发现你。老说我毁了你的前程，我听得讨厌了。你根本没有什么前程可毁。什么首相！你没有作首相的头脑。你没有当首相的风度。

克莱夫：你知道，脸皮厚、钻营、加上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子反而大有用处。

凯　蒂：除此之外，在政界起作用的不是男人，而是他背后的女人。我如果愿意，我早已使克莱夫当上阁员了。

波提阿斯：克莱夫吗？

凯　蒂：以我的美貌，我的魅力，加上我的魄力和机智，什么事我都能办得到。

波提阿斯：克莱夫算得了什么，不过是我的一名行政秘书。我要是当上首相，我可能给他个殖民地大臣当当，比方说，西澳大利亚殖民大臣，那完全是出自一片慈悲心肠。

凯　蒂（有气地）你以为我会把自己埋没在西澳大利亚去吗？还

有我的美貌、我的魅力。

波提阿斯：也许放他到巴贝多岛上去。

凯 蒂：〔怒冲冲地〕：巴贝多岛哼！巴贝多才到巴贝多岛去哩。

波提阿斯：你们就只配得到这些地位。

凯 蒂：胡说！我要印度。

波提阿斯：我决不会给你印度的。

凯蒂：你得给我印度。

波提阿斯：我说了我不给。

凯蒂：皇上会给我印度。国家会坚持给我印度。我要嘛就当个总督夫人，要么就什么也不要。

波提阿斯：我告诉你，只要大英帝国的利益——该死，我的牙齿又掉下来了！

〔他匆匆地走了出去〕

凯 蒂：太过份了。我不能再容忍了。他这人呀，我忍耐了三十年，现在真是忍无可忍了。

克莱夫：别生气啦，我亲爱的凯蒂。

凯 蒂：我什么也不愿听。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结束吧，结束吧，结束吧。〔改变口气〕听说我走了以后，你就再没有在这栋屋子里住过，我非常感动。

克莱夫：杜鹃鸟特别多，它们的啼唤声声打中我的心弦，我觉得受不了。

凯蒂：我看到你一直没有再结婚，我不免想到你还是爱我。

克莱夫：我就是那寥寥无几的懂得吃一堑长一智的人中的一个。

凯蒂：在教会眼里，我还是你的妻子。教会非常聪明。他知道，一个女人终归还是要回到她的最初恋人身边。克莱夫，我愿意再回到你身边来。

克莱夫：我亲爱的凯蒂，我不能乘你和休吉暂时赌气，就从中捞一把，让你采取一种我知道你会后悔不及的步骤。

凯　蒂：你已经等了我好久。为了阿诺德的缘故。

克莱夫：你以为我们真地要担心阿诺德吗？这三十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局面。

凯　蒂：〔微微一笑〕克莱夫，我承认我是及时行乐了的。

克莱夫：我可没有呀，凯蒂，那时，我确是个规规矩矩的青年。

凯　蒂：我知道。

克莱夫：而且，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倒使我成了个情场老手了。

凯　蒂：对不起，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阿诺德手上拿着一本大书进来〕

阿诺德：喏，我找了好一会才找到这本书。呀，波提阿斯勋爵不在这里啦？

凯　蒂：阿诺德，等一等，我和你父亲正忙着哩。

阿诺德：对不起。

〔他到花园里去了〕

凯　蒂：克莱夫，我不懂，你解释解释吧。

克莱夫：凯蒂，你抛弃我出走后，我伤心、气恼、痛苦。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当了傻瓜。

凯　蒂：男人就有这么大的虚荣心。

克莱夫：不过，我是历史的学生，于是我立即想到，我这种不幸的遭遇，差不多所有的最伟大的人物都有过。

凯　蒂：我自己也最喜欢看书。可我总觉得很奇怪。

克莱夫：道理很简单。女人不喜欢知识，她们发现丈夫有知识，就向丈夫泄愤报复，以她们的唯一方式——就象你对

我的那样。

凯　蒂：这话倒新鲜，也可能很真实。

克莱夫：我觉得我已经尽了我的社会义务。我决心把有生之年用来享受享受。下院一向把我烦得要命，你我离婚的丑闻给了我一个退职的机会。我发现，地球没有我照样转，于是我心安理得了。

凯　蒂：难道爱情就再没有进入你的生活吗？

克莱夫：坦白告诉我吧，凯蒂，你不认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都是爱情惹出来的吗？

凯　蒂：那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儿。

克莱夫：你真是不可救药。你确实认为，为了爱情，值得牺牲一切吗？

凯　蒂：我亲爱的克莱夫，不瞒你说，要是青春能再来，我还会对你不忠实。但是我不会离开你的。

克莱夫：有些年，我沉默寡言，暗自悲伤，成了你的牺牲品，落个声名狼藉。不过我发现许多漂亮人儿都想着来安慰我，因此到末了，我竟疲于应付。考虑到我的健康，我就不再光顾梅菲尔区的那些客厅了。

凯　蒂：以后呢？

克莱夫：打那以后，我就用别的办法寻欢作乐了——我从经济上给那些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地位低下的小人儿一些帮助。

凯　蒂：我可不理解，为什么男人都迷恋一些年轻的姑娘。我认为她们一个个都是那么迟钝。

克莱夫：那是各人的兴趣问题。我喜欢陈年老酒、老朋友、古旧书籍。可是女人我却喜欢年轻的。到她们二十五岁

生日时，我给她们一个钻石戒指，告诉她们，不必再在我这样的老头子身上浪费她们的青春和美貌。离别的一幕非常动人，我在这方面的技巧可说是尽善尽美。然后我又开始新的一章。

凯　蒂：你是一个鬼老头，克莱夫。

克莱夫：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不过，天呀！我可是个幸福人儿。

凯　蒂：对于我来说，现在只有一件事。

克莱夫：那是什么？

凯　蒂：〔脸上绽起微笑〕去换衣服，吃饭。

克莱夫：好极了。我一定学你的样子。

〔凯蒂夫人走出去时，伊丽莎白进来〕

伊丽莎白：阿诺德在哪儿呀？

克莱夫：他在平台上，我去叫他。

伊丽莎白：不必费心啰。

克莱夫：我正要回别墅去穿晚礼服。（他一边走出去，一边喊）阿诺德。〔下〕

阿诺德：在这儿哩！〔他上场〕啊，伊丽莎白。我这里找到一本书，上面有一张椅子的插图，几乎和我这张椅子一模一样。瞧，这里写着是1750年的！

伊丽莎白：这可是有趣。

阿诺德：我想拿给波提阿斯勋爵看。〔挪动一张放得不合适的椅子〕你知道，人家这样不把东西的陈设当一回事，真叫人生气。我刚把这些东西一件件摆好，人家就移动了它。

伊丽莎白：你可真地生气啰。

阿诺德：对。你是主犯。我想不透，为什么在家里不尊重我的意见。说到底，这房子是这县里一个有名气的地方。

伊丽莎白：看来你对我很不满意。

阿诺德：〔心平气和地〕这我可不知道。但是我有两件爱好——政治和陈设。这两件，你可一点也不关心，我若看不出，那才真叫傻咧。

伊丽莎白：阿诺德，我们没有多少共同爱好，对不对？

阿诺德：这个，我看你不能怪我。

伊丽莎白：我不怪你。我没有怪你什么，我对你没意见。

阿诺德：〔对她这种旁若无人的口气大为惊奇〕啊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伊丽莎白：得啦，我看也用不着旁敲侧击地讲话了，干脆说，我希望你让我走。

阿诺德：走到什么地方去？

伊丽莎白：离开，永远离开。

阿诺德：我的宝贝，你说什么呀？

伊丽莎白：我要自由。

阿诺德：〔颇感兴趣，而不是困窘〕亲爱的，别荒唐。我看你是太累了，需要易地休养一下。你喜欢的话，我陪你去巴黎玩两周。

伊丽莎白：我要是没下定决心，我不会来对你讲的。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我看我们算不得佳偶，老实说，我不喜欢你要我过的这种生活。

阿诺德：好，你要不见怪的话，我就说，这都是你的过错。我们过的是一种高尚的、有意义的生活。跟我们往来的都是一些最高尚的人。

伊丽莎白：我愿意承认，归咎于我是对的。那又有什么用呢？我还只有二十五岁，如果我错了，我还来得及矫正。

阿诺德：我真不相信你是在严肃认真地说话。

伊丽莎白：你要明白，我不爱你。

阿诺德：唉，非常可惜。可是并没有人强迫你跟我结婚，这叫作：自作自受。

伊丽莎白：这是英语中最不恰切的谚语。既然自作不愿意自受，为什么还要人爱呢？总还有别的办法嘛。

阿诺德：伊丽莎白，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打趣啦。

伊丽莎白：阿诺德，我坚定地要求离开你。

阿诺德：得啦，得啦，伊丽莎白，你要放明白点。你没有理由要离开我。

伊丽莎白：一个女人要自由，你为什么要把她死死地捆在你身边呢？

阿诺德：我偏偏爱你。

伊丽莎白：这话你早说就好了。

阿诺德：我以为你自然知道。你总不至于要求一个男人已结婚三年还老向妻子求爱吧！我忙。我非常热心政治，为了关心这房子的陈设，为了要使这栋房子成为一个美丽的地方，我费了大量的心血。总之，男人结了婚是为了有个家呀，再说，也为了免得去乱搞两性关系嘛。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从那以后，我一直爱着你。

伊丽莎白：对不起，不过，要是一个女人不爱那男人，那男人的爱，对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阿诺德：你辜负了我一片诚心。我是尽心尽意地为你呀。

伊丽莎白：你对我很体贴。但是，你要求我过一种我不喜欢、

我不适合的生活，我可受不了。我给你造成痛苦，我很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不过，现在你一定要让我走。

阿诺德：胡扯！我比你大好几岁。我相信我比你通情达理。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我的幸福，我不愿意作这类事。

伊丽莎白：〔微微一笑〕你怎么能阻止得了我呢？你不能把我关起来、锁起来。

阿诺德：请你不要把我当作个傻孩子，对我说这种话。你是我的妻子，你还要继续作我的妻子。

伊丽莎白：你想想看，我们将来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难道你以为你能过得比我更幸福吗？

阿诺德：唉，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伊丽莎白：喏，我要你让我向你提出离婚。

阿诺德：〔大吃一惊〕我？非常感谢你。难道你以为我会为了你的任性而牺牲我的事业？

伊丽莎白：怎么会弄到那步田地呢？

阿诺德：我的地位本来就很脆弱，很不稳定。你以为我一旦离婚，还能保持住它吗？即使是预先商定的假玩艺，象目前大多数的离婚案一样，也会毁了我。

伊丽莎白：离了婚的女人才最不好受吧。

阿诺德：〔突然产生怀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爱上了什么人吗？

伊丽莎白：对。

阿诺德：谁？

伊丽莎白：特迪·卢顿。

〔他先是吃惊，一会儿，他突然大笑起来〕

阿诺德：我的可怜的孩子，你怎么那么可笑呢？他呀，不名一文，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这是多么可笑，我就

是要生你的气都生不起来。

伊丽莎白：我热烈地爱上了他，阿诺德。

阿诺德：得啦，你最好快丢下他。

伊丽莎白：他要和我结婚。

阿诺德：他肯定会想。去他的吧。

伊丽莎白：你这样说没有用。

阿诺德：他是你的情人吗？

伊丽莎白：不是，当然不是。

阿诺德：那就表明，他是个卑鄙小人，利用我请他来作客的机会向你求爱。

伊丽莎白：他甚至没有吻我。

阿诺德：要是我是你，就不相信他的鬼话。

伊丽莎白：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干卑鄙的事，我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

阿诺德：这件事你想了多久啦？

伊丽莎白：我一认识他就爱上了他。

阿诺德：看来你就从来没想到过我啰。

伊丽莎白：想到的。想到的。我心里很悲伤。可是我无法自拔。我想爱你，但是爱不起来。

阿诺德：我建议你先好好想想，不要冒然就作出傻事来。

伊丽莎白：我已经仔细地想过了。

阿诺德：天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狠狠地揍你一顿。说不定狠狠揍你一顿，你的头脑会清醒过来的。

伊丽莎白：啊，别那样看待问题，阿诺德。

阿诺德：那你要我怎样看待这件事？你沉着镇定地走来说："我腻烦你了。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现在我想和别人结

婚。我可以破坏你的家庭吗？你这人叫人厌烦！你肯让我向你提出离婚吗？那会毁了你的事业，对吗？多么可惜啊！”不行，太太，我可能是个傻瓜，但还没有傻到那个地步。

伊丽莎白：特迪明天早上第一班车离开这里。我警告你：我打算等他作好必要的安排，我就和他一起走。

阿诺德：他现在在哪里？

伊丽莎白：我不知道，大概在他的房间里。

〔阿诺德走向门口，向外喊道〕

阿诺德：乔治！

〔他在房间里有好一阵不耐烦地踱来踱去。伊丽莎白望着他。仆人上〕

仆　人：老爷，请吩咐。

阿诺德：叫卢顿先生马上到这里来。

伊丽莎白：去问卢顿先生，如果他得空，请到这里来一下。

仆人：是，太太。

〔仆人下〕

伊丽莎白：你要对他说些什么？

阿诺德：那是我的事，你不用管。

伊丽莎白：我要是你，就不生风起浪。

阿诺德：我不会生风起浪的。

〔他们一声不响地等了一会〕

为什么你一定要请我母亲来？

伊丽莎白：你这种态度可真好笑，竟以为我是受了她的传染，才——

阿诺德：〔打断她的话〕才好步她的后尘。现在，你已经见到她，

你对她有什么看法？你以为她成功吗？一个人就希望自己的母亲变成这样的女人吗？

伊丽莎白：我很惭愧。我很难过。看来那真是太糟糕、太可怕了。今天早上，我在花园里看到一朵玫瑰花给风吹得散落在污水中。它就好象一位涂脂抹粉的老妇人。我记得前一两天，我看见了这朵花。那时它非常可爱，鲜艳夺目、芬芳四溢。后来竟是那么面目可憎，然而这并不能抹煞它一度有过的美。这是事实。

阿诺德：诗，天呀，竟好象这个时候是诗兴油然的时刻！

〔特迪进来。他穿着晚礼服〕

特　迪：〔对伊丽莎白〕是你要我来吗？

阿诺德：是我喊你来的。

〔特迪瞅瞅阿诺德，又望望伊丽莎白。他明白出了问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特　迪：我想明天早上走。要是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马上就走。

阿诺德：我喜欢你马上走。

特　迪：行，你还有什么话打算跟我说？

阿诺德：你以为你到这里来跟我妻子谈情说爱是高尚吗？

特　迪：不，我没有这种想法。对于这件事，我一直不愉快，就是这个理由我才想走。

阿诺德：啊呀，你脸皮倒厚咧。

特　迪：恐怕现在说对不起这类话已经没有用了。你知道已经是这种局面了。

阿诺德：真的你要和伊丽莎白结婚吗？

特　迪：是的，只要可能，我立即就和她结婚。

阿诺德：你曾为我着想过吗？你曾想到过，你这样作是破坏我

的家庭、破坏我的幸福吗？

特　迪：我看，要是伊丽莎白不关心你，你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阿诺德：我告诉你，我不能让这么一个冒险小人利用一个傻妇人的无知而破坏我的家庭。我不能接受离婚。我不能阻止我的妻子跟你走，要是她自愿当傻瓜的话。不过，我告诉你这个：我无论如何不向她提出离婚。

伊丽莎白：阿诺德，那太可怕了。

特　迪：我们能强迫你离婚。

阿诺德：怎么强迫？

特　迪：我们公开地一同走，你就不得不提出离婚。

阿诺德：你们离开这栋房子二十四小时，我就带一个舞女到布莱顿去玩。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获准离婚。我们这个家庭离婚离得够多了。现在，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特迪犹豫不决地瞅着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淡淡一笑〕不要为我担心，我没事。

阿诺德：滚出去！滚出去！

——幕　落

第三幕

布景：如前。

时间：当天晚上。

幕启：克莱夫和阿诺德都穿着晚礼服。克坐着。阿焦躁不安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克莱夫：我看，我的话你要是能一句句听进去，大概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阿诺德：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作。那完全不是我的原则。完全和我的原则背道而驰。

克莱夫：我亲爱的阿诺德，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在政治上前程远大、事业发达。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原则都可以牺牲，这正是原则的妙处。这一点你还来不及学会哩。

阿诺德：料她不会这样做么？女人是难以逆料的呀。

克莱夫：胡扯！男人富于浪漫气息，女人嘛，你给她机会，她没有不牺牲自己的。放纵是女人喜欢的一种方式。

阿诺德：爸爸，不知道你到底是幽默大家呢，还是玩世不恭的犬儒学者？

克莱夫：我什么也不是，我亲爱的孩子；我完全是一个老实人。不过，人们都不习惯于老实，所以他们总错误地以为这是开玩笑、是讥讽。

阿诺德：〔气愤地〕这种事情竟落到我身上，真是太不公平。

克莱夫：我的孩子，要镇静，照我的话去作吧。

〔阿诺德下〕

〔凯蒂夫人和伊丽莎白上。凯蒂夫人穿一件华丽的夜礼服〕

伊丽莎白：波提阿斯勋爵呢？

克莱夫：他在平台上抽雪茄。〔走到窗口〕休吉！

〔波提阿斯进来〕

波提阿斯：〔咕噜道〕什么事？申斯通太太呢？

伊丽莎白：她头痛。她已经去睡了。

〔波提阿斯进来时，凯蒂夫人轻蔑地噘起嘴，拿起一张画报。波提阿斯气恼地瞥了她一眼，也拿起一张画报，坐在另一边。二人都不想说话〕

克莱夫：阿诺德和我刚才到我的别墅去了一趟。

伊丽莎白：我正奇怪，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莱夫：今天下午，我偶然见到一本旧影集，本想吃晚饭时带来，可又忘了。所以我们去拿。

伊丽莎白：啊，让我看看。我最喜欢看影集了。

〔他把照片册交给她。她坐下来，把册子摊在腿上翻看。克莱夫站在她背后。凯蒂夫人和波提阿斯偷偷地互相窥视着〕

克莱夫：大概你会很有兴趣看看三十五年前那些漂亮女人的样子吧。这些就是当时的美人。

伊丽莎白：你看那时的女人比她们现在的样子更美吧？

克莱夫：对，那时美得多。你看，许多漂亮小姐。可是称得上美人的到底很少。

伊丽莎白：她们的衣服好有趣，是不是？

克莱夫：〔指着照片〕那是兰特雷太太。

伊丽莎白：她的鼻子真漂亮。

克莱夫：她是人们都称赞的美人。她走进客厅时，守寡孀居的贵族夫人们为了好好看看她，都站到椅子上去看个痛快哩。有一次我和她出去骑马，她上马时，只好把马房门关上，因为看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伊丽莎白：这位是谁？

克莱夫：这是朗斯代尔夫人。那是达得利夫人。

伊丽莎白：这是一位女演员吧？

克莱夫：是的，不错。啊呀，艾伦·特利，以前我多么爱这女人！

伊丽莎白：〔微笑〕可爱的艾伦·特利！

克莱夫：那是博伯斯。我这一辈子没有见到比他更时髦、更潇洒的男子了。还有奥列维·蒙塔古。那个戴眼镜的是亨利·曼乃尔。

伊丽莎白：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呢？

克莱夫：那是玛利·安德逊，要是你能见到她演出《冬天的一个故事》就好了。她那美貌简直会使你大吃一惊。瞧！伦道弗夫人。伯纳尔·奥斯本——最机智的人。

伊丽莎白：看来太可爱了。我喜欢她们的撑裙和那些绷紧的袖子，多有趣啊。

克莱夫：她们的手多好看啊！那时，女人不作兴瘦得象根竹竿、扁得象个薄煎饼。

伊丽莎白：啊，她们不是束腰吗？怎么受得了啊？

克莱夫：那时他们不打高尔夫球这样一些不象话的玩艺儿，你知道。他们戴高帽子，穿黑色的长骑马装去打猎，他们举止优美雅致，对待乡间穷人慈悲为怀、慷慨施舍。

伊丽莎白：穷人喜欢吗？

克莱夫：那些人一贫如洗，要是不喜欢，就没法生活。贵夫人们在伦敦时，每天下午驱车到公园兜风，吃十道菜的筵席，会见的尽是熟人，珀蒂或阿尔巴尼夫人唱歌时，她们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听。

伊丽莎白：这个可爱的小个子美人！她是谁呢？

克莱夫：那个么？

伊丽莎白：她这么弱不禁风的样子，简直跟一个精美的细瓷塑像一样，穿着皮大衣，脸贴着皮手笼，还有白雪纷纷落下。

克莱夫：是的，那时一阵风似的，搞些人工雪暴。

伊丽莎白：她笑得多甜美、多调皮，多开朗，多愉快呀！我要有这么美就好。请告诉我，她是谁？

克莱夫：你不认识吗？

伊丽莎白：不认识。

克莱夫：怎么——她就是凯蒂呀。

伊丽莎白：凯蒂夫人！〔对凯蒂〕啊，亲爱的，你看看，太美了。〔她无限激动地把影集捧到凯蒂夫人面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以前是这个样子？任何人都可能爱上你。

〔凯蒂夫人接过影集，看了看。立即放开手，集子落地。她双手掩面而哭〕

伊丽莎白：〔惊慌失措地〕亲爱的，什么事？啊，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对不起。

凯　蒂：别——别跟我说话。不要管我。我好愚蠢的。

〔伊丽莎白茫茫然地望了她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去，挽着克莱夫的手，把他领到平台上去〕

伊丽莎白：〔一边走，一边低声地说道〕你是有意这样作的吗？

〔波提阿斯站起身，向凯蒂夫人走去。他一手搭在凯蒂夫人的肩上，就这么站了一会儿〕

波提阿斯：凯蒂，晚饭前，恐怕我对你太粗暴了。

凯蒂：（握住他放在她胳膊上的手）没关系。肯定我对你也刺激得太厉害了。

波提阿斯：你知道，我不是有心说那话的。

凯蒂：我也是无心说的。

波提阿斯：当然，我知道，我决当不了首相。

凯蒂：你怎么能说这种胡话，休吉？如果你在政界待下去，谁也别想夺走那个地位。

波提阿斯：我没有那资格。

凯蒂：你没有资格，谁有资格？我从来没看到比你更有资格的人。

波提阿斯：此外，我觉得我不太想当首相。

凯蒂：啊，对于你，我感到很自豪。当然，你有可能当首相。

波提阿斯：你知道，我当了首相，一定会给你印度。我看，这样的任命是合情合理的。

凯　蒂：我才不希罕印度。给我西澳大利亚我就很满足了。

波提阿斯：我亲爱的，你不至于想，我会让你把自己埋没在西澳大利亚吧

凯　蒂：或者巴贝多岛。

波提阿斯：绝对不行。根本不可能。我会把你留在伦敦。

〔他拿起影集，准备看看凯蒂的照片，她用双手捂住，不让他看〕

凯　蒂：别看，别看。

〔他拿开她的手〕

波提阿斯：别傻了。

凯　蒂：人会变老是多么讨厌啊？

波提阿斯：你要知道，你根本没变多少。

凯　蒂：〔有点陶醉〕休吉，你怎么能这么胡扯呢？

波提阿斯：当然，你更成熟一点罢了。一个女人成熟点更好嘛。

凯　蒂：你真是这么看的吗？

波提阿斯：我可以发誓，我就是这样看的。

凯　蒂：不是为了讨我喜欢吧？

波提阿斯：不是，绝对不是。

凯　蒂：让我看看那张照片。

〔她拿过影集，自我陶醉地看着照片〕

事实是，只要你体态长得好，年龄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就能永葆青春。

波提阿斯：〔脸上浮上一丝微笑，就好象哄小孩似地〕你哭，那该有多傻呀！

凯　蒂：我的睫毛没有乱七八糟吧？

波提阿斯：一点也不乱。

凯　蒂：我用的是上等化妆品，而且它们也不会粘在一起。

波提阿斯：谈谈这个吧，凯蒂，你还要在这里住多久？

凯　蒂：你愿意什么时候走都行，我随时可以走。

波提阿斯：克莱夫这人讨厌极了。我不喜欢他老泡在你身边。

凯　蒂：〔先是惊异，接着大感兴趣，后来十分高兴〕休吉，你不是妒嫉可怜的克莱夫吧？

波提阿斯：当然我不会妒嫉他。但是他那样看你，不得不令人起反感。

凯　蒂：休吉，你可以象艾米·罗布萨特① 那样把我丢下楼去，你可以抓住我的头发，打地板上拖着去；我不在乎，你是

①艾米·罗布萨特——传为苏格兰女英雄，英国莱特郡伯爵。

妒嫉。我是永远不会老的。

波提阿斯：去他的吧，这个人过去是你的丈夫呀。

凯　蒂：我亲爱的休吉，他从来没有你这样的风度，只要你一走进一个房间，人家都看着你，说，那是什么人物呀？

波提阿斯：什么？你是这么看的吗？好，我相信你说的话，这有很重要的意义。那些激进党人爱说什么就随他们说去。可是，天，凯蒂，只要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得嘞，去他的，你知道我的意思！

凯　蒂：我看，自从我们丢下克莱夫出走后，他衰老得厉害。

波提阿斯：你看，我们直接到意大利、到圣米歇勒去怎么样？

凯　蒂：休吉！我们多年没到那地方去了！

波提阿斯：你不想旧地重游吗，就那么一次吧？

凯　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那里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地方，那时我们才离开伦敦一个月，我就说我愿意一辈子待在那里。

波提阿斯：我当然记得。半个月中，你上上下下，什么地方都玩到了。

凯　蒂：休吉，我们在那里真快乐。

波提阿斯：那我们再去一次吧。

凯　蒂：我不敢去，那里只怕到处都住满了象过去那样的一些鬼人啦。一个人不该重访过去曾使他幸福过的地方，那会叫你心碎、肠断。

波提阿斯：我们常常坐在古堡的阳台上眺望亚得里亚海，你记得吗？那时，好象世界上只有你我两个人，凯蒂。

凯　蒂：〔凄惨地〕而且当时我们想，我们之间的爱情将是永恒的。

〔克莱夫上〕

波提阿斯：今晚有机会玩桥牌吗？

克莱夫：大概凑不上四个人吧。

波提阿斯：那娃娃就那么走了，多可惜！他牌打得不错。

克莱夫：你是说特迪·卢顿吗？

凯蒂：他没跟任何人说声告别就那么走了，真正奇怪。

克莱夫：如今的青年人没准儿。

波提阿斯：今晚哪还有什么火车呀！

克莱夫：没有。最后一趟车是五点四十五分开的。

波提阿斯：那他怎么走法呢？

克莱夫：他走路。

波提阿斯：我说呀，太任性了。

凯　蒂：〔感兴趣地〕为什么他要走，克莱夫？

〔克莱夫沉思地瞥了她一眼〕

克莱夫：我有一件严肃的事要对你讲。伊丽莎白要离开阿诺德。

凯　蒂：克莱夫，那到底为什么呀？

克莱夫：她爱上了特迪·卢顿。就是为了这个他才走的。我们家的男人都不幸哟。

波提阿斯：她要和他一同出走吗？

凯　蒂：〔惊慌地〕我亲爱的，这怎么办呢？

克莱夫：我想你可以帮个大忙的。

凯　蒂：我吗？怎么帮法？

克莱夫：告诉她，告诉她这意味着什么？

〔他呆呆地盯着她；她也茫然地盯着他〕

凯　蒂：啊，不行，不行。

克莱夫：她年纪太轻。不是为阿诺德着想。而是为了她，你一

定要帮助她。

凯　蒂：你简直不知道你要求的是什么。

克莱夫：我知道，我知道。

凯　蒂：休吉，我该怎么办？

波提阿斯：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决不怪你。

〔仆人端着一个金属盘子进来，盘上有一封信。他見伊丽莎白不在场，有些犹豫不决〕

克莱夫：什么事？

仆　人：我在找少太太，老爷。

克莱夫：她不在这里，是信吗？

仆　人：是，老爷。打香宾商号送来的。

克莱夫：放下吧。我交给她好了。

仆　人：是，老爷。

〔他把盘子递到克莱夫面前，他拿了信。仆人下〕

波提阿斯：香宾商号是本地一家酒店吗？

克莱夫：〔望着信〕有时也是旅馆，可从来没听说谁在那里过过夜。

凯　蒂：没有火车，想必他就只好到那儿去过夜。

克莱夫：好主意。不知道他写些什么。〔他走到通往花园的门口喊道〕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在外面〕在这儿哩。

克莱夫：有一封给你的信。

〔静场。他们等着伊丽莎白进来。她上〕

伊丽莎白：今天晚上花园里真舒服。

克莱夫：这封信刚打香宾商号送来的。

伊丽莎白：谢谢你。

〔她毫无窘色地拆开信。他们望着她看信。信共有三页。她看过了把信往口袋里一塞〕

凯 蒂：休吉，请你去给我拿一件大衣，我想到花园里散散步。在意大利待了三十年，我觉得英国的夏天有点冷。

〔波提阿斯默然下。伊丽莎白陷入沉思〕

凯 蒂：我想跟伊丽莎白谈谈，克莱夫。

克莱夫：好，我走开。〔克下〕

凯 蒂：他信上说些什么？

伊丽莎白：谁？

凯 蒂：卢顿先生。

伊丽莎白：〔有点吃惊，望着凯蒂夫人〕他们告诉了你啰！

凯 蒂：是的，他们刚给我说了，我想这事我大致是知道了。

伊丽莎白：我想你对我不会有多少同情的。阿诺德是你的儿子嘛。

凯 蒂：可说是没有半点同情哇。

伊丽莎白：我不适于过这种生活。阿诺德要我正视他所称作的社会地位。唉，对于伦敦的那些集会、宴会，我实在腻烦。所有那些涂脂抹粉的中年女人，穿着美丽的服装在舞厅里和一些岁数不小的青年男子蹦蹦跳跳。还有没完没了的午宴，人们在那里闲扯某些人的恋爱艳史。

凯 蒂：你很爱卢顿先生吗？

伊丽莎白：我全心全意地爱他。

凯 蒂：他呢？

伊丽莎白：他只爱我，他从来没爱过任何人，以后也决不会再爱任何人。

凯　蒂：阿诺德同意你对他提出离婚吗？

伊丽莎白：不同意，绝对不同意。他甚至只字不提"离婚"。

凯　蒂：为什么？

伊丽莎白：他认为又会闹得满城风雨。

凯　蒂：我可怜的孩子。

伊丽莎白：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我愿意负一切后果责任。

凯　蒂：你可不知道，只是为了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把他拴在你身上是怎么回事。结了婚的人合不来，可以分手，可要是他们没有结过婚呢？那也就不可能拴住他们了。这种关系，只有死了才能切断。

伊丽莎白：如果特迪不理我了，我就不要他待在我身旁，连五分钟也不要。

凯　蒂：说这话的人，是她深知那男人爱她，可是当她不敢肯定那男人是否还爱她时，那可就不一样了。她必须千方百计地让那男人爱她。那就是她唯一的道路。

伊丽莎白：我是人，我能独立生活。

凯　蒂：你自己手上有钱吗？

伊丽莎白：没有。

凯　蒂：那你怎么能独立生活？你以为我是轻浮的愚蠢妇人，可我却在痛苦的学校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人家高兴为你制定什么法律就制定什么法律，人家可能给你选举权，可是，归根到底，是男人拿钱养活你，发号施令的还是男人。女人只有和男人一样，能独立谋生时，才能和男人讲平等。

伊丽莎白：〔微笑〕听你这么说，倒觉得很有趣。

凯　蒂：一个厨师和一个管家结婚，她可以不卖他的账，用不

着小心翼翼，因为她赚的钱跟他一样多。一个象你我这样的女人，总是要依靠男人养活的呀。

伊丽莎白：我并不要过奢侈的生活。你不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些漂亮的家具。这些过于讲究陈设和装璜的房间就象监牢一样，弄得我喘不过气来。当我穿上卡洛特设计的那种衣服，坐着罗尔斯·罗伊塞牌汽车出去，看见跳上公共汽车尾板、只穿着简朴外衣和裙子的快活的女售货员，我衷心地羡慕她们哩。

凯　蒂：你的意思是，如果必要，你可以自己赚钱维持生活。

伊丽莎白：是的。

凯　蒂：你能作什么呢？当护士还是当打字员？那是胡说，花天酒地的生活会耗尽女人的精力，可她一旦尝到这种生活的乐趣时，这生活又变成她须臾不可少的东西了。

伊丽莎白：那要看是什么女人。

凯　蒂：我们年轻时，总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等我们年纪稍大一点，我们才知道，大家半斤八两，都是一个样儿的。

伊丽莎白：谢谢你关心我，实在劳你费心。

凯　蒂：想到你也要犯我犯过的错误，我就心痛。

伊丽莎白：请你别这样说，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凯　蒂：伊丽莎白，你看我，你看看休吉吧。你看我们是幸福的一对吗？如果青春能再来，你看我还会干那种事吗？你看他会吗？

伊丽莎白：你要明白，你未必知道我是多么地爱特迪啊。

凯　蒂：你以为我过去不爱休吉吗？你以为他不爱我吗？

伊丽莎白：我当然确信他是爱你的。

凯　蒂：当然，开头爱得热火。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么勇敢、那么冒险、我们是那么相爱着。头两年实在幸福。人家不理我，我毫不在乎。我认为爱情至上、爱情万能。当你碰到一个老朋友，热情地走近他，很高兴见到他，可是人家却冷冰冰地瞪着你。你真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伊丽莎白：你以为这种朋友还算得朋友吗？

凯　蒂：也许他们自己也拿不准，也许他们老实有点震惊。要是作得到，最好别让你的朋友经受这种考验。待你发现你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时，你会感到非常痛苦的。

伊丽莎白：可是一个人总还有几个朋友的。

凯　蒂：对，他们请你到他们家去叙叙，那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确信，没有不愿意见到你的人在场的时候。要不然，他们就会对你说：我亲爱的，你知道，我很喜欢你，我可不在乎，不过，我的女儿正长大成人——我想你明白，要是我不请你到我家来，你不至于以为我没情没义吧。

伊丽莎白：〔微笑〕在我看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凯　蒂：起初，我觉得这倒叫我舒口气，因为这样，我和休吉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可是，你知道，男人很有味。即使他们在恋爱，他们也不是整天恋爱，他们需要换换口味，要娱乐。

伊丽莎白：可怜的人儿，这也不能责怪他们。

凯　蒂：后来我们在佛罗伦萨定居下来。因为我们不能和过去的朋友往来，我们就逐渐习惯于结交一些能寻求到的新交：放荡的女人呀，堕落的男人呀。势利小人喜欢光顾有头衔的人们的家庭；呆头呆脑的意大利王子喜欢

向休吉去借几块钱；衣衫褴褛的侯爵夫人喜欢和我在喀辛一同乘车去兜兜风。后来，休吉开始追求他原来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要去进行大规模打猎，我不敢让他去，怕他一去就回不来。

伊丽莎白：可是你知道他爱你。

凯　蒂：啊，我亲爱的，婚姻是多么神圣的制度呀——对于女人来说，去破坏它是多么愚蠢呀！教会很明智，坚持不——

伊丽莎白：不能解——

凯　蒂：不主张解除婚姻关系。真的，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来维系住男人的心，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不能老。亲爱的，让我告诉你一个我从来没对别人讲过的秘密吧。

伊丽莎白：什么呢？

凯　蒂：我的头发不是天然的颜色。

伊丽莎白：真的吗？

凯　蒂：我染了的。你绝对猜不到吧？

伊丽莎白：猜不到。

凯　蒂：没人猜得到。亲爱的，我的头发全白了，当然是过早地白头了。我经常想，这就是我生命的象征。你对象征主义感兴趣吗？我看那真是太妙了。

伊丽莎白：这方面的事，恐怕我懂得不多。

凯　蒂：无论我多么疲倦，我必须装得生气勃勃、活泼愉快。我决不能让休吉看出我笑容背后辛酸沉痛的心。

伊丽莎白：〔兴趣盎然而心动〕你可怜的人儿。

凯　蒂：当我看到他被别的什么迷住时，我又恐惧又妒嫉。你瞧，我不能象一个明媒正娶的妻子那样吵闹一番。我

只能装作没看见。

伊丽莎白：〔吃惊〕你是说他爱上了别人吗？

凯 蒂：当然他有过这种事。

伊丽莎白：〔不知如何措词〕你一定觉得很痛苦吧？

凯 蒂：是的，非常痛苦。好几个晚上，休吉对我说，他在俱乐部里打牌，可我知道，他是在陪伴某个可恨的女人，我只好独自伤心流泪。当然，也并不是没有男人愿意来安慰我。我对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你知道。

伊丽莎白：当然，这个我能理解。

凯 蒂：可是我得考虑自己的自尊心。我觉得，无论休吉干了什么，我决不能采取自己将来后悔无及的步骤。

伊丽莎白：你现在一定很高兴了吧。

凯 蒂：是的，是的。尽管有种种诱惑向我袭来，我精神上始终忠于休吉。

伊丽莎白：我有点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凯 蒂：你瞧，有一个可怜的意大利年轻人，叫作卡斯特尔·志奥凡涅侯爵，他爱我爱得出奇，他的母亲因此跑来求我不可太狠心。她担心儿子会得结核病。我怎么办呢？后来，几年以后，又有安东尼奥·米利塔。他扬言他要开枪自杀，要是我不——喏，你知道，我不能眼看着他自杀。

伊丽莎白：你看他会真地自杀吗？

凯 蒂：唉，那怎么说得准呢？那些意大利人非常钟情。他真是一头小羊羔。他的眼睛那么美。

〔伊丽莎白久久地望着这个放荡的，满脸脂粉的老妇人，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伊丽莎白：〔喉咙沙哑地〕啊，不过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凯　蒂：你吓了一跳吧？一个人为了爱情愿意牺牲生命，可后来，他又发现爱情落了空。爱情的悲剧不是死亡或分离的问题。死亡或分离都可以克服、可以忘却。爱情的悲剧就是不关心、无感情。

〔阿诺德上〕

阿诺德：伊丽莎白，我想跟你谈谈，可以吗？

伊丽莎白：当然可以。

阿诺德：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好不好？

伊丽莎白：我没意见。

凯　蒂：不必，就在这里谈吧。我反正要出去。

〔凯蒂夫人下〕

阿诺德：我希望你听我讲几句话，只消几分钟，伊丽莎白你刚才跟我说的话，使我吓了一大跳，因此我给弄糊涂了。我很荒唐，请原谅。我后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伊丽莎白：别谴责你自己。我很抱歉，都是我说了些不合适的东西，才使你说出那些气头话。

阿诺德：我想问问你，你是否已决定要走？

伊丽莎白：决定了。

阿诺德：刚才我要说的话没说，不该说的话倒脱口而出。我好愚蠢，说得不对头。我从来没对你讲过，我是多么热烈地爱你。

伊丽莎白：啊，阿诺德。

阿诺德：请你现在让我讲吧。这是很困难的。如果说我醉心政治和房子装饰等等，而忽略了对你的体贴，我非常抱歉，实在对不起你。我看我很可笑，因为，我想，你

会认为我爱你，那是不成问题的事。

伊丽莎白：可是，阿诺德，我没有谴责你。

阿诺德：我谴责我自己。我这人不周到，疏忽大意。可是我要求你相信，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你能原谅我吗？

伊丽莎白：我看那没有什么可原谅的。

阿诺德：只是到了今天，你说要离开我，我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你。

伊丽莎白：三年以后的今天吗？

阿诺德：我感到你是我的骄傲。我非常敬爱你。我看到你在宴会上，那么艳丽夺目，那么可爱，人人对你都赞叹不已，我非常高兴，因为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妻子。

伊丽莎白：阿诺德，你太夸大了。

阿诺德：我不敢想象，这栋房子没有你会象个什么样子。没有你，生活突然就变得空虚，就没有意义了。唉，伊丽莎白，你就一点不爱我吗？

伊丽莎白：我看还是说老实话更好。我不爱你。

阿诺德：难道我的爱对你都没有一点意义吗？

伊丽莎白：我很感激你。我给你造成痛苦，实在对不起。我待在这里，一天到晚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

阿诺德：你就那么爱那个人吗？难道我的不幸你就无动于衷吗？

伊丽莎白：当然我不会无动于衷。就是为了这个，我心里才非常难受。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我在你心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非常激动。我为难呀，阿诺德，为难极了，而我又毫无办法。

阿诺德：可怜的人儿，我害得你痛苦，实在太不忍心了。

伊丽莎白：阿诺德，相信我吧，我老是从好的方面去想，努力爱你，可是我爱不起来。总而言之，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不爱。努力也白搭。现在我已经绞尽脑汁，这种结局是无法避免——我只能随心所欲了。

阿诺德：可怜的人儿，我担心你会太痛苦，我害怕你会后悔的。

伊丽莎白：你随我去吧，随我去听天由命吧，希望你会忘记我，忘记我给你造成的一切不幸。

阿诺德：（停顿了一下，沉思地在室内踱了一会儿，然后立住脚，面对她）如果你真地爱那个人，而且要跟他走，我不阻止你。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怎么样对你最好就怎么着。

伊丽莎白：阿诺德，我非常感激你。如果我对你有不是之处，至少我希望你知道我是非常感谢你对我关怀备至的。

阿诺德：有件事我想请你办，行不行？

伊丽莎白：当然，阿诺德，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办到。

阿诺德：特迪没有多少钱。你习惯了某种程度的豪华生活，一想到你要放弃现有的生活方式，我就受不了。一想到你遭受艰难穷困，我就心痛。

伊丽莎白：可是特迪赚得的钱足够我们维持生活。总而言之，我们要不了多少钱。

阿诺德：我看我母亲的生活不大好过，但很明显，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波提阿斯勋爵有钱。我希望你允许我每年给你两千镑津贴。

伊丽莎白：不，不行，这个我不能同意，那太不象话了。

阿诺德：我请你收下吧。你不知道，这笔钱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伊丽莎白：你太关心我了，阿诺德。我真不好意思，连说也不好意思说。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你的钱，那怕是一分钱也不行。

阿诺德：好吧，你总不能阻止我在我的银行里给你开个户头，无论你用不用，钱每季度照样给你存进去。万一你要用，钱就在那里等着，你只要去取就是。

伊丽莎白：阿诺德，你使我太不好意思啰。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要求你向我提出离婚，愈快愈好。

阿诺德：不行，这我办不到。可是我会给你理由向我提出离婚。

伊丽莎白：你！

阿诺德：对，不过，当然得有一段时间，你还得处处小心一些哟。我会尽力办得快点。不过，恐怕你至少还有六个月不能自由。

伊丽莎白：可是，阿诺德，那你的议席，你的政治事业！

阿诺德：得啰，我父亲在同样的情况下放弃了他的议席。不搞政治，他也过得满好的。

伊丽莎白：那可是你的终生大事呀。

阿诺德：总之，人不能两全其美。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干一件好事，你总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伊丽莎白：可是，我不愿意你为这件事付出代价。

阿诺德：起头，我很犹豫不决，生怕流言蜚语，可那只是我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能够不和离婚案件打交道是要好一些。

伊丽莎白：阿诺德，这你就把我置于悲惨的境地了。

阿诺德：晚饭前你说得完全有理。对于男人来说没什么，可对

于女人来说，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自然，我得先考虑你。

伊丽莎白：这很不恰当。这是使不得的。应付出代价的该是我。

阿诺德：伊丽莎白，我要求你的不多。

伊丽莎白：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把你什么都剥夺了。

阿诺德：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已下定决心。我决不向你提出离婚，可是我会为你创造条件，使你可以向我提出离婚。

伊丽莎白：啊，阿诺德，你这么慷慨大方，未免太令人痛苦了。

阿诺德：那不是什么慷慨大方，这是唯一的方式，表示我对你的深厚爱情。

〔静场片刻，然后他伸出手〕

晚安。我就寝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伊丽莎白：晚安。

阿诺德：让我吻吻你行吗？

伊丽莎白：〔痛苦万分〕啊，阿诺德！

〔他严肃地吻了她的额头，然后走了出去。伊丽莎白茫茫然不知所措地站着。她狼狈不堪。凯蒂夫人和波提阿斯勋爵上场。凯蒂夫人披了一件斗篷〕

凯　蒂：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你问我的那封信，凯蒂夫人，是特迪……

凯　蒂：是吗？

伊丽莎白：他要在走之前，和我谈谈。他在网球场附近的凉亭里等我。我想劳烦波提阿斯勋爵到那里请他来一下。

波提阿斯：可以，可以。

伊丽莎白：真对不起，麻烦你了。因为，有很要紧的事。

波提阿斯：一点不麻烦。

〔波下〕

凯　蒂：等会他来，休吉和我就走开，你们好谈。

伊丽莎白：不，你们别走。我不必和他单独谈。

凯　蒂：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伊丽莎白：〔狼狈不堪〕请别问我，我心里闷闷不乐。

凯　蒂：可怜的孩子。

伊丽莎白：生活不是很复杂吗？为什么人不能既得到幸福又不使别人遭受不幸呢？

凯　蒂：但愿我能帮助你就好。我非常喜欢你。

〔她搜尽枯肠想找些话来说，找些事来作〕

你要用我的口红吗？

伊丽莎白：〔破涕为笑〕谢谢，我没用过。

凯　蒂：你试试吧。你心中不愉快时用用它就宽解些。

〔波提阿斯和特迪入〕

波提阿斯：我硬把他带来了。他说，他死也不愿来。

凯　蒂：太太请你都不来吗？现今的青年人就是这种态度吗？

特　迪：既然人家板着脸孔把你轰了出去，你还若无其事地回来，岂不是太没出息了。

伊丽莎白：特迪，我希望你严肃点。

特　迪：亲爱的，我在酒店里吃了一顿糟糕的晚饭，在这顿饭后，你还要我严肃，我岂不要哭了。

伊丽莎白：别傻啰，特迪。〔她的嗓音发颤〕我已经弄得不知怎么是好了。

〔他严肃认真地看了她一会儿〕

特　迪：什么事？

伊丽莎白：我不能和你走，特迪。

特　迪：为什么不能？

伊丽莎白：〔愁眉不展，不敢正视他〕我爱你还没爱到那个程度。

特　迪：胡说。

伊丽莎白：〔勃然大怒〕别对我说"胡说"这样的字眼。

特　迪：我高兴这么说就这么说。

伊丽莎白：你吓唬不了我。

特　迪：你瞧，伊丽莎白，你完全明白我爱你，我也完全明白你爱我，你还胡说些什么呢？

伊丽莎白：〔悲不成声〕你对我生气我就说不出了。

特　迪：（温柔地笑着）我没有生你的气，傻子。

伊丽莎白：你一本正经就更难说了。

特　迪：〔格格地笑、轻轻地笑〕你这人好难服侍，我没说错吧？

伊丽莎白：唉！好可怕的。我心乱得要命，什么事都干得出，现在你把我弄得一点主意都没了。我就象一个大气球，人家给扎了一根长针进去。〔突然望着他〕你是有意这样搞的吗？

特　迪：天呀，我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

伊丽莎白：真不知道你是不是比我所想象的开窍一些。

特　迪：〔拉住她的手，按她坐下〕现在，你把要说的话都告诉我吧。你看，你要凯蒂夫人和波提阿斯勋爵在这里吗？

伊丽莎白：是的。

凯　蒂：伊丽莎白说要我们别走开。

特　迪：我不在乎，随你便。我只是担心你有点不便。

凯　蒂：〔冷冷地〕上等社会的妇女从来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卢顿先生。

特　迪：叫我作特迪，行吗？你知道，人家都是这样叫的。

〔凯蒂夫人瞪了他一眼，可她又忍不住泛上笑容。特迪拍弄着伊丽莎白的手，她把手缩了回去〕

伊丽莎白：不要，不要。迪特，要说我不爱你，这话不真实。当然我爱你。但是，阿诺德也爱我。以前我不知道他爱我的分量。

特　迪：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伊丽莎白：他对我非常好，那么体贴，我过去不知道他会那么体贴。他说，他可以让我提出离婚。

特　迪：那他倒很大方。

伊丽莎白：不过你难道不明白，那就束缚住我的手脚了。我怎能让他作那么大的牺牲呢？如果我利用他的宽宏大量，慷慨大方，我以后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特　迪：如果一个人和我都饿得要死，我们面前只有一份羊排，他说，你吃吧，我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啰嗦，我就会趁他没改变主意时狼吞虎咽地把羊排吃下去。

伊丽莎白：别那么说，那样说会叫我生气。我只是要努力作得得体。

特迪：你不爱阿诺德，你爱的是我。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情感就牺牲你的青春，未免太傻啰。

伊丽莎白：归根结蒂，我是跟他结了婚的。

特迪：唉，你过去是犯了错误。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算不得婚姻。

伊丽莎白：我犯了错误，为什么要他为此受苦？如果说有人该受苦的话，那受苦的该是我。

特　迪：你想想看，和他在一起过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两口子结了婚，其中一个痛苦，另一个自然也是痛苦的。

伊丽莎白：我不能利用他的慷慨大方。

特　迪：我敢打赌，他一定会从中捞到许多好处的。

伊丽莎白：你这人真卑鄙，特迪。他真太好了。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么好。他实在是高尚。

特　迪：你胡说八道，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未必你也有这么高尚的举动。

特　迪：什么举动？

伊丽莎白：要是我跟你结了婚，走来告诉你，我爱上另一个人，打算离开你，你怎么办？

特　迪：伊丽莎白，你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我会一拳打青你的左眼，再一拳打青你的右眼，然后你再瞧吧。

伊丽莎白：你这畜生！

特　迪：我经常想，我不是什么上等人。你难道就没想到过吗？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

伊丽莎白：你知道，这很不公平，你钻了我的空子。我觉得好象我是轻信地走近你，冷不防你就在我小腿上乱踢一气。

特　迪：你没想到，我们会过得满好吗？

波提阿斯：伊丽莎白要抛弃她这样一个丈夫就可说是个傻瓜。当然对于男方这是够不好的啰，但是，对于女方来说，这事也够呛啦。我不是替阿诺德说话，他对桥牌一窍不通，请恕我不客气，凯蒂，恕我冒昧，他是有些自命不凡哩。

凯　蒂：可怜的人，他的父亲在他这样年龄也有些学究气哩。我相信，他年岁再大点，也会沾上点边的。

波提阿斯：我说，守着你的这一位吧，伊丽莎白，守着这一位吧。人是社交动物。我们是这动物群中的成员。如果我们不遵循这动物群中的原则，就会遭到报应。这个报应可就难挨咧。

凯　蒂：啊，伊丽莎白，我亲爱的孩子，别扔下他走呀，不值得。不值得的。我告诉你，为了爱情，我牺牲了一切。

〔一阵停顿〕

伊丽莎白：我害怕。

特　迪：〔低声〕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我担当不起，我没有勇气，这件事要求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特迪，我们再会吧。这是唯一的道路。可怜我吧。我宁愿放弃一切美好的希望。

〔特迪走近她，直盯着她的眼睛〕

特　迪：可我献给你的並不是幸福。我认为我这种爱不意味着幸福。我这人妒嫉，我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男人。我经常发脾气，暴躁，有时我可能会讨厌你，你和我在一起就是这样子。我敢打赌，我们会大吵大闹，有时我们会互相怨恨。你经常会忧郁、烦得要命、感到寂寞，甚至患思乡病，你还会常常懊悔你失去的一切。愚蠢的女人可能会粗暴无礼地对待你，因为我们是私奔的。有的女人会不理睬你。我奉献给你的不是平静、安适，我奉献给你的是动乱不安、忧虑焦急。我奉献给你的不是幸福，我奉献给你的是爱情。

伊丽莎白：〔伸出双臂〕你这可恨的东西，我太喜欢你了。

〔他搂住她，热烈地吻着她的双唇〕

凯　蒂：当然，他说他要一拳打青她的眼睛，我就晓得万事大吉、没话好说了。

波提阿斯：〔高兴地〕凯蒂，你是个傻子。

凯　蒂：我知道我是个傻子，可我有什么办法？

特　迪：我们一走了之吧。

伊丽莎白：走？

特　迪：马上就走。

波提阿斯：你们是大傻瓜，你们两个，大傻瓜。要是高兴的话，可以用我的汽车嘛。

特　迪：你真是太好啰。其实我早已把它从车房里开出来了，就在车道上。

波提阿斯：〔生气〕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打车房里把车开出来了吗？

特　迪：是的，我相信一定出了一大堆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别让我和伊丽莎白等人家叫我们滚蛋，你知道，老话说：先下手为强。这是生意人顶带劲的一句格言。

波提阿斯：你是说你要偷我的车呀？

特　迪：不完全是偷，怎么说呢？我只是要共一下产罢了。

波提阿斯：这我没话可说。我完全没话可说。

特　迪：真该死，这么远的路，我总不能把伊丽莎白抱到伦敦去吧，她又肥又胖。

伊丽莎白：你这下流坯。

波提阿斯：〔气急败坏地〕得啦，得啦，得啦……〔笑逐颜开〕我喜欢他，凯蒂，要装作不喜欢他也不行。我喜欢他。

特　迪：月亮正明亮，伊丽莎白。我们得开上整整一夜的车才

能到伦敦。

波提阿斯：他们最好到圣米歇尔去。我来打个电报通知那边，替他们准备好一切。

凯　蒂：我们就是到那里去的，当休吉和我……〔嗓音发颤〕啊，亲爱的，我是多么羡慕你们呀！

波提阿斯：〔擦眼睛〕别哭啦，凯蒂，讨厌，别哭啦。

特　迪：走，亲爱的。

伊丽莎白：我不能就这么走。

特　迪：胡说！凯蒂夫人会把她的斗篷借给你，对吧？

凯　蒂：〔取下斗篷〕我若不给，你可以强行脱去的。

特　迪：〔将斗篷给伊丽莎白披上〕早上，我们到伦敦给你买一个牙刷。

凯　蒂：她得写个字条给阿诺德，我来替你别在针插上。

特　迪：针插见鬼去吧。走，亲爱的，我们开车一直要开到天亮，开到太阳出来。

伊丽莎白：〔亲吻凯蒂和波提阿斯〕那就再见，再见。

〔特迪伸出一只手，伊丽莎白拉住它，他们手拉手走到外面，进入夜幕中〕

凯　蒂：啊，休吉，往事不知怎地一下子都回到我脑子里。他们也要遭受我们所曾遭受到的一切吗？难道我们所遭受的都白搭了吗？

波提阿斯：我亲爱的，在我看来，生活中"你作个什么人"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是个怎样的人"。人不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因为情况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把事情弄糟了，也许那只是我们自己无能。要是你准备承受任何后果，世界上什么事你都可以干得成，而对后

来的看法是取决于人的性格的。

〔克莱夫上，他搓着双手，那高兴的样子就象英国喜剧里的庞奇一样〕

克莱夫：好，我看我已经击败那个小伙子了。

凯　蒂：什么？

克莱夫：要胜过鄙人，他还得大大努力一番才行。

〔汽车发动声〕

凯　蒂：那是什么声音？

克莱夫：好象是汽车声。我估计是你的司机带哪位女仆出去兜风吧。

波提阿斯：你说哪个小伙子。

克莱夫：爱德华·卢顿先生呀，我亲爱的休吉，我告诉阿诺德该怎么办，他一一照办了。监牢是什么？就是栅门加螺栓。把这些都拿掉，犯人却不逃跑。聪明，我可以这样自我吹嘘。

波提阿斯：你一向如此——自作聪明。不过，这会儿，你还蒙在鼓里。

克莱夫：我教阿诺德去跟伊丽莎白谈，告诉她，她可以获得自由。我告诉他可以这样自我牺牲到底。我了解女人的性格。只消把她和特迪结婚的障碍一一取消，特迪的诱惑力就失去了一半。

凯　蒂：阿诺德这样干了吗？

克莱夫：他照我的吩咐一五一十地办了。我刚刚看见他。他说伊丽莎白动摇了。我完全有把握和你赌上五百镑，她

① 庞奇：（Punch）英国傀儡喜剧中的驼背主人翁。

肯定不会出走了。高枕无忧了，高枕无忧呀，正是这句话：高——枕——无——忧，哈哈哈。

〔他仰天大笑起来。他们也笑了。三人都笑得透不过气来〕

全剧终

人　物

卡尔弗太太

本特利，管家

玛莎、卡尔弗（卡尔弗太太的女儿）

巴巴拉·福西特（职业妇女）

康斯坦丝·米德尔顿（太太的女儿）

玛丽·路易丝（即德拉姆太太，康斯坦丝的女友，又与康斯坦丝的丈夫约翰私通）

约翰·米德尔顿（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协会会员）

伯纳德·克塞尔（曾经向康斯坦丝求过婚的人）

莫蒂默·德拉姆

剧本的故事发生在哈利街①的约翰家

第一幕

布景：康斯坦丝的会客室，布置极力雅致。康斯坦丝有装饰天才，房间布置得既漂亮又舒适。

时间：

一个下午。

---

①哈利街（Harleystreet）——伦敦名医云集地区。

幕启：

卡尔弗太太一个人坐着。她是个半老的贵妇人，容貌悦人，穿着一身家常出外穿的衣裳。门开，管家本特利引玛莎·卡尔弗上。这是她的女儿，年轻美丽。

本特利：卡尔弗小姐来了。

〔本特利下〕

玛　莎：〔惊讶地〕妈妈。

卡尔弗太太：〔很镇定〕嗳，好女儿。

玛　莎：没想到你会在这儿。你从没说过要来看康斯坦丝呀。

卡尔弗太太〔和蔼地〕：我在你明亮的小眼睛里看出你要来，我才来的。我想，要来就得赶在你前面。

玛　莎：本特利说，她出去了。

卡尔弗太太：是啊……你准备等她吗？

玛　莎：当然等。

卡尔弗太太：那末我也等。

玛　莎：那再好没有啦。

卡尔弗太太：你说话倒很亲热的，可语气却有点冷冰冰的呀，我亲爱的。

玛　莎：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妈。

卡尔弗太太：我们不是相处多年了吗？都有些不大好说各人的年岁了。

玛　莎：有什么好说不好说的？我三十二岁。我一点也不为我的年龄害臊，康斯坦丝姐姐三十六啦。

卡尔弗太太：然而我还总是认为我们彼此之间最好不要太坦率。我们女人天生喜欢掩盖三分。

玛　莎：总没有人能说我不坦率吧。

卡尔弗太太：坦率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姿态。有时候它正是掩盖自己思想的有效烟幕。

玛　莎：妈，你今天对我好象别别扭扭的

卡尔弗太太：不，我倒是怕你蠢得没救。

玛　莎：就因为我要把康斯坦丝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吗？

卡尔弗太太：啊，正被我料着了。你是来告诉她，你解除了婚约，让三个可怜虫争风吃醋，尖刀相会去。

玛　莎：是的。

卡尔弗太太：请问为什么你认为这事应该让康斯坦丝知道呢？

玛　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类问题无需回答。

卡尔弗太太：我一直注意到，凡是根本无需回答的问题正是最难回答的。

玛　莎：一点不难回答。她应该知道真实情况，因为那是真实情况。

卡尔弗太太：当然真实是最可贵的，但是你在讲出来之前，得明确你之所以讲出这件事是为了对方好，而不是单纯为了自己一吐为快。

玛　莎：妈妈，康斯坦丝很不幸呀。

卡尔弗太太：废话。她吃得好，睡得好，穿得好，而且还正在减肥。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情况有什么不幸的。

玛　莎：当然，假如你不想了解，我也没法使你了解。你是个好妈妈，可你是个最不近人情的妈妈。你的态度简直使我惊奇。

〔门开，本特利引巴巴拉·福西特太太上。福西特太太四十岁，干净利落，职业妇女的模样。〕

本特利：福西特太太来了。〔随下〕

卡尔弗太太：噢，巴巴拉，见到你多高兴。

巴巴拉：〔迎上前去吻她〕本特利对我说，你在这儿，康斯坦丝出去了。你们在做什么？

卡尔弗太太：在拌嘴。

巴巴拉：拌什么嘴？

卡尔弗太太：关于康斯坦丝。

玛　莎：你来得正好，巴巴拉……你知道约翰和玛丽·路易丝有暧昧关系吗？

巴巴拉：我不喜欢对这样直截的问题作直截的回答。

玛　莎：我看除了我们不知道以外，谁都知道了。你知道多久了？

巴巴拉：他们说这事情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不懂，怎么我们才听到。

卡尔弗太太：〔冷嘲〕这正好说明人性，我们有这么多好朋友，却到今天才有一位向我们透露消息。

巴巴拉：可能那位好朋友也还是今天早上才听到的。

玛　莎：最初我还不相信。

卡尔弗太太：那只是最初的最初，我的好女儿，你轻信流言，一下子火冒三丈，真是惊人。

玛　莎：这是二二得四，可想而知的。我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什么都明白了。我只是诧异，怎么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

巴巴拉：你很烦恼吗，卡尔弗太太？

卡尔弗太太：一点儿也不。我是由非常严格的母亲教养大的，相信男人天生是坏的。他们做什么，我是不会有什么惊奇的，也从来不烦恼。

玛　莎：妈简直教人发疯。她把这事情看得象几枚别针一样无

关紧要。

卡尔弗太太：康斯坦丝和约翰结婚十五年了。约翰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我有时候也想他会不会比一般丈夫对妻子忠实些，不过这实在与我无关，所以我也不去白费心思多想它。

玛　莎：康斯坦丝到底是不是你女儿？

卡尔弗太太：你就是喜欢这样直愣愣提问题，我亲爱的。我的回答是：是的。

玛　莎：那末你准备眼睁睁地坐在这里，让姐夫瞒着姐姐去和姐姐最亲密的朋友鬼混吗？

卡尔弗太太：只要她不知道，我看对她也就毫无损害。玛丽•路易丝长得漂亮，当然她没有头脑，可这正是男人所喜欢的，如果约翰要瞒着康斯坦丝在外面鬼混的话，对方倒最好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玛　莎：〔对巴巴拉〕你听见过一个体面的女人——喏，我妈就是个……

卡尔弗太太：〔插嘴〕噢，相当体面哩。

玛　莎：会那样说吗？

巴巴拉：你认为我们对这件事该怎么着？

玛　莎：是呀，是决心要有所表示的。

卡尔弗太太：嗯，我亲爱的，我也立志，至少有一件事不让你做，不能把这事告诉康斯坦丝。

巴巴拉：〔稍吃惊，问玛莎〕你要告诉她吗？

玛　莎：应该有人告诉她。妈不讲，我讲，非讲不可。

巴巴拉：我是非常疼爱康斯坦丝的。当然我是早就知道这事情了，一直十分忧急。

玛　莎：约翰使她的处境糟透了。哪有个男人可以有权利象他羞辱康斯坦丝那样羞辱自己的妻子。他弄得她被人嘲笑哩。

卡尔弗太太：要是丈夫对妻子不忠实，因而大家就笑这个做妻子的，那末天下尽是嘻嘻哈哈，该增添多少欢乐呀！

巴巴拉：〔乐于有隐私可讲〕你们知道他们今天又在一起进午餐了吗？

玛　莎：这我们没听说。可是前天晚上他们是在一起进晚餐的。

卡尔弗太太：〔兴冲冲地〕我们还知道他们那天晚餐吃了些什么。你知道他们今天午餐吃什么来着吗？

玛　莎：妈妈。

卡尔弗太太：我看她那顿午餐好象吃得很得意。

玛　莎：妈，你讲不讲礼仪？

卡尔弗太太：噢，我亲爱的，别跟我讲礼仪。礼仪早跟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去世了。

巴巴拉：〔对卡尔弗太太〕然而你不能听任约翰跟康斯坦丝最亲密的朋友明目张胆地搞不正当关系。

卡尔弗太太：也许我是年纪大了，血管硬化了。我可不觉得男人谈谈情说说爱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本性。约翰是个非常勤奋的外科医生。要是他喜欢时不时地跟一个漂亮女人一起进顿午餐，进顿晚餐，我看也无可厚非。一个礼拜七天工夫，天天一日三餐面对着同一个女人，毕竟叫人厌倦。我老在晚餐桌上面对着玛莎就有一点厌烦。而男人不象我们女人耐得这个烦的。

玛　莎：承情，承情，妈妈。

巴巴拉：〔含意深长地〕不过他们不只是在一起进顿午餐，进顿晚餐而已唷。

卡尔弗太太：你是怕出那种最糟糕的事情吧，我亲爱的？

巴巴拉：〔严肃地〕我知道最糟糕了。

卡尔弗太太：我认为这也蛮好嘛。我们关着房门自已几个人讲讲，一个男人只要对他妻子温存和蔼，偶尔在道德的狭窄道路上歪出一步，有什么可责怪的呢？

玛　莎：你是说，你认为夫妻之间不遵守结婚的誓言，也无所谓。

卡尔弗太太：我认为妻子应该遵守。

巴巴拉：那太不公平。男人不遵守，为什么做妻子的一定要遵守呢？

卡尔弗太太：因为他们一般都喜欢遵守。我们把对丈夫忠实看作是大贤大德。我可从来不相信我们配得上称为大贤大德。我们是天生忠实的，我们忠实，因为我们并不一定想不忠实。

巴巴拉：我不大相信。

卡尔弗太太：我亲爱的，你是个寡妇，无拘无束，是完全自由的。难道你真有强烈的心愿，想做人家会说你不应该的事吗？

巴巴拉：我有我的工作。一个人一天辛辛苦苦做了八小时工作，没兴致再想到谈情说爱上去了。疲劳了的工作妇女夜来只想去看看音乐喜剧，或者打打牌。她不高兴去为爱慕她的男人们心烦意乱了。

玛　莎：顺便说，你的生意怎么样？

巴巴拉：飞速发展。事实上我今天就是来问问康斯坦丝，有没

有兴趣到我那儿一起干去。

卡尔弗太太：她何必工作？约翰收入够多的啦。

巴巴拉：唉，我是想，如果事情弄僵了，她自己能独立，也好安安心呀。

卡尔弗太太：噢，你要他们弄僵？

巴巴拉：不，我当然不会要他们弄僵。不过，你知道，他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康斯坦丝还蒙在鼓里，真是奇迹。她早晚要发觉的。

卡尔弗太太：我看是免不了的。

玛　莎：我希望她自己尽快做个知情人。不过我还是认为妈妈你有责任告诉她。

卡尔弗太太：我可没这份心思去告诉她。

玛　莎：要是妈不告诉她，我想我应该告诉她。

卡尔弗太太：我可不许你去饶舌喃。

玛　莎：他羞辱她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她的处境叫人受不了。我对玛丽·路易丝有说不出的嫌恶，我见到她，要把我对她的看法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她卑鄙无耻，无情无义，是下流的狐狸精。

巴巴拉：无论如何，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康斯坦丝知道可以去找我，这对她也是个安慰。

卡尔弗太太：但是约翰会给她好大一笔津贴的。他是个很慷慨的人。

玛　莎：〔愤慨〕你以为康斯坦丝会接受吗？

巴巴拉：玛莎说得对，卡尔弗太太。没有哪个女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男人一分钱的。

卡尔弗太太：她会这么说。可是她会小心叫她的律师给她争取

最好的条件。男人们不大懂得，我们女人会多么巧地装出无所谓的姿态，同时又用实惠的眼光盯住大好的机会。

巴巴拉：你说话太尖刻了吧！卡尔弗太太。

卡尔弗太太：我希望并不是尖刻。但是光是我们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不讲些真话呢？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偏偏老是装着是那样的人，可以休矣。

玛　莎：〔生硬地〕我怎么从没有觉得自己在装得象个什么。

卡尔弗太太：你大概是没有，我的好女儿。不过我总觉得你比较愚蠢。你这是象你父亲。康斯坦丝和我可是我们家传统的有头脑的唷。

〔康斯坦丝上。她是个三十六岁的漂亮女人。她从外面回来，戴着帽子〕

巴巴拉：〔热切地〕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对不起，我没在家。谢谢你们大家都在等我。你好吗，好妈妈？

〔她挨次吻着几个人〕

玛　莎：你今天整天在忙些什么，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噢，我和玛丽·路易丝一起买东西去了。她就会上来的。

巴巴拉：〔惊愕〕她来了。

康斯坦丝：是的。她在下面打个电话。

玛　莎：〔讥讽〕你和玛丽·路易丝真是形影不离。

康斯坦丝：我喜欢她。我觉得她有趣。

玛　莎：你们一起吃饭了吗？

康斯坦丝：不，她跟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吃饭。

玛　莎：〔对卡尔弗太太瞅了一眼〕是吗？〔随便地〕约翰白天在家里吃饭吗？

康斯坦丝：〔非常坦率地〕当他不需要很早到医院去上班的日子就在家吃饭。

玛　莎：今天他在家和你一起吃饭了吗？

康斯坦丝：没有，今天他有约会。

玛　莎：去哪儿啦？

康斯坦丝：这我不知道，当你象我一样结婚时间长了，就决不问丈夫上哪儿去。

玛　莎：我不懂为什么问不得。

康斯坦丝：〔微笑〕因为你问他，他也会想到要问你呀。

卡尔弗太太：而且因为你如果是个聪明的女人，你该相信丈夫。

康斯坦丝：约翰还从没有使我不安过。

玛　莎：你好幸运。

康斯坦丝：〔含蓄地〕或者说是聪明吧。

〔玛丽·路易丝上。她是个娇滴滴的大眼睛的美人儿，穿得很漂亮〕

玛丽·路易丝：唷，我不知道这里有聚会。

卡尔弗太太：玛莎和我正准备走了。

康斯坦丝：你认识我妈妈吧！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当然认识。

康斯坦丝：她是个好妈妈。

卡尔弗太太：头脑清醒，而且到这年纪还很灵敏。

〔玛丽·路易丝吻巴巴拉和玛莎〕

玛丽·路易丝：你好。

玛　莎：〔看看她的服装〕这是新做的吗，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是的，还是头一回穿。

玛　莎：你是为了跟男朋友出去上馆子才穿的吧？

玛丽·路易丝：你怎么以为我是跟男朋友在一起吃饭的呢？

玛　莎：康斯坦丝告诉我的。

康斯坦丝：我只是猜猜的。〔对玛丽·路易丝〕刚才我碰到你的时候，发现你眼睛里闪着喜悦的光，满面春风，完全是一个女人听见有人对她说是天下最可爱的人的时候的表情。

玛　莎：告诉我，那是谁，玛丽·路易丝。

康斯坦丝：别告诉她这些，玛丽·路易丝。保守秘密，另外找个什么题目谈吧！

巴巴拉：你丈夫好，亲爱的？

玛丽·路易丝：他很好。我刚才正打电话给他。

巴巴拉：我从没看见过一个男人象他这样明显地深深爱自己妻子的。

玛丽·路易丝：是啊，他待我真好。

巴巴拉：那不使你有时候觉得有些不安吗？你要做到丝毫不辜负他那样的深情，一定很不容易吧，万一他发现你不是他所想象的，那将是对他多大的打击！

康斯坦丝：〔温柔地〕玛丽·路易丝可正是他所想象中的好妻子。

玛丽·路易丝：即使我不是他所想象的，我想至少也必须在他亲眼见到什么的时候才会……

康斯坦丝：听。约翰来了。〔她走向门口叫唤〕约翰！约翰！

约　翰：〔在楼下〕呃！

康斯坦丝：你上来吗？玛丽·路易丝在这儿。

约　翰：我就上来。

康斯坦丝：他整个下午在做手术。我想他一定精疲力竭了。

玛　莎：〔对玛丽·路易丝看看〕他大概午餐只吃了块三明治吧。

〔约翰进来。他年约四十，瘦长个子〕

约　翰：唷，我从来没见过家里有这么多人。岳母，您近来怎么样？

卡尔弗太太：还象个岳母娘啰。

约　翰：〔吻卡尔弗太太，接着对巴巴拉说〕你知道，我是因为岳母娘不要我，才要了康斯坦丝的。

卡尔弗太太：那时候我年纪太轻，还不能嫁一个比我还小二十岁的小伙子。

康斯坦丝：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你一直跟这个宝贝明目张胆地打情骂俏。幸亏我不是个妒忌心重的女人。

约　翰：你今天一天都忙了些什么呀，亲爱的？

康斯坦丝：我一直跟玛丽·路易丝在一起买东西。

约　翰：〔和玛丽·路易丝握手〕噢，你好？你们在一起进午餐的吗？

玛　莎：不，路易丝跟男朋友在一起进午餐的。

约　翰：但愿就是我。〔对玛丽·路易丝〕你近来怎么样？我们好象多年没见到你了一样。

玛丽·路易丝：总是见不到你。可康斯坦丝和我好象是共裤连裆哩。老在一起。

约　翰：你们那位有钱的丈夫呢？

玛丽·路易丝：我刚才正跟他通电话。讨厌，他得去伯明翰，

今夜不回来。

康斯坦丝：那你就来我们这儿一起吃晚饭吧。

玛丽·路易丝：啊，多谢你的好意。可是我倦极了。我得回去躺一会儿，吃个鸡蛋什么的。

约　翰：我正要告诉你，康斯坦丝。我今天晚上不能回来吃饭。我有个急性阑尾炎的切除手术要做。

康斯坦丝：呀，真讨厌。

玛　莎：你的职业很出色，约翰。你要做什么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只要说有个手术要做，没有人能证明你那是撒谎。

康斯坦丝：唉，好妹妹，你不该给我纯洁的头脑灌输猜疑。约翰决不会有欺骗我的念头。〔对约翰〕会吗？

约　翰：我不可能随随便便骗得过你，亲爱的。

康斯坦丝：〔微微一笑〕有时候确实如此。

玛丽·路易丝：我能看见一对象你和约翰这样相亲相爱的夫妻，真高兴。你们已经结婚十五年了，是不是？

约　翰：是啊。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时间太长了。

玛丽·路易丝：啊，我得赶回去了。已经晚了。再见，亲爱的。再见，卡尔弗太太。

康斯坦丝：再见，亲爱的。这大半天我们在一起多开心呀。

玛丽·路易丝：〔向约翰伸出手〕再见。

约　翰：我跟你一起下去。

玛　莎：我正要走，玛丽·路易丝。我也跟你一块走。

玛丽·路易丝：〔随机应变〕约翰，不知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的膝盖？这两天总是酸痛。

约　翰：当然可以。到我的诊室来吧。膝盖骨这东西一出毛病

很麻烦。

玛　莎：〔坚持地〕我等你。时间不会太长吧？我们可以合乘一辆出租汽车。

玛丽·路易丝：我自己有车子。

玛　莎：好极了。那你可以给我搭一搭车啦。

玛丽·路易丝：当然。我很高兴。

〔约翰给玛丽·路易丝开门。她出去，他跟在后面。康斯坦丝看着这一场小小的活剧，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保持警惕〕

玛　莎：她的膝盖怎么啦？

康斯坦丝：膝盖扭了一下。

玛　莎：怎么回事？

康斯坦丝：人也摔了一交。

玛　莎：你对这些女人到约翰诊室里去看病，你不觉得应该有所提防吗？

康斯坦丝：不要紧，万一她们对他有什么越轨行动，他近旁有个护士，一叫就是。

玛　莎：〔温和地〕这会儿那护士在吗？

康斯坦丝：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要在弥漫着防腐剂味儿的诊室里跟人调情的，必然是那种穿着叫人恶心的白衣的女人。我才不会去猜忌她们哩。

玛　莎：玛丽·路易丝前几天拿了两件她的紧胸背心给我做样子。

康斯坦丝：噢，她把爱尔兰缕丝嵌边的那件樱桃红颜色的给你了吗？我觉得那件最好看。我已经照那样子做了一件。

巴巴拉：玛丽·路易丝的确漂亮极了。

康斯坦丝：玛丽·路易丝是可爱。但她和约翰彼此相识的时间已经很长——太长了。约翰相当喜欢她，不过他说她没有头脑。

玛　莎：男人嘴里说的并不总是他们心里想的。

康斯坦丝：幸亏如此，否则我们就永远别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了。

玛　莎：你不认为约翰有什么瞒着你的吗？

康斯坦丝：我想总有。可是作为一个好妻子，当然只能装作不知道丈夫想要隐瞒的那些小事情。这是结婚生活中需要遵守的一条基本准则。

玛　莎：别忘了隐瞒欺骗的总是男人。

康斯坦丝：我的妹妹，你说话象个抱定独身主义的老处女。哪个女人不是愿意受骗而受骗的呀？你真认为男人那么神秘莫测吗？他们都是些小孩子，好妹妹，四十岁的约翰还不如他十四岁的女儿海伦那样成熟哩。

巴巴拉：你女儿好吧，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噢，她很好。她喜欢住宿学校，你知道。那些男人——他们就象小孩子。有时候他们确实调皮捣蛋，你必须假装对他们发发脾气。他们对有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看得郑重其事，简直可怜。他们是那么没用。一个男人生病时你没当心过吗？这才叫人心疼。就象一条狗、一匹马，他们在大雨里淋着，也不知道往屋里走，那些可怜的宝贝。他们在总的无能当中却有他们可爱之处。他们和蔼、善良、愚蠢、烦人、自私。你没法不喜爱他们，他们心地那么坦白、头脑又那么

简单。他们不会用心机、耍手腕，我觉得他们可爱，可要是对他们认真，那就荒谬了。妈妈，你是个聪明女人。你认为怎么样？

卡卡弗太太：我看你现在并不爱你的丈夫。

康斯坦丝：胡说些什么！

〔约翰上〕

约　翰：玛丽·路易丝等着你，玛莎，我只给她把膝盖稍微包扎了一下。

康斯坦丝：我希望你没有粗手笨脚地搞。

玛　莎：〔对康斯坦丝〕再见，亲爱的。你一起走吗，妈妈？

卡尔弗太太：我再待会儿。

玛　莎：再见，巴巴拉。

〔玛莎和约翰下〕

巴巴拉：康斯坦丝，我有个建议，要向你提出。你知道我的生意飞跃发展，我一个人简直应付不下去了。不知你有意和我合作不？

康斯坦丝：亲爱的，我可不是个办事业的女人呀。

巴巴拉：你有出色的鉴赏能力，你会动脑筋。你能搞各种装饰，我准备专门经营家具买卖。

康斯坦丝：可我没有本钱。

巴巴拉：本钱我有。我需要的是帮手，我知道你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赚了钱对半分，我可以保证你一年拿到一千到一千五百镑。

康斯坦丝：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不做事。要我一天八小时工作准累死了。

巴巴拉：你考虑一下吧。你要知道，这事情很有趣味的。你生

性好动。老这样整天没事干，不觉得厌烦吗？

康斯坦丝：恐怕约翰不会赞成。归根到底，这会被人家说他没力量养活我。

巴巴拉：嗳，这时代还说这个话？没有理由不让女人同男人一样做工作、干事业。

康斯坦丝：我的工作就是关心约翰——替他管好家，招待好他的朋友，使他舒适愉快。

巴巴拉：你不认为赌注全押在一门上是错误的吗？万一你的工作失败了呢？

康斯坦丝：怎么会呢？

巴巴拉：当然我希望不会。不过，你知道男人是会变的，而且每个男人都不一样。独立是最好的保障；一个女人自力更生了，就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康斯坦丝：谢谢你的好意，可是约翰和我愉快地一起生活着，我一刻也不能发傻去做使他烦恼的事。

巴巴拉：当然我并不急于要你定下来，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只要你知道，假如你改变了宗旨，我这儿的工作是等待着你的。我想我决计找不到比你更胜任的人。你只要说来，就来好了。

康斯坦丝：嗳，巴巴拉，你对我真好。你的一片好意，我实在感激不尽。可是请你不要责怪我不识好歹，要是我对你说，我希望永远不需要接受这好意的帮助。

巴巴拉：我决不责怪你。再见，亲爱的。

康斯坦丝：再见，亲爱的。

〔她们吻别，巴巴拉下。康斯坦丝按电铃〕

卡尔弗太太：你很愉快吗，好女儿？

康斯坦丝：噢，很愉快。你看不出来吗？

卡尔弗太太：我该说看得出。从你的面容上看，我该说你没有丝毫烦恼。

康斯坦丝：不对。我的厨子通知我要走了，她做的蛋白甜饼可是我从来没吃到过有那么好吃的。

卡尔弗太太：我喜欢约翰。

康斯坦丝：我也喜欢。他有一个男人成为好丈夫的一切根本性的优点：好脾气，有幽默感，对细小的铺张浪费不闻不问。

卡尔弗太太：对啊，好女儿，你把这些看作根本性的优点，一点不错。

康斯坦丝：使男人成为好丈夫的不是那僵死的七大美德[1]，而是三百个和蔼、温存。

卡尔弗太太：当然生活中需要妥协。一个人应该随遇而安，不能对别人要求过高。假如你要有自己的乐趣，也必须让别人有别人的乐趣。假如你有什么得不到满足，最聪明的办法是干脆不要它算了。最要紧的是不要让虚荣心搅乱了自己理智的头脑。

康斯坦丝：妈妈，妈妈不要激动。

卡尔弗太太：现在的人都是那么聪明。他们什么都看得到，就是看不到最明显的。我发现，我只要简单地说出了最明显的道理来，就可以使人们把我看作是个非常有创见的有意思的老太太。

康斯坦丝：请你别说了吧，好妈妈。

---

[1] 七大美德——指信仰、希望、慈悲、谨慎、公正、坚强和节制。

卡尔弗太太：〔爱抚地〕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告诉你妈妈吧？

康斯坦丝：当然。

卡尔弗太太：我怕你不愉快，而出于愚蠢的虚荣，不让你妈来安慰你，给你出主意。

康斯坦丝：〔富于感情地〕不会的，亲爱的妈妈。

卡尔弗太太：前几天我碰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有一个年轻朋友来看我，告诉我她丈夫跟她不亲昵。我问她为什么来告诉我而不告诉自己的母亲。她说她母亲一直叫她不要结婚，她现在认识到自己错了，该多痛心。

康斯坦丝：噢，不，约翰从没有跟我不亲昵过，妈。

卡尔弗太太：我自然对我那个朋友好好教训了一顿。她并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多少同情。

康斯坦丝：〔一笑〕那不是太冷酷了吗？

卡尔弗太太：我对于婚姻有我自己的看法。要是一个男人对他妻子不亲昵，那是做妻子的自己不好；要是丈夫一贯对她不忠实，十之八九也只能怪自己。

康斯坦丝：〔按铃〕“一贯”这字眼很重。

卡尔弗太太：没有一个理智的女人发现了丈夫偶尔不忠实，会大惊小怪的。那是时间和机遇造成的嘛。

康斯坦丝：还有——我可以说——是男性的虚荣吧？

卡尔弗太太：我对我的一个年轻的女朋友说，如果她丈夫对她不忠实，那是因为他觉得别的女人比她更可爱。她有什么理由因此对丈夫恼火呢？她应该使自己比她们更可爱，才是道理。

康斯坦丝：你这是人们所说的女权运动的口气，妈妈。

卡尔弗太太：归根结蒂，什么叫忠实？

康斯坦丝：妈妈，我把窗户打开好吗？

卡尔弗太太：窗户是开着的嘛。

康斯坦丝：那末我把窗户关上好吗？我觉得当你这年龄的女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总该做个什么象征性的姿态。

卡尔弗太太：别叫人笑话。当然我相信女人应该忠实。我想从来没有人对这个必要性提出过疑问。然而男人不同。女人应该记住她们有她们的家，她们的名誉，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家庭，她们应该学会在可能看到什么不要她们看到的事情的时候，闭上眼睛。

〔管家本特利上〕

本特利：你按铃叫我吗，太太？

康斯坦丝：是的。我在等伯纳德·克塞尔先生来。别人来，我一概不见。

本特利：是，太太。

康斯坦丝：米德尔顿先生没出去吗？

本特利：没出去，太太。他在诊室里。

康斯坦丝：好。

〔本特利下〕

卡尔弗太太：这是你用客气的方式叫我该走了吗？

康斯坦丝：哪儿的话？相反，我特别要你留在这里。

卡尔弗太太：你说的那位神秘的先生是谁？

康斯坦丝：妈妈，伯纳德嘛。

卡尔弗太太：这话等于没有说。总不是圣伯纳德① 吧，好女儿？

① 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既指中世纪法国几个同名叫伯纳德的圣徒，也指阿尔卑斯山区一种雪山救人的狗。

康斯坦丝：别胡扯，我亲爱的。你一定记得伯纳德·克塞尔。他向我求过婚。

卡尔弗太太：呀，好女儿，你不能指望我记得所有向你求过婚的那些小伙子的名字。

康斯坦丝：是的，不过他向我求婚的次数比哪一个都多。

卡尔弗太太：为什么？

康斯坦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拒绝他。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理由。

卡尔弗太太：我对他毫无印象。

康斯坦丝：我想他并不要你有印象。

卡尔弗太太：他是怎么个模样的。

康斯坦丝：他长得高高的。

卡尔弗太太：他们全都是长得高高的嘛。

康斯坦丝：有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

卡尔弗太太：他们全都有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嘛。

康斯坦丝：他跳舞跳得挺好。

卡尔弗太太：他们跳舞也全都跳得挺好呀。

康斯坦丝：我差一点就跟他结婚了，你知道。

卡尔弗太太：那你为什么没跟他结婚呢？

康斯坦丝：我觉得他太卑躬屈膝，让我爬在他头顶上。

卡尔弗太太：这样说，他就是没有幽默感。

康斯坦丝：他肯定是爱我的，但我却始终说不上约翰是否爱我。

卡尔弗太太：那末，现在你可以肯定了，我亲爱的，是不是？

康斯坦丝：噢，是啊，约翰可爱我哩。

卡尔弗太太：那今天这个小伙子来干什么？

康斯坦丝：他不再是个什么年轻小伙子了。当时他是二十九岁，

所以现在他该快四十五了。

卡尔弗太太：他现在对你也没什么爱情了吧？

康斯坦丝：我想不会了吧。你想，时隔十五年，这还可能吗？不大可能。别那样瞧着我，妈。我不喜欢那样。

卡尔弗太太：别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孩子。你当然知道他是不是依旧爱着你。

康斯坦丝：可是我自从跟约翰结婚以来，一直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去了日本。他在神户做生意，还不知做什么。他在战时曾经回到这里来度过假。但是那个时候我正生病生得厉害，没有见到他。

卡尔弗太太：啊，是这样！那末这回他来干什么？你跟他通信吗？

康斯坦丝：没有。怎么给十五年不见面的人写信呢！他在我每年生日倒总是送花来的。

卡尔弗太太：那他这个人很好。

康斯坦丝：前几天我接到他一封来信，说他在英国想来看我。所以我请他今天来。

卡尔弗太太：我原想怎么你打扮得这样漂亮。

康斯坦丝：当然他也许变得认不得了。男人衰老得快得很，是不是？他也许现在秃顶了，发胖了。

卡尔弗太太：他也许结婚了。

康斯坦丝：噢，如果他结婚了，我想他不会来看我的。

卡尔弗太太：我看你的意思是他还爱着你。

康斯坦丝：噢，我不是这个意思。

卡尔弗太太：那末你为什么这样神不守舍？

康斯坦丝：我不愿意他觉得我老了，变憔悴了，其实那也很自

然。他曾经热爱过我，妈妈。我想他印象中的我还是过去的样子。总不能让他走进房间就沉下了脸，象个泄气的皮球。

卡尔弗太太：我看还是让你单独去应付这个紧张场面。

康斯坦丝：不，不，妈，你一定得待在这儿。我特别需要你。你知道，他可能很差劲，可能我再也不愿见到他。你在这里要好得多。也许我根本不要和他单独在一起。

卡尔弗太太：噢。

康斯坦丝：〔眼睛里闪现喜悦的光芒〕也许我又要。

卡尔弗太太：你似乎把我的处境弄得不尴不尬。

康斯坦丝：听着，妈。如果我觉得他实在差劲，我们就只谈一会儿天气和年成，然后我们有所表示地沉默一下，瞧着他。那必然使人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而一个人一感到做了傻瓜，就会站起来走的。

卡尔弗太太：有时候他们会不知怎样站起身来，那些可怜的宝贝，而大地又决不会张开嘴来把他们吞了。

康斯坦丝：反过来，如果我觉得他相当漂亮，我就拿出手帕随便地在钢琴上放着。

卡尔弗太太：这是干吗？

康斯坦丝：好妈妈，这就表示请你老人家站起来，就说你有要紧事要走了。

卡尔弗太太：好，这我知道了，不过你为什么要随便地在钢琴上放上你的手帕呢？

康斯坦丝：因为我是容易冲动的人。我一冲动就往钢琴上放手帕。

卡尔弗太太：啊，很好。可是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冲动。

〔本特利上，通报伯纳德·克塞尔到。他是个漂亮的高个子，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很健康的样子。他显然很强壮，完全看不出是四十五岁的人〕

本特利：克塞尔先生来了。

康斯坦丝：你好？你记得我妈妈吗？

伯纳德：〔和她握手〕她大概不记得我了。

〔康斯坦丝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块小手帕〕

卡尔弗太太：这是排除愤恨的一个婉转的回答。

康斯坦丝：现在吃茶点太晚了吧？喝杯酒怎么样？

〔她一边说，一边走去按电铃，顺手把手帕放在钢琴上〕

伯纳德：不，谢谢。我刚才喝过一杯。

康斯坦丝：为了和我见面，给自己壮壮胆吧？

伯纳德：我神经紧张。

康斯坦丝：我有你想象的那样变得厉害吗？

伯纳德：噢，不，我不是紧张这个。

卡尔弗太太：你真有十五年没见康斯坦丝了吗？

伯纳德：是啊，上次我回英国来，没见到她。复员之后，我又得去日本，重新整顿我的业务。在这之前，我没有机会回来。

〔康斯坦丝不断向她母亲示意，但她母亲都没有注意到。康斯坦丝从包里拿出第二块手帕，找个机会整整齐齐地在钢琴上放到第一块手帕旁边〕

卡尔弗太太：你回国准备待很久吗？

伯纳德：一年。

卡尔弗太太：太太一起带来了吗？

伯纳德：我还没结婚哩。

卡尔弗太太：康斯坦丝说你娶了个日本太太。

康斯坦丝：胡扯，妈妈。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

卡尔弗太太：噢，或许我想到朱莉娅·林顿身上去了。她是嫁了个埃及帕夏①，我相信她很愉快。至少那个帕夏还没有把她杀掉。

伯纳德：你丈夫好吗？

康斯坦丝：他很好。他大概就要回来了。

伯纳德：你不是有个小妹妹吗？她出去了吧？

卡尔弗太太：他是说玛莎。她来过，又回家去了。

康斯坦丝：她不比我小多少，你知道。她现在三十二岁了。

〔卡尔弗太太没有理会那两块手帕，康斯坦丝发了急。从包里拿出第三块来，放在另外两块的旁边〕

卡尔弗太太：你喜欢东方吗，克塞尔先生？

伯纳德：在那边过得很不错的，你知道。

〔卡尔弗太太一下看到三块手帕，跳了起来〕

卡尔弗太太：现在什么时候了？

康斯坦丝：不早了，妈妈。今晚上你有宴会吗？我想你在换衣服出去之前该躺一会儿。

卡尔弗太太：我希望再见到你。克塞尔先生。

伯纳德：谢谢你。

〔康斯坦丝送母亲到门口〕

卡尔弗太太：再见，好女儿。〔低声〕刚才我忘了手帕是叫我走还是叫我留着。

康斯坦丝：你只要用眼睛看嘛。你一看就看得出，他这样的人

① 帕夏（Pasha）——埃及、土耳其等国的高级官员。

分别了十五年，我自然要跟他谈谈心。

卡尔弗太太：你一块块手帕往钢琴上放，越放得多，越把我弄糊涂了。

康斯坦丝：好啦，走吧，妈。〔高声〕再会，亲爱的。我很遗憾，你这么匆急匆忙地要走。

卡尔弗太太：再见。

〔卡尔弗太太下，康斯坦丝回进房间里〕

康斯坦丝：我们咬耳朵说话，你不见怪吗？我妈最喜欢探听人家的秘密。

伯纳德：见什么怪啰？

康斯坦丝：好，我们现在舒舒服服坐下吧。让我看看你。你没有多大变化。稍微清瘦了些。另外也许稍微添了几条皱纹。男人挺幸福，有性格的男人越老越显得漂亮。你知道我现在三十六了。

伯纳德：这有什么？

康斯坦丝：要我告诉你吗？你来信说要来看我，我想到又要看到你了，非常高兴，立刻写了回信跟你约定一个日期。接着我害怕起来。我真想如何把信从邮筒取了回来。我整天整天心里觉得恐慌。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了我两个膝盖在发抖吗？

伯纳德：老天爷，为什么哪？

康斯坦丝：啊，我亲爱的，我看你准有些愚蠢了。我知道我年轻时候很漂亮的，自己不知道，才真是地道的傻瓜了。到一个人不得不看到自己已经不是当年丰姿的时候，该多伤心。人们又不会对你说。人都只想竭力不让自己看到自己每下愈况，而我却宁愿知道最令人难堪的

真相。那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之一。

伯纳德：不管我怎么想，你总不可能想象我会故意粗野无礼，使你难堪的。

康斯坦丝：你当然不会。不过我注意着你脸上的表情。我看到的恐怕是：天哪，她衰老得多厉害。

伯纳德：你看到的是这样的表情吗？

康斯坦丝：你进来的时候羞怯怯的，你没有老是想念我。

伯纳德：说实在的，十五年前你是一个美丽的姑娘。现在你是个妩媚可爱的女人。你比那时候更美十倍。

康斯坦丝：多蒙你说得好。

伯纳德：你相信吗？

康斯坦丝：我相信你是这么想的。坦白说，也是够叫人心满意足的。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你该结婚了，你知道，要不就太晚了。再不结婚，你将度过一个很孤独的晚年。

伯纳德：除了你，我谁都不想要。

康斯坦丝：噢，得了，难道你爱上我之后，一直没爱上过任何别人？

伯纳德：不，我恋爱过好几回，可到最后关头，我总觉得我最爱的始终是你。

康斯坦丝：我喜欢你这样说。要是你说你从没有爱上过任何别人，我不会相信，因而要恨你把我当傻子了。

伯纳德：你要知道，我在别人身上所爱的仍然是你。有一个人我爱她，因为她的头发象你；另外有一个人，我爱她，因为她笑起来象你。

康斯坦丝：我想起曾经使你不愉快，心里很难过。

伯纳德：你并没有使我不愉快。我这些年来过得很愉快，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赚了些钱，也有所享乐。我并不怪你跟约翰结婚而不跟我结婚。

康斯坦丝：你记得约翰吗？

伯纳德：当然记得。他这人很好。我相信他做你丈夫比我好。我有起起落落，生活不安稳。有时候我容易烦躁。约翰能够给你所要的一切。你跟他在一块安稳得多。随便问问，我想我现在还可以叫你康斯坦丝[1]吗？

康斯坦丝：当然。为什么不可以？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性情挺温厚的，伯纳德。

伯纳德：你跟约翰在一起很幸福吗？

康斯坦丝：很幸福，并不是说他从不使我不愉快。他曾经有过一次，不过我控制自己，知道我不该发傻。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我可以老实说，我们的婚姻十分美满、幸福。

伯纳德：我听了非常开心，我可以冒昧问一句，约翰爱你吗？

康斯坦丝：我相信他爱我。

伯纳德：你爱他吗？

康斯坦丝：很爱他。

伯纳德：我有一番话，你能听我简单说一说吗？

康斯坦丝：只要容许能在适当的时候插句把嘴。

伯纳德：我希望这次回家在这里的一年里，你能让我多和你见见面。

---

① 康斯坦丝——是教名。对小辈、下属或很熟的亲友才用教名相称。康斯坦丝嫁了约翰·米德尔顿，较正式的称呼应该是米德尔顿夫人（或太太）。下面康斯坦丝不称克塞尔先生，直呼教名伯纳德，都是表示亲切。

康斯坦丝：我是要跟你多见见面。

伯纳德：有一句话我放在心里不能不说明白，以后就不必重提了。我现在还象十五年前向你求婚的时候一样疯狂地爱着你。我想我将爱你一辈子。我老了，不会再有什么新花样。可是我要你知道，你丝毫不用担心我会纠缠着你。我认为我要挤到你和约翰两人之间去是缺德的。我们人人都要幸福，然而，我知道，决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幸福以求得自己的幸福。

康斯坦丝：这番话够简短的，在正式的宴会上他们所谓“说几句话”也要比这长多哪。

伯纳德：我所要求的只是你的友谊，如果还报给你的是我的爱情，那我看只是我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

康斯坦丝：不干旁人的事。我想我能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伯纳德。

〔门开，约翰上〕

约　翰：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客人。

康斯坦丝：没事。进来。这位是伯纳德·克塞尔。

约　翰：你好？

伯纳德：恐怕你不记得我了吧？

约　翰：要是你直截问我的话，我想该承认不记得了。

康斯坦丝：别傻，约翰。他以前常到我母亲家去的。

约　翰：你是说在我们结婚之前吗？

康斯坦丝：是的。他还好几次跟我们一起过周末来着哩。

约　翰：我亲爱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很对不起，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可现在见到你很高兴。

康斯坦丝：他刚从日本回来。

约　翰：噢，噢，我希望我们再见到你。我正要到俱乐部去，在晚餐前打几圈桥牌，亲爱的。〔对伯纳德〕你在这儿跟康斯坦丝一起吃晚饭不好吗？我还有个急性阑尾炎手术要做，康斯坦丝一个人怪冷静的，可怜的宝贝。

伯纳德：噢，太好了，谢谢你。

康斯坦丝：你不要客气，表示友谊嘛。有空吧？

伯纳德：是应该永远表示友谊。

康斯坦丝：好极了。我八点半等你。

幕　落

第　二　幕

布景：同前。

时间：过了两个星期。

幕启：玛莎穿着家常出外的衣服，戴着帽子，在看画报。本特利上。

本特利：克塞尔先生来了，小姐。

玛　莎：噢！请他楼上来。

本特利：是，小姐。〔本特利下，一会儿又领伯纳德进来，然后退下〕

玛　莎：克塞尔先生，康斯坦丝在更衣，她一会儿就来了。

伯纳德：噢，好吧，不急。

玛　莎：你要带她去拉纳拉[1]吗？

伯纳德：我们是准备去。今天有几个我认识的人在那里比赛马球。

玛　莎：你在伦敦过得好吗？

伯纳德：好极啦。一个人象我这样在东方待久了，回到家乡容易感到有些陌生。可是康斯坦丝和约翰待我实在好。

玛　莎：你喜欢约翰吗？

伯纳德：喜欢。他很亲切。

玛　莎：你知道吗，我倒是清清楚楚地记得你。

伯纳德：噢，不可能。我常来你妈家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

玛　莎：那时候我十六岁。你以为我看着康斯坦丝的那些男朋友，无动于衷吗？

伯纳德：她有那么多男朋友，我想你有动于衷得那么多吗？

玛　莎：不过你是他们中间最有分量的一个。我一直觉得你挺罗曼蒂克的。

伯纳德：我确是挺罗曼蒂克的。我想这对于年轻人是合适的。

玛　莎：对不太年轻的人也未必不合适。

伯纳德：别以为我现在还罗曼蒂克。我赚了不少钱，人也发胖了，丝绸的价值冲掉了我男性的胸怀中爱情的青春美梦。

玛　莎：你这是无稽之谈。

伯纳德：你这样说：我只好反驳说，你也过分地无礼了呀。

玛　莎：你当时狂热地爱着康斯坦丝，是不是呀？

伯纳德：你知道，那么长久以前的事，我记不清楚了。

---

① 拉纳拉（Ranelagh）——在伦敦郊区，有马球场。

玛　莎：当时我劝她嫁你，不要嫁约翰。

伯纳德：为什么？

玛　莎：喏，一个理由是你住在日本。要是我，就要嫁个会带我到那边去的人。

伯纳德：我现在不住在日本。

玛　莎：噢，我不是说要嫁给你。

伯纳德：我不能不这样猜想嘛。

玛　莎：我真不懂她看中约翰什么。

伯纳德：我想是她爱约翰。

玛　莎：我不知她可曾懊悔过她嫁了约翰而没嫁你。

伯纳德：别这么说。她对约翰十分满意，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得上约翰呢？

玛　莎：多恼人！

伯纳德：我不这么想。夫妻之间彼此满意，定能相处得更愉快。

玛　莎：你还爱着她吗？

伯纳德：一点也不。

玛　莎：天哪，亏你说得出口，你这蠢驴，你的一举一动都明摆着的嘛。你知道，和她一起在房间里的时候，你自己的表情吗？你知道，你瞧着她的时候，你的眼光变成什么样了吗？你说到她的名字时，听来象是亲吻着它。

伯纳德：你十六岁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淘气的孩子，玛莎，现在你三十二了，我觉得你是个可怕的女人。

玛　莎：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是很疼康斯坦丝，而且也不由得不疼你。

伯纳德：你认为要表示你的疼爱，非管别人的闲事不可吗？

玛　莎：谁只要看见你和康斯坦丝在一起，不消五分钟，就看得出你是在热恋着她。就因为我跟你说了这个，你跟我生气了吗？

伯纳德：我亲爱的，我准备在这里待一年。我希望愉快。我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我珍惜我跟康斯坦丝的友谊，我不愿意有什么来干扰这种友谊。

玛　莎：你可曾想到过，她所要的或许不止是你的友谊。

伯纳德：不，我没想过。

玛　莎：你不用堵住我的嘴。

伯纳德：康斯坦丝跟她丈夫在一起非常幸福。要是你认为我会插进去破坏他们这样的美满姻缘，你准把我当作是该死的畜生了。

玛　莎：但是，你这可怜的呆子，你不知道约翰长期来一直对康斯坦丝不忠实，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吗？

伯纳德：我不相信。

玛　莎：你随便问哪一个去。我妈知道。巴巴拉·福西特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就只康斯坦丝蒙在鼓里。

伯纳德：这决不是真的。两、三天前在晚餐桌上我遇到德拉姆太太[①]，她还对我说，约翰和康斯坦丝这一对是她从来没看到过的恩爱夫妻。

玛　莎：是玛丽·路易丝这样对你说的吗？

伯纳德：是她说的。

〔玛莎大笑起来。她简直按捺不住〕

① 德拉姆太太——即玛丽·路易丝。

玛　莎： 不要脸。玛丽·路易丝。啊，我可怜的伯纳德。玛丽·路易丝就是约翰的情妇。

伯纳德： 玛丽·路易丝是康斯坦丝最好的朋友啊。

玛　莎： 是啊。

伯纳德： 要是这是弥天大谎，我发誓会一把卡死了你。

玛　莎： 好嘛。

伯纳德： 我说得不该，对不起。

玛　莎： 噢，我不会见怪。我喜欢男人家狂暴激烈。我看康斯坦丝正需要象你这样的人。

伯纳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玛　莎： 不能再这样下去。康斯坦丝被人嘲笑。她的处境糟透了。我想应该让她知道，既然旁人似乎都怕说，我原来准备我自己去告诉她。我妈坚决不让，我也就只好答应只字不提。

伯纳德： 你不想我去告诉她吗？

玛　莎： 不，我认为你去告诉她并不合适。可是事情不可能老这样下去。她势必要发觉的。我只是要你……嗯，你就等着瞧吧。

伯纳德： 但是玛丽·路易丝有丈夫。她丈夫怎么样呢？

玛　莎： 那个人一生唯一目标是攒钱，成为百万富翁。他这一类的蠢货总以为因为他爱哪个女人，那个女人就爱他。他是被玛丽·路易丝捏在手掌心中的。

伯纳德： 康斯坦丝从来没有怀疑过吗？

玛　莎： 从来没有。你只要看她的样子。真的，有时候她的自信简直叫人看了气得要发疯。

伯纳德： 我倒想，会不会还是她一直没有发觉的好。她很快活

嘛。她完全无忧无虑。你只要看看她那舒展的眉心和那双坦然的安详的眼睛。

玛　莎： 我原以为你爱着她哩。

伯纳德： 正因为我爱她，所以我首先要她幸福。

玛　莎： 你都四十五岁了，是不是，我一下把这个忘了。

伯纳德： 亲爱的玛莎。你说话真有一套。

〔传来楼梯上康斯坦丝的叫唤声："本特利、本特利"〕

玛　莎： 噢，康斯坦丝来了。不知妈到哪儿去了。我到那边房间里去写封信。

〔伯纳德没在意她说的话，她走出去的时候，他也身子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康斯坦丝上〕

康斯坦丝： 让你久等了吧？

伯纳德： 没什么。

康斯坦丝： 啊呀！怎么啦？

伯纳德： 我吗？没事。怎么？

康斯坦丝： 你脸色多异样。怎么你眼睛突然呆住了？

伯纳德： 我自己不觉得。

康斯坦丝： 你有什么事要向我隐瞒的吧？

伯纳德： 没有的事。

康斯坦丝： 日本方面来了什么坏消息吗？

伯纳德： 没有。根本没有。丝绸市面旺得很。

康斯坦丝： 那末你是要告诉我跟一个乡村姑娘订了婚吧？

伯纳德： 不，没有。

康斯坦丝： 我最讨厌有人对我保守秘密。

伯纳德： 我没有秘密瞒着你。

康斯坦丝： 你以为我这会儿看不出你的表情吗？

伯纳德：真是不胜荣幸。我从没敢想你会高兴多看一眼我这张丑脸的。

康斯坦丝：〔突然怀疑〕你来的时候，玛莎不是在这儿吗？她没走吧，啊？

伯纳德：她在等她妈。她到那边那个房间写信去了。

康斯坦丝：你碰到她了吗？

伯纳德：〔竭力装得很随便〕碰到了。我们谈了几句天气好坏。

康斯坦丝：〔当即明白怎么回事〕噢——你看我们该走了吧？

伯纳德：时间早着哪。去得太早没有意思。

康斯坦丝：那我把帽子脱了。

伯纳德：这里很舒适，不是吗？我喜欢你这房间。

康斯坦丝：你觉得不错吧？是我自己布置的。巴巴拉·福西特要我帮她去搞室内装饰。她在做这个生意，你知道，她赚了许多钱。

伯纳德：〔用微笑掩盖他问话时的疑惧〕你在家里快活吗？

康斯坦丝：〔谈笑风生地〕我认为不出去做事情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待在家里不快活。老是宴会、舞会当然容易使人厌倦。不过，事实上，我谢绝了巴巴拉的好意。

伯纳德：〔钉住问〕那你过的挺快活啰，是不是？

康斯坦丝：很快活。

伯纳德：这两个星期以来，你使我也很快活。我好象一直没有离开过家乡。你对我好极了。

康斯坦丝：你这么想，我很高兴。我觉得没有为你做什么。

伯纳德：你做了。你让我看见你嘛。

康斯坦丝：你知道，马路转角上的那位警察望着这边呐。

伯纳德：你决不能因为我总是有意只跟你谈些闲话，就认为我

已经不再一心一意地爱着你了。

康斯坦丝：〔冷静地〕你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讲好的，你的感情纯粹是你自己的事。

伯纳德：你容许我爱你吗？

康斯坦丝：我们所有的人不是都应该彼此相爱吗？

伯纳德：别取笑我。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我不禁感到荣幸和激动。真难能可贵，竟有人对我关心得……

伯纳德：〔接嘴〕那么深切？

康斯坦丝：隔了那么多年。

伯纳德：如果十五年前有人问我能不能更加爱你，我准说不可能，可现在我比当时更加十倍地爱你。

康斯坦丝：〔继续说着自己的话〕不过现在我决不要你向我求爱。

伯纳德：我知道。我不会向你求爱。我太了解你了。

康斯坦丝：〔觉得有趣，同时稍微愣了一下〕我不知道你在刚才这五分钟里算是在做什么。

伯纳德：我只是给你讲一些明显的事实。

康斯坦丝：噢，对不起。我原当是什么别的哪。我很想看看你果真求爱的话是怎么个求法的；我怕我说这话，你会误会我的意思吧？

伯纳德：〔和蔼地〕我看你是在取笑我。

康斯坦丝：为的是希望叫你自己笑自己。

伯纳德：我在这两个星期当中还算不错吧？

康斯坦丝：确实不错，我一直想着：他真是一本正经。

伯纳德：可是这会儿我可有些情不自禁起来了。

康斯坦丝：要是我是你，我不会这样的。

伯纳德：是啊，可你不是我。我要对你说——就这一次——告诉你，我衷心拜倒在你脚下。在我心中，天下只有你。

康斯坦丝：噢，胡说。我以外还有六个，我们是七个①。

伯纳德：那七个都是你，我衷心爱你。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我最爱慕你。我敬重你。我到紧要关头，总是愚蠢得可怜。我不知该怎样说出我心中要说的一切，才不象条十足的蠢驴。我爱你。我要你知道，万一你陷入了什么困境，而允许我来帮助你，我将认为是最大的幸福。

康斯坦丝：非常感谢你。可我怎么会陷入困境呢？

伯纳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绝对信赖我。我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万一需要我的时候，只要给我一个表示。我为你献出生命也感到骄傲和幸福。

康斯坦丝：你说得太好了。

伯纳德：你不相信吗？

康斯坦丝：〔嫣然一笑〕我相信。

伯纳德：我希望你即使觉得这话对你没有多大意思，也会觉得多少有点意思。

康斯坦丝：〔几乎震惊〕很有意思。我感谢你。

伯纳德：好，我们就再不谈这个了。

康斯坦丝：〔恢复她惯常的冷静〕然而你刚才何必对我说这些话呢？

---

① 我们是七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有首诗，题为“我们是七个。”写一个人原有七个兄弟姊妹，已经死去了两个，但他总还是说“我们七人”。此处意指伯纳德心上爱的人决不止她一人。

伯纳德：我心中有话，不能不说。

康斯坦丝：噢，是吗？

伯纳德：你不见我的气吗？

康斯坦丝：唉，伯纳德，我决不是那种傻子……可惜玛莎是不准备结婚的。

伯纳德：别以为我想跟玛莎结婚。

康斯坦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有个丈夫对她来说就有些愉快而有益的事情可做了。她是个相当好的姑娘，你知道。就是爱撒谎，其他什么都好。

伯纳德：噢？

康斯坦丝：是啊，撒起谎来简直没有边，即使一般女人也及不上她。……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不要赶到那边马球已经比赛过了。

伯纳德：好。我们走吧。

康斯坦丝：让我仍旧把帽子戴上。啊呀，你让出租汽车一直等着吗？

伯纳德：不，我有车子。我要自己开车送你去。

康斯坦丝：敞篷车还是轿车？

伯纳德：敞篷车。

康斯坦丝：那我得换顶帽子。这一顶边太宽，戴着乘敞篷车会吹得七歪八斜，怪讨厌的。

伯纳德：啊，对不起，让你麻烦了。

康斯坦丝：没关系，我一会就换好了。一个人能舒适些为什么不舒适些呢？

〔康斯坦丝下。接着本特利引玛丽·路易丝上〕

玛丽·路易丝：噢，你好。〔对本特利〕你马上去告诉米德尔顿

先生① 说我来了。

本特利：是，太太。

〔本特利下〕

玛丽·路易丝：〔慌张地〕我特地要来找米德尔顿先生，要跟他说几句话，而有些病人等着看他，所以我叫本特利去问他能不能上来一下。

伯纳德：我走开。

玛丽·路易丝：很抱歉，可是事情很要紧。约翰不喜欢别人这样打扰他。

伯纳德：那我到隔壁房间去。

玛丽·路易丝：你在等康斯坦丝吗？

伯纳德：我要带她去拉纳拉。她换帽子去了。

玛丽·路易丝：我知道。本特利对我说，她在楼上。回头见。我只要几分钟就好了。〔伯纳德正往隔壁房间走时，约翰上〕噢，约翰，对不起，你在看病，我把你拖来了。

约　翰：没有要紧病人。他们可以等一会。〔伯纳德下，把门关上，约翰顿时变了个口气。二人此刻低声急促地说话〕出了什么事？

玛丽·路易丝：莫蒂默②。

约　翰：莫蒂默怎么啦？

玛丽·路易丝：肯定他起疑心了。

约　翰：为什么？

玛丽·路易丝：昨晚上他好古怪。他到我房间里来向我道晚

---

① 米德尔顿先生——即约翰。

② 莫蒂默——莫蒂默·德拉姆，玛丽·路易丝的丈夫。

安。他在我床上坐下。他跟我好好地闲谈了一会，然后他问我整个晚上在干些什么……

约　翰：你总不会全告诉他。

玛丽·路易丝：不，我说在这里吃晚饭。接着他突然站起来，说了声晚安，转身就走了。他的声音是那么特别，我不禁瞧了他一眼，他满面通红，象只火鸡。

约　翰：就这些吗？

玛丽·路易丝：今天他在去市区前没来跟我说声早安哩。

约　翰：也许他时间匆促。

玛丽·路易丝：他从来没有匆促到不向我说声早安的。

约　翰：我看你是大惊小怪吧。

玛丽·路易丝：别傻，约翰。你没看见我紧张到这个样子吗？

约　翰：我看得出。我是叫你不要紧张。

玛丽·路易丝：男人都是糊涂虫。他们总是不懂大问题就出在小事情上。我吓坏了。

约　翰：你要知道疑心和证据之间有多大距离。

玛丽·路易丝：是啊，我知道他不可能拿到什么把柄。但是他会做出非常不愉快的事来。要是他去跟康斯坦丝说些什么呢？

约　翰：她决不会相信他的。

玛丽·路易丝：万一事情闹到最坏的地步，我能对付莫蒂默。他死命爱着我。这总是女人对付男人最大的有利条件。

约　翰：当然，你一个小指头就拴得住莫蒂默。

玛丽·路易丝：要是康斯坦丝知道了，叫我怎么有脸做人。毕

竟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对她是一片真心的。

约　翰：康斯坦丝是再好没有的。我根本不相信会出什么事的；万一出了事，我准备向康斯坦丝和盘托出。

玛丽·路易丝：万万不能呀！

约　翰：我料她要跳起来。任何女人都一样。但她会想尽办法帮我们摆脱困境。

玛丽·路易丝：你对女人真了解。她准会帮你摆脱困境。可她非把我双脚踩倒在脚底下不可。这是人性。

约　翰：康斯坦丝不会。

玛丽·路易丝：说实话，幸亏我还信得过你，约翰，否则你把康斯坦丝讲得这样好，我要妒忌。

约　翰：感谢上帝，你能笑了。你神经又开始恢复平静了。

玛丽·路易丝：我们这样一谈，使我心里又宽了不少。现在好象情况不那么严重了。

约　翰：我相信你没有什么要害怕的。

玛丽·路易丝：也许那只是神经过敏。不过我们那样冒险总是愚蠢的。

约　翰：也许是的。都只怪你为什么长得这样漂亮得要命。

玛丽·路易丝：你不想下楼去看你的病人了吗？

约　翰：是要去了。你待在这儿，去看看康斯坦丝，怎么样？

玛丽·路易丝：去看看她也好。要是我不去向她问声好，就这么走了，也怪别扭的。

约　翰：〔准备走〕那末我去了。你不用担心。

玛丽·路易丝：我不是担心。我想是心虚罢了。我要去洗个头。

〔约翰正要走，玛莎上，后面跟着伯纳德〕

玛　莎：〔亲热得几乎过分〕没想到你在这里，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没有什么要紧事。

玛　莎：我在写几封信，等着妈妈，伯纳德刚来告诉我，说你来了。

玛丽·路易丝：是呀，我有些事情要找约翰。

玛　莎：该不是有什么病吧，亲爱的？

玛丽·路易丝：没有。莫蒂默近来好象精疲力尽的样子，我想叫约翰劝他休休假。

玛　莎：噢，依我想来，这种问题他该去找内科医生，而不该找外科医生的。

玛丽·路易丝：他特别相信约翰，你知道。

玛　莎：我想他也对。约翰是最可信赖的。

约　翰：你用得着我吗，玛莎？如果你要割除盲肠或者扁桃腺，我很愿意为你效劳。

玛　莎：我亲爱的约翰，你已经给我只留下最必要的器官了。我没什么再好割除的了。

约　翰：我亲爱的，一个女人只要有一条腿可以站得住，总能引起医生的关心和兴趣，你放心。

〔康斯坦丝和她母亲卡尔弗太太上〕

玛丽·路易丝：〔趋前吻康斯坦丝〕亲爱的。

康斯坦丝：你的膝盖怎样了，还出毛病吗？

玛丽·路易丝：老是有些毛病，你知道。

康斯坦丝：是这样的。我想你也算得耐心了。我设身处地，会跟约翰大发脾气哩。当然，我有什么病，也决不会去找他看的。

卡尔弗太太：对不起，我上去这么久，玛莎，你等得不耐烦了

吧？

玛　莎：不，我待在这儿很愉快。

卡尔弗太太：叫别人愉快，还是就你自己愉快，好女儿？

康斯坦丝：我在楼梯上碰到妈妈，我一边换帽子，一边跟妈一块上来。伯纳德要带我到拉纳拉去。

约　翰：噢，好极了。

伯纳德：我怕去得太晚了。

康斯坦丝：太晚了有关系吗？

伯纳德：没关系。

〔本特利上，手里捧着小盘子，里面放着一张卡片。他把卡片递给康斯坦丝。她看了，犹豫〕

康斯坦丝：多奇怪。

约　翰：怎么回事，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没什么。〔她思索了一下〕他在楼下吗？

本特利：是的，太太。

康斯坦丝：不知他为什么要送张卡片上来。请他上楼来。

本特利：好的，太太。

〔本特利下〕

约　翰：是谁呀，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来，坐下，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我得走了，你们也得走了。

康斯坦丝：不急，你看这顶帽子怎么样？

玛丽·路易丝：好看得很。

康斯坦丝：你在这里干什么，约翰？你今天没有病人吗？

约　翰：有，有两、三个等着。我就下去了。我是想上来抽支香烟休息一会儿。〔他伸手到后面裤口袋里〕该死，我把

香烟盒子不知丢哪去了。康斯坦丝，你没看见在哪里吗？

康斯坦丝：不，我没看见。

约　翰：我到处找，找了一早晨。我不知丢哪儿了。我要打电话到护理室去问问，有没有丢在那边。

康斯坦丝：我希望没有丢失才好。

约　翰：不，不会的。我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了。

〔门开，本特利上〕

本特利：莫蒂默·德拉姆先生来了。

玛丽·路易丝：〔吓得灵魂出窍〕噢！

康斯坦丝：〔敏捷地抓住她的手腕〕坐下，你这傻瓜。

〔莫蒂默·德拉姆上。他有四十岁光景，身量魁梧，满面通红，脾气暴躁。这会儿他情绪激烈，不能自已。本特利下〕

嗨，莫蒂默。你这个时候到这里来有什么事？你干么要先送张卡片上来？

〔他站定身子，环视四周〕

玛丽·路易丝：怎么回事，莫蒂默？

莫蒂默：〔勉强抑止怒火，对康斯坦丝〕我想你会要知道，你丈夫是我妻子的情夫。

玛丽·路易丝：莫蒂①。

康斯坦丝：〔紧紧压住玛丽·路易丝，十分镇静地对莫蒂默〕噢？你怎么知道？

莫蒂默：〔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金香烟盒〕你认识这个吗？我昨夜

① 莫蒂：莫蒂默的昵称。

在我妻子枕头底下找到的。

康斯坦丝：噢，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寻思，我把它丢到什么地方了呢？〔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过来〕谢谢你了。

莫蒂默：〔愤怒地〕这又不是你的。

康斯坦丝：确实是我的。我在玛丽·路易丝床上坐过，一定是我无意中塞到了她枕头底下去了。

莫蒂默：香烟盒里刻着约翰的缩写字号。

康斯坦丝：我知道。这是一个病人为了感谢他，送给他的。我觉得他用这东西太考究，所以我就拿来自己用。

莫蒂默：你真当我是傻子吗，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亲爱的莫蒂，要不是我的，我怎么会说是我的呢？

莫蒂默：他们在一起吃的晚饭。

康斯坦丝：我可怜的莫蒂，这我知道。你到市区去参加宴会还是什么了，玛丽·路易丝打电话来，问她能不能来我们家一起吃家常便饭。

莫蒂默：你是说，她是在这里吃晚饭的吗？

康斯坦丝：她对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莫蒂默：是的。

康斯坦丝：这很容易证明。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按铃叫管家的来，你自己问他……约翰，你揿揿铃。

莫蒂默：〔尴尬地〕不，别这样。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当然相信。

康斯坦丝：谢谢你。我很感激你，不叫我丢脸让管家来证明我说的话。

莫蒂默：既然玛丽·路易丝是在这里吃晚饭的，怎么你又坐到她床上去了。

康斯坦丝：约翰要出去做手术，玛丽·路易丝要给我看她从巴

黎买来的衣服，所以我们散步散到你们家去了。昨夜的天气可好哪。你记得吗？

莫蒂默：得了，我可没有空闲欣赏夜景。

康斯坦丝：我们一件件都试着穿了，后来我们累了，玛丽·路易丝往床上一躺，我就坐在床边跟她聊天。

莫蒂默：你累了，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去呢？

康斯坦丝：约翰说好要弯过来接我的。

莫蒂默：那末他去了吗？什么时候去的？

约　翰：我没有来得及去。手术做得比我预计的时间长得多。有些手术就是一动刀就不知怎么个结束法了。你懂得这些事情吗？莫蒂默？

莫蒂默：不，我不懂。我怎么会懂得这些呢？

康斯坦丝：你们的话都讲到题外去了。你对于约翰和玛丽·路易丝说这么难听的话，我听了很气。然而我在没有听完究竟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决不贸然冒火。现在我要听你说出你的证据来。

莫蒂默：我的证据？你还要什么？那个香烟盒嘛。我发现这个香烟盒，自然二二得四，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

康斯坦丝：〔眼睛里闪闪发光〕原来如此，可是你怎么搞出了个二二得五来了呢？

莫蒂默：〔加重语气，以示坚定不移〕我不会搞错的。

康斯坦丝：即使我们最有钱的人也会有失算的时候的。我记得皮尔庞特·摩根[1]先生死的时候，人们发现他有七百万美元一文不值的证券。

---

[1] 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美国大财阀。

莫蒂默：〔局促不安〕你不知道我当场受到的打击多大，康斯坦丝。我自问是一向信任玛丽·路易丝的，这打击把我打昏了。我一直神思恍惚，简直要发疯了。

康斯坦丝：你的意思是，就因为你在玛丽·路易丝房间里发现了我的香烟盒，所以你到这儿来大吵大闹吗？我没法相信。你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一个商人。你是聪明绝顶的。你总有什么证据。这一定事出有因。别怕伤了我的感情。你既已说了那么点，我一定要你全都说出来。我要知道真情——全部真情。

〔稍顿。莫蒂默看看正在暗中哭泣的玛丽·路易丝，再看看康斯坦丝，狼狈不堪〕

莫蒂默：恐怕是我自己成了个大傻瓜。

康斯坦丝：恐怕是的。

莫蒂默：我非常抱歉，康斯坦丝。请你原谅。

康斯坦丝：嗳，我倒无所谓。你使我丢尽了脸。你在我和约翰之间撒下了不信任的种子，那是永远也没法……〔她在找寻一个适当的词〕

卡尔弗太太：〔给补上〕生根发芽的。

康斯坦丝：〔只当没听见〕没法铲除的。但是我无所谓。你必须请求原谅的是玛丽·路易丝。

莫蒂默：〔谦卑地〕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别碰我。别走近我。

莫蒂默：〔痛苦地，对康斯坦丝〕你知道，妒忌是怎么回事。

康斯坦丝：我怎么知道？我想妒忌是最丑、最可鄙的罪恶。

莫蒂默：〔对玛丽·路易丝〕我对不起你，你能饶恕我吗？

玛丽·路易丝：你在我这些朋友面前侮辱我。你是知道我多么

真心诚意地爱康斯坦丝的。你可以说我跟任何别人有关系——可决不能说是跟约翰嘛。

康斯坦丝：决不能说是跟她最亲密的朋友的丈夫。送牛奶的、倒垃圾的、你都可以说，可决不能说她最亲密的朋友的丈夫。

莫蒂默：我真是个十足的畜生。我准是给鬼迷了心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玛丽·路易丝：这些年来我一心爱着你。谁也没有象我这样爱过你。啊，你多狠心，多狠心！

莫蒂默：我们走吧，宝贝。我要跟你说话，这里不好说。

玛丽·路易丝：不，不，不。

康斯坦丝：〔用手按在他臂膀上，柔声地〕我看你还是让她留在这里待一会儿，莫蒂。你走了，我来跟她谈谈。她心里自然烦恼。那么敏感的小宝贝。

莫蒂默：我们八点一刻要到范库弗家去吃晚饭。

康斯坦丝：八点半，我一定及时送她回家换衣服。

莫蒂默：她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康斯坦丝：会的，会给你的。

莫蒂默：她要怎样，我无论如何一律照办。

〔康斯坦丝用手指按住嘴唇，然后带着暗示指她戴着的珍珠项链。莫蒂默开始未领会，不一会他懂了，马上乐意地点点头〕 你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莫蒂默走出去时，停下来对约翰伸出手〕跟我握手吧，老朋友？我错了，我有足够的男子气承认错误。

约　翰：〔非常亲切〕没什么，老朋友。这只香烟盒的确容易叫人猜疑。我要是早知道康斯坦丝会把那样贵重的东西

到处乱丢，我死也不会让她捞了去。

莫蒂默：你不知道我心上放下了多重一块石头。我刚才来的时候，好象成了个百岁老人，这会儿我觉得象是个两岁娃娃。

〔莫蒂默下。门一关上，整个的空气顿时一变。紧张消失了，人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约　翰：康斯坦丝，你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到死，我也不会忘记。天哪，你的急智真了不起。我浑身热一阵、冷一阵，而你却眼睛也不眨一眨。

康斯坦丝：喏，这是你的香烟盒，拿去。你最好装上个环，把它挂在你钥匙链子上。

约　翰：不，不，你留着用。我这年纪了，不该冒这险。

康斯坦丝：我随便再问问你，有人看见你昨夜里走进莫蒂家里去的吗？

约　翰：没有，我们是用玛丽·路易丝的前门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康斯坦丝：那就好。要是莫蒂默问起仆人来，他们就说不出个什么。我还得碰碰这个运气了。

玛丽·路易丝：〔作出羞惭、懊丧的样子〕噢，你一定对我不知有什么想法了。

康斯坦丝：我？我对你还是一向来的想法。我觉得你可爱，玛丽·路易丝。

玛丽·路易丝：你有十足的权利生我的气。

康斯坦丝：或许是的，不过我对你气不起来。

玛丽·路易丝：噢，这不是真的。我可耻地对待了你。你使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头猪。你有了对我报复的机会而偏不

报复。我是多么惭愧啊。

康斯坦丝：〔好笑〕是因为你跟约翰有了私情，还是因为眼看你们的事情暴露了呢？

玛丽·路易丝：嗳，康斯坦丝，别挖苦我了，你尽管说我，骂我，双脚踩我，可别笑我。我已经狼狈不堪。

康斯坦丝：那末你要我跟你吵一场吗？我了解，我同情。〔很镇静地〕不过，事实上，莫蒂默所告诉我的，我早就知道了。

玛丽·路易丝：〔惊愕〕你是说你一直知道有这么回事吗？

康斯坦丝：一直知道，我亲爱的。过去这六个月来，我一直拼命不让我的亲戚、朋友把你们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我很尴尬。我妈对人生的深刻理解、玛莎那种一味要讲出真情的暴躁脾气、巴巴拉暗地里的同情几乎把我折磨死了。但是直到今天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一切都还含糊得过去，我总是对直视着我的——甚至我该说是明目张胆当着我面的——事实，闭起眼睛来。

玛丽·路易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不合人情。你为什么不声不响呢？

康斯坦丝：我的宝贝儿，这是我的事。

玛丽·路易丝：〔以为懂得这意思〕噢，我懂了。

康斯坦丝：〔尖刻地〕不，你不懂。我对约翰始终是绝对忠实的。我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私情，才对你们的私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玛丽·路易丝：〔有点发窘地〕我好象觉得你一直在暗暗讥笑我。

康斯坦丝：〔和颜悦色地〕啊，我亲爱的，这些日子来你一直以为我蒙在鼓里，很得意；你决不要因为我挫折了你的得意而对我生气。我不愿你当我是有意施刁。

玛丽·路易丝：我的头昏得厉害。

康斯坦丝：那么好看的头也昏了。你干吗不去躺一会儿呢？你要去范库弗家吃晚饭的话，你得让自己美丽多姿嘛。

玛丽·路易丝：莫蒂默到哪儿去了？

康斯坦丝：你记得前几天你在卡蒂尔首饰店指给我看的那串珍珠项链，你说莫蒂默嫌价钱太贵——喏，他就是去那儿给你买项链去了。

玛丽·路易丝：〔兴奋〕噢，康斯坦丝，他当真是去买那个去了吗？

康斯坦丝：我想，所有的男人都懂得，当他们伤害了一个女人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又特别容易受伤害——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赠送一件小小的、然而贵重的珠宝首饰。

玛丽·路易丝：你以为他会想到带回家去，让我今晚就能戴上它吗？

康斯坦丝：噢，亲爱的，可别傻得轻易就接受了。要记住，莫蒂默恶毒地侮辱了你，他对你的指责是一个男人对他妻子最难听的指责，他把你的爱情踩在脚下，他现在破坏了你对他的信任。

玛丽·路易丝：啊，你说得真对，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当然不需要我来教你怎么做。别理睬他，可又决不让他说上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你拼命哭，使他感觉到他简直是个狗崽子，可你又不能哭肿了眼睛。你可以说你要离开他，抽抽搭搭地哭着往门口走，可一定

要让他在你打开门之前把你挡住。你要反反复复地唠叨。同一句话要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这会使男人疲惫不堪；要是他回答你的话，你只当不听见，还是你说你的，说了再说。最后，你弄得他实在吃不消，头痛得要裂开来，每个汗毛孔都冒汗，他已经烦死、苦死、精疲力竭，彻底垮下去——那时候你才作为给他个不应得的恩惠，作为表示你的宽宏大量和和蔼温顺，答应接受下来，不，不是答应接受，而算是马马虎虎给他下场地接受下这可怜虫刚花了一万英镑买来的珍珠项链。

玛丽·路易丝：〔得意万分地〕一万二千，我亲爱的。

康斯坦丝：而且不要谢他。你一谢就辫边了。让他谢你，感谢你大恩大德容许他向你赠送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你的车子在这里吗？

玛丽·路易丝：不在。我刚才匆匆赶来，是乘的出租汽车。

康斯坦丝：约翰，送玛丽·路易丝下去，给她弄辆出租汽车。

约　翰：好。

玛丽·路易丝：不，不要约翰送。我不能要他送。毕竟我多少还知道难为情。

康斯坦丝：噢，你知道难为情？那末，让伯纳德送你下去吧。

伯纳德：我很高兴。

康斯坦丝：〔对伯纳德〕不过你还得回来呀，好不好？

伯纳德：当然回来。

玛丽·路易丝：〔吻康斯坦丝〕这次给了我一个教训，我亲爱的。我不是个蠢货，康斯坦丝。我能学。

康斯坦丝：从此至少得学着谨慎一些，我希望。〔玛丽·路易丝

下，伯纳德随下〕

约　翰：你怎么猜着玛丽·路易丝说是在这里吃晚饭的？

康斯坦丝：她很乖巧，可以用现成的老谎话的时候，她不会去编个新谎话出来的。

约　翰：要是莫蒂默偏要问本特利，这话是不是真的，那不是坏事了吗？

康斯坦丝：我料他不敢。只有真正体面的人才会不加犹豫地做不体面的事。而莫蒂默是个边缘人物，这就使得他要慎重一些了。

玛　莎：〔示意〕你不想你的病人们会等得不耐烦了吗，约翰？

约　翰：我要让他们等。他们等得时间越长久，神经越紧张。这样，我劝他们开刀，要他们二百五十镑，他们也会不敢讨价还价。

玛　莎：〔撅嘴〕我想你不一定会喜欢听我要跟康斯坦丝说的话。

约　翰：因为我看得出，也许你要说些使我不愉快的话，所以我宁愿玩忽我做医生的职守，也要亲耳听听你说些什么。

康斯坦丝：她在最近三个月里出现奇迹般地抑制着，约翰，我看她现在有权利可以放纵了。

约　翰：如果患着性欲压抑症，她可找错了门。她该去找个精神分析学专家。

玛　莎：我只有一句话要说，约翰，我完全愿意让你听见。〔对康斯坦丝〕我不懂你有什么理由要庇护那个可恶的女人。我只能猜想你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言蜚语……

卡尔弗太太：〔插嘴〕在你说下去之前，我亲爱的，你得让我先说一句。〔对康斯坦丝〕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不要匆忙作出什么决定。事情必须三思而后行呀。首先你一定要先听听约翰有什么说的。

玛　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康斯坦丝：〔讽刺〕确实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约　翰：反正不是好话。我对结婚生活太了解了，所以……

康斯坦丝：〔笑了笑，插嘴〕要说公道话。是对别人的结婚生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

约　翰：〔继续说他的〕恐怕连天使长加百列① 也说不出好话来。

康斯坦丝：然而我没法想象天使长加百列会陷于这般困境。

约　翰：我罪有应得，准备承受一切。

康斯坦丝：〔对大众〕没有人说得比这更漂亮。

约　翰：我打算你大吵大闹，康斯坦丝。你有这权利，有这个特权，我愿意忍受，对我吵个天翻地覆吧，我自作自受。揪住我的头发在房间来回拖吧，朝我脸上踢，朝我背上踩，我趴着不吭声。我完蛋了，完蛋，彻底完蛋。

康斯坦丝：我可怜的约翰，我有什么要大吵大闹的呢？

约　翰：我知道我待你多坏。我有个好妻子、忠实、可爱，一心为着我的事业，致力于满足我的兴趣，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天下少有的好当家。我真不配有这样个好

---

① 加百列（Gabriel）七大天使之一，专向人间带来安慰和喜讯，见《圣经·但以理书》第八、第九章，一称报喜天使加百列。

妻子，真不配。我只要稍微象个人，我决不会这样对待你。我没有一句可以为自己说的话。

玛　莎：〔打断他〕你在她所有的朋友面前丢她的脸。

约　翰：我的行为既不体面，又不正大光明。

玛　莎：你的行为十恶不赦。

约　翰：我错尽错绝。

玛　莎：即使你不爱她，也应该尊重她嘛。

约　翰：我是鳄鱼般的冷酷无情，伤寒菌似的肆无忌惮。

康斯坦丝：你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玛　莎：是没有什么说的。你很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吵吵闹闹有失女人的尊严。约翰以为你会降低了身份泼妇式地乱骂，这正说明他对女人太不了解。〔对约翰〕我想你该懂情理，不要阻挡康斯坦丝获得她的自由。

卡尔弗太太：噢，康斯坦丝，他总不想跟他离婚吧？

玛　莎：妈妈，你太软弱了。她怎么能跟一个她没法尊重的人在一起生活呢？姐姐跟这样一个她只能不信任和瞧不起的人在一起，叫她怎么生活？而且，你要考虑到他们的孩子。康斯坦丝怎么能让她女儿受到这样品德的人的恶劣影响？

康斯坦丝：约翰是个再好没有的父亲。我们也该有一句说一句。

卡尔弗太太：不要太过分，我的好女儿。我能理解你此刻心里难过，可你不能让心里难过搅乱你的理智。这要坏事。

康斯坦丝：我心里一点不难过。我希望你们看得出我心里正舒坦哪。

卡尔弗太太：你骗不了你的妈，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满腔怨恨。在这样不幸的情况下，那也是很自然的。

康斯坦丝：我在自己心里却找不到丝毫怨恨，除了怪约翰太笨，为什么让自己给人发觉了呢？

约　翰：请允许我自己辩护一句，康斯坦丝。我也算得谨慎了，即使天使也不可能更谨慎些。

康斯坦丝：不见得天使有抽纵切烟丝香烟①的坏习惯吧。

约　翰：你尝了一支，就不想吸埃及香烟了。

卡尔弗太太：别说尖刻话，好女儿。尖刻治不了创痛的心。到你妈妈怀抱里来，我亲爱的，让我们在一块儿痛痛快快哭一场。然后你就会好过些。

康斯坦丝：谢谢你的好心，妈，不过，说真的，即使要我的命，我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卡尔弗太太：总之，不要太过分。当然，约翰是不好。我承认。他太胡闹，非常胡闹。但是男人是软弱的，而女人又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相信，他造成了你的种种痛苦，他心里一定很难过。

玛　莎：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你发现了约翰在外面胡搞，不立即采取某种行动。

康斯坦丝：老实对你说，我认为这与我无关。

玛　莎：〔愤慨地〕你不是他的妻子吗？

康斯坦丝：约翰和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的婚姻很理想。

玛　莎：你怎么还这样说。

康斯坦丝：结婚的头五年，我们相亲相爱。这比一般夫妇时间长多了。我们的蜜月持续了五年，接下来特别幸运的是我们同时开始不亲不爱了。

---

① 烟丝一般都是横切的，此处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约　翰：我不同意你的话，康斯坦丝。我从没有停止过对你衷心的关怀。

康斯坦丝：我不是说你没有关怀我。这一点我深信无疑。我也从没有停止过对你的关怀。我们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喜欢在一起，我为你的成功而欢欣，你见我生病而忧急得发抖。我们听到什么笑话就一起笑，遇到什么忧患就一起愁。世界上怕没有比我们这一对更真诚关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了。可是，说实话，后来的这十年来，你还爱我吗？

约　翰：你不能指望一个男人结婚了十五年……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我不要你解释。我只要你一句话——给我个正面的回答。

约　翰：毕竟我跟你在一起比跟谁在一起都开心。没有人比你更讨我喜欢的。你是我所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你到一百岁，我也这么说。

康斯坦丝：但是，你听见我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你心跳吗？你一见我走进你房间，就想一把把我紧抱在你怀里吗？我可没有察觉到过。

约　翰：我不会让自己这么傻。

康斯坦丝：这你就回答了我的问题。你不再象我爱你那样爱我了。

约　翰：这些话我以前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康斯坦丝：我认为大多数结婚的夫妇，彼此之间什么话都说，说得太多了。有些事情双方都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最好是假装不知道。

约　翰：你最初怎么发现的。

康斯坦丝：我告诉你。有一天夜里，我们在一起跳舞，我突然觉得我们的步子不象平时那样协调。这是因为我思想开了小差。我在想，我能不能把我的头发做得象在我们旁边跳舞的那个女人一样。接着我看了看你，我看你正在想那个女人的腿多美。我当场感觉到，你是不再爱我了，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宽慰，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爱你了。

约　翰：我得说，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康斯坦丝：我知道。男人认为，他终止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是很自然的。可他万万想不到女人会那么不自然地终止她对一个男人的爱情。你不用惊怪，亲爱的，这是你们男人的一种可爱的偏见。

玛　莎：你的意思可是叫妈和我明白，自从那个时候起约翰一直在外面接二连三地跟女人胡搞，而你始终只当没这回事吗？

康斯坦丝：既然这是第一回被发觉，我们得让他占了没有证据的便宜，且当他在这之前，一直是规规矩矩的，没走过一次歪路。你不生我气吧，约翰？

约　翰：不，宝贝，我哪会生气？不过我实在大吃一惊。你准是一直把我当傻瓜。我从来没想到你对我的感情全变了。你不可能想象我会乐意如此吧。

康斯坦丝：好吧，你也该讲情理。我总不见得希望我这些年来始终痴心爱着你，你却只用友谊和关怀来应付我。你想想，有个你不爱的人爱着你，是多大的累赘。

约　翰：我哪能把你当累赘呀，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举手向他来了个飞吻〕你不认为我们该谢谢上帝

吗？我们是得天独厚。我将永远不忘记你在爱我的那五年里所给予我的无比的幸福，我将永远感激你，不是因为你当时爱我，而是因为你的爱情使我振奋。我们的爱情从没有陷入嫌恶。因为我们正好是在同时终止相爱的，所以我始终无需忍受吵架、咀咒、责骂和一边爱情已经冰冷、另一边还火热的情况所带来的种种其他的折磨。我们的爱情好比在作填字游戏，双方在同时想出来了末一个该填什么字。因此，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也过得很愉快。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美满的。

玛　莎： 这样说，难道你发觉了约翰在跟玛丽·路易丝勾勾搭搭，居然完全无所谓吗？

康斯坦丝： 人性极不完善。恐怕我得承认，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气恼。不过，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后来我仔细想想，约翰把我自己所不要的给了别人，我毫无跟他恼火的理由，那会变成占了毛坑不拉屎了。而且我喜欢约翰，也愿意他自己去寻寻快活。如果他沉迷于偷鸡摸狗……我字眼用得不得当吧，约翰？

约　翰： 我还说不出是不是真沉迷了。

康斯坦丝： 既然他要勾勾搭搭，那末勾搭的对象最好还是我亲密的朋友，这样我可以象个母亲一样把一只眼睛照看着他一点。

约　翰： 好哇，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 玛丽·路易丝非常漂亮，所以无损我的自尊心，又是那么有钱，所以约翰决不会在她身上挥霍而影响到我的生活。她并不怎么聪明，不能要他怎样就怎样，

所以只要我保持着他的心灵，也愿意让他去得到感官上的满足。如果要我受骗，约翰，我也宁愿不是受别人的骗而是受玛丽·路易丝的骗。

约　翰：我觉得你并没有真正完全受骗，我的宝贝。你的眼光那么敏锐，所以你看着我的时候，我仿佛光着身子尽打哆嗦。

卡尔弗太太：我不赞成你的态度，康斯坦丝。在我那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妻子发现她丈夫欺骗了她，她会痛哭流涕，回娘家去住上三个星期，不等到他讨饶悔过，决不回到丈夫那儿去。

玛　莎：说了半天，你是不准备跟约翰离婚啰？

康斯坦丝：你知道，我不懂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抛弃一个舒适的家，抛弃她极大一部分的收入，抛弃有个男人为她做那些吃力、讨厌的事的种种好处——就因为他对她不忠实。她这是自作孽不可活。

玛　莎：我不知怎么讲得清楚。总之我没法理解，一个有点气概的女人怎么能坐视她丈夫把她弄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无可救药的可怜虫。

康斯坦丝：你太愚蠢了，我可怜的约翰。在日常生活中愚蠢比邪恶更令人嫌恶。一个人能改造那些坏种，而对于笨蛋竟一筹莫展。

约　翰：我做了笨蛋，康斯坦丝。我知道，可是我能吸取教训学乖些，所以我决不会是无可救药的傻子。

康斯坦丝：你是说今后你会更谨慎一些掩盖你的秘密吗？

卡尔弗太太：噢，不，康斯坦丝，他是说这对他是个教训，今后你将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

康斯坦丝：我一直听人家说，男人非到上了年纪，胡闹成了负担而不是乐趣的时候，才肯放弃胡闹。我很高兴，约翰还正在壮年。我看你还能让自己有十五年的时间，约翰，对吗？

约　翰：你说什么，康斯坦丝？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话有时候简直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康斯坦丝：我想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玛丽·路易丝之后，将还有第二、第三个玛丽·路易丝。

约　翰：康斯坦丝，我以人格向你担保……

康斯坦丝：〔打断他〕这是你所能给我的唯一对我没有用的礼物。你知道，只要我能假装幸亏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我们大家都可以欢欢喜喜。当时你享你的乐，我作为一个受害的妻子受到大家的同情。可是现在我确实感觉到我的处境非常难堪。你使我处于既不光彩、又没有尊严的困境。

约　翰：我非常对不起你，康斯坦丝。

玛　莎：你准备离开他吗？

康斯坦丝：不，我不准备离开他。约翰，你记得巴巴拉叫我跟她合作经营她的生意。当时我拒绝了。嗯，现在我改变宗旨，决定接受了。

约　翰：为什么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康斯坦丝：我不想再完全依赖你了，约翰。

约　翰：但是，我亲爱的，我挣的钱都交由你支配。我能供给你的需用，这叫我高兴。天知道，你的花费又不很大。

康斯坦丝：是啊。好吧，约翰，我对你很讲情理吧？现在我决心要做什么事，你可别阻挠我。

〔稍停片刻〕

约　翰：我不懂。不过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没话好说了。当然你一定要完全照你的意愿做。

康斯坦丝：那才是我的乖乖。这会儿你该下去看你的病人啦，否则我拖住你，也拖住自己。

约　翰：能让我吻一下吧？

康斯坦丝：有什么不能呢？

约　翰：〔吻她〕我们讲和了吧？

康斯坦丝：讲和，亲善和好。〔约翰下〕他很可爱，是不是？

卡尔弗太太：你打的什么主意，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我吗？妈妈。〔引逗她〕你说呢？

卡尔弗太太：我不喜欢你脸上这个样子。

康斯坦丝：这很遗憾。人家一般都说我还很不错嘛。

卡尔弗太太：你心里准有什么鬼花样，可我就是怎么也猜不出来。

玛　莎：我看你去跟巴巴拉一起工作没有什么意思。

康斯坦丝：一年有一千到一千五百英镑，我相信。

玛　莎：我不是说钱，这你该知道。

康斯坦丝：我当个现代妻子已经当够了。

玛　莎：什么叫现代妻子呀？

康斯坦丝：现代妻子就是不事生产的妓女。

卡尔弗太太：我亲爱的，要是你爸听见你说这样的话，他会怎么说？

康斯坦丝：好妈妈，我们何必去猜想一个去世二十五年了的绅士会怎么说。他善于巧妙的反驳吗？

卡尔弗太太：不。他很善良，可是他笨得很。所以上帝喜欢他，

他死得早呀①。

〔伯纳德·克塞尔开门，探头朝里看看〕

伯纳德：我可以进来吗？

康斯坦丝：噢，你来了。我原想你怎么了。

伯纳德：玛丽·路易丝看见门口有我的车子，叫我开车送一下她。我不好意思不送她。

康斯坦丝：所以你送她回家了。

伯纳德：不，她说心情不舒畅，要去洗头发。我把车开到朋德街②一个地方。

康斯坦丝：她对你说些什么？

伯纳德：她说，不知我会把她看作个什么人了。

康斯坦丝：女人对于一个说话屁用也没有的男人怎么说，往往都这么个腔调。那你怎样回答的呢？

伯纳德：嗯，我说，我不喜欢对与我无关的事发表意见。

康斯坦丝：亲爱的伯纳德，我最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总是这样周到。天塌下来，你也不动声色，始终是个地道的英国绅士。

伯纳德：当时我想只有那样说最得体。

康斯坦丝：好吧，妈妈，我不拖住你了。我知道你和玛莎还有许多许多事情要做哪。

卡尔弗太太：多亏你提醒我。走，玛莎。再见，宝贝。再见，克塞尔先生。

伯纳德：再见。

---

① 上帝喜欢的人死得早，语出基督教《圣经》。
② 朋德街——伦敦高级商店集中区。

康斯坦丝：〔对玛莎〕再见，好妹妹。谢谢你的同情，你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帮助。

玛　莎：我不明白，说我明白也不管用。

康斯坦丝：愿上帝保佑你。〔卡尔弗太太和玛莎下。伯纳德在她们走后把门关上〕我们现在去拉纳拉会太晚了吗？

伯纳德：反正已经晚了，我们再晚些也无所谓。我有些要紧话要跟你说。

康斯坦丝：〔跟他开玩笑〕对我要紧的，还是对你要紧的？

伯纳德：那个可怕的场面使我说不出地难堪。

康斯坦丝：你不觉得中间有时候也比较轻松吗？

伯纳德：我到今天下午才晓得这事情，根本想不到你也全知道的。我没法说出我觉得你多么勇敢，能带着一副笑脸忍受这样的折磨。如果说我过去爱慕你，我现在更十倍地爱慕你。

康斯坦丝：你真是好心人，伯纳德。

伯纳德：我想到你所经受的一切，我的心都碎了。

康斯坦丝：你何必把别人的不幸过分放在心上。

伯纳德：不到一小时前，我对你说了，只要你需要我，我什么都愿意为你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没想到这个时刻到来得这么快。我现在没有理由不把煎熬着我的爱情向你倾诉。啊，康斯坦丝，到我身边来吧。你知道，如果你和约翰之间的关系是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我决不会说一句话。可现在他已经没有权利对你有所要求。他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跟一个会使你忍受这一切羞辱的男人在一起，浪费你的一生呢？你知道我爱了你多么久，如何一往情深地爱着你。你把自己托付给我

吧。我要献出我整个的生命使你忘却你所忍受的煎熬。你跟我结婚吧，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约翰也许是太对不起我，可他还是我的丈夫。

伯纳德：只是名义上的。你竭尽全力地为他掩盖了丑闻，现在你如果要求他跟你离婚，他势必只好同意。

康斯坦丝：你果真认为他非常对不起我吗？

伯纳德：〔惊讶〕难道你心中对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关系还存在任何怀疑吗？

康斯坦丝：没有。

伯纳德：那末你问这话究竟什么意思？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伯纳德，你可曾考虑过上层阶级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吗？在劳动阶级中，女人为丈夫做饭，替他洗衣服、补袜子。她照管孩子，给他们做衣服。丈夫养她，她也作出很大贡献。而我们这个阶级里的妻子是怎样的呢？她的家有仆人管，保姆看孩子——如果她肯生孩子的话，到孩子们大了，她把他们往学校一送。让我面对真实，她不过是一个男人的情妇，只是有权利可以坚持举行合法的仪式，以免他的情欲厌倦了的时候抛弃她。

伯纳德：她同时也是她丈夫的伴侣和配偶。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每个有理智的男人都情愿在俱乐部里打桥牌，而不愿意跟他妻子在家里打，他总是情愿跟男人、而不愿意跟女人打高尔夫球。出钱雇用个秘书当助手远远比亲昵他的配偶更好。说到底，现代妻子只是寄生虫而已。

伯纳德：我不同意你所说的。

康斯坦丝：你要知道，我可怜的朋友，你是在恋爱中，所以你的判断混乱了。

伯纳德：我不懂你的意思。

康斯坦丝：约翰供给我吃的、住的，给我钱买衣裳、去玩乐，给我一辆车子用，又给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不得不这样，因为十五年前他狂热地爱过我，他承担这一切。然而你问他，他必然会承认天下没有比所谓爱情的那种特殊形式的狂热更加短暂的。他不是非常慷慨，就是非常冒失，你说我现在利用他的慷慨或者是利用他的缺乏深思远虑，靠他过日子，岂不是太不公平吗？

伯纳德：这怎么说呢？

康斯坦丝：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换得了他少一个子儿也得不到的东西。他现在不要那个了，我有什么理由要怨恨呢？我同所有的人一样，都知道情欲是短暂的。它来了又去了，没有人说得出个所以然。唯一确定无疑的是，它一去就永远不复返。既然约翰供养我，他供养我一天，我就一天没有抱怨他对我不忠实的理由。他买了一个玩具，如果他不要玩了，为什么一定要他非玩不可呢？是他出钱买了的嘛。

伯纳德：如果一个男人只有自己要想着那也许没什么。可是如果还有个女人呢？

康斯坦丝：我看你不必为我白费过多的同情。我也和一百个女孩子中的九十九个一样，结婚的时候，把结婚看作放在我面前最现成、最光彩、最有利的职业。一般女人结婚了十五年，发现她丈夫不忠实的时候，伤害了的

不是她的心，而是她的面子。如果她有点头脑，她会把这看成只是那本来乐趣横生的事难免讨来一些没趣。

伯纳德：那末，说来说去你是不爱我啰。

康斯坦丝：你认为我的这些道理都是空话吗？

伯纳德：我想，要是你也象我对你一样地发了狂，这些道理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你依然爱约翰吗？

康斯坦丝：我很喜欢他，他使我欢笑，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热火朝天，但是我并不爱他。

伯纳德：你这样就满足了吗？你不有时候感到未来有些寂寞荒凉吗？你不需要爱情吗？

〔稍顿。她对他打量了好一会儿〕

康斯坦丝：〔温柔地〕如果我需要，我找你，伯纳德。

伯纳德：康斯坦丝，你说什么？你当真心中有我吗？噢，我亲爱的，我拜倒在你脚下。

〔他把她一把抱住，热烈地吻她〕

康斯坦丝：〔脱出身子〕啊，我亲爱的，别那么突然。我靠约翰养活了这么久，如果我对他不忠实，我就完全瞧不起自己了。

伯纳德：但是如果你爱我呢？

康斯坦丝：我从没说过我爱你。即使我爱你，只要约翰还负责我的全部生活必需，我就不能不忠实。这是经济地位关系。他买了我的忠实，如果我收下了他付出的代价而不交给他所买的货，我就比妓女都不如。

伯纳德：你是说我根本没有希望吗？

康斯坦丝：目前摆在你面前的唯一希望，就是在马球比赛结束

之前赶到拉纳拉。

伯纳德：你还要去吗？

康斯坦丝：是的。

伯纳德：好极啦。〔热情冲动〕我爱你。

康斯坦丝：那末你下去发动汽车，加加油什么的，我马上就来。我要打个电话。

伯纳德：好。

〔伯纳德下。康斯坦丝拿起电话听筒〕

康斯坦丝：梅裴尔区2646……巴巴拉吗？我是康斯坦丝。你半个月前跟我说的那个工作——现在还要我吗？嗯，我想接受。……不，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约翰很好。你总是那么可爱的，你知道。只是我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越早越好。

幕　落

第　三　幕

布景：同前。

时间：一年后的一个下午。

幕启：康斯坦丝坐在写字台旁写信。管家引巴巴拉·福西特和玛莎上。

本特利：福西特太太和卡尔弗小姐来了。

康斯坦丝：噢，请坐。我正在写封信，就好了。

巴巴拉：我们在门口碰到的。

玛　莎：我想过来看看，在你动身前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康斯坦丝：谢谢你，玛莎。我看实在没有什么要你帮忙的。我行李都打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我还是第一回相信自己连一件需要的东西都没有忘记清出来。

巴巴拉：我想一定得赶来送送你。

康斯坦丝：哎，我亲爱的，我一走，你可切切不要疏忽了工作。

巴巴拉：哪里，我一半就是为了工作来的。有人刚来要我们装饰一所新房子，他们要布置一间意大利式房间。

康斯坦丝：我不喜欢你这双小眼睛的表情，巴巴拉。

巴巴拉：我想到你将去意大利，正好兜兜商店，看到精巧的东西买些回来。

康斯坦丝：你休动这脑筋，我这一年来拼命工作，到昨晚六点钟我才放下工具。我剥掉了肮脏的工作服，揩干了我没涂眉膏的眉毛上的汗水，擦干净了我长了老茧的手上的污迹。你说我可以去休假六个星期嘛。

巴巴拉：我承认这是你完全应得的。

康斯坦丝：我走出工作，把门一关，我就不再是个工人，而重又是十足的太太了。

玛　莎：我从没看见过你这样兴高采烈的。

康斯坦丝：该做的做好了，该完成的完成了。可是接下来，在今后这六个星期里，我一分一秒也不让头脑里想到浴室或糊墙纸、厨房洗涤槽、贮藏室地板、窗帘、软垫和冰箱这些东西。

巴巴拉：我并不叫你老想着这些。我只要你买些彩色的意大利

家具和几块镜子回来。

康斯坦丝：不，我卖力地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可现在我要尽情地欢度我的假日了。

巴巴拉：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

玛　莎：康斯坦丝，我亲爱的，我想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

康斯坦丝：我原以为你到现在该明白了，我应该知道的事情一般都是早就知道了。

玛　莎：你决计猜不出我今天早晨在朋德街遇见了谁。

康斯坦丝：我猜得出。玛丽·路易丝。

玛　莎：噢！

康斯坦丝：对不起，使你失望了，好妹妹。她一小时前打电话给我来着。

玛　莎：可是我以为她还要过一个月才回来。她本来要在外面待一年的。

康斯坦丝：她昨夜回来了，这会儿我正准备她来哩。

玛　莎：到这儿来？

康斯坦丝：是的。她说她简直最好飞到这儿来，在我动身以前见到我。

玛　莎：她来干什么？

康斯坦丝：也许是来招呼一声。我觉得她真好，出门那么长时间，刚回来该多忙，还赶来看我。

巴巴拉：她在那边都兜遍了吧？

康斯坦丝：兜遍了。她去了马来亚——那儿莫蒂默有产业，你知道，又去了中国，这回是刚从印度回来。

玛　莎：我老是想，是不是你的建议，叫他们俩在那个不幸的场面出现之后，马上出门去四海遨游。

康斯坦丝：你该承认你是看了那个场面的人中最开心的，好妹妹。

巴巴拉：他们出门兜一圈，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玛　莎：当然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可是姐姐，她刚回来，你又要出门六星期，不是有点不妙吗？

康斯坦丝：我们工作妇女只能在有休假的时候休假。

巴巴拉：我相信约翰已经有了教训。他不会再让自己干蠢事。

玛　莎：你认为他昏迷的头脑真的已经清醒过来了吗，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我怎么知道？他来了，你还是问他自己。

〔她正说到这句话时，约翰上〕

约　翰：问他什么？

玛　莎：〔毫不犹豫〕我是在问，康斯坦丝出门的一段时间里，你会怎么样？

约　翰：我有许多工作要做，你知道，另外我将常去俱乐部。

玛　莎：很遗憾，你不能安排一下工作，和康斯坦丝一起去度假。

巴巴拉：这可不能怪我。我是完全可以根据康斯坦丝的需要来作出我的安排的。

康斯坦丝：你知道，我要到意大利去，而约翰在欧洲大陆上只喜欢需要费劲想象才知道不是在英国的那些地方。

玛　莎：海伦① 怎么样？

康斯坦丝：我们已经在亨利② 弄了所房子过八月份。约翰可以打高尔夫球和在河上划船，到时候我可以每天到城里

---

① 海伦——约翰和康斯坦丝的女儿。

② 亨利（Henley）——在牛津郡泰晤士河畔，每年在此举行国际划船比赛。

去照顾生意。

巴巴拉：好，亲爱的，我走了。我希望你度个愉快的假日。这是你应得的。你知道吗，约翰，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说服了康斯坦丝出来做工作。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约　翰：我始终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不会说喜欢的。

巴巴拉：你还没有饶恕我吗？

约　翰：她坚持要这样做，我只好尽量不让事情弄得太糟。

巴巴拉：再见。

康斯坦丝：〔吻她〕再见，亲爱的。自己当心。

玛　莎：我跟你一起走，巴巴拉。妈说她待会儿也要来送送你。

康斯坦丝：噢，好，再见。

〔她吻她们，送她们到门口。她们俩下〕

约　翰：我说，康斯坦丝，我原以为是因为巴巴拉实在跑不开，你才非要这个时候走不可的。

康斯坦丝：我说过这话吗？

约　翰：当然。

康斯坦丝：噢！

约　翰：要是我早知道在我休假的时候你可以同样容易地休假，那该多……

康斯坦丝：〔打断他〕你不知道夫妻一起度假是错误的吗？度假的唯一目的是休息、换换新鲜、和玩乐。你想一个男人跟他妻子出门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约　翰：这要看是怎样的妻子。

康斯坦丝：我看看旅馆餐厅里一对对夫妻，面对面隔着一张张小桌子默默坐着，彼此没有一句话——真没有比这叫

人看了更不带劲的。

约　翰：噢，不，胡说。我们常常见到那一对对的夫妻是那么兴高采烈的。

康斯坦丝：是的，我知道，不过你仔细看看那太太的手上的结婚戒指，就会看到它戴在手指上怪不自在的。

约　翰：我们在一起总是欢天喜地的，而我轻轻在你手指上戴上结婚戒指的仪式上是一位主教主持的。难道你说我使你厌烦吗？

康斯坦丝：正好相反，你使我高兴得要命。可我有恼人的谦卑：我怕你会嫌我老缠在你身边。我想，离开你几个星期，让你自由自在，好给你透透气。

约　翰：你硬要这样死钉着取笑我，会把我逼成终身神经病的。

康斯坦丝：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的行李已经打好，和亲友们都告别过，他们也准备着一个月见你不着的，谁知明天又要见到你了，这才叫人讨厌哩。

约　翰：嗯。废话……听着，康斯坦丝，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康斯坦丝：是吗？

约　翰：你知道玛丽·路易丝回来了吗？

康斯坦丝：知道。她说她要赶在我动身前来看望我。我俩这么久没见着了，这会儿再见到她，够有意思的。

约　翰：我要你为我做件事，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什么事？

约　翰：唉，你对我真是再好没有，该死，我不能利用你的善良而亏待你。我该对得起你。

康斯坦丝：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约　翰：自从那天莫蒂默来这里当了个大傻瓜后，我一直没有跟玛丽·路易丝见过面。她出门将近一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绝对不能再跟她保持过去那种关系。

康斯坦丝：你怎么想到她有这个意思呢？

约　翰：我觉得她一到就打电话给你是预兆。

康斯坦丝：预兆？你知道，有些女人一看到电话机，就非拿起听筒不可，等到接线员问她要什么号码的时候，她不能不随便说一个。大概首先出现在玛丽·路易丝头脑里的就是我们家的号码。

约　翰：你不能闭着眼睛不顾玛丽·路易丝曾是疯狂地爱着我的这一事实。

康斯坦丝：这个嘛，我和你两个谁也怪不得她。

约　翰：我不是没有情义，不过毕竟这事情硬在我们之间造成了一道裂缝，我想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永远无法填补的。

康斯坦丝：当然你得给自己寻开心嘛。

约　翰：我不是想着自己，康斯坦丝。我一半当然也是为玛丽·路易丝好，不过，坦白说，主要是为你好。要是玛丽·路易丝和我之间的关系不干干脆脆一刀两断，我想永远没有脸再见你。

康斯坦丝：让你失去既没有损害、又不花钱的欢乐，我也不忍的。

约　翰：痛苦当然痛苦，可是一个人如果下了决心要做什么，最好是当机立断地去做。

康斯坦丝：你说得很对。我告诉你我将怎么做。等玛丽·路易

丝一来，我推说有点事，让你跟她单独谈去。

约 翰：我的想法不完全是这样。

康斯坦丝：噢？

约 翰：这种事情女人做起来比男人巧妙得多。所以我是想由你来做比我做好。

康斯坦丝：噢，是吗？

约 翰：我不大好说，而你说起来容易得很——这一套你全懂得，你就说你有自尊心，一句话，她必须甩掉我，要不你就要翻脸不认人了。

康斯坦丝：但是你知道我心肠太软。要是她嚎啕大哭起来，说她没有你活不下去，我会为她伤心，接着我会对她说，好吧，要命的，你跟他一直好下去吧。

约 翰：你不能对我这样恶作剧，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你知道，我一生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欢乐。

约 翰：（踌躇片刻）康斯坦丝，我对你彻底坦白地说，我对玛丽·路易丝已经厌倦了。

康斯坦丝：我的宝贝，这话你为什么早不说呢？

约 翰：打开窗子说亮话吧，康斯坦丝，你知道，这种话哪能对一个女人说呢？

康斯坦丝：我承认女人是不大容易接受这样的话的。

约 翰：女人真是莫名其妙。她们对你厌倦了的时候，她们会毫不犹豫地对你直说。你不高兴也得受。而你对她们厌倦了呢，你就是猪猡、畜生，抛在滚油锅里煎还便宜了你。

康斯坦丝：好吧，把这事情交给我吧。我来。

约 翰：你真太好了。不过，你要对她好好地说呀。我实在不愿

意伤她的心。她是个多么善良的小东西，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温柔得可爱。

约　翰：她也叫做倒了楣了。

康斯坦丝：真糟糕。

约　翰：让她了解，不是我狠心，而是我被弄得没有办法。要她不要把我想得太坏了。

康斯坦丝：当然不会。

约　翰：不过你一定要做得斩钉截铁。

康斯坦丝：这我会做到。

约　翰：好康斯坦丝。天哪，谁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好妻子。

〔管家引玛丽·路易丝上〕

管　家：德拉姆太太来了。

〔两位太太热烈拥抱〕

玛丽·路易丝：亲爱的，又看到你，好极了。真是太好了。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你气色多好，那些是新买的珍珠吗？

玛丽·路易丝：不错吧？我们在印度的时候莫蒂默还给我买了最珍贵的绿宝石哩。噢，约翰，你好吗？

约　翰：我很好，谢谢你。

玛丽·路易丝：你好象比我上次看见你的时候胖了些。

约　翰：不可能。

玛丽·路易丝：我瘦了好几磅。〔对康斯坦丝〕赶上了你很高兴。要是你已经跑了，碰不到你，该多失望。〔对约翰〕你们到哪儿去？

约　翰：我哪儿也不去。康斯坦丝一个人去。

玛丽·路易丝：她一个人去吗？多有意思。我想你准是走不开。你很赚钱吧？

约　翰：马马虎虎过得去。我少陪了，你不见怪吧？我去有点事情。

玛丽·路易丝：好。你总是很忙是吗？

约　翰：再见。

玛丽·路易丝：我希望，康斯坦丝出门去了，我们能来看看你。

约　翰：多谢，多谢。

玛丽·路易丝：莫蒂默的高尔夫球进步了。他会喜欢跟你玩的。

约　翰：那好，我听了很高兴。

〔约翰下〕

玛丽·路易丝：我真希望能跟你单独在一起谈谈，康斯坦丝，我有成堆的话要跟你说。约翰走开一下，很识相。首先我要告诉你，一切都很顺利。你知道，你所教我的全对。我多么高兴，听了你的话，叫莫蒂默带我外面去逛一年。

康斯坦丝：莫蒂默不是呆子。

玛丽·路易丝：噢，不，作为一个男人，他确实很聪明。我跟他吵得鸡犬不宁，你知道，就因为他怀疑了我；最后他只能服服贴贴。可是我看得出，他还吃我不准。你知道男人是怎么的——一旦他们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再要去掉它比什么都难。好在这次旅行很开心；我是从头到尾象个天使般地讨他喜欢，他又赚了一大笔钱，所以万事大吉。

康斯坦丝：我听了很高兴。

玛丽·路易丝：一切全靠你，康斯坦丝。我叫莫蒂默在锡兰给你买了块非常精致的五角形的蓝宝石。我对他说，他得罪了你，应该有所补偿。这块宝石是花一百二十镑

买来的，我亲爱的，我们已经拿到卡蒂尔首饰店替你给镶起来。

康斯坦丝：多激动人呀。

玛丽·路易丝：你决不要以为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听着，康斯坦丝，现在我急于要对你说的是你用不着为我和约翰的事烦心了。

康斯坦丝：我从没有心烦过。

玛丽·路易丝：我知道我曾经做出不象人干的事，不过我决没有想到会让你发觉的。早知道你会发觉，我怎么也不会跟他有什么往来，这你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康斯坦丝：你心眼真好。

玛丽·路易丝：我想要你替我做件事，康斯坦丝。你肯吗？

康斯坦丝：我一向乐于为朋友效劳。

玛丽·路易丝：你知道约翰是怎么样的人。当然他和蔼可亲，各方面都好，不过这事情已成了过去，这一点最好让他这会儿就明白。

康斯坦丝：这事过去了。

玛丽·路易丝：当然，我知道他现在还死心塌地地爱着我。我一走进这儿就看得出来。这也难怪他，是不是？

康斯坦丝：男人的确都觉得你迷人。

玛丽·路易丝：然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时不能不为自己考虑。他必须看到，我们既已发现你已经全部知道这事了，那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康斯坦丝：我已经尽量不让你们知道，保守秘密够长久的了。

玛丽·路易丝：这样说来，叫人不能不觉得你是一直把我们当着傻瓜。这似乎把浪漫气息都冲掉了。你懂我的意思

吗？

康斯坦丝：似懂非懂。

玛丽·路易丝：你知道，我怎么也不愿意伤约翰的心，不过拐弯抹角不解决问题，我是下定决心要在你动身之前把这事情彻底了结，从此一刀两断。

康斯坦丝：情况太突然。我怕这对约翰将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玛丽·路易丝：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康斯坦丝：没多少时间了，这场非常动人的戏不能演得太长，可是我先得看一看约翰是不是还没走。你能在十分钟内解决问题吗？

玛丽·路易丝：噢，我可没法跟他当面说。我要你跟他说。

康斯坦丝：我！

玛丽·路易丝：你最了解他，你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要对个爱你的男人说你不再象过去那样要他了，那话太不好说。由第三者说，要容易得多。

康斯坦丝：你真是这样想吗？

玛丽·路易丝：这是肯定的。你知道，你可以说，为了你，我已经决心从此以后我们只能仅仅是做个朋友。你对我们两个仁至义尽，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正大光明，实在太说不过去。你对他说，我将永远深深念着他，他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可是我们必须分手。

康斯坦丝：然而如果他坚持要跟你会面呢？

玛丽·路易丝：这不行，康斯坦丝。我不能跟他会面。我一定只会放声大哭，把两只眼睛都哭肿。你替我跟他说吧，我的好宝贝。我求求你。

康斯坦丝：好吧，我来。

玛丽·路易丝：我经过巴黎的时候，买了一套最豪华的淡绿色缎子的夜礼服，你穿起来一定漂亮极了。我送给你好吗？我只穿过一次。

康斯坦丝：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真的那样坚决地立即甩掉约翰呢？

（玛丽·路易丝瞧着她，调皮地一笑）

玛丽·路易丝：你发誓不说出去。

康斯坦丝：人格担保。

玛丽·路易丝：是这样，我的亲爱的，我在印度遇上了一个美男子，少年英俊。他是一个总督的随从参谋。他跟我们同船回英国来。他就是爱我。

康斯坦丝：当然你也爱他啰？

玛丽·路易丝：我亲爱的，我真是爱他爱得发了狂。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怎么样。

康斯坦丝：我们两个不妨猜上一猜嘛。

玛丽·路易丝：象我这样的性格简直可怕。当然你不能理解，你是冰冷的。

康斯坦丝：（很镇静地）你是个小骚货。

玛丽·路易丝：噢，我不是。我有些风流——但我不是乱来呀。

康斯坦丝：你如果是个规规矩矩的娼妓，我倒更尊重你些。娼妓干这行当，至少是为了自己养活自己。而你呢？一切是你丈夫给的，而他出钱买了你，你却一点也不给他。你比一个诈骗犯好不了多少。

玛丽·路易丝：（惊愕，而且确实被刺伤了心）康斯坦丝，你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太不客气了。我一向以

为你是喜欢我的。

康斯坦丝：我是喜欢你的。我认为你是骗子，是假仁假义的人，是寄生虫，可是我喜欢你。

玛丽·路易丝：如果你把我看作是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喜欢我。

康斯坦丝：我喜欢。你和蔼，慷慨，有时还很有趣。我甚至对你还有某种爱慕。

玛丽·路易丝：〔微笑〕你所说的，我一句也不相信是认真的。你是知道我多么真心诚意地爱你的。

康斯坦丝：我是如实地看人的，我想二十年后你准会成为正派的典范。

玛丽·路易丝：亲爱的，我知道你在说笑话，你爱说笑话尽管说。

康斯坦丝：好，你快走吧，亲爱的。我去把这坏消息透露给约翰听去。

玛丽·路易丝：那末，再会了，你对他得好好讲。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让他不要太难过。〔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我以前常觉得奇怪，你这样漂亮，怎么会老不大如意。我现在明白了。

康斯坦丝：你说说。

玛丽·路易丝：你知道——你是个幽默家，这就叫男人们退避三舍。〔她下。一会儿门慢慢开启，约翰探进头来〕

约　翰：她走了吗？

康斯坦丝：进来。风平浪静，一切顺利。

约　翰：〔进来〕我听房门砰地一声。你对她说了吗？

康斯坦丝：我说了。

约　翰：她伤心得不得了吧？

康斯坦丝：当然对她是个打击，可是她表现得很坚强。

约　翰：她哭了吗？

康斯坦丝：不，没怎么哭。老实说，我看她受到这打击，可能头都昏了。但是回到家里，她意识到了她所失去的整个儿意味着什么，她会嚎啕大哭的。

约　翰：我最不想看女人哭。

康斯坦丝：看了伤心，是不是？可是哭了，可以轻松一下神经。

约　翰：我看你怪冷漠的，康斯坦丝。我可心里不太好过。我不愿意她认为我待她太狠心。

康斯坦丝：我想她很了解，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她知道你始终还是非常爱慕她的。

约　翰：可是你是不是把话都说得明明白白了。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很明白，很明白。

约　翰：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你，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没什么。

约　翰：无论如何我很高兴，想到你将非常安心地出门去度假日。顺便我问你，你要钱吗？我马上给你开张支票。

康斯坦丝：噢、不，谢谢你。我有够多的钱。我这一年工作下来，挣了一千四百镑。

约　翰：有这么多，了不起！这可是个很可观的数目。

康斯坦丝：我准备拿两百镑作这次度假用。我买衣服和零星东西用掉了两百镑，余下一千镑我今天早晨存进你的银行户头了，支付了我过去这十个月来的膳宿费。

约　翰：这是废话，我亲爱的。我听也不要听。我不要你付什么膳宿费。

康斯坦丝：我一定要付。

约　翰：你不爱我了吗？

康斯坦丝：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你以为一个女人非要男人来养活，才爱那个男人吗？你的想象力岂不太差了。你不想到你的可爱和你的好脾气吗？

约　翰：别胡闹，康斯坦丝。我完全有能力供养你，让你体体面面的。你要付我一千镑作膳宿费，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康斯坦丝：你觉得这样的侮辱你咽不下去吗？一千镑够一个人寻些开心的哪。

约　翰：我怎么也不会收受。我从来就不赞成你出去做生意。我认为你照管这个家什么的，有的是事情够你做的。

康斯坦丝：我出去工作，你觉得不舒服吗？

约　翰：不，我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

康斯坦丝：你可以完全相信我，许多不会管家的女人大谈特谈管家。要是你懂得管家，有几个好仆人，一天的事情十分钟就做好了。

约　翰：不管怎么说，反正你要去工作，我让你去了。当时我想，按实际讲这对你倒是合适而愉快的职业，可我并没有想在经济上谋什么好处。

康斯坦丝：是啊，我知道你没有。

约　翰：康斯坦丝，我不禁想到，说不定你这样决定与玛丽·路易丝的事有关。

〔停顿了一会，随即康斯坦丝以较为严肃的口气说起话来〕

康斯坦丝：你可曾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跟玛丽·路易丝私通，我一句也没责骂过你？

约　翰：我是奇怪。我只能想这是你无边宽宏大量。

康斯坦丝：你想错了。当时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责骂你。

约　翰：这是什么话，康斯坦丝？你完全有权利责骂我。我们做出了猪狗干的丑事。我也许是一条肮脏的狗，谢谢老天，我自己也知道确实连狗也不如。

康斯坦丝：你已经不要我了，这怎么能怪你？你既已不要我了，我对你还有什么用处呢？你已经看到，在使你享受到一个美满家庭的乐趣方面，我不大起作用了。

约　翰：你是我那孩子的母亲呀。

康斯坦丝：我们别去夸大这个重要性，约翰。过去我起到了一个女性的自然而健康的作用。生下了孩子，我把所有照管孩子的种种劳累都交托给了更胜任的人去做。让我们面对现实，我只是你家中的寄生虫。你对我有法律责任，因而没有办法抛弃我，但是我很感激你，你从没有用语言或什么腔调向我表示我只是一件代价很贵而有时又碍手碍脚的装饰品。

约　翰：从我没有把你当成碍手碍脚的装饰品。你说什么你是寄生虫，也使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吝惜过为你花费的一分钱吗？

康斯坦丝：〔装作惊讶〕你当我把你仅仅是由于愚蠢而做的事说成是你的好心眼吗？你也象一般男人一样糊涂，上了一般女人的大当，说是他娶了她，就该供给她日常的需用和奢侈的花费，牺牲自己的欢乐、舒适和自由，说他应该把能够在她的石榴裙下做奴隶是莫大的荣幸——你也都信以为是天经地义吗？得了，得了，约翰，你头脑清醒一下。你落后了时代一百年。现在女人既已把闺阁的粉墙推倒了，她们势必采取街头乱七八糟

的那一套。

约　翰：你把什么都忘了。你不想一个男人会感激一个女人过去给他的爱情吗？

康斯坦丝：我想在不需要他作出特殊牺牲的条件下，男人的感激往往是强烈的。

约　翰：你这种看法很特别，不过我倒显然幸喜你这样看法。但是，毕竟那事情在暴露之前，你早就知道了。后来你决心要去入伙做生意又是怎么回事呢？

康斯坦丝：我是天生一个懒女人。以前只要面子过得去，我是打算人家给，我就受，我也没什么回报的。① 我是寄生虫，我也知道。但是后来到了或是因为你讲客气，或是由于糊涂，才不对我具言真相的时候，我改变了主意。我多想有一天在忍不住的时候，能够冷静、客气、却又干脆地对你说——你见鬼去吧。

约　翰：现在这一天到来了吗？

康斯坦丝：正是的。我不靠你什么。我能够自主。我支付了我一年来的生活费用。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重要的自由，那就是经济上的自由，因为归根到底谁出钱，谁作主。现在我有这种自由了，真的这是自从我第一次吃到杨梅冰淇淋以来所感受到最大的喜悦和激动。

约　翰：你知道，我宁愿你象个普通的女人一样跟我整个月地天天吵架，把我搅死，也不愿你对我怀着这样冷酷的怨恨。

康斯坦丝：我可怜的宝贝，你说哪儿去了？你跟我在一起生活

---

① 语出圣经"施比受更为有福"。——编者

了十五年，难道还不知道我不会庸俗地虚情假意吗？我没有怨恨。我衷心爱你。

约　翰：你是说，你这样做，并不是想要使我觉得自己是个混账小人吗？

康斯坦丝：决没有这意思。在我心里，我只能找到对你的爱和最仁慈宽厚的感情。你不相信我吗？

〔约翰对他瞧了一会，然后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

约　翰：奇怪，这我倒是相信的。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我知道，不过这些话不要对外人讲。人言可畏。

约　翰：〔含情脉脉地一笑〕我但愿能走得开。我不大喜欢你单独一个人出门旅行。

康斯坦丝：噢，不是一个人。我没有告诉你吗？

约　翰：没有。

康斯坦丝：我本来要告诉你的。我跟伯纳德一起去。

约　翰：啊！你从没有说过。还有谁？

康斯坦丝：没有了。

约　翰：噢！〔他听到这话，大吃一惊〕这不有点离奇古怪吗？

康斯坦丝：不。有什么离奇古怪的？

约　翰：〔茫然不知所措〕一个年轻女人跟一个年纪大到几乎可以说是她父亲的男人一起出门，去度六个星期的假，这可是不大有的。

康斯坦丝：伯纳德的年纪正好跟你差不多。

约　翰：你不怕引起人家说长道短吗？

康斯坦丝：我没有特意到处去讲过，事实上，现在我想起来，

只告诉了你，而你，我相信，不会讲出去的。

〔约翰突然觉得他的领子有点太紧，用手指扳扳，要它宽舒些〕

约　翰：你肯定会被熟人看到，他们一定会讲出去。

康斯坦丝：噢，我看不会。你知道，我们准备整个儿乘自己的汽车旅行，我们两个谁也不想到人们常到的地方去。我们结交一些象我的朋友那样的真正的上等人，这有一个好处，你到了某一个当令的游览胜地，你认识的一些人也都在那儿，你一到就肯定会找到这帮子朋友的。

约　翰：当然我不是那么无理会以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出外旅行，就一定没有好事情。不过你也不能否认，这到底有点异乎寻常。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你们之间会有什么，可一般人免不了要说有什么的。

康斯坦丝：〔泰然〕我一向认为，一般人的头脑比聪明人常说他们的要更精灵。

约　翰：〔慎重地〕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康斯坦丝：怎么啦，约翰，我们当然是作为夫妻去旅行的呀。

约　翰：别傻，康斯坦丝。你知道你说些什么吗？这决不是开玩笑的。

康斯坦丝：那末，我可怜的约翰，你以为我们是什么呢？难道我真的迷人不住了，所以你不相信我所说的吗？那我为什么要跟伯纳德一起去呢？要是我只是要一个伴，我找个女的一起去好了。我们可以头痛时一块儿痛，要洗头时一块儿上理发店去洗，做睡衣也做一样的。一个女的作旅行的同伴比一个男人好得多。

约　翰：可能我太愚蠢，不过我总好象没法理解你所说的。你真要我相信伯纳德·卡塞尔是你的情夫吗？

康斯坦丝：当然不是。

约　翰：那末，你到底说的是些什么呢？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我说得再清楚没有了。我要出去度假六个星期，伯纳德非常热情地愿意陪我去。

约　翰：那我呢？

康斯坦丝：没你的事。你留在家里，照顾你的病人。

约　翰：〔竭力抑制〕我自以为是个有理智的人。我不会暴跳如雷。许多男人会跺脚、叫骂或者砸家具。我不想吵得很热闹，不过你得允许我说，你刚才告诉我的话实在叫人吃惊。

康斯坦丝：或许有那么一阵子你会觉得吃惊，可我相信你只要多想想，就想通了。

约　翰：我怕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想，因为我有异样的感觉，好象就要中风了。

康斯坦丝：那末，把衣领解开。我看你，脸色的确比平时发红。

约　翰：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放你去呢？

康斯坦丝：〔好声好气地〕主要是你事实上没法阻止我。

约　翰：我没法相信你真是这样想的。我不知你头脑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康斯坦丝：〔随便地〕我想生活有个变化对我有好处。

约　翰：胡说。

康斯坦丝：怎么？你自己就是的，你忘了吗？那时候你无聊、没劲。后来你搞上了玛丽·路易丝，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生气勃勃，跟你在一起

也有味儿得多了。它对精神上的鼓舞作用多大。

约 翰：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康斯坦丝：你是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吧？一个女人有那么一段时间打星号，接着又怀上孕了的那种维多利亚时代早已过去了①。

约 翰：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是说，要是一个男人对他妻子不忠实，那个妻子是同情的对象，而要是一个女人对她丈夫不忠实，那个丈夫只是嘲笑的对象。

康斯坦丝：那是一种传统的偏见，有头脑的人必须竭力摆脱。

约 翰：你预备我就这样坐着，让一个男人在我眼睛底下带着我的妻子走吗？你会不叫我跟他握手，祝他一路顺风吗？

康斯坦丝：我正要叫你这样做。他一会儿就要来这里向你告别。

约 翰：我要一拳揍死他。

康斯坦丝：我要是你，就不冒这个险。他比你强壮得多，我的印象好象他是个很有点力气的左撇子哩。

约 翰：我要好好骂他一顿，让他知道我心目中他是个什么东西。

康斯坦丝：怎么？你忘了我对玛丽·路易丝是挺热情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买顶帽子都要我陪她去，帮她拣的。

约 翰：我血管里流着红色的血，我是个男子汉。

康斯坦丝：此刻我更担心的是你脑子里有没有一点理性的东西。

① 当指那时无避孕措施，女人要与人乱搞，常常造成怀孕，生下私生子。"星号"指妇女到医院去检查是否怀孕时，未孕的记号。

约　翰：他爱你吗？

康斯坦丝：狂热地爱着哩。你不是早就心中有数吗？

约　翰：我？我怎么知道？

康斯坦丝：他去年一直来我们家。你以为他是专门来看你的呀？

约　翰：我从来没注意过他。我觉得他这人木头木脑的。

康斯坦丝：他确实木头木脑。可是他很可爱。

约　翰：他算哪种人，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背后勾搭人家的老婆——这算什么人？

康斯坦丝：很象你自己，约翰，我该这么说。

约　翰：决不一样。英蒂默是天生给人愚弄的。

康斯坦丝：我们谁也不知老天是怎么安排的。

约　翰：我知道你要逼得我发疯。我就要动手砸烂什么了唷。

康斯坦丝：那边有个花瓶，是你的亨利叔叔送给我们作结婚礼物的。你把那个砸了吧，那不过是个复制品。

〔约翰拿起花瓶，往地上猛力一掷，掷得粉碎〕

约　翰：砸了。

康斯坦丝：你舒服些了吗？

约　翰：舒服个屁。

康斯坦丝：那你砸了不很可惜了吗？否则你可以拿去送给你医院里的同事作结婚礼物嘛。

〔管家引卡尔弗太太上〕

管　家：卡尔弗太太来了。

康斯坦丝：噢，妈，你来得好。我是多么希望在动身前见到你呀。

卡尔弗太太：啊，你们打碎东西了。

康斯坦丝：不，约翰在发脾气，他要砸烂些什么消消气。

卡尔弗太太：胡说，约翰从来不发脾气。

约　翰：这不过是你想的，卡尔弗太太。是的，我是在发脾气，火冒三丈哩。你参与了康斯坦丝的这个计划吗？

康斯坦丝：不，妈不知道。

约　翰：你能设法阻止吗？你是对她有些影响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事情荒谬之至。

卡尔弗太太：我的好姑爷，你说什么，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约　翰：她要跟伯纳德·卡塞尔一起去意大利。就他们俩。

卡尔弗太太：〔凝视着他〕没有的事，你怎么知道？

约　翰：她刚才突然好意思亲口告诉我的。她随口说来，若无其事，仿佛对我说：宝贝，你的外衣该刷一下了。

卡尔弗太太：是真的吗，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是的。

卡尔弗太太：可是你跟约翰不是相处得好好的吗？我一直认为你们俩总是挺愉快的。

约　翰：我也这么想。我们从没有拌过一句半句嘴。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卡尔弗太太：你不爱约翰了吗，好女儿？

康斯坦丝：我对他是真心诚意的。

约　翰：你给了我一个女人所能给予男人的最大的伤害，你怎么还说对我是真心诚意的呢？

康斯坦丝：别痴呆了，约翰。我不会比你一年前给我的伤害更大些吧。

约　翰：〔大步走到她面前，错误地以为这下明白了〕你这样做是为了玛丽·路易丝的事要对我进行报复吗？

康斯坦丝：别傻，约翰。没有比这更和我的想法风牛马不相及的了。

卡尔弗太太：二者的情况截然相反。约翰很不规矩，欺骗了你，可是他后悔了，而且已经受到惩罚。这事情弄得很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不过，男人总是男人，他这样也是意料中事，可以原谅他。女人却无可原谅。男人天生是一夫多妻的，明智的女人总是容许男人偶尔违犯现代文明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戒律。女人是一夫一妻的。她们天生只能有一个男人。所以她们一越出女性的自然限制，人们就凭常识对她们群起而攻之了。

康斯坦丝：〔笑笑〕这似乎有点厚此薄彼吧。

卡尔弗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贞对于男人没有道德上的影响。他们可以尽管淫乱而依然正直、勤奋、可靠。女人就大不一样。不贞使她们的品德败坏。她们变得虚假、放荡、懒散、怠惰和不老实。因为这样，所以千万年来的经验要求女人贞洁。因为已经得出结论，贞洁是一切道德之母。

康斯坦丝：她们不老实，因为她们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去送人。她们是已经把自己卖掉，换取吃用和保护的。她是属于别人的。她们依靠丈夫，所以如果她们对丈夫不忠实，她们就是骗子、就是贼。我现在可不依靠约翰。我经济上独立自主，因此我要求我的性的独立自主。我今天已经在约翰的账户上存进了一千英镑，偿付了我这一年的开支。

约　翰：我拒绝收受。

康斯坦丝：怎么，你非收不可。

卡尔弗太太：别发脾气，发脾气没有意思。

康斯坦丝：我算得不发脾气的了。

约　翰：你如果认为他们所谓的自由恋爱[1]是什么好玩意儿，那你就错了。相信我说，这种玩意是天花乱坠地宣扬得最过分的新发明。

康斯坦丝：既然如此，我不懂为什么人们对此始终是津津有味的呢？

约　翰：真要命，我不知该说什么好。这种事有结婚所带来的一切纠葛，而没有结婚所能产生的任何好处。我亲爱的，相信我的话，这玩意儿毫无意思。

康斯坦丝：你也许是对的，不过你知道，要从任何别人的经验中得益，多么困难。我要自己体验一下。

卡尔弗太太：你爱伯纳德吗？

康斯坦丝：老实对你说，我还说不准。是不是爱上了谁，自己怎么知道。

卡尔弗太太：我亲爱的，我只知道一种试验。你能用他的牙刷吗？

康斯坦丝：不。

卡尔弗太太：那末你没有爱上他。

康斯坦丝：他爱了我十五年。在这持久的爱慕中，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心中产生一种微妙的异样感觉。我总想有所表示，让他知道我不是无情无义的。你知道，再过

---

[1] 自由恋爱——原文Free love，实际含义是"自由性爱"，即随随便便地和别人发生性关系。

六个星期，他要回日本去了。以后七年里他不会有机会再到英国来。我现在是三十六岁，他爱我；七年后，我将是四十三岁。一个四十三岁的女人往往还相当俏丽，可是一个男人上了五十五，就不大再会为她神魂颠倒了。于是我的结论是：机不可失，所以我问他是否要我跟他一起去意大利去过这最后的六个星期。待我在那不勒斯向他挥着手帕，送他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远去的时候，我希望他感到他这些年来无私的爱情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约　翰：六个星期？你准备在六个星期末了离开他吗？

康斯坦丝：噢，当然。我要使我们的爱情有个限期，这样我想它可以达到一种美的、转眼云烟的美妙无比的境界。约翰，玫瑰花所以那么可爱，还不是就因为它刚一开足就凋谢了吗？

约　翰：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把我震惊得不知说什么好。你把我弄得尴尬透顶了。

〔卡尔弗太太一直站在窗口，忽然叫了一声〕

康斯坦丝：什么事？

卡尔弗太太：伯纳德来了。他车子刚开到门口。

约　翰：你要我象个不知道你们的计划那样来招待他吗？

康斯坦丝：这样比较合适。吵吵闹闹是愚蠢的，吵闹也阻止不了我这回跟他一起去旅游一圈。

约　翰：我有我的尊严。

康斯坦丝：保持尊严的最好的办法往往是把它藏在口袋里。你要好好的，约翰，你要客客气气对待他，就象我明知玛丽·路易丝是你情妇而客客气气待她一样。

约　翰：他了解我知道这事吗？

康斯坦丝：当然不知道。他有点老脑筋，你知道，假如他知道事情已不成其为秘密了，他不会还公然欺骗一个朋友的。

卡尔弗太太：康斯坦丝，我说什么也不能叫你改变宗旨吗？

康斯坦丝：不，好妈妈。

卡尔弗太太：那我就蓄着点精神吧。趁他没到来之前，我走了。

康斯坦丝：好吧。再会，妈妈。我会寄许多彩色风景明信片给你的。

卡尔弗太太：我不赞成你，康斯坦丝，我也不能装做依了你，你这样做不会有好处。男人生来都是坏的，他们讨人喜欢，他们欺骗老婆；女人呢？应该贞洁、宽宏大量、委曲求全。这是天经地义，无论你们的花样多么新奇都改变不了。

〔管家本特利上，后面跟着伯纳德〕

本特利：克赛尔先生到。

卡尔弗太太：你好，伯纳德，再见。我正要走。

伯纳德：啊，遗憾，再见。

康斯坦丝：〔对伯纳德〕你好。等一等。〔对管家〕喂，本特利，你把我的行李拿到楼下去，待会儿放上出租汽车。

本特利：是，太太。

伯纳德：你正要动身吗？我来得正巧。要是没赶上那才遗憾哩。

康斯坦丝：等出租汽车来了，告诉我。

本利特：是，太太。

康斯坦丝：〔向伯〕现在我可以跟你谈谈。

〔管家下〕

伯纳德：你在盼着这次度假吗？

康斯坦丝：一个心眼儿盼着哩。我以前从没有过象这样的一次旅行，所以我实在兴奋极了。

伯纳德：你一个人去呀。

康斯坦丝：一个人去。

伯纳德：〔向约翰〕你不能抽身，真糟糕，老朋友。

约　翰：真糟糕。

伯纳德：我想这叫做贤者多受累吧。我能理解，你首先要考虑你的病人。

约　翰：是啊。

康斯坦丝：当然，约翰对意大利也不大感兴趣。

伯纳德：噢，你到意大利去吗？我还当你说是去西班牙呐。

约　翰：不，她一直说意大利。

伯纳德：对了，你不大喜欢意大利，是不是，老朋友？虽然我相信科英湖[1]畔会有几个高尔夫球场。

约　翰：有吗？

伯纳德：〔向康斯坦丝〕我想到七月底时你不会到那不勒斯附近的什么地方去的是吗？

康斯坦丝：我说不准。我的计划一直没确定。

伯纳德：我问问，只是因为我将从那不勒斯乘船回日本。

约　翰：太有意思了。

康斯坦丝：我希望，我出了门，你能多跟约翰在一起，我怕他

---

[1] 科英湖——在意大利北部，游览胜地。

感到寂寞，可怜的宝贝。你们下星期随便哪天一起吃晚饭不好吗？

伯纳德：非常抱歉，你知道我要走了。

康斯坦丝：啊，你要走？我以为你将一直待在伦敦，直到你动身回日本去。

伯纳德：我原想那样，可是我的医生叫我回去治疗一下。

约　翰：什么治疗？

伯纳德：噢，就是一种治疗。他说我需要增强体质。

约　翰：是吗？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

伯纳德：你没有听见过的。我在战争时期认识他的。

约　翰：噢？

伯纳德：所以恐怕我这就是告别了。当然，离开伦敦很感伤，尤其这几年里不会再来欧洲，不过我觉得请教了医生又不听医生的话总不对。

约　翰：特别是他要你付了三个英镑。

康斯凯丝：真遗憾。我原想你可以在我出门的一段时间里关心关心约翰，不让他胡闹哩。

伯纳德：我未必能做到这点。但是我倒可以跟他一起去看看戏，打两局高尔夫球。

康斯坦丝：那该多好，是不是，约翰？

约　翰：好极啦。

〔管家上〕

本特利：出租汽车等着，太太。

康斯坦丝：谢谢你。

〔管家下〕

伯纳德：我告辞了。如果我们再见不着的话，我这儿就对这一

年来在伦敦受到你的热情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康斯坦丝：我们能见到你很高兴。

伯纳德：你和约翰都对我太好了。我没想到我来这里有这么愉快。

康斯凯丝：你离开了，我们会想念得很的。有时候约翰到医院去上班，能有一个人带我出去玩玩，他也安心一些。是不是呀，约翰？

约　翰：是的，宝贝。

康斯坦丝：他知道我是跟你在一起，他就最放心。是不是呀，亲爱的？

约　翰：是的，宝贝。

伯纳德：我非常开心，能对你们有用处。可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

康斯坦丝：我们不会吧，亲爱的？

约　翰：不会的，宝贝。

伯纳德：你们有空时写信给我，好不好？你们不知道这对我们流浪在外面的人多有意思。

康斯坦丝：我们当然会写。我们两个都写。两个都写，好吗？亲爱的？

约　翰：好，宝贝。

康斯坦丝：约翰写的信可精彩。那么随便闲扯，而且你知道，又非常有趣。

伯纳德：讲了要算数。好，再会吧，老朋友。祝你愉快。

约　翰：谢谢你，老兄。

伯纳德：再会，康斯坦丝。我有太多的话要跟你说，不知从哪说起。

约　翰：我不是赶你们走，出租汽车催得不耐烦了。

伯纳德：约翰是那么一板三眼的。好，那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但愿上帝保佑你。

康斯坦丝：再会。

伯纳德：你要是果真去那不勒斯的话，写信让我知道，好不好？你只要简单写两句寄到我的俱乐部，他们就会立即转给我的。

康斯坦丝：噢，好。

伯纳德：再会。

〔他对他们俩亲切地点点头，下。康斯坦丝格格笑起来，接下来禁不住哈哈大笑〕

约　翰：请你告诉我，有什么好笑的？我真正耐心耐烦象个木头人一样站在这里让你们愚弄，你总不会以为我觉得有趣味。一片胡言，说什么可能碰巧在那不勒斯跟你碰头——你们这算什么？

康斯坦丝：他是要蒙蔽你。

约　翰：这家伙真是个混账的白痴。

康斯坦丝：你说他白痴吗？我觉得他还相当机灵。考虑到他在这方面不大有经验，我认为他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约　翰：当然，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是十全十美的话，我跟你争论也没用。不过，平心静气说句老实话，你看上这样一个人是糟蹋你自己。

康斯坦丝：或许一个男人和他妻子对那妻子未来的情夫各有各的评价，这是很自然的。

约　翰：你不见得对我说，他比我漂亮吧？

康斯坦丝：不，你一向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美男子。

约　翰：他穿得也不比我讲究。

康斯坦丝：他讲究不到哪里。他老在一家服装店做衣服。

约　翰：你总不会说他比我更有意思吧？

康斯坦丝：确实比不上。

约　翰：那末，老天在上，你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出去呢？

康斯坦丝：要我告诉你吗？我要抓住时机再一次感觉到爱得我五体投地的男人的怀抱。我要在走进房间的时候看见他脸上发出喜悦的光芒。我要在我们一起望着月亮的时候，感觉到他的手在摸我，感觉到他的手臂颤抖着偷偷搂住我腰身的那种愉快的刺激。我要让我的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感觉到他的嘴唇轻轻碰着我的头发。

约　翰：这个动作根本不可能，这可怜的混蛋会别僵了头颈，不知怎么个弄法。

康斯坦丝：我要和他手挽着手沿着乡村小路散步，我要听到他用可笑的昵称呼唤我。我们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尽在一起说傻话。

约　翰：噢，上帝。

康斯坦丝：我要在自己一声不响的时候，知道自己心里尽是要说的话，知道自己也还算聪明。这十年来，你喜欢我，我很开心，约翰，我们是最好、最亲爱的朋友，可是现在，一阵子吧，我渴望一些另外的东西。你怨我吗？我要人爱我。

约　翰：可是，我亲爱的，我会爱你。我成了畜生，我不顾你，可是还来得及，你是我真正钟爱的唯一的女人，我可以把一切丢下，我们一起去。

康斯坦丝：这前景并不使我激动。

约　翰：啊，宝贝，可怜可怜我吧。我把玛丽·路易丝抛弃了。你总也能抛弃伯纳德吧。

康斯坦丝：可是你抛弃玛丽·路易丝是为你自己，不是为我。

约　翰：别做没心肝的人啦，康斯坦丝。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会很快活的。

康斯坦丝：噢，我可怜的约翰。我这么辛辛苦苦，获得了经济独立，可不是为了要跟自己的丈夫去度蜜月的。

约　翰：我不能既是你丈夫，又作你情夫吗？

康斯坦丝：我亲爱的，谁也没法把昨天的冷羊肉制成明天的生炒羊肉片。

约　翰：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已经决心今后做个模范丈夫，而你偏要把我重新推到玛丽·路易丝怀里去。我向你起誓，等你一离开这个家，我立刻跳上车子，找上她门去。

康斯坦丝：只怕你会白跑一趟。恐怕你见不到她。她有了个新的小伙子，听她说还是挺俊的。

约　翰：什么！

康斯坦丝：他是一位殖民地总督的随从参谋。她今天来，就是叫我告诉你听，今后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刀两断。

约　翰：我希望你先告诉了她，我已经坚决终止我和她那只能使你伤心的关系。

康斯坦丝：我没来得及讲。她是那么急于讲她要我传的话。

约　翰：真是的，康斯坦丝，为了你自己的面子，你也不该让她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换了别的女人，都会说：好一个巧合，才半个小时前，约翰对我说，他已经决心不想

再见到你。不过，当然，你现在已经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这是很明显的。

康斯坦丝：啊，别冤枉我，宝贝。我将永远把你放在心上，也许我不忠实，可我永远是你的妻子。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最可爱之处。

〔管家开门，上〕

约翰：〔迁怒地〕什么事？

本特利：太太大概忘了门口出租汽车在等着吧？

约　翰：滚蛋。

本特利：是，先生。

〔本特利下〕

康斯坦丝：我不懂为什么你要对他这样粗暴。出租汽车等着，伯纳德会付钱的。反正这会儿我一定得走了，否则他会当我不去了。再会，宝贝。我希望你在我不在的时候过得好好的。吃的你就由厨师动动脑筋弄去，准没错。你不对我说声再见吗？

约　翰：见你的鬼去。

康斯坦丝：好吧。我过六个星期回来。

约　翰：回来？回哪里？

康斯坦丝：回这里来呀。

约　翰：这里？这里？你以为我还要你回来？

康斯坦丝：我不懂为什么不要我回来。你得空时好好想一想，就明白了，你没有理由责怪我。毕竟，我没拿走一点你要的东西。

约　翰：你知道我可以因此跟你离婚吗？

康斯坦丝：知道。但是我结婚很谨慎。我特地嫁了个正派人，

我知道，我不过做了跟你一样的事，你不会要跟我离婚的。

约　翰：我不跟你离婚。我不要让我最可恶的情敌冒险，去娶一个会象你对待我这样去对待她丈夫的女人。

康斯坦丝：〔在房门口〕这么说，我还是回来不回来呢？

约　翰：〔犹豫片刻〕你是个最恼人、最倔强、最任性、最昏头、最可爱、又最迷人的女人。好，谁娶了你谁倒霉。你这该死的，回来。

〔康斯坦丝向他吻手致意，转身而去，把背后的房门砰地关上〕

全剧终

人　物

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贝儿）
苏兰纳公爵夫人（明尼）
赛科拉亲王夫人（弗萝拉）
伊丽莎白·桑德斯（蓓西）
阿瑟·芬威克
桑顿·克莱
弗莱明·哈维
安东尼·帕克斯顿（东尼）
布利恩勋爵（哈里）
波尔、（管家）
欧内斯特

故事发生在梅菲尔区[1]格罗夫纳街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的住宅和她丈夫在萨福克郡[2]的阿博茨肯顿庄园中。

第一幕

场景：梅菲尔区格罗夫纳街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住宅的客

① 梅菲尔区——伦敦西部高贵住宅区，社交活动中心。
② 萨福克郡——在英格兰东部沿海与伦敦相隔一个Essex郡。

厅。那是个十八世纪乔治二世时代风格的豪华的套间，装饰得金碧辉煌。中间放着一间黑柿木的屏风和几口真漆的柜橱。但是椅套、沙发和靠垫都显示着巴克斯特①和俄罗斯芭蕾舞舞台美术的影响；它们把梅红、翠绿、卵黄、佛青、五颜六色配合得绚丽悦目。地板上铺着中国地毯，四面摆设着一些明朝的瓷器。

这是个社交季节②刚开始的晴朗日子，大约四点光景。

幕启：下面街上传来唱卖薰衣草的单调而忧郁的歌声。

"要买薰衣草吗？
碧绿的枝条、喷香的花；
一个便士买十六枝，
买了一次，二次又买它。
薰衣草——
把你的衣薰香；
薰衣草——真香呀，真香。"

〔蓓西·桑德斯③上。她是个很漂亮的美国姑娘。二十二岁，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她穿着最时髦的衣裳，戴着帽子和手套，拎个手提包，刚从街上回来；手里拿着一张电话留言的条子，走到电话机跟前，拿起听筒〕

蓓西：吉拉德局4321。是百克利饭店吗？请你接哈维先生。弗莱明·哈维，是。〔她听着，微笑〕是的。你猜我是谁？〔大笑〕我刚看到你的电话留言。你怎么突然来了？

---

① 巴克斯特（1866——1924）俄罗斯舞蹈布置画家，以意匠奇特、色彩绚丽著称。

② 伦敦的社交季节是五月到七月。

③ 蓓西是伊丽莎白的昵称。

好极啦。你准备在伦敦待多久？我知道。我要马上跟你见面。胡说。就现在。马上跳上出租汽车来吧。贝儿① 就会到了。你把电话挂断，弗莱明。不，我不先挂。〔稍顿〕你还没挂筒？多讨厌。你挂掉电话现在早已在路上了。好，你快来吧。

〔她放下听筒，正要脱手套，管家波尔捧着一束玫瑰花进来〕

波尔：这些花是刚才送来给你的，小姐。

蓓西：哦！谢谢你。多美！你得给我拿个什么东西来把这花插上呀。波尔。

波尔：我拿个花瓶来，小姐。

〔波尔下。她把脸伸进花束里，嗅着香味。管家端了个盛满水的浅红花瓶走上前来〕

蓓西：谢谢。你弄清楚这花确是给我的吗？没有签条。

波尔：是给你的，小姐。送来的人说给你的，小姐。我问了有没有名片，他说没有，小姐。

蓓西：〔泛然一笑〕我知道是谁送的了。〔她插起花来〕夫人还没有回来吗？

波尔：还没有，小姐。

蓓西：你知道待会儿有人来喝茶吗？

波尔：夫人没有说，小姐。

蓓西：那末你且准备它十五个人的吧。

波尔：是，是，小姐。

蓓西：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波尔。

---

① 贝儿是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的名字，她是蓓西的姐姐。

波尔：是吗，小姐？要把报纸收拾开吗，小姐？

蓓西：〔无可奈何地，轻轻叹了口气〕好吧，你收拾吧。〔电话铃响〕噢，我忘了，是我要他们把电话接到客厅里来的。你听听是谁。

〔波尔拿起听筒听电话，接着用手按住听筒口。〕

波尔：布利恩勋爵给你的电话，你接吗？

蓓西：你说我不在家。

波尔：桑德斯小姐还没有回来。对不起，老爷，我听不出是哪位老爷的声音。〔稍顿〕嗯，老爷，我确实听他们说要到格罗夫纳画廊①去参观一个内部的展览会。你可能在那里会找到桑德斯小姐的。

蓓西：你不用添油加醋，波尔。

波尔：我只是要把话说得更象些，小姐。〔继续听电话〕大概是的，老爷。不过当然我说不准，老爷；他们也可能到拉内拉俱乐部②去玩去了。

蓓西：啊呀，波尔！

波尔：〔电话〕好的，是，老爷。〔他把电话听筒放下〕老爷问你吃茶点的时候会回来吗，小姐？

蓓西：我知道了。

波尔：还有别的吩咐吗，小姐？

蓓西：没有了，波尔，谢谢你。

〔波尔下，她花也插好了。门猛然打开，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进来，后面跟着弗莱明·哈维。贝儿——乔治·格

---

① 格罗夫纳画廊：在伦敦邦达街，创立于1876年。

② 拉内拉俱乐部，有马球等游戏。

雷斯顿勋爵夫人——是个非常时髦的美人儿，三十四岁，红头发，脸上涂满脂粉。她穿着一件巴黎做的上衣，但颜色和式样设计都比法国女人穿的大胆得多。弗莱明是个漂亮的美国青年，服装显然是纽约货色〕

贝儿：亲爱的蓓西，我在门口碰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伙子，他说是表兄弟。

蓓西：〔向来人热情地伸出双手〕弗莱明。

弗莱明：我对乔治夫人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正在给我开门的时候，恰巧她车子到。请你再给你姐姐讲讲清楚，蓓西。她有点怀疑我。

蓓西：贝儿，你总记得弗莱明·哈维。

贝儿：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他长得倒很漂亮。

蓓西：是嘛。

贝儿：他显然是来看你的。

弗莱明：五分钟前我打电话来过，蓓西要我立即来看她。

贝儿：好，叫他在这里留下一块儿喝茶吧。我得去打个电话。我忽然记起我约了十二个客人来吃晚饭的。

蓓西：乔治知道吗？

贝儿：乔治？

蓓西：别说蠢话，贝儿。乔治——你的丈夫。

贝儿：噢！我弄不清你指谁。不，他不知道。但是更主要的是厨子师傅也不知道。我忘了乔治在伦敦哩。〔贝儿下〕

蓓西：贝儿在家里请客，乔治老是溜到外面去吃饭，因为他不喜欢他不认识的人，而家里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也难得在家吃饭，因为他又嫌乏味。

弗莱明：这样说来，似乎乔治勋爵没有享受到多少家庭生活的

乐趣啰。

蓓西：好，让我们坐下，先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留下喝茶吧？

弗莱明：茶可不是我习惯的饮料。

蓓西：你在英国待上一个月，包你就少不了茶了。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弗莱明：今天早晨。你看，我一到就赶来看你。

蓓西：我想这也不必。不过见到刚从国内来的亲人倒是挺快活的。

弗莱明：你在这儿过得快活吗，蓓西？

蓓西：快活极了！自从社交季节开始以来，除非贝儿在家里请客，我每天都在外面吃午饭，吃晚饭，每夜都参加舞会，一般参加两个，有时候三个。

弗莱明：唷！

蓓西：现在，我一停下来，简直就没法活。

弗莱明：你喜欢英国吗？

蓓西：我爱英国，我觉得爸以前一直没让我来过伦敦，真岂有此理。罗马和巴黎算得什么？我们在那里不过是旅游的客人，只有在这里才觉得是在自己家里，完全自由自在。

弗莱明：可别太自由自在啦，蓓西。

蓓西：哦，弗莱明，我还没谢谢你送给我的玫瑰花呐，你实在太好了。

弗莱明：〔微微一笑〕我可没送过你玫瑰花呀。

蓓西：你没有？那你为什么不送呢？

弗莱明：我来不及。回头我是要送的。

蓓西：现在晚了，我总以为花是你送来的，因为英国人不象美

国小伙子那样起劲送花。

弗莱明：是吗？

〔稍顿片刻。蓓西对他瞥了一眼〕

蓓西：弗莱明，我要谢谢你写给我的那封动人的信。

弗莱明：谈不上，蓓西。

蓓西：恐怕你对这件事会不乐意。不过，我们仍将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弗莱明：永远是。

蓓西：毕竟你要求我跟你结婚的时候，你才十八岁，我才十六岁，这不能算真正的订婚。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早解除这个婚约。

弗莱明：我看我们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回事哩。

蓓西：我是几乎忘了有这回事，可是到了这里，我想还是把事情弄清楚一下好。

弗莱明：〔笑笑〕蓓西，我看你是爱上谁了。

蓓西：不，我没有。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倒是过得快活。

弗莱明：那末，送你玫瑰花的是谁呀？

蓓西：我不知道，布利恩勋爵吧？

弗莱明：你准备嫁个勋爵吗，蓓西？

蓓西：你反对吗？

弗莱明：嗯，这可是最原则性的问题，我认为美国姑娘还是嫁美国人的好，这不是说我正好是个美国人。

〔蓓西朝他看了看〕

蓓西：昨夜里贝儿举行晚宴。带我入席的是位内阁大臣，在我另一边坐的是一位大使。对面的一位当过印度总督。安琪洛蒂夫人和我们在一起进餐，饭后她给我们唱了

歌。有好多客人是佩着勋章、绶带，从正式官场宴会上来到我们这里的。贝儿的风度好极了。她真是个出色的东道主。好几个人对我说，到我们家来，比到伦敦任何一家都更乐意。贝儿在嫁给乔治·格雷斯顿勋爵之前，也是和我们俄勒冈州波特兰一个企业里的小伙子订了婚的。

弗莱明：〔微笑〕我知道你是决定要嫁个勋爵了。

蓓西：不，我没决定。我只是张着眼睛留心着这个问题而已。

弗莱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蓓西：嗯，弗莱明，我觉察到有个贵族勋爵确是愿意把他华丽的冠冕放在我的脚跟前。

弗莱明：别说得象是小说里的那样，蓓西。

蓓　西：就是象小说。那个可怜的宝贝每次看见我都想向我求婚，而我却总是想方设法让他免开尊口。

弗莱明：为什么？

蓓西：我並不是想拒绝他；所以过后又总是懊恼不该不让他启齿。

弗莱明：下次你让他开口就是嘛。这对于女人是再简单不过的。

蓓西：呀，可是假如他一下突然去非洲打狮子、老虎了呢？小说里就是这样的，你要知道。

弗莱明：有一点我吃得准，你对他根本没有爱情。

蓓西：我本来就对你说了，我谁也没爱上嘛。我把这些全告诉你，你不嫌恶吗？

弗莱明：哪里？我怎么会嫌恶？

蓓西：我把你甩了，你真不觉得伤了你的心吗？

弗莱明：〔轻松愉快地〕一点也不。

蓓西：那就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把关于这个贵族的事全盘坦率地讲给你听了。

弗莱明：你可想到过他是为你的财富才娶你吗？

蓓西：你该说得委婉一些。你可以说，他是要连人带钱一块娶。

弗莱明：是这个前景使你迷了心窍吗？

蓓西：他这个可怜的宝贝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他有一个大庄园要支撑下去，可又简直没有一分钱。

弗莱明：蓓西，你真叫我惊奇。

蓓西：你在这儿待上一个月，就不觉得惊奇了。

〔贝儿上〕

贝儿：好，蓓西，现在从头给我讲讲这个不认识的小伙子的情况吧。

蓓西：他自己完全能讲嘛。

贝儿：〔对弗莱明〕你准备待多久？

弗莱明：一两个月。我想见识见识英国的生活。

贝儿：原来如此。那末你是为了要增进点知识，还是要进入社交界呢？

弗莱明：我觉得没法把这两件事搁到一起来。

贝儿：你有钱吗？

弗莱明：没有。

贝儿：这不要紧，你长得漂亮。一个人要在伦敦得意，必须具备条件，或者是长得漂亮，或者善于俏皮打趣，或者银行里有存款。你认识阿瑟·芬威克吗？

弗莱明：只听到他的名声。

贝儿：你这话说得多傲慢！

弗莱明：他给美国劳动人民吃最坏的饮食，收费却贵得吓人，当然他是发了大财了。

蓓西：他是贝儿的好朋友。

贝儿：他因为在纽约被人瞧不起，而初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长得不漂亮，你不会俏皮打趣，你不是出身名门，你没有教养，你只是有钱。你要进入社交界，只有肯花钱。

弗莱明：这倒是一番开门见山的话。

蓓西：我们还得为弗莱明动动脑筋，贝儿。

贝儿：〔格格一笑〕我们把他介绍给明尼·苏兰纳吧。

弗莱明：她是怎么个人？

贝儿：苏兰纳公爵夫人。你记得吗？她原来是霍奇森家的小姐。芝加哥的霍奇森家。当然，他们家在美国没有声望，可是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关系。她最喜欢漂亮小伙子，而我看她对东尼已经厌倦了。〔对蓓西〕他们不是今天下午也要来吗？

蓓西：东尼这个人我不喜欢。

贝儿：为什么？我觉得他很俊。可我从没见过比他更缺德的无赖。

弗莱明：东尼就是那个公爵吗？

贝儿：哪个公爵？她的丈夫吗？噢，不，她几年前就跟公爵离婚了。

蓓西：我想弗莱明对亲王夫人要喜欢得多。

贝儿：嗯，好，他今天也会碰到的。

蓓西：她原来是范胡格家的小姐，弗莱明。

弗莱明：她也离婚了吗？

贝儿：不，她丈夫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离婚很不容易。她只是和亲王分居了。她人很好。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就是有点叫我厌烦。

〔波尔上，通报桑顿·克莱到。桑顿·克莱是个粗壮的美国人，秃顶、姿态浮嚣、服装讲究得有些过分。他说话有显著的美国口音〕

波尔：桑顿·克莱先生到。

克莱：你好？

贝儿：我就是要找你，桑顿。我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小伙子，说是我的表弟。

克莱：我亲爱的贝儿，这是我们美国人必须随时准备遇到的灾难。

蓓西：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克莱先生。弗莱明不但是我们的表弟，而且是我最好的老朋友。是吗？弗莱明？

贝儿：蓓西心眼挺好。她真心认为应该为友谊承担义务。

弗莱明：既然你们在谈我，为什么不替我和克莱先生介绍一下呢？

贝儿：你这全是美国人的一套！

弗莱明：〔微笑〕这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吧？

贝儿：我们在这儿没有你们在美国那种喜欢介绍人的习惯。我亲爱的桑顿，允许我给你介绍我长久不通音讯的表弟弗莱明·哈维先生。

克莱：我离开美国有那么多年了，所以我几乎忘了，大概我应该说：弗莱明·哈维先生，我能认识你很高兴。

弗莱明：你不是美国人吗，克莱先生？

克莱：我不否认我出生在弗吉尼亚州。

弗莱明：对不起，不过我听你说话，还当你是……

克莱：〔打断他的话〕是呀，当然，伦敦是我的家。

贝儿：胡说，莱顿，哪里有头等高级旅馆，哪里就是你的家。

克莱：我七年前去过美国。我父亲死了，我得去料理他的事情。他们都当我是英国人。

弗莱明：那你一定十分乐意，克莱先生。

克莱：当然，我说话没有丝毫美国口音。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另外还有我的衣服。

〔他低头得意地看看自己的衣服〕

贝儿：弗莱明想要在伦敦见见世面，桑顿。最好把他托付给你，能得到你的照顾。

克莱：我跟所有值得打交道的人都有来往，那倒是事实。

贝儿：桑顿能对那么多伯爵夫人都直呼教名①，这是伦敦城里谁也及不上他的。

克莱：我去给他弄几个好一些的舞会的请帖来，还要让他能应邀参加一两个头等宴会。

贝儿：他长得漂亮，我相信他跳舞也会不错的。你带他出去，决不会丢你的脸，桑顿。

克莱：〔对弗莱明〕可是我实实在在出不了大力气。你在乔治夫人这里，正是社交界的中心。我不是指那些坐着四轮大马车赶来赶去的、使人烦厌得透不过气的老式人物；我是指那为数不多的、经常见报的一些社交界人物。贝儿是伦敦社交界中最出色的女主人。

---

① 教名——基督教中受洗礼时所取的名；对小辈、下属或亲密的人才能单独用教名称呼。

贝儿：你说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桑顿？

克莱：你在这个家里，早晚能接触到英国所有显赫的人物——除了一个。那就是乔治·格雷斯顿。他之所以显赫，就只因为他是贝儿的丈夫。

贝儿：〔格格一笑〕我看你说这句恭维话，只是准备接下去说什么叫人难堪的话。

克莱：确实我不懂为什么你总不叫乔治参加你的宴会。拿我来说，我是喜欢他的。

贝儿：那你更叫我感激不尽了，桑顿，因为他谈到你的时候，总是称你"那个该死的势利鬼"。

克莱：〔耸耸肩〕可怜的乔治，他的词汇多贫乏。我今天在吃午饭的时候碰到弗萝拉·德拉·赛科拉夫人。她说她待会儿要来你这里喝茶。

贝儿：她在筹备一个音乐会，又是救济什么什么的，她要我帮她的忙。

克莱：可怜的弗萝拉，老是慈善事业！她把慈善、救济当作麻醉药，来减轻她被遗弃的痛苦。

贝儿：我一直叫她找个情夫，那最好。

克莱：你别吓坏了哈维先生。

贝儿：这对他没有损害。只会对他有好处。

克莱：你认识她丈夫吗？

贝儿：我见过他。就是那么个普普通通的矮小的意大利人，真不知她怎么会爱上了他的。她这个人不同寻常。告诉你，我可以肯定她从没有过什么风流韵事。

克莱：这些美国女人有的的确象草木一样，对男女的事冷漠得稀奇。

弗莱明：我觉得她们中间有的甚至还讲贞操。

贝儿：〔微笑〕是要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才成为世界嘛。

〔波尔上，通报苏兰纳公爵夫人到，然后下。

〔公爵夫人四十五岁，身材高大，肤色黝黑，两颊涂满脂粉，嘴唇腥红，一副自鸣得意、肆无忌惮的神气。还有那肥实的躯体，非常肉感。她使人想起奥布里·比尔兹利①所画的罗马皇帝的形象。她穿着一件富丽堂皇的长衣，脖子上戴着一大串大颗的珍珠。在宾主谈话的时候，波尔和两个男仆端上茶来，放在里面客厅〕

贝儿：我亲爱的，承蒙你光临。

公爵夫人：东尼在这儿吗？

贝儿：不在。

公爵夫人：他说直接来这里的。

贝儿：他准是被什么事缠住了。

公爵夫人：我真不懂，他一刻钟之前打电话给我，说是马上就来的。

贝儿：〔宽慰地〕他一会儿就会来的。

公爵夫人：〔控制自己〕你今天多漂亮，蓓西。怪不得所有我碰到的人都吹捧你哩。

蓓西：英国人太害臊了。他们为什么不来当面吹捧我呢？

公爵夫人：他们决不会让你回美国去。

贝儿：当然她决不会回去。我已经决心要她嫁个英国人。

克莱：在我们美国籍的贵族夫人中将增添一个美人儿。

贝儿：到时候你又将多一个可以直呼教名的贵族夫人，桑顿。

---

① 奥布里·比尔兹利（1872——1898）英国艺术家。

蓓西：我希望你们不要这样说话，仿佛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自己的发言权似的。

贝儿：当然，你有发言权，蓓西——而且是最重要的。

蓓西：应该是嘛，我想。

克莱：完全是的。

贝儿：请你倒茶吧，妹妹。

蓓西：好。〔对克莱〕我知道你不象弗莱明对茶有反感，克莱先生。

克莱：我没有茶一天也活不下去。我说，我没一次出门旅行不随身带着茶叶茶具的。

弗莱明：〔揶揄〕真的吗？

克莱：你们住在美国的美国人……

弗莱明：〔低声地〕我们好古怪。

克莱：你们瞧不起这美好的喝茶习惯，因为你们多少还没有开化。我们花一个小时喝喝茶，那是一天最有味儿的时刻。我们不象在午餐或晚餐时那样把吃当正经。我们很随便，拿些花色的蛋糕吃着玩，名为喝茶，实际是大家谈谈说说。我们谈论抽象的，也谈论具体的；谈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道德，也开着玩笑，谈论我们邻居的新帽子或者她最近的某一位情夫。我们喝茶是因为我们是高度文明的国家。

弗莱明：准是我太笨，可是我不理解。

克莱：我亲爱的小伙子，是否无视生活必需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国家是否高度文明的标志。你们挥霍浪费金钱挺厉害的，但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我们浪费更加无比宝贵、稍纵即逝、一去不返的东西——我们浪费时

间。

公爵夫人：亲爱的桑顿，你说得使我丧气。康普顿·爱德华兹叫我把茶戒了。本来我只觉得他割掉了我一项奢侈的享受，现在我才明白，他同时割掉了我一个神圣的宗教的仪式。

弗莱明：康普顿·爱德华兹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那么大的影响。

贝儿：亲爱的弗莱明，他呀，是伦敦最有权有势的人。他是减肥专家。

弗莱明：天哪！你说他减什么？

贝儿：减肥。

公爵夫人：他真了不起。你知道，阿林顿公爵夫人告诉我，他使她轻了九磅。

贝儿：我亲爱的，那不稀奇。霍林顿勋爵夫人对我说，她确确实实瘦掉不止十四磅哩。

蓓西：〔*在茶桌那里*〕谁要茶，自己来拿。

〔*男人们往里间踱去，贝儿和公爵夫人继续闲谈*〕

公爵夫人：那个漂亮的小伙子是谁，贝儿？

贝儿：哦，他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自称是我表弟。他是来看我妹妹蓓西的。

公爵夫人：他想跟她结婚吗？

贝儿：上帝保佑，我希望不。他是我妹妹的老朋友。你知道他们在美国的那一套多滑稽。

公爵夫人：我想哈里·布利恩方面没有正式定局吧？

贝儿：还没有，不过我看可能有一天你会在《晨报》① 上看到他

① 《晨报》(The Morning Post)——伦敦最早出版的日报，1772年创刊。

们的结婚启事的。

公爵夫人：她有够多的钱带去给他吗？

贝儿：她有一百万。

公爵夫人：一百万英镑吗？

贝儿：哦，不，美元。①

公爵夫人：那一年利息收入只合到八千英镑。我看他不会满意的。

贝儿：如今的人们不能要求太高。现在再没有你那个时候那么多殷实的女继承人了。另外，哈里·布利恩也不是有人争着要的人。当然一个英国男爵要比一个意大利伯爵好些，可是能说得上的也就这一点而已。

公爵夫人：那末蓓西准要他了。

贝儿：是啊，她拼命要待在英国。而且我也对她说，即使在今天，做个贵族夫人也是挺有味儿的。

公爵夫人：东尼到底怎么啦？

贝儿：我亲爱的，他总不会碰上公共汽车给压死的。

公爵夫人：我不是怕他碰上公共汽车给压死，而是怕他碰上剧场②的歌女给迷住了。

贝儿：〔冷冷地〕我总以为你钉得他紧紧的哩。

公爵夫人：你知道，他从早到晚整天没事干。

贝儿：他为什么不找个工作？

公爵夫人：我一直在设法给他找个什么工作，可多难呀。你交际广阔，路子宽，贝儿，你能帮帮忙吗？我真要感激

---

① 当时英镑币值比美元高好几倍，不象现在拉得很近。

② 剧场——原文Gaiety，是伦敦一剧场，创立于1903年。

万分。

贝儿：他能做什么？

公爵夫人：他做什么都行。而且你知道，他长得很漂亮。

贝儿：他懂法语、德语吗？

公爵夫人：不懂，他没有语言天才。

贝儿：他能打字、速记吗？

公爵夫人：噢，不，亲爱的，你哪能要求这个呀？

贝儿：他能做帐吗？

公爵夫人：不，他没有数学头脑。

贝儿：〔动了一下脑筋〕好吧，我看他唯一能去工作的是政府机关。

公爵夫人：唷，我亲爱的，但愿你能帮他进得去。这样，我至少知道他每天从十点到四点不能在外面胡闹，这将是对我多大的安慰，贝儿，你想想看。

〔波尔通报东尼·帕克斯顿到。东尼是个二十五岁的漂亮小伙子，服装笔挺，举止潇洒，笑容可掬〕

波尔：帕克斯顿先生到。〔下〕

贝儿：嗳，东尼，你好吗？

东尼：倒霉，整个星期赛马票没买中一张，打牌没赢过一局。

贝儿：哦，好哇，这是没有钱的好处；这点钱你还是输得起的。

公爵夫人：〔插嘴〕你到哪儿去啦，东尼？

东尼：我？哪也没去。

公爵夫人：你说就来就来。从多佛街①到这里用不了二十五分

① 多佛街（Doves Street）在伦敦圣詹姆士（St James）宫附近，这一带多俱乐部，有“俱乐部区”（clubland）之称；故下文有俱乐部云云。

钟。

东尼：我想用不着匆匆忙忙的嘛。我就在俱乐部里逛逛。

公爵夫人：我又打电话到俱乐部去过，他们说你已经走了。

东尼：〔稍打了个顿〕我在楼下刮个脸，我想他们决不会想到去理发室找我的。

公爵夫人：下午四点半刮脸干什么呢？

东尼：我想你看见我弄得清清爽爽的会喜欢的。

贝儿：去叫蓓西给你倒杯茶，东尼；我看你一天辛苦下来，需要喝杯茶。

〔他点头，走进里面去了〕

贝儿：明尼，你怎么这样傻？你要保牢你的心肝宝贝，就不能这样对待他。

公爵夫人：我知道他在骗我，他从没有一句老实话；他是那么狡猾，我永远没法拆穿他的鬼把戏。唉，我妒忌得好苦！

贝儿：你真心爱他吗？

公爵夫人：他是我一切的一切。

贝儿：你不能让自己这样迷了心窍。

公爵夫人：我可不象你的心是冰冷的。

贝儿：你似乎专门喜欢那些坏蛋，他们没一个待你好的。

公爵夫人：噢，别人我都无所谓，可东尼确是我唯一真正爱的。

贝儿：得了吧！你当时不也是这样爱杰克·哈里斯的吗？他对你无微不至，穿什么衣服都要你教，你把他带进社交界。而到了一天他不需要你了，就把你扔了。东尼也会这样做。

公爵夫人：这回我可不上当了。我要想办法使他少不了我。

贝儿：我无法想象你喜欢他些什么。你必须知道……

公爵夫人：〔打断她〕我差不多全知道。他欺骗、赌钱、闲荡、挥霍，可他就是喜欢我。〔哀诉似地〕你难道看不出他喜欢我吗？

贝儿：他比你年轻那么多呀，明尼。

公爵夫人：我没办法。我爱他。

贝儿：好吧，多说也没意思。只要他使你快活。

公爵夫人：他并不使我快活。他使我痛苦。但是我爱他……他要我跟他结婚，贝儿。

贝儿：你没有这意思吧？

公爵夫人：没有，我不会那么傻。要是我跟他结了婚，我就根本管不住他了。

〔波尔上，通报赛科拉亲王夫人到。她三十五岁，身体瘦长，脸容苍白憔悴，生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她温顺和蔼，一副可怜的——几乎可悲的样子。她虽然穿得很讲究，而且衣服显然是巴黎做来的，可是比公爵夫人和贝儿穿的都素净。她不但富有，而且显赫〕

波尔：赛科拉亲王夫人到。

〔波尔下。贝儿站起来招呼她。她们互相亲吻〕

贝儿：亲爱的！

亲王夫人：你嫌我来麻烦你吗？我先打了电话来，因为我知道你是多不容易找到的。〔吻公爵夫人〕你好，明尼？

公爵夫人：别叫我捐款，弗萝拉。我好穷。

亲王夫人：〔微笑〕等我慢慢讲给你听这回捐款是为什么，你自会记起你故世了的名叫斯宾塞·霍奇森的阔爸爸的。

公爵夫人：〔微微呻吟〕我才不愿提起这个！

贝儿：你这人也太迂了，明尼。你该把猪肉① 当个笑话讲。我老对人家讲我父亲开五金店，当我讲不出五金店什么有趣的故事时，我就编。

亲王夫人：你倒是使你父亲在伦敦大名鼎鼎了。

贝儿：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从来不让他到这里来。我就怕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呀。

〔弗莱明从里间出来〕

弗莱明：我要告辞了。

贝儿：让我给你介绍了弗萝拉之后再走吧。弗萝拉，这位是弗莱明·哈维先生。他刚从美国来。他后面裤口袋里或许还带着一支六响手枪哪。

弗莱明：他们对我说，我在这里不要说"我认识你很高兴"，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你什么时候到的？

弗莱明：今天上午。

亲王夫人：我真羡慕你。

弗莱明：是因为我今天上午到的吗？

亲王夫人：不，我羡慕你，因为你一个星期前在美国。

公爵夫人：弗萝拉！

弗莱明：我本来还以为这是有点丢脸的哩。

亲王夫人：噢，你别听贝儿和公爵夫人的。她们比英国人更英国人。

贝儿：我看你离开你出生的国家是表示你对它的热爱，弗萝

① 公爵夫人的父亲是以屠宰或经营猪肉买卖发家的。

拉。

亲王夫人：上次我回到美国，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发誓再也不回去了。

公爵夫人：我十年前在美国，那时候我是去打官司跟加斯东[①]离婚。那是我结婚以后第一次去美国，我已经忘了美国是怎么个模样了哩。噢，多粗野。噢，多乡气。哈维先生，我说这话，你不见怪吗？

弗莱明：哪里？你跟我同样是美国人，我们在自己人之间尽可以侮辱生育我们的祖国母亲嘛。

公爵夫人：噢，可是我并不把自己当美国人。我是法国人。毕竟我没有一点美国口音。如果你要知道我多讨厌美国，我可以告诉你，我在那里办离婚手续需要待上些日子，而我实在没法多待一天，差些连婚也不离算了。

亲王夫人：我到了美国心里难过，不是因为它粗野、乡气。天知道，波斯顿是既不粗野，也不乡气[②]的。我难过是因为它毕竟是我的家，我一生唯一真正的家，而我在那里却是个陌生人。

贝儿：我亲爱的弗萝拉，你太多情善感了。

亲王夫人：〔微笑〕对不起，请原谅。哈维先生，你是纽约人吗？

弗莱明：是的，我以此自豪，夫人。

亲王夫人：纽约真是了不起，对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比得上它。我老想起五号街的春天。美丽的姑娘们穿着时

---

① 加斯东——法国人名，苏兰纳公爵的名字。
② 这一句旧版中有，新版中删了。

髦的衣裳，漂亮的鞋子，喜眉笑脸在街上来来往往，还有那么许多漂亮的小伙子。

公爵夫人：这一点我承认，有些小伙子确实可爱得没法说。

亲王夫人：每一个人都那么强壮，那么充满信心。空气中洋溢着欢欣。你在过路人的身上都感觉到他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啊，在四月里风和日丽的日子到五号街上逛逛有多舒畅呀！

弗莱明：一个美国人听到另一个美国人这样赞美自己的国家，真开心。

亲王夫人：你一定得来看我，给我讲家乡所有的新鲜事。

贝儿：讲讲最新建造的大楼有多高，新近发迹的大富翁有多阔。

弗莱明：再见。

贝儿：你跟桑顿·克莱成了朋友了吧？

弗莱明：我希望是朋友了。

贝儿：你一定要叫他把他的裁缝的地址告诉你。

弗莱明：你觉得我的衣服不行吗？

贝儿：你的衣服太美国式了，你知道吗？

弗莱明：我是美国人嘛。

〔桑顿·克莱走上前来。公爵夫人踱步往里间去，可以看见她在跟蓓西和东尼·帕克斯顿谈话。

贝儿：桑顿，我在跟哈维先生说，要你带他到你的裁缝那儿去。

克莱：我是想说。

弗莱明：我的衣服确实不行。

贝儿：你带他去哪一家？斯图尔茨吗？

克莱：当然。那是伦敦独一无二的裁缝。〔对弗莱明〕他当然是

个德国人，可是艺术无国籍。

弗莱明：无论如何，让个德国裁缝来使我穿得象个英国人，我觉得很有意思。

〔弗莱明下。桑顿·克莱也告辞〕

克莱：再见，贝儿。

贝儿：你要走了吗？别忘了星期六到肯顿[1]来。

克莱：我决不会忘记。我最喜欢你的周末聚会，贝儿。我到星期一早晨总是精疲力竭，整个星期都什么也没劲干了。再见。

〔他握手告别。他正要出去的时候，波尔开门进来，通报布利恩勋爵到。他很年轻，完全英国气派，和蔼整洁〕

波尔：布利恩勋爵到。〔波尔下〕

贝儿：亲爱的哈里，多蒙光临。

布利恩：我弄得毫无办法。

贝儿：啊呀，怎么回事？

布利恩：他们要派个使团到罗马尼亚去向一位要人授赠嘉德勋章[2]，要我一起去。

贝儿：哦，那倒是挺够味儿的。

布利恩：是啊，可我明天就要动身，星期六赶不到肯顿。

贝儿：你什么时候回来？

布利恩：要四个星期。

贝儿：那末，到你回来后的星期六来肯顿吧。

布利恩：我一定叨扰。

---

① 肯顿——贝儿的丈夫格雷斯顿勋爵在萨福克郡的阿博茨肯顿花园。

② 嘉德勋章——英国最高勋章。

贝儿：你快去把消息告诉蓓西。她盼着你来哪。

布利恩：你看她会给我一杯茶吗？

贝儿：没问题，只要你好好请她倒一杯。

〔布利恩往里间去〕

亲王夫人：这下我可以有两分钟跟你单独谈谈了。我的音乐会可以请你帮帮忙吧？

贝儿：当然。你要我怎么做？我可以叫阿瑟·芬威克买随便多少张票。你知道他是多么乐善好施的。

亲王夫人：这回救济是做件大好事。

贝儿：肯定是大好事。可请你不要给我讲那些快饿死的孩子的叫人恶心的故事，我受不了。我对穷人不感兴趣。

亲王夫人：〔笑笑〕你怎么能这样说？

贝儿：你感兴趣吗？我常忖度你这慈善事业是不是做给人家看的。我说这话，你不见怪吗？

亲王夫人：〔和气地〕一点也不。你自己没有心，可不能想象别人也都没有心呀。

贝儿：我的心才多着哪，不过它是只为我们这些人跳动的。

亲王夫人：我觉得，我有这么多钱，真正值得做的事只有一桩，那就是多少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一点帮助。

贝儿：〔耸耸肩膀〕只要能使你快活。

亲王夫人：这并不使我快活，只是使我不至于过分痛苦。

贝儿：你真叫人不耐烦，弗萝拉。你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你是亲王夫人。实际上你已经把丈夫甩掉。我没法想象你还要求什么。我就但愿把我的那个也甩掉。

亲王夫人：〔笑笑〕我不懂你对乔治有什么怨恨的？

贝儿：问题就在这里。他打我，或是去与歌女乱搞，那倒好，

那我就可以跟他离婚。嗳，我亲爱的，你要感谢上帝保佑，你有一个对你极不忠实的丈夫。而我的那个要我一年九个月跟他住在乡下，每五分钟给他生个孩子。我不是为这个才嫁给一个英国人的。

亲王夫人：那末你嫁给他到底是为什么呢？

贝儿：我打错了主意。我从小一直待在纽约。我无知到极点。我原以为只要是勋爵，一定是生活在社交场中的。

亲王夫人：我常想，不知你是不是觉得幸福，贝儿。

贝儿：你常这么想吗？我当然觉得幸福。

亲王夫人：前几天有位大使跟我说，你是伦敦最有势力的女人。你能闯出今天的局面，真了不起。全靠你自己。

贝儿：要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得来的吗？凭意志、机智、大胆、魄力。

亲王夫人：〔微笑〕你很坦率。

贝儿：我一向坦率。

亲王夫人：有时候我想，你能不顾大人物的冷淡和笑骂，而缠得住他们，定有非凡的天才。

贝儿：〔格格暗笑〕你这话说得不好听，弗萝拉。

亲王夫人：还有，你过河拆桥，不讲情义，很有几分英雄气概。

贝儿：你说来说去，无非是你根本不赞成我的为人。

亲王夫人：另一方面，我又不禁佩服你。我们的同胞凭决心、眼光、劲头、力气，使美国得有今天，而你把这一切都用来达到你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生活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件艺术品的更完整之处，在于你所追求的目标是那么琐屑，转眼就化为灰尘，毫无价值。

贝儿：亲爱的弗萝拉，人们打猎，不是光为打一只狐狸的①。

---

① 意思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多样、广泛的。

亲王夫人：你有没有时候想到，你坐在梯子顶上，万一有人走过把梯子绊一脚会怎么样？你想着不寒心吗？

贝儿：一脚两脚绊不倒我的梯子。你记得那个愚蠢的女人吗？她为了她丈夫爱上了我，闹得天翻地覆。等到我好容易逃脱在离婚法庭上出庭之后，那些公爵夫人们才真正来眷顾我。

〔公爵夫人同东尼·帕克斯顿一起走出来〕

公爵夫人：我实在非走不可了，贝儿。我的按摩师六点钟要来。康普顿·爱德华兹介绍给我的。他真有道理，可是抢着要他按摩的人多，你叫他等一会儿，他就跑了。

贝儿：我亲爱的，要当心。范妮·哈勒姆确是减肥减到只剩一身骨头，可是看上去却上了一百岁。

公爵夫人：这我知道，但是康普顿·爱德华兹还另外给我介绍了一个好本领的女人，每天早晨来给我脸部按摩。

贝儿：你来参加我的跳舞会吧？

公爵夫人：我们当然来，你开的舞会能让人象在夜总会里那样尽情欢乐，这在伦敦几乎找不到第二家。

贝儿：我请了欧内斯特[1]来参加跳舞。

公爵夫人：我想过什么时候晚上请他来一次。不知他来参加一次社交聚会要多少钱？

贝儿：二十一个英镑。

公爵夫人：上帝保佑，那我怎么也出不起。

贝儿：胡说什么！你比我有钱得多哪。

公爵夫人：我没有你聪明，亲爱的。我不懂，以你的收入，你

[1] 欧内斯特是个舞蹈家，第三幕末尾出场。

怎么能安排这样大的场面？

贝儿：〔乐意地〕我当家理财有方呗。

公爵夫人：真想不到。再见，亲爱的，一起走吗，东尼？

东尼：好。

〔公爵夫人下。〕

东尼：〔跟贝儿握手〕我今天没跟你说上一句话。

贝儿：〔跟他开玩笑〕这我们有什么办法？

亲王夫人：我一定要叫明尼参加我的音乐会。明尼。

〔亲王夫人下。剩下东尼一个人跟贝儿面对面在一起〕

东尼：你今天美极了。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你好。

贝儿：〔听了开心，但泰然自若〕你说得好。

东尼：我简直没法把眼睛从你身上移开。

贝儿：你是向我求爱吗？

东尼：不是今天才开始，嗯？

贝儿：你在找麻烦。

东尼：别说扫兴的话，贝儿。

贝儿：我几时对你说过你可以叫我贝儿的。

东尼：我心里一直叫你贝儿。你不能禁止我。

贝儿：这称呼太亲热了。

东尼：我不知你给了我什么恩惠。可我整天想着你。

贝儿：我根本不相信。你是个缺德的无赖，东尼。

东尼：缺德、无赖，你介意吗？

贝儿：〔格格一笑〕无耻的家伙。我不知明尼看上你什么了。

东尼：我长处可多啦。

贝儿：你自以为长处多，很好。可我只看到一个长处。

东尼：什么长处？

贝儿：你是属于别人的财产。

东尼：噢！

贝儿：〔伸出手〕再见。

〔东尼吻她的手腕，好一会不把嘴唇移开，她从眼睫毛底下瞅着他〕

贝儿：这一点不会使你叫人迷醉得身不由己的，你知道。

东尼：总有未来的。

贝儿：未来是每个人的财产。

东尼：〔轻声地〕贝儿。

贝儿：快点，去吧。明尼会想你怎么还不去。

〔东尼下。贝儿微笑了一下转过身去。蓓西和布利恩励爵走进门来〕

贝儿：哈里把消息告诉你，说他星期六不能来了吗？

〔亲王夫人上〕

亲王夫人：公爵夫人认捐了。

贝儿：我故意把东尼尽量拖住，让你好缠住明尼。

亲王夫人：〔哈哈笑〕你真是足智多谋啊！

贝儿：可怜的明尼，她吝啬得一钱如命。〔对蓓西和布利恩瞥了一眼〕弗萝拉，要是你高兴到楼下起居室去，我们可以翻一翻我的来客登记簿，看还有什么人你可以去找找。

亲王夫人：那真多谢你啦。

贝儿：〔对布利恩〕你等我回来了再走，好吗？我还要跟你说几句话。

布利恩：好。

〔贝儿和亲王夫人下〕

蓓　西：我不知道这些花是不是你送来的，布利恩勋爵？

布利恩：是我送的。我想你不会见怪的。

蓓　西：谢谢你。

〔她摘下两朵玫瑰花，插在衣裳上。布利恩羞怯得手足无措。他不知道如何启齿〕

布利恩：我可以抽支烟吗？

蓓　西：抽呀。

布利恩：〔点上香烟〕你知道，这是我第一回跟你两个人在一起。格雷斯顿勋爵夫人让我们单独在一起，她真妙。

蓓　西：只怕这也是心眼儿太多了。

布利恩：我朝盼夜盼一直希望有机会跟你谈谈。

〔外面街上又传来了卖薰衣草的歌声。蓓西欢迎有它来打岔〕

蓓　西：你听，卖薰衣草的人又来了。〔她走到窗口，听着〕给他扔下一个先令吧，好吗？

布利恩：好。〔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币，往街上投去。〕

蓓　西：我在这有趣的小调里，似乎感觉到整个英国令人神往。它使人想起村舍的花园，那些篱笆，那些弯弯曲曲的道路。

布利恩：我母亲在家里种薰衣草。我们小时候，她总叫我们去摘；摘来了，她放在一只只小布袋里，然后用粉红的缎带扎好。她把它们放在各人床上的枕头底下和所有的抽屉里。你要我叫她寄点给你吗？

蓓　西：噢，那太叫她费事了。

布利恩：不费事。她一定高兴。你知道，我们家的薰衣草不象你买的。你从店里能买到的远不及它哩。

蓓　西：你一定不愿意在这个季节离开伦敦吧？

布利恩：哦，我对伦敦倒并不太感兴趣。〔鼓足勇气说出〕我不愿意离开的是你。

蓓　西：〔急得可笑〕请你别扯到我身上啦，布利恩勋爵。

布利恩：然而那正是我心中想说的呀。

蓓　西：英国的天气不总是一个谈不完的题目吗？

布利恩：你知道的，我明天就动身了。

蓓　西：我从没见过这样牛脾气的人。

布利恩：我会要有差不多一个月不能见到你。我们相识还没多久；要是我这回不是要出远门的话，我想稍微再等一等，慢慢来好些。

蓓　西：〔扼腕关节〕布利恩勋爵，别开口向我求婚什么的。

布利恩：为什么？

蓓　西：因为我会拒绝你。

布利恩：噢？

蓓　西：你跟我讲讲你们家乡的情况吧。我对肯特那一无所知。那里风景好吗？

布利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里是我的家。

蓓　西：我爱英国那些古老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房子，都有一支支烟囱直竖着。

布利恩：噢，我们家可不是什么给人游览参观的庄园。它只是一幢不大象样的黄砖屋，看上去象只箱子，前面有一道灰泥粉饰的又宽又大的门廊。我看我们家的花园倒还不错的。

蓓　西：贝儿不喜欢他丈夫的阿博茨肯顿庄园。如果乔治同意，她要卖掉。她只有在伦敦才真正开心。

布利恩：我到了法国，才知道自己脱离不开布利恩庄园。当时我住在布伦[1]一家医院里，一天到晚尽是七想八想。看样子我好象已经好不了。其实我知道，要他们让我回家，我会好，但是他们不让；他们说不能让我移动……我们乡下很荒凉。那边吹起东风来，使人觉得阴冷难受，不过要是你一生在那里待惯了，这风倒正好叫你精神振奋。南方的夏天会热得要命，但空气中总带有新鲜的海水味儿。你知道，我们家离海滩多么近……它跟布伦只一水之隔，而我当时却觉得远在天边。我太噜嗦，叫你厌烦了吧？

蓓　西：不，我要你讲给我听。

布利恩：那边的乡村很有味儿。有大片绿色的田野，有许多榆树，道路是弯弯曲曲的——开汽车很糟糕；还有海滩，海滩上筑着堤——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往上跳，经常摔下来；另外还有海。好象海并没有什么稀奇，可那时候我总觉得那是无比奇妙的。再另外还有蛇麻草田——这个我忘了——和烘蛇麻草的烘房。这些个都象幅画一般的美丽。我想它就象你心目中的薰衣草。而在我心目中，那就是英国。

〔蓓西站起身来，走向窗口。远处可以听见卖薰衣草的人沉郁的叫卖声〕

布利恩：你在想什么？

蓓　西：一个人对自己的家有这样的感情，是难能可贵的。我

[1] 布伦——在法国北部西岸，与布利恩家所在的肯特郡隔着多佛海峡遥遥相望。

只知道十九号街那一幢红色的石头房子。爸爸一找到有人肯出个公道价钱受了那栋房子，我们就将搬到离闹市更远一些的地方去。妈妈特别喜欢七十二号街，不知她为什么。

布利恩：当然，我知道年轻姑娘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可能一样。我不能指望任何人都长年住在那里。我也能在伦敦过得很快活。

蓓　西：〔笑了笑〕你能决心在伦敦住下去吗？

布利恩：只要你肯跟我结婚，我一定尽量使你生活愉快。

蓓　西：嗯，你这是求婚啰。

布利恩：我过去从没有向人求过婚，所以我有点紧张。

蓓　西：你并没有说出我能用“是”还是“否”来回答的话。

布利恩：我不愿说出你可能用“否”来回答的话。

蓓　西：〔格格地笑〕我说等我考虑考虑，好不好？

布利恩：我明天就走了。

蓓　西：等你回来给你回音。

布利恩：可是那要隔四个星期。

蓓　西：这可以给我们大家有时间作出决定。毕竟，这是终身大事的问题。也许你最后决定实在并不真想跟我结婚。

布利恩：那不大可能。

蓓　西：你回来之后，要来肯顿度周末。要是你改变主意了，打个电话给贝儿，说你回来的日期要推迟，我就懂了。我决不会有丝毫伤心或者生气。

布利恩：那就到那个时候再见啦。

蓓　西：好。嗯……谢谢你表示愿意跟我结婚。

布利恩：谢谢你没有当场拒绝我。

〔二人握手；他离去。她走到窗口去望他，看了看手上的表，然后走出房间。不一会，波尔引阿瑟·芬威克上。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大高个，脸色红彤彤的，头发灰白〕

波　尔：我去对夫人说你来了，先生。

芬威克：谢谢。

〔波尔下。芬威克从他的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烟，又从台上拿起晚报，舒舒服服地坐下看报、抽烟。他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贝儿上〕

贝　儿：蓓西和哈里·布利恩不在这里吗？

芬威克：不在。

贝　儿：那很奇怪。不知他们怎么了？

芬威克：别管蓓西和哈里·布利恩的事了。现在该管管我的事啦。

贝　儿：你来得这么晚。

芬威克：我喜欢等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呀，小妞儿。

贝　儿：我希望你不要叫我小妞儿，阿瑟。我实在不喜欢。

芬威克：在我心窝里你就是个小妞儿。每次我在你的大宴会上，看你在一大群爵爷、大使和权贵之间俨然象个王后的时候，我就想，她是我的小妞儿，我会浑身都热烘烘的。那会儿我是多么为你自豪。你真行，小妞儿，你真行。

贝　儿：〔笑〕你说得太好了，阿瑟。

芬威克：你有头脑，小妞儿，所以你行。这要有头脑。你表面上轻飘随便，人家只道你是在开心，而我知道你脑筋正动得起劲，象木偶戏里牵线的，这里拉一下，那里

牵一下；你从头到尾把他们控制在你手指尖上。你不让出一点岔子，贝儿，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女人。

贝　儿：没伟大到能使你听从医生的嘱咐。

芬威克：〔从嘴里拿下雪茄〕你要我把今天我刚抽的第一支烟就丢掉吗？

贝　儿：听话，让我开心，阿瑟。抽烟对你多不好。

芬威克：你这样说我一定听你。

贝　儿：我为了你身体好嘛。

芬威克：你心眼好，小妞儿。人们只知道你是个漂亮、时髦的女人，聪明伶俐，长得美，是时行风尚的领头人物，而我的看法不一样。我知道你有一颗黄金的心。

贝　儿：你真是个浪漫的老家伙。

芬威克：我对你的爱是我所最最珍贵的。你是我的指路明星，你是我的理想。在我心目中，你代表着女性最纯洁、最高贵的一切。愿上帝保佑你，小妞儿。我真不知要是你辜负了我，我将怎么样。一旦我发现你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肯定活不下去。

贝　儿：〔敷衍〕我尽量不让你有这一天。

芬威克：你喜不喜欢我呀，小妞儿？

贝　儿：当然喜欢。

芬威克：我是个老头了，小妞儿。

贝　儿：胡说什么！我还把你只看作是个小孩子。

芬威克：〔听了乐意〕是啊，好多年轻人还羡慕我的身体。我能连续工作十四小时，完了还是精神十足。

贝　儿：你的精力实在充沛。

芬威克：有时候我琢磨着，到底是什么使你对我一开始就感兴

趣呢？

贝　儿：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你的魅力给人一种好感。

芬威克：是啊，人们也常对我这样说。人们只要跟我稍微相处一段时间，就不能不看到——嗯，我决不是寻常之辈。

贝　儿：我始终认为我可以信赖你。

芬威克：你说这话比什么都叫我开心。我就要你信赖我。我知道你。我是迄今唯一了解你的人。我知道在你那宽大的、跳动着的心灵的深处，你是个怯懦无助的小东西，娃娃般的天真；你需要有个人站在前面，帮你对付这个世界。我的天哪，我是多么爱你呀，小妞儿！

贝　儿：当心，管家来了。

芬威克：见他的鬼，老是那个管家。

〔波尔上，拿着一份电报和一包书〕

贝　儿：〔接下电报，看着那小包〕那是什么，波尔？

波　尔：是书，夫人。刚从哈查德书店送来的。

贝　儿：哦，我知道了。你把它打开吧。〔波尔把包拆开，拿出一叠书，有四五本。贝儿拆开电报〕讨厌！我不回电，波尔。

波　尔：是，是，夫人。〔下〕

芬威克：什么麻烦事？

贝　儿：斯塔理那个混蛋说好今晚上来这儿吃饭的，这回儿来电报，又说不能来了。我最讨厌有人打乱我的宴会。我已经约好十个人来跟他碰头。

芬威克：太糟糕了。

贝　儿：臭架子十足的笨蛋。他已经几次谢绝我的邀请了。这

一回我是六个星期之前邀请他的，所以他说不出口另有约会什么的啦。

芬威克：他不来，我看你就算了。我说你不是少不了他。

贝　儿：别傻，阿瑟，我总要想办法把他抓在手里。他可能最近要任首相。〔她动了动脑筋〕不知他电话号码几号。〔她站起来，查了一查，在电话机旁站下〕去拉德局7035。假如我逼着他来而他来了头一次，他就会自己第二次跑来的。这个家就象是天国，我要迫使他们一个个进来。……请斯塔理勋爵听电话？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我等着。〔使自己的声音甜柔动人〕是你吗，斯塔理勋爵？我是贝儿·格雷斯顿。我只是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你今晚不能来没关系。当然，你不能来，我很失望。你改天可一定得来，行吗？真承情了。下星期今天怎么样？哦，遗憾。那末星期四有空吗？啊呀！那末，星期五怎样？你下星期每天晚上都有约会吗？你真是贵人多忙。好吧，那就等你方便了再说吧，告诉我你哪一天可以有空。

芬威克：你真有一套，小妞儿，他准跑不了。

贝　儿：〔继续在电话里交谈〕再下个星期二。好，这对我非常合适，八点半。你拣那一天再好没有，因为我正请了克赖斯勒①来表演。我盼着你光临。再见。〔放下电话听筒〕这一回我把他抓住了。那个人不象人的东西还自以为是懂音乐的哩。

---

① 克赖斯勒（Fritz Krisler）——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兼作曲家。1875年生，1913年入美国籍。

芬威克：你请好了克赖斯勒在再下个星期来这儿吗？

贝　儿：还没有。

芬威克：你肯定能请到他吗？

贝　儿：不，我肯定你一定能请到他。

芬威克：我给你把他请来，小妞儿。〔她拿起波尔拿进的那些书，在房间里四处散放着。有一本她特地翻开，合在桌面上〕你这是做什么？

贝　儿：这些书是理查德·特文宁写的。他今晚会来参加宴会。

芬威克：你请那些作家来干什么，小妞儿？

贝　儿：伦敦不象纽约。你知道吗？这里的人喜欢和作家们见见面。

芬威克：我本来以为你的地位已经够牢固，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们了。

贝　儿：我们生活在民主时代。今天作家在社会上的作用等于中世纪帝王在朝廷上豢养的那些弄臣。但是他们的好处是不利用他们的地位说令人不愉快的老实话。他们的代价也比弄臣便宜。你只要给他吃顿饭，捧他们几句。他们衣食自理。

芬威克：你把他们的混账书在屋子里摊得乱七八糟。

贝　儿：噢，这些书我都是不要的。它们是拿来请我试阅的。我明天一早就叫他们退给书店去。

芬威克：贝儿，你真是个奇才。你要做生意的话，到我这儿来，我跟你合伙。

贝　儿：最近生意怎么样？

芬威克：好！下星期我又要开两个分行。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他们笑我。他们说我会破产的。我把他们老一套的经营办法一股脑儿都推翻。笑到最后的人笑得最久嘛。

贝　儿：〔思索了一下〕喔，我忽然想起，这话正是我的裁缝在送账单来的时候说的。

〔芬威克呆了一呆，随即用锐利的眼光瞧着她。他看她在若无其事的微笑着〕

芬威克：小妞儿，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让一张张账单开上来了吗？

贝　儿：这就象答应爱丈夫、尊重丈夫、服从丈夫一样，这种谎言没有人当真会去遵守的。

芬威克：你这个小调皮鬼。

贝　儿：这是苏珊娜的账——你知道的，就是巴黎望都广场①的那个裁缝。战争②把她的生意都打掉了，现在她要重振旧业。我一下付不出。数目比较大。〔她交给他一份打字的账单〕

芬威克：这不象账单，倒象一个五幕剧本。

贝　儿：衣服很贵，是不是？我真愿意就挂几片无花果树叶。价钱便宜，而且我相信对我也合适。

芬威克：〔把账单放进袋里〕好吧，我看我拿着这些怎么办吧。

贝　儿：你真是我的宝贝，阿瑟……你要我明天跟你一起进午餐吗？

芬威克：哦，当然。

贝　儿：好。现在你该走了，我要在换好衣服进晚餐之前去躺

---

① 望都广场（Place Verdome）——在巴黎，建有拿破伦战胜德奥联军的纪念碑。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会儿。

芬威克： 那好。你要当心身体，小妞儿，你是我的最珍贵的宝贝。

贝　儿： 再见吧，亲爱的老家伙。

芬威克： 再见，小妞儿。

〔他往外走。他走到门口，电话铃响。贝儿拿起听筒〕

贝　儿： 我是乔治·格雷斯顿勋爵夫人。东尼！我当然听得出你的声音。嗯，什么事？我一点也没有一本正經。我尽量使我的声音温柔些哩。怎么你还听了不舒服，真要命。〔她格格一笑〕不，恐怕我明天不能到你那儿喝茶。我整个下午都没空。后天是星期几？〔笑〕那个，我得问蓓西。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空。当然我不会单独一个人来。这给人看见了，会有失体面。象你这样的一个漂亮小伙子。明尼会怎么说？噢，这些我会知道……我并没有答应过你什么。我只说过，未来是每个人的财产。一夜没法睡，有这样的事！好吧，再见……东尼，你知道英语中最令人迷醉的那个词儿吗？也，许，是。〔她如释重负地放下电话听筒。〕

——幕落

第　二　幕

场景：格雷斯顿家在乡间的阿博茨肯顿庄园里的起居室，老式而宽舒；布置陈旧，印花布都褪色了。三扇落地长窗通往阳台。

时间是晚餐后的一个晴朗的夜晚，窗户开着。

幕启：女眷们坐着，在等男客们。她们是贝儿，蓓西，苏兰纳公爵夫人和赛科拉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你打一个下午网球，一定很吃力了。

公爵夫人：一点也不。只打了四盘。

亲王夫人：你打得真剧烈，看你打，也使我怪热的。

公爵夫人：我要是不运动，会胖得不知怎么样了。啊，弗萝拉，我羡慕你！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吃了对你毫无影响，而不公平的是：你偏偏对吃不感兴趣。我是个又懒惰又贪吃的女人。可我从不吃我喜欢的东西，从不放松这一天至少一个小时的运动。

亲王夫人：〔微笑〕如果说节制是达到圣洁的第一步，那你准是道行很深的了。

贝　儿：明尼，你有一天会放弃这种苦行，而象弗萝拉一样去从事慈善事业的。

公爵夫人：〔非常坚决地〕决不！我临死躺在床上，还会烫着头发搽着胭脂，最后的呻吟还是：不要吃麦糊，太叫人发胖。

贝　儿：嗯，明天你可得认真地打网球。哈里·布利恩打得比

桑顿好得多。

公爵夫人：他到我们正要更衣进餐的时候才来，真恼人。

贝　儿：他昨天刚从罗马尼亚回来，他还要到乡下去看他的母亲。〔对她妹妹感到有趣地一笑〕蓓西叫我不要让哈里在席面上坐在她旁边。

蓓　西：贝儿，你这个缺德的！我最讨厌你在众人面前谈论我的私事。

公爵夫人：我亲爱的蓓西，这早已不是你的私事喽。

贝　儿：我怕蓓西错过了机会。他动身去罗马尼亚之前，我特意让他们两个单独在一起，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我简直枉费心机。

蓓　西：你的心机也太露骨了，贝儿。

公爵夫人：嗳，赶快，叫他开口。人家老问我，他会不会求婚，我都听得厌烦了。

蓓　西：他们就不问问蓓西我会不会接受呀？

公爵夫人：当然，你会接受的。

蓓　西：我自己也没数。

亲王夫人：〔微笑〕也许要看他怎么个求婚法。

贝　儿：可千万不要过于指望浪漫主义的玩意儿。英国人可不是浪漫主义的。他们觉得那是荒唐的。乔治向我求婚的时候，他原是来纽约参加马匹展览会的。那天我身体不大好，躺在床上。我样子可难看哪。他尽跟我讲他的一匹母马，尽讲那匹马的爸爸、妈妈、舅舅、姑妈，接下来他说，〔学他〕嗳，你嫁给我吧。

亲王夫人：那么突然！

贝　儿：噢，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要向我求婚呢？也好让我

把头发烫烫好’。可怜的乔治，他问为什么？

公爵夫人：法国是唯一懂得怎样求爱的国家。加斯东向我求婚的时候，他双膝跪下，握住了我的手，他说没有我没法活。当然我是知道的，那是因为他身无分文，但是这还是使我很激动。他说我是他的指路明星，是他的守护天使——哦，还有什么什么的，多啦！令人心醉神迷！我明知他正跟他父亲吵了已经半个月，要他给他还债；然而那还是令人心醉哩。

亲王夫人：你对他没有什么感情吧？

公爵夫人：噢，没有。我只是下了决心要嫁个外国人。芝加哥那里的人们对我们不太好。我的表姐玛丽嫁了莫雷伯爵，我妈气不过爱丽丝阿姨。妈说，爱丽丝给玛丽弄了个法国伯爵，我非要给你找个公爵不可。

贝　儿：于是你找到了。

公爵夫人：你们没看见我上次回芝加哥去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卑躬屈膝、大惊小怪的样子。想想过去我想去的跳舞会他们不叫我去，因而我眼睛都哭肿了哩。这个情景真难以想象。

亲王夫人：不过，我还是希望蓓西不要嫁给她并不喜欢的人。

贝　儿：我亲爱的，你不要让孩子的头脑里有各种古里古怪的思想。法国人比我们文明得多，他们早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婚姻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而不是感情的结合。你想想你亲友中为爱情而结婚的那些人吧。他们结婚过了五年之后，有比那些为金钱而结婚的更亲热一些的吗？

亲王夫人：他们有甜蜜的回忆呀。

贝　儿：废话！难道一个人到了不再存有这种感情的时候，还回忆得起曾经有过的这种感情来吗？

公爵夫人：这倒是真的。我爱过十次、二十次，而且发疯似地爱，可是事过境迁，我回头想想，虽然记得我曾经恋过爱，可怎么也不记得我爱过的人了。我一直觉得这很奇怪。

贝　儿：说到底，蓓西，作为幸福婚姻的基础，我们爸爸的那个五金商店的生意兴隆，比任何热烈的爱情都更可靠。

蓓　西：嗳，贝儿，你对人家说爹是卖香蕉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贝　儿：香蕉？噢，我记起来了。他们说汉利太太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给矿工洗衣裳的。她这个故事和她的那些珍珠使她到处吃香。我不甘后人，所以我说我爸曾经在纽约街头卖过香蕉。

蓓　西：爹从没有做过这种事呀。

贝　儿：我知道他从未做过，不过我想人们对这五金商店已经听厌了，所以我编造出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当时我穿着一件新的加洛[1]上衣，我想我有资格讲个香蕉的故事了。

公爵夫人：香蕉讨厌。那么容易使人发胖。

〔男客们进来。桑顿·克莱，阿瑟·芬威克和弗莱明，贝儿和蓓西起立〕

蓓　西：我们等了你们好一会了。

---

[1] 加洛（Callot）姊妹，巴黎服装设计家。

公爵夫人：东尼呢？

克　莱：他和布利恩还要抽完那支雪茄。

公爵夫人：哈维先生，你还喜欢伦敦的生活吗？

克　莱：他应该喜欢。我给他弄到了所有最高级的宴会的请帖。可是他偏要浪费时间到处参观。前几天——是星期四吧？——我要带他去赫林姆马球场①，而他坚持一定要去国家美术馆。

贝　儿：〔笑笑〕真莫名其妙！

弗莱明：我不懂为什么我去就是莫名其妙，而你去就不是莫名其妙。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你进去的。

贝　儿：我去是有道理的。阿瑟·芬威克刚买了一幅布朗齐诺②的画，我要去看看国家美术馆里陈列的那些。

公爵夫人：我看你大概在那里有什么秘密约会吧？我一直听说那儿是个秘密幽会的好地方。你决不会遇到任何朋友，即使遇到，他们也会假装不看见，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为同样的目的去那里的。

弗莱明：我的确只是去看画的。

克　莱：但是，你要是为看画，那该去克里斯蒂美术品市场③呀，那里你会遇到朋友的。

弗莱明：恐怕你永远也没法使我成为一个社交界的时髦人物，桑顿。

克　莱：我有点失望了。你似乎天生专做一些不得当的事情。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看见他正在寄发半袋子的介绍信？

---

① 赫林姆马球场——在伦敦附近。

② 布朗齐诺（1502—1572），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画家。

③ 克里斯蒂美术品市场——在伦敦帝王街，是美术品和古董的拍卖所。

我求他把它们都丢到废纸篓里去。

弗莱明：我是想，人家特意给我写的介绍信，我不用，不是没有礼貌吗？

克　莱：美国人随随便便地写介绍信。你会不知不觉一下子全认识了些不该认识的人。我告诉你，你要甩掉这些不该认识的人才真正困难哩。

弗莱明：〔觉得好笑〕也许我的那些介绍信有的是写给应该认识的人们的哩。

克　莱：应该认识的人们偏又不会理睬这些信。

弗莱明：看来不该认识的人们比应该认识的人们讲礼貌。

克　莱：应该认识的那些人确实粗野无知。他们有身份可以这样。我刚来到伦敦的时候，年纪很轻，做了好些错误的事情。我们美国人全都做错事。我认识了一些人，他们带我东跑西跑，请我吃饭，叫我待在他们乡下的地方，等等，等等。后来我发现他们不是我应该认识的人；到那时候你要甩掉他们，非有十分坚强的性格不可。

贝　儿：当然得甩掉。

公爵夫人：甩掉就是呀。你对这，桑顿，还要费脑筋的，说明你真是个好心肠。

克　莱：我莫名其妙地容易动感情。这是美国人的另一个缺点。我记得，我在伦敦待了两三年之后，我跟那些值得结交的人都结交得很好了，但是我从没有被邀请到赫里福德公馆去过。那位公爵夫人不知怎么总是不喜欢美国人，尤其对我，特别不乐意。但是我偏偏决心要参加她的舞会。我觉得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中总不能没有

我呀。

贝　儿：她的那些舞会死气沉沉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克　莱：我也知道，不过似乎只有她的舞会非有请帖才能去参加。嗨，我发现那位公爵夫人有个孤孀姐姐，跟两个女儿住在乡下。她是海伦·布莱尔勋爵夫人。我亲爱的，她五十五岁，呆滞、邋遢。而她的两个女儿更呆滞、邋遢，而且如果天下可能有女儿比母亲老的事的话，那她们就的确比母亲还见老。她们习惯在社交季节到伦敦来。我设法让人给我介绍，跟她们认识认识，于是我大施手腕。我带她们去看戏，领她们参观美术院展览馆①，请她们吃饭，给她们弄内部展览会的请帖，足足一个月我忙得不亦乐乎。终于公爵夫人发请帖了，她的两个女儿给她们的小伙子们弄到了五、六张。我拿到一张，总算谢天谢地我没有白费力气。当然，我请帖一到手，就把她们抛掉了，不过你们可知道，我总觉得良心不安。

公爵夫人：我看她们对这样的事情也是习惯了的。

克　莱：海伦·布莱尔勋爵夫人真愚蠢得出奇。她写信问我，我一直不去接近她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我。

贝　儿：那些男人们快来吧，我们好跳舞啦。

公爵夫人：噢，那可有劲啦！跳舞不是挺好的运动吗？我听说你跳舞跳得很出色，哈维先生。

弗莱明：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会跳舞就是。

公爵夫人：〔对亲王夫人〕嗳，我亲爱的，你知道我前几天晚上

---

① 美术院展览馆——原文the Academy，是the Royal Academy of Art（皇家美术院）之简称，也指该院的展览馆。

跟谁跳舞来着？〔强调的口气〕欧内斯特。

亲王夫人： 噢！

公爵夫人： 我亲爱的，别这样说，"噢！"。你知道欧内斯特是谁吗？

贝　儿： 欧内斯特是伦敦最吃香的红人。

亲王夫人： 你不是说那个教跳舞的吧？

公爵夫人： 噢，我亲爱的，你可切切不能叫他这个。他会火冒三丈的。他不是职业的跳舞教师。他教课一小时要十一个英镑，可那还是面子哩。所有最高级的舞会都邀请他。

弗莱明： 舞会上最使我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总看见有这些跳舞教师。为什么英国姑娘喜欢让这些希腊人、美国籍的意大利人和鲍沃里街头①的流氓抱着她们乱拖乱拉呢？

克　莱： 你们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啊，你们太一本正经了。

公爵夫人： 说实话，只要有一线希望能遇到有欧内斯特的任何舞会，我都想去。跟他跳舞，真象在一个最美妙的梦境里。他教了我一种新的步子，可我总学不好。要是最近几天里不能再碰到他，我真不知会怎么样。

亲王夫人：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给你上一课呢？

公爵夫人： 我亲爱的，一小时十畿尼！我付不起。我相信一、两天里会在什么舞会上碰到他的，那时候我可以免费上它一课的。

贝　儿： 你应该使他爱上你嘛。

---

① 鲍沃里街——纽约的一条街，多廉价店铺和游乐场所，也多流浪汉。

公爵夫人：噢，亲爱的，他能爱上我才好哩！可是该有多少人在钉着他呀。

〔布利恩和东尼·帕克斯顿从阳台上进来〕

公爵夫人：终于来了！

东　尼：我们在花园里散了散步。

贝　儿：我希望你给他看了我的茶室。

蓓　西：那是贝儿的新玩意儿。你一定很欣赏。

贝　儿：我对这个茶室很得意。你知道，乔治不让我在这里搞任何东西。他说这是他的家，不许我在这里搞任何乱七八糟的名堂。他甚至不许把褪色了的印花布换上一块新的。就在那边，有一个古旧的凉亭，已经破旧不堪、摇摇欲坠——他们叫这是古香国色——然而这个地方周围景色的确好，走去喝杯茶却是很理想的。所以我要把它拆掉，改建一个漂亮的日本式茶室，但是乔治不肯，就因为他母亲——一个丑老太婆——是常坐在那儿做针线活的，你说怪不怪？好，我等候机会，结果不久前趁乔治上伦敦去了，我把那个破旧的凉亭拆了，又把我在城里的日本式茶室拆掉运来，在这里盖了起来。等到乔治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从伦敦回来时，一切已经就绪。他气得几乎中风送了命。他要是那回中风了，我倒是一举两得。

蓓　西：贝儿。

亲王夫人：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把它布置得那么精致。

贝　儿：哦，我想有时天热的时候在那里睡觉。睡在那儿就象睡在露天。

芬威克：这些年轻人要开始跳舞了，贝儿。

贝　儿：你们要在哪里跳，在这里开个留声机，还是在客厅里用自动钢琴？

蓓　西：客厅里好。

贝　儿：那我们就都到那边去。

蓓　西：〔对克莱〕来帮我把地毯卷起来。

克　莱：好，就来。

〔他们出去，后面跟着公爵夫人和贝儿，芬威克和布利思〕

弗莱明：〔对亲王夫人〕你来吗？

亲王夫人：不，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可你不用管我。你去跳舞。

弗莱明：我不去，男的也够多啦。我相信桑顿·克莱一个人抵得上一群哪。

亲王夫人：你不喜欢桑顿吗？

弗莱明：自从我到伦敦以来，他待我很好。

亲王夫人：在他讲赫里福德公馆的舞会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注意着你脸上的表情。你要学会更好地掩盖你的情绪呀。

弗莱明：你听他那么讲不觉得恶心吗？

亲王夫人：桑顿这个人我认识他有十年了。我对他习惯了。就象你说的，他人很好。

弗莱明：这就难为人了。人的好坏似乎不象象棋盘格子那样黑白分明。即使最无聊的人也有他们可取之处；怎样对待他们，很不容易。

亲王夫人：〔微微一笑〕你不赞成可怜的桑顿吧？

弗莱明：一个人明知不受欢迎，而偏以能够挤进这家屋里而自豪，你叫我对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好的看法呢？他把收

到请帖的多少作为成功的标尺。他还拿自己给我作榜样。他告诉我，如果我要进入社交界，就必须为此而努力。不知象桑顿·克莱这样的人，在英国，人们是对他怎么看的？他们不是瞧不起他吗？

亲王夫人：到处都一样，在纽约也就象在伦敦一样，有许许多多人拼着命往社交界里钻。这现象太普遍了，所以人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贝儿会对你说，伦敦社交界有点道貌岸然，他们喜欢有人能使他们笑笑。桑顿在这方面很有用处。他兴高彩烈，他有趣，他能使一个社交聚会进行得很活跃。

弗莱明：我想一个人做人应该有更大的用处。

亲王夫人：桑顿很有钱。你想，他再去把生命浪费在挣得更多更多的钱上面，有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想美国已经钱太多了。

弗莱明：一个人除赚钱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好做。

亲王夫人：你知道，美国的财富已经多到产生了一个有闲阶级。桑顿是这个阶级最早的成员之一。也许他这个角色演得还不很出色，不过你不能忘记，他还没有来得及学会他们在欧洲长时期来学会了的那一套。

弗莱明：〔笑〕恐怕你认为我不够宽宏大量吧？

亲王夫人：你还年轻。我能认识这样一个善良、纯洁的美国青年，从心底里高兴。我很高兴，你不象那么多的我们的同胞，会被这种英国生活弄得眼花缭乱，迷了心窍。你在这儿好好玩一阵，从中学一些可以学的好东西，然后回到美国去。

弗莱明：我是要回去。或许我本来就不应该来的。

亲王夫人：我看你不太愉快吧？

弗莱明：你怎么觉得我不愉快？

亲王夫人：不难看出，你是爱着蓓西的。

弗莱明：你知道我原先跟她订过婚吗？

亲王夫人：〔惊奇〕不知道。

弗莱明：我上哈佛大学念书之前就跟她订婚了。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她十六。

亲王夫人：怎么你们年轻人在美国那么早就定了终身大事？

弗莱明：也许这事情有些荒唐、幼稚。不过，当她写信对我说我们最好解约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这个婚约，倒是非常认真的。

亲王夫人：你对她怎么说的呢？

弗莱明：我不能拿她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许下的诺言束缚住她。我回信说，我同情、我谅解。

亲王夫人：这是几时的事情？

弗莱明：两个月以前。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到欧洲来，想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没用多久，这一切就都明白了。

亲王夫人：你能忍受得住，不容易。

弗莱明：啊，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若无其事，大家开开心。我要是钉住她，徒然使她厌烦。她把我们的婚约当作一个有趣的笑话，我只有接受她的这个看法。她正在尽情地寻欢作乐。开始时我还想，尽是这些舞会、宴会，她也许慢慢会感到厌倦，到那时候，我在她身边，也许能劝她跟我一起回美国去。

亲王夫人：你现在还有可能。

弗莱明：不，我不能。我第一天刚到，她就对我说，英国生活

令人神往。她觉得它丰富多彩。她觉得它美在其中。

亲王夫人：这象是在说挖苦话。

弗莱明：贝儿对我非常好。她带着我到处跑，我经常跟她一起坐车出出进进；我坐在她的包厢里一起看歌剧；我此刻又成了她的座上宾。如果说我顾点面子，我就什么也不该讲。

亲王夫人：嗯？

弗莱明：〔突然慷慨激昂〕在这个环境里，有些情况真叫我忍无可忍。在这光辉灿烂的表面底下，我总觉得包藏着各式各样肮脏可耻的秘密。谁都知道，又谁都装作不知道。这是一个奇怪的家，丈夫从来不现面，而阿瑟·芬威克那个讨厌的老色鬼却俨然一家之主；还有一台精彩好戏，那就是这个涂脂抹粉的公爵夫人眼睛老盯着一个年轻得足以做她儿子的孩子，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他们的谈话呢——不是我装正经，实在我以前从没有听见过象这里的人们说话这样不要脸皮的；不过总该有没有情夫的女人，总该有尊严、体面和自我约束。如果蓓西定要待在英国的话，但愿她立即跟她的勋爵结婚，尽快脱离这个环境。

亲王夫人：你想她会幸福吗？

弗莱明：她们哪一个是幸福的呢？她们怎么能指望幸福？既然她们结婚是为了……〔亲王夫人一愣，弗莱明连忙把话煞住〕对不起。我忘了。请原谅我。你知道，你是截然不同的。

亲王夫人：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话。你要说什么？

弗莱明：没有什么。我告诉你，我一直思忖着这个问题，弄得

心烦意乱。我又不能把我想的对任何人说。我苦闷极了。

亲王夫人：你是要说，她们怎么能指望幸福，既然她们结婚是为了一个空头的爵位？你认为她们是势利，是庸俗的势利小人，事实上她们生活的苦痛，正是她们可鄙的欲望带给她们的应得的惩罚。

弗莱明：〔非常抱歉地〕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尖酸地学〕亲王夫人。

弗莱明：相信我，我实在丝毫没有讥讽你的意思。

亲王夫人：我知道，一点不错。我们嫁外国人的，大多数是趋炎附势，追慕虚荣。但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吗？没有人给我们指出过更好的生活道路。甚至从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该对自己的国家尽什么责任。人们责备我们嫁了外国人，可是报纸上整段整段地报导我们，又刊登我们的照片。我们的朋友激动，妒羡我们。毕竟我们是人呵。人们最初称呼我亲王夫人的时候，我不禁感到陶陶然，当然这是势利。

弗莱明：你这话说得我非常尴尬。

亲王夫人：然而有时候也有其他的动机。你想到过势利中有现成的传奇精神吗？我跟马里诺结婚的时候，才二十岁。我没有把他看作是个为了财产而追求女人的美籍意大利人，而看作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名门的后代。他家上代出过一个教皇，十多个红衣主教；有一个祖先还让提香① 画过油画像；几世纪来他们掌握军机大权、

① 提香(1477? ——1576)——意大利大画家。

生杀大权；我看到了他们高大的封建城堡，有百把间房间，他们在那里作为独立的君主，统治着他们的领地。当马里诺来向我求婚的时候，他好比是这传奇的化身，传奇召唤着我。当时我想起曾经游览过的罗马宫殿，我想我将成为那里的主人。我想我也将跻于所有那些伟大贵族夫人之列：奥西尼、科朗纳、盖塔尼、阿尔多弗兰尼①。我 爱上他了。

弗莱明：不用说，一个没有意义的动机对 你是 不起 任何 作用的。

亲王夫人：我丈夫的家在投机买卖中毁了。他不得不把自己也拿出来卖。他卖得五百万美元。当时我爱他。以后的情况，你可以想象。开始他对我冷淡，接着对我讨厌，最后憎恨起我来。噢，我所忍受的屈辱啊！到我的孩子一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离开了他。我回到美国。我发现自己成了个陌生人。我在那里格格不入。我对那里的生活感到生疏；我无法适应。于是我移居到英国来了，而在这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我因为做了个浪漫主义的姑娘，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蓓西上〕

蓓　西：弗莱明，你坐在这里，尽跟亲王夫人谈情说爱，实在太煞风景。我们要你去跳舞哩。

〔亲王夫人局促不安，站起身来，往外朝花园里走〕

蓓　西：〔从背后瞧着她〕怎么回事？

弗莱明：没什么。

① 奥西尼等都是历史上意大利的望族。

蓓　西：你去跳舞吗，去不去？

弗莱明：我晚饭后跟布利恩勋爵谈了好一会儿，蓓西。

蓓　西：〔微笑〕哦？

弗莱明：你准备接受他在你眼前挥舞着的小王冠吗？

蓓　西：你该问我，我准备接受他放在我脚跟前的小王冠吗，这才问得对头了。

弗莱明：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蓓西。

蓓　西：我知道。

弗莱明：开始我曾经讨厌他。

蓓　西：为什么？

弗莱明：我瞧不起那些为了金钱钉着美国姑娘的英国爵爷们。我本来当他是个没有头脑的二流子，只知道自己的市场价格。而事实上他却是个谦虚、朴实的人。对你说实话，我都给弄糊涂了。

蓓　西：〔取笑他〕瞧你！

弗莱明：我认为他干的是下流事，可他倒又不象是个下流人。

蓓　西：他或许会爱上我的，你知道。

弗莱明：爱上你了吗？

蓓　西：没有。

弗莱明：你准备跟他结婚吗？

蓓　西：我不知道。

弗莱明：我看他是到这里来向你求婚的吧？

蓓　西：〔稍顿〕他一个月前已经向我求过婚。我答应等他从罗马尼亚回来时给他个回音……我正急得慌。他总想找个单独跟我说话的机会。上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能够随便应付过去，但这回我得说出个是还是

不了，这可使我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

弗莱明： 别答应他，蓓西。

蓓　西： 为什么？

弗莱明： 首先，他并不爱你，你也并不爱他。

蓓　西： 还有呢？

弗莱明： 那还不够吗？

蓓　西： 我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他将给我的是什么。你知道一个英国贵族夫人的地位吗？

弗莱明： 让那些做生意的人叫你一声"夫人阁下"，就那么了不起了吗？

蓓　西： 你这傻瓜，弗莱明。要是我嫁了个美国小伙子，我这一生就结束了；要是我嫁了哈里·布利恩，这一生又才刚开始。瞧贝儿她，她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还能有更大的成功，因为乔治·格雷斯顿胸无大志。我可以要哈里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会进入政界，我要有个沙龙。嗨，我要怎样就怎样。

弗莱明： 〔冷冷地〕那我不知为什么你还要急得慌呢？你分明已经打定主意。你将举行盛大婚礼，教堂外面挤满了人，所有报纸上都登着你的照片，你将出门去度蜜月，再回到这里。然后呢？

蓓　西： 然后吗？安居下来。

弗莱明： 你会象亲王夫人那样，为了你丈夫有了个情妇而心碎吗？或者象苏兰纳公爵夫人那样弄几个情夫吗？或者象贝儿那样，因为你丈夫是个规矩人，要你尽生男育女的责任，而使你嫌恶得要死吗？

蓓　西： 弗莱明，你没有权利对我说这些话。

弗莱明：对不起，我惹你生气了。我心里有话不能不说。

蓓　西：你确实是为我着想，才不要我跟布利恩勋爵结婚吗？

弗莱明：是的，我是为你着想。你跟我解除婚约的时候，我没有责怪你。你要是爱我，不会跟我解约；你不爱我，也不是你的过错。我到了这里，我知道我能指望于你的只能是跟你做个朋友。你该公平地承认这一点：在这一个月里，我丝毫没有过任何其他要求的表现。

蓓　西：啊，你真好。你一向是我最好的朋友。

弗莱明：如果在我心窝深处我始终保持着对你的爱，这纯粹是我的事。我认为这不碍你任何事。而对我却是一种喜悦。我现在是确确实实只考虑着你的幸福。回美国去吧，去爱上个好好的人，跟他结婚。我衷心祝愿你幸福。也许你今后的生活怎么丰富多彩，怎么够刺激，却要纯朴得多，正气得多，合适得多。

蓓　西：你是我的贴心人，弗莱明；要是刚才我说了什么叫你不愉快的话，请原谅我。我不是有心的。我将永远要你做我最亲爱的朋友。

〔布利恩勋爵从阳台上进来〕

布利恩：我到处在找你。我不知你到哪儿去了。

〔稍顿。弗莱明、哈维把目光从蓓西身上移向布利恩〕

弗莱明：我一定得去跟公爵夫人跳舞了，否则她饶不了我。

布利恩：我刚跟她跳过舞。老朋友，这是我从没有过的最剧烈的运动。

弗莱明：我今天竞技状态很好。〔下〕

布利恩：愿上帝保佑他。

蓓　西：干吗为他祝福？

布利恩：多谢他把我们两个单独留下了。再问我第二个问题吧。

蓓　西：我没有第二个。

布利恩：那末我问你一个。

蓓　西：请别问。你给我详细讲讲罗马尼亚的事吧。

布利恩：罗马尼亚是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首都是布加勒斯特。它一向以矿泉闻名世界。

蓓　西：你今夜兴致很高。

布利恩：你是要诧异的。一件件事情都凑集着扫我的兴。

蓓　西：唷，哪有的事！

布利恩：首先，我回到英国，隔了三十六小时才有机会见到你；第二，我到这里，你上楼去更衣了；然后，我总以为晚餐时候能坐在你旁边，却让我坐在乔治夫人和亲王夫人之间；最后，我想跟你跳跳舞，你又尽叫我拚命弹那该死的自动钢琴。

蓓　西：嗯，这一切你不是都好好过来了吗？

布利恩：我要请你看到的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兴致勃勃，可见我有异常的好性儿。

蓓　西：我做梦也没否认过你的好性儿。

布利恩：那就好。

蓓　西：你将向我求婚吧？

布利恩：不，我不是向你求婚。

蓓　西：请原谅。我错了。

布利恩：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向你求过婚了。

蓓　西：月亮也换了一个，在新月亮底下，过去的求婚无效了。

布利恩：这我完全不懂。

蓓　西：你到乡下去看过你母亲了。

布利恩：她叫我向你问好。

蓓　西：你对她说了吗？

布利恩：我一个月前已经对她说了。

〔蓓西沉默了一下，然后开口回答，语气变得沉重〕

蓓　西：我要对你坦白说。你会见怪我吗？我并不爱你。

布利恩：我知道。可是你真的不喜欢我这个人吗？

蓓　西：不。我很喜欢你。

布利恩：那末，你可以冒个险吗？

蓓　西：〔几乎悲切地〕我拿不定主意。

布利恩：我将竭力使你快活。我将尽量不惹你讨厌。

蓓　西：我很清楚，要不是你有个爵位，我根本不会想到要嫁给你；我也清楚，要不是我有些钱，你也压根儿不会想到要娶我。

布利恩：噢，不，你没钱，我也要娶你。

蓓　西：你这样说，我很感激。

布利恩：你相信我这话吗？

蓓　西：我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傻瓜。我该好好把事情说清楚。我知道你不可能娶一个没钱的姑娘。人人都知道我有多少钱。贝儿拼命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否则，你决不会想到我。我们是在做交易。你给爵位、地位，我给钱。这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可我总接受不了。

〔布利恩踌躇了一下，走来走去思索着〕

布利恩：你说得我感到卑鄙无耻。而最糟糕的是，你所说的话里偏有一部分是事实。我不是傻瓜，不是看不出你姐姐在撮合我们。我不愿意做得象头自命不凡的蠢驴，不过象我这样身份的人，总觉得，在觅我们宝的人也

不少。凡是家中有等着出嫁的女儿的，那些母亲的心意往往很明显，她们决不肯由于自己没有尽到最大努力，而使得女儿嫁不出去。

蓓　西：嗯，这个我相信。我看到美国的母亲们也是这样。

布利恩：当时我知道我跟你结婚有好处。要不是人家对我说你有钱，我不会想到你。可现在不该还说这话了。

蓓　西：我不懂为什么。

布利恩：因为没隔多久，我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你。于是我就不管你有没有钱——即使一文不名。我也要娶你——因为我不能没有你。

蓓　西：哈里！

布利恩：相信我吧。我发誓这是真话。我丝毫不考虑钱。毕竟，没有钱，我们也能一起生活下去。我爱你。

蓓　西：谢谢你说这一番话。我感到说不出的欢欣、荣幸。

布利恩：你相信吗？

蓓　西：相信。

布利恩：那末，你肯嫁我吗？

蓓　西：如果你硬要娶我。

布利恩：当然我要。〔他拥抱她、吻她〕

蓓　西：当心，有人进来。

布利恩：〔微笑、欢乐〕我们一起到花园去吧。

〔他伸出手，她犹豫了一下，笑了笑，握住他的手，一起往外面阳台走。

过了一会，一步舞的音乐声更热闹，接着公爵夫人和东尼·帕克斯顿上。公爵夫人往椅子上一倒，不停地扇扇子。东尼走到另外一边一只桌子旁，拿了一支香

烟，点上火〕

公爵夫人：你看见吗？是哈里·布利恩和蓓西。我还当他们哪里去了哩。

东　尼：你两只眼睛象山猫一样厉害。

公爵夫人：我肯定他们是手搀着手的。

东　尼：看来蓓西终于把布利恩弄到了手。

公爵夫人：我看不见得。恐怕是布利恩把蓓西弄到了手。

东　尼：她可不是大家觅的宝。假如我是个贵族，我要把自己卖上个比一年八千美元更大得多的价钱哩？

公爵夫人：别站得那么老远的，东尼。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来。

东　尼：〔走到她身边〕嗳，我刚才在跟布利恩讲双人座汽车。

公爵夫人：〔很冷漠地〕哦！

东　尼：〔从眼角里打量了她一下〕他说我最好买一辆托尔博牌的。

公爵夫人：你自己要买辆车子干什么？我有几辆，你用我的嘛。

东　尼：那不一样。其实这又没花几个钱。只要一千二百镑，我就能买辆车身非常漂亮的极好的车子了。

公爵夫人：一千二百镑，你说得轻飘飘的。

东　尼：得了吧，这对你算得什么？

公爵夫人：又是所得税，又是这个那个，我现在可不是钱多得没处用。没人知道我有多少方面的开支。一个人有了一点钱，人家就以为你整个儿就是钱堆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这边花了，那边就没法花。我把屋子重新修饰一下就花了七千镑。

东　尼：〔绷着脸〕你说了给我买一辆车子的嘛。

公爵夫人：我只是说让我考虑考虑，可并没有想到你马上去买了。

东　尼：但是现在我订也订好了。

公爵夫人：你要一辆车子，无非是要摆脱我，行动自由。

东　尼：哼，你不能指望把我老系在你裙带上。如果每次我要带个什么人去打高尔夫球，都得打电话给你，问你能不能在你的几辆车子中用一辆，多尴尬。人家会把我看作一头蠢驴。

公爵夫人：如果你单是为去打高尔夫球而要辆车子的话，那末我相信任何人都愿意坐一辆舒适的罗尔斯—罗伊斯①去高尔夫球场，而不喜欢坐辆双座汽车去的。

〔沉默〕

东　尼：既然你不愿给我一辆车子，你为什么说要给呢？

公爵夫人：〔把手按在他身上〕东尼！

东　尼：谢谢老天爷，你别碰我。

公爵夫人：〔无限伤心〕东尼！

东　尼：我并不硬要你送我辆汽车。没有一辆双座汽车，我也能过。我跑来跑去，还可以乘公共汽车。

公爵夫人：你不爱我了吗？

东　尼：但愿你不要老是问我爱不爱你。把我烦得要发疯了。

公爵夫人：噢，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冷酷无情！

东　尼：〔恼火〕你要拣了这个好地方吵吵闹闹吗？

公爵夫人：我一心爱你。我从没有象爱你这样爱过任何人。

东　尼：没有人受得了过分的爱。我做什么都觉得你两只眼睛

---

① 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英国的高级轿车。

钉住了我，你道我好受吗？我不能伸出手，伸到哪里，你的手都一把给抓住了。

公爵夫人：我爱你，没办法啊。我这人太热情了。

东　尼：热情，是的，可是热情也不必这样表现。你为什么不等我主动来给你调情呢？

公爵夫人：等你？你就根本不会跟我调情，那我就没有调情可言了。

东　尼：你把我弄得象个傻瓜，多难堪。

公爵夫人：难道你不知道，我为了你什么都干吗？

东　尼：〔机敏地〕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呢？

公爵夫人：〔喘着气〕这我不能。你知道我不能。

东　尼：为什么不能？你仍然可以称自己是苏兰纳公爵夫人嘛。

公爵夫人：不，我一直对你说过，我不结婚，任什么都不能使我动摇这个决心。

东　尼：这就可见你是怎样地爱我了。

公爵夫人：结婚全是中产阶级的一套。它把爱情的浪漫气氛一扫而光。

东　尼：你就是要自己自由，而把我的手脚缚住。你知道人家在说我些什么，我听了好受吗？毕竟，我也有自尊心。

公爵夫人：我不久准给你找到个职业，那时候你就有话好说了。

东　尼：我对我们的关系整个儿都厌倦了；我对你直说了。我恨不得尽快结束它。

公爵夫人：东尼，你不是有意要离开我吧？你要是离开我，我就自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自杀。

东　尼：天哪，别这么哇哇叫。

公爵夫人：你说没有这个意思吧，东尼。我要大声号叫了。

东　尼：归根到底，我要考虑我的自尊。摆在面前，最好是我们到此为止，一刀两断。

公爵夫人：噢，我不能失掉你。我不能。

东　尼：没有人能说我是贪求什么，可是该死，一个人总得想想自己的前途。我不会永远是二十四岁。我总该成家立业。

公爵夫人：你心中不再有我了吗？

东　尼：当然有。否则我会让你给我做这样，做那样吗？

公爵夫人：那末，你为什么弄得我如此伤心？

东　尼：我不是要你伤心，可是你有时候确实不讲情理。

公爵夫人：你是说汽车的事吗？

东　尼：我并没有想着汽车的事。

公爵夫人：你要，我就买给你。

东　尼：我现在不要了。

公爵夫人：东尼，别跟我闹别扭。

东　尼：我再不要你送我什么东西。

公爵夫人：我不是有意不讲情理。我喜欢你有辆车子，东尼。明天我给你开张支票。〔柔声哄他〕讲给我听，车身是什么样子的。

东　尼：〔阴阳怪气地〕噢，鱼雷式车身。

公爵夫人：你打算经常带我乘这车子去兜兜吗？

〔他转过身来，瞧着她；她伸手过去；他放下绷着的脸，动人地微笑起来〕

东　尼：我说，你待我太好了。

公爵夫人：你真的喜欢我吗？

东　尼：当然喜欢。

公爵夫人：你真有良心，东尼。吻我。

东　尼：〔吻她，乐意而兴奋〕前天我在特拉发加广场一家商店里看见一辆汽车的车身漂亮极了。我心想叫那家给你做车身的厂家照样做一个。

公爵夫人：为什么你看到了，不就在那家店里买呢？我的那家价钱可贵哩，而且他们未必真比别人家高明。

东　尼：你知道，我对那家店子一点不熟悉。我只不过走那儿过偶然看见。

公爵夫人：你怎么星期四去特拉发加广场了？我还以为你去拉内拉的哩。

东　尼：我没赶上去拉内拉。我没事做，想着随便去国家美术馆消磨半个小时。

公爵夫人：我绝对想不到你会去这个地方。

东　尼：有时也不妨去看看画嘛。

〔公爵夫人突然疑心起他是跟贝儿一起去的，但她不让东尼看出她有任何反应〕

公爵夫人：〔若无其事〕你看了布隆齐诺的画吗？

东　尼：〔堕入圈套〕看了。阿瑟·芬威克前几天在克里斯蒂美术品市场买了一幅布隆齐诺的画。他还出了个惊人的高价钱。

公爵夫人：〔握紧拳头，竭力掩盖内心的剧烈不安〕哦？

东　尼：人们买古画所出的高价，实在荒谬。我死也不会出一万英镑去买一幅画。

公爵夫人：我们过几天一起去国家美术馆看看，好吗？

东　尼：我不想养成这样的习惯，你知道。

〔贝儿和桑顿·克莱上。在大家谈话的时候，公爵夫人偷偷注意贝儿和东尼，看他们有没有眉来眼去的暗号往来〕

贝　儿：我告诉你们个大喜讯。蓓西和哈里·布利恩订婚了。

公爵夫人：噢，我亲爱的，我多高兴。你一定非常称心。

贝　儿：是呀，我很开心。你们得来向他们贺喜。

克　莱：首先我们该彼此庆贺。贝儿，我们大家都出过力嘛。

东　尼：他也够吃力的了，那个可怜的家伙，可不是吗？

贝　儿：我们再跳个舞，完了阿瑟要打扑克啦。你们都得来。

克　莱：〔对公爵夫人〕这个舞你跟我跳，好吗，明尼？

公爵夫人：好哇。

〔克莱把臂膀给她挽住。她对东尼和贝儿瞟了一眼，撅了下嘴唇。她和克莱同下〕

贝　儿：你还没跟我跳过舞，东尼。你也该对你的女主人有点礼貌，来，跳个舞。

东　尼：我说，别去吧。

贝　儿：为什么？

东　尼：我要跟你说句话。

贝　儿：〔轻率地〕如果你要跟我咬耳朵说情话，那没有比跳一步舞的时候更方便了。

东　尼：你这小狐狸，贝儿。

贝　儿：你跟明尼谈得够起劲的。

东　尼：哦，她跟我吵得要命。

贝　儿：不能怪她，这可怜的家伙。她太爱你了。

东　尼：我不要她爱，要你爱。

贝　儿：〔喉咙口一笑〕我亲爱的，你对我唯一的吸引力，就是

她爱得你发疯一样。来吧，跟我跳舞。

东　尼：你有一绺头发乱了。

贝　儿：哪里？〔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小镜子，照着看。东尼趁她低下头去，凑到她背后，吻她的颈项〕蠢货，别这样。别人会看见。

东　尼：我不管。

贝　儿：我管。阿瑟妒心重得要死。

东　尼：阿瑟在弹自动钢琴。

贝　儿：我的头发好了吧？

东　尼：没什么。你今夜美极了。我说不出你身上有股什么魅力。

贝　儿：你这傻东西，东尼。

东　尼：我们到花园里去。

贝　儿：不，人家会问我们到哪儿去了。

东　尼：见它的鬼，我们不跳舞，去散散步，这有什么奇怪的？

贝　儿：我不想去散步。

东　尼：贝儿。

贝　儿：嗯。

〔她瞧着他。一会儿两个人相视无语。情欲的烈焰突然在他们中间升腾起来，吞噬着他们；他们头脑里只知道自己是男人和女人，其他什么也没有。空气似乎立刻闷得使他们透不过气。贝儿象只掉在网里竭力挣扎着的鸟儿；他们声音低沉下来，不自觉地轻轻说话〕

贝　儿：别傻，东尼。

东　尼：〔嘶哑的声音〕到那边茶室里去吧。

贝　儿：不，我也不去。

东　尼：那边很安全的。

贝　儿：我不敢。太冒险了。

东　尼：呸，见鬼的冒险！

贝　儿：〔发急〕我不能！

东　尼：我到那里去等你。

贝　儿：〔气喘吁吁〕不——要是他们问起我到哪里去了呢？

东　尼：他们会以为你到楼上自己房里去了嘛。

贝　儿：我不来，东尼。

东　尼：我等你。

〔东尼刚走出去，阿瑟·芬威克进来。贝儿微微一愣，但是马上恢复自然〕

芬威克：我说，除非你来跳舞，贝儿，否则我会不高兴尽叫我弹那倒霉的自动钢琴了。

贝　儿：〔精疲力竭〕我累得很，不想再跳了。

芬威克：可怜的小妞儿，你脸色多苍白。

贝　儿：苍白吗？我还以为搽了不少胭脂哩。难看得很吗？

芬威克：你总是那么好看、可爱。你美极了。我不知你在我这样的老头儿身上看上些什么。

贝　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这样年轻的人。

芬威克：你最懂得说些我听了开心的话！

〔他正要搂住她，她本能地退让开〕

贝　儿：我们去打扑克吧，好吗？

芬威克：宝贝，你累，不要去。

贝　儿：我决不会累到那个也玩不动。

芬威克：你不知道我多爱你。你能让我爱你，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贝　儿：〔重又镇定自若〕哦，胡说！你那样说，会使我狂妄自大的。

芬威克：你确实爱我吗？我那么需要你的爱。

贝　儿：嗯，我爱你，你这老蠢货。

〔她用手捧着他的脸，吻他，却闪避他的拥抱，她抽身向门口走去〕

芬威克：你哪儿去？

贝　儿：我到自己房间里去梳妆一下。

芬威克：天哪，我多爱你，小妞儿！世界上没有我不愿意为你做的事。

贝　儿：真的吗？

芬威克：没有一桩我不愿做的。

贝　儿：那末，打铃叫波尔，叫他摆好打牌的桌子，把筹码拿出来。

芬威克：我准备送你一件貂皮大衣或者一顶钻石的皇冠式的头箍儿。

贝　儿：我最喜欢的是灰鼠皮和翡翠。

芬威克：〔握住她的手〕你真的一定要去梳妆一下吗？

贝　儿：是呀。

芬威克：那末快去快来。我一刻不看见你在面前，就坐立不安。

〔他吻她的手〕

贝　儿：〔柔情如水地瞧着他〕亲爱的阿瑟。

〔贝儿下。芬威克按铃。然后他走到阳台上叫唤〕

芬威克：桑顿，你玩扑克吗？请你叫他们都进来。

克　莱：〔在外面〕好——！

〔波尔上〕

芬威克：哦，波尔，把打牌桌子准备好。

波　尔：是，老爷。

芬威克：还要筹码。要我上次带来的那副螺钿的。

波　尔：是，老爷

〔亲王夫人上。波尔着手把折迭的打牌桌子在房间中央摊放好。他从一只抽屉里取出筹码，放在桌子上〕

芬威克：贝儿刚回房间里去了。她一会儿就来。

亲王夫人：〔看看准备着的打牌场面〕弄得好象乱七八糟似的。

芬威克：我们准备稍微打一会儿扑克。我们不会打多久的，贝儿的样子疲劳得可怕。

亲王夫人：这并不奇怪。她是那么活跃。

芬威克：她太忙了。我刚才进来，看见她脸色苍白得厉害。我实在很为她担心。你知道，她从不肯蓄点精神。

亲王夫人：幸亏她身体强壮。

芬威克：她的身体是铁打的。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象贝儿这样的女人难得有哇。她头脑真灵。我常跟她讨论生意的事情，她对再复杂的情况都清楚得令人惊奇。我很感激她给我的帮助。她人又善良，亲王夫人，她善良。她有一颗黄金的心。

亲王夫人：确实是的。

芬威克：她一贯给人行好。她是我所知道的最慷慨、最乐善好施的女人。

〔他正在说这话时，公爵夫人上〕

公爵夫人：你在说谁？

芬威克：我们正在说我们的女主人。

公爵夫人：哦。

〔她手里拎着手提包，趁别人不看见，把它塞在沙发背后〕

芬威克：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贝儿是英国最杰出的女人。半个内阁在她手掌心中。她的势力可大哩。

公爵夫人： 我常想，她要是生在查理二世①的时代，她一定自己是个女公爵。

芬威克： 〔天真地〕完全可能。她能给任何环境增添光彩。她具有一切——计谋、智慧、活力、美。

公爵夫人： 还有贞洁。

芬威克： 假如我是英国人，我要选他当首相。

亲王夫人： 〔笑〕你真是最知心的朋友，芬威克先生。

芬威克： 你当然听到过她专为年轻妇女办的公寓。

公爵夫人： 〔柔和地〕是啊，报纸上还大登特登过哩。

芬威克： 这一点是我一直称赞贝儿的。她对广告的价值有地地道道新时代的理解。

公爵夫人： 是啊，崭新的理解，可不是吗？

芬威克： 真的，那个女子公寓完全是她自己设想、建造、捐赠和组织的。一共花了两万英镑。

公爵夫人： 不过这两万英镑的钱总是你出的啰？贝儿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丢在慈善事业上。

芬威克： 钱是我出的，但钱不是主要的。这设想、组织、成功，一切都靠贝儿。

公爵夫人： 这肯定是近年来慈善事业方面宣传得最热闹的一项。

〔桑顿、克莱、蓓西、布利恩和弗莱明上〕

---

① 查理二世——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国王，1660——1685年在位，荒淫无度。

克　莱：我们都等着打扑克——等到几时去？

芬威克：桌子摆好了。

蓓　西：贝儿呢？

芬威克：她到她房间里去了。一会儿就下来。

〔他们围集在打牌桌子的四周，各自坐下〕

蓓　西：你打牌吗，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哦，我不想打，在旁边看看。我待一会要睡觉了。

蓓　西：嗳，你一定得打。

〔亲王夫人笑笑，耸耸肩膀，挨近桌子〕

芬威克：给贝儿留个位子。

公爵夫人：你们一定要给东尼也留一个。

克　莱：他在做什么？

公爵夫人：他就会来的。

芬威克：我来发筹码好吗？玩多大输赢的？

亲王夫人：不要太大。

公爵夫人：多煞风景，弗萝拉！我觉得今夜运气正好哪。

芬威克：我们不要叫任何人输得倾家荡产。一先令打底①，你看怎么样？

亲王夫人：很好。

芬威克：〔对克莱〕白子一先令，桑顿，红子两先令，蓝子五先令。哈维先生，请你一起帮忙分一分好吗？

弗莱明：当然。

〔他们三人开始分筹码〕

---

① 在每副牌发牌前各人先下底注(ante)，发了牌后，各人要加的话，再加赌注。

公爵夫人：啊呀，我真糊涂，我把手提包忘记带了。

弗莱明：不要紧，我们相信你。

公爵夫人：我喜欢现付。这要省许多麻烦。而且，我不喜欢手头没有包。

亲王夫人：越是手头不带包，越是老想要拿粉擦鼻子。

公爵夫人：亲爱的蓓西，我把包忘记在贝儿的新茶室里了。你马上给我去拿一拿吧。

蓓　西：好。

布利恩：不，我去吧。

蓓　西：你不会抄近路。我可以从小林子里穿过去，只有几十步路。你在这儿分筹码。〔下〕①

芬威克：这里是五镑，你的筹码，亲王夫人，请拿着。

亲王夫人：谢谢你。这是我的钱，给你。

公爵夫人：你的五镑等蓓西②给我把包拿来了给你。

克　莱：你怎么把包丢在茶室里了呢？

公爵夫人：我太不小心。我老是把包东丢西丢。

弗莱明：我这里也是五镑。

亲王夫人：这些筹码真好看！

芬威克：我高兴你喜欢它们。这是我给贝儿的。上面还刻着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克　莱：让我们在贝儿到来之前先打几圈。谁抽到最小的牌就

---

① 这里是蓓西去茶室找公爵夫人的手提包，旧本是布利恩去找。这句台词在旧本中原来的说明是这样：
"公爵夫人：你找不到的。
布利恩：跟你打赌，我一定能找到。
〔公爵夫人作出表示恼火的样子，但是来不及阻止他，他已经去了。〕

② 旧本中既是哈里·布利恩去寻手提包的，所以这里"蓓西"旧本作哈里。

谁发牌。

〔各人抽牌。〕

弗莱明：输赢限各人的台面筹码吧？

芬威克：哦，限制的好。

克　莱：你发牌，芬威克。

芬威克：压底注，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对不起，我忘了。

〔她拿出一个筹码。芬威克发牌。其余的人各人拿起自己发到的牌〕

芬威克：两先令。〔下两个子〕

弗莱明：我跟进。

布利恩①：我总是跟进的。

芬威克：我不应该进子，可我还是进子了。你跟进吗？不然你的底注丢了，亲王夫人。

亲王夫人：就跟进吧。

芬威克：我就是这样发财的。与其放弃，不如冒险。你要牌②吗？

亲王夫人：我要三张。

〔芬威克发给她三张〕

克　莱：亲王夫人有一对小二子。

弗莱明：我要一张。

〔芬威克发给他〕

---

① 这里和直到蓓西从茶室回来的所有"布利恩"旧本均作蓓西。

② 扑克有两种：一种叫Studpoker，一张暗牌，再陆续发四张明牌，每发一次牌，可加一次赌注；这里玩的是另一种，叫drawpoker，五张牌一次发给，可掉牌，一张到五张全换掉都可以。

布利恩：没有拿到手就是现成好牌的，哈维。我要五张。

芬威克：这才是我说的真正会打牌的。

克　莱：胡说。这只说明他不会打牌。

布利恩：我要是斠到一副同花，才叫人哇哇叫哩。

克　莱：我会哇哇叫的，可你不会拿到。

〔芬威克把牌发给他，布利恩看牌〕

布利恩：你说对了。我没拿到。

〔布利恩把牌扔下。随后的对话，是一边谈，一边打牌〕

亲王夫人：你一张也不要吗，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不要，我丢掉了。

克　莱：我要三张。我还道你今夜好运气哪。

公爵夫人：等一会儿。你会大吃一惊的。

芬威克：我拿两张。

克　莱：谁下注？

亲王夫人：我丢掉了。

克　莱：我说了嘛，一对小二子。

弗莱明：我加五先令。

克　莱：我跟进，再加五先令。

芬威克：我看我该冒个险。我该拿出多少？十先令？

弗莱明：这里是五先令。另外我再加五先令。

克　莱：不，我不跟了。

芬威克：我跟，我还要加。

弗莱明：好，再加。

芬威克：我要看你的牌，跟到底。

〔蓓西上。公爵夫人注视着她，蓓西狼狈不堪①　。〕

公爵夫人：啊，蓓西来了。

芬威克：〔对弗莱明〕你有什么牌？

公爵夫人：找到了我的手提包吗？

蓓　西：〔气急败坏地〕没有，真的没找到。

公爵夫人：咦，我明明记得放在那里的。我自己找去。芬威克先生请你跟我一起去。

蓓　西：不，别去——茶室进不去。

亲王夫人：〔诧异〕蓓西，是怎么回事？

蓓　西：〔勉强发出的声音〕茶室门锁着。

公爵夫人：噢，不可能的事。我刚才看见贝儿和东尼进去的。

〔蓓西双手掩面，泪如泉涌〕

亲王夫人：〔跳起身子〕明尼，你这缺德的！你搞的什么鬼？

---

① 从这里起到"〔蓓西双手掩面，泪如泉涌。〕旧本如下：

"〔布利恩上。公爵夫人注视着他。〕

公爵夫人：啊，哈里来了。

芬威克：〔对弗莱明〕你有什么牌？

公爵夫人：找到了我的手提包吗？

布利恩：〔气急败坏地〕没有，没找到。

公爵夫人：咦，我明明记得放在那里的。蓓西，你去。我知道哈里找不到的。

蓓西：〔笑嘻嘻地〕：不中用的东西。

布利恩：〔急忙阻止〕不，你别去，蓓西。

蓓西：〔诧异〕到底怎么回事？

布利恩：〔尴尬〕茶室你进不去。

蓓西：胡说。

公爵夫人：那末，你怎么知道我的包不在里面呢？

布利恩：〔勉强发出的声音〕茶室门锁着。

公爵夫人：噢，不可能的事。我刚才看见贝儿和东尼进去的。

蓓西：哈里！

〔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身子一挪，仿佛要跑出去，但被布利恩阻住了〕

布利恩：不。别去。谢天谢地，你别去。

〔她对他凝视了一下，顿然大悟〕

蓓西：多丢人！"

公爵夫人：别问我搞的什么？

芬威克：你们一定误会了。贝儿是到自己房间去了。

公爵夫人：你去找她。

〔芬威克正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亲王夫人用手按在他肩上〕

亲王夫人：你上哪儿去？

公爵夫人：我亲眼看见她的。

〔稍顿〕

克　莱：〔尴尬〕嗳，我们还是继续打牌吧，好不好？

〔亲王夫人和布利恩俯身劝慰蓓西，叫她镇静下来〕

弗莱明：你赢了，芬威克先生。

芬威克：〔涨红了脸，喘着气，爆出了充血的眼睛直瞪着〕贱货，贱货。

〔公爵夫人从沙发垫子底下取出她的手提包，拿出唇膏、镜子，涂起胭脂来〕

克　莱：你发牌吧，弗莱明。亲王夫人大概不打了。

公爵夫人：发牌给我。我要打的。

克　莱：布利恩，来。我们还是继续打下去。你拿蓓西的筹码吧。

〔布利恩走来。弗莱明发牌。一片暴风雨前的沉寂笼罩全场，只听见穿插几句关于打牌的简短的对话。他们打牌为求缓和紧张的气氛。他们都焦急地等着贝儿，知道她一定会来，却又怕她来，害怕这时刻的到来。他们既紧张，又强作镇静〕

克　莱：你的底注，布利恩。

〔布利恩拿出一个筹码。牌在沉默中分发〕

克　莱：我要牌。

〔芬威克看看自己的牌，拿出两个子，却一言不发。弗莱明拿出筹码〕

弗莱明：你要牌吗？

布利恩：三张，请给我。

克　莱：两张。

芬威克：〔竭力克制〕我要三张。

〔弗莱明照他们各人所要的发给他们。刚把芬威克要的发给他，贝儿进来了，后面跟着东尼。东尼抽着香烟〕

贝　儿：噢，你们已经开始了吗？

芬威克：〔凶狠狠地〕你哪儿去了？

贝　儿：我？我有点头痛，到花园里转了转。我碰到东尼正在对着月亮作十四行诗。

芬威克：你说到房间里去的。

贝　儿：你说什么呀？

〔她眼睛一扫，看见公爵夫人脸上恶狠狠的得意神气，愣了一下〕

公爵夫人：又是一次，我亲爱的，又是一次。

〔贝儿若无其事。她看见了蓓西，蓓西一直张着伤心的眼睛瞅着她。这会儿她把脸遮了起来。贝儿知道一切都败露了，她冷冷地回头对着东尼〕

贝　儿：该死的混蛋，我早就说这太冒险了。

幕落

第 三 幕

场景：同上幕，在肯顿庄园的起居室里。

这是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三点光景。阳光明丽。亲王夫人、桑顿、克莱和弗莱明坐着。弗莱明在点上又一支香烟。

亲王夫人：你这样连二接三地抽烟，对你有好处吗？

弗莱明：不会有好处。

克　莱：他闲着也难过。

亲王夫人：也许待会儿你可以打场网球。

弗莱明：打网球太热。

克　莱：还有，叫谁打呢？

亲王夫人：你们两个可以打单打嘛。

克　莱：倘有份星期天的报纸，就好了。

亲王夫人：在这样的地方，不大可能。我看这里星期天没几班火车。

克　莱：不知今天晚餐也会象午餐时那样的局面吗？

弗莱明：贝儿有没有叫人来说她为什么不来吃午餐？

亲王夫人：我没个底。

克　莱：我问管家她哪去了。他说夫人在床上进午餐。这倒没想到。

亲王夫人：只怕餐桌上太死气沉沉了。

克　莱：沉默！这顿午餐我怎么也忘不了。明尼瘪掉了——她沉

默。东尼绷着脸——他沉默。蓓西心惊肉跳——她沉默。布利恩尴尬——他沉默。芬威克恼火——他也沉默。我竭力想使气氛活跃些。大家谈谈。可这就象要逗引一群金字塔开口一样用不上力气。你们两个也都不帮忙。你们该帮我找些话说说呀。

弗莱明：我怕说错了话，看公爵夫人和蓓西的样子，似乎只要一句话触到她们，就会大哭起来。

亲王夫人：我是在想着贝儿，多大的羞辱，多丑的羞辱！

弗莱明：你想她现在会怎么样？

克　莱：我就是在想这个。我看在我们大家离开这里之前，她不会露面的。

亲王夫人：我希望如此。她一向那么自命不凡，我不忍看她脸无人色、抬不起头的样子。

克　莱：她很有勇气的。

亲王夫人：这我知道。她会壮着胆子来见我们的。这对我们大家将多么难堪。

弗莱明：你认为她这会儿心情沉重吗？

亲王夫人：要是她真觉得无所谓，那也太不近人情了。我想她昨晚决不会睡得比我们其他的人好些。可怜的贝儿，她一定痛苦得很。

弗莱明：昨天那个场面实在可怕。

亲王夫人：我永远也忘不了。明尼说的那些话。我简直不相信这种语言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女人的口。噢，简直不堪入耳①。

---

① 在第二幕幕落后，自有一场风波。公爵夫人说了些什么不堪入耳的话，以及后面说她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丑态，可以想见。

克　莱：真叫人吃惊。我从没看见一个女人这样发疯的。又没法制止她。

弗莱明：而且蓓西在旁边。

亲王夫人：她正哭得厉害，不一定听见。

克　莱：我倒觉得幸亏明尼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可以围着她劝呀说呀，拍拍她的面孔，拍拍她的手。这正好。

弗莱明：她常这样发作吗？

克　莱：据我所知，她在东尼头前那个小伙子扔下她去跟一个有钱的继承人结了婚时，也大发作过。我想，她逢到爱情危机，总要发作的。

弗莱明：天哪，桑顿，别把这说得好象是个笑话。

克　莱：〔觉得突兀〕怎么啦，弗莱明？

弗莱明：把这件事整个儿当作儿戏，我很反感。

克　莱：怎么，我是非常同情的。我并没有当儿戏。谁拿阿摩尼亚①给她闻了？是我拿阿摩尼亚的。

弗莱明：〔耸耸肩〕我觉得心中不安。你知道，以前我只觉得这里的情况奇怪而已。这一下我发现所有这些人之间的实际关系竟是这样的——大为震惊。而我头脑里最转不过来的是，发现在这许多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不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克　莱：我们将永远没法使你成为一个懂得世故的人，弗莱明。

弗莱明：你说的话恐怕太不客气，亲王夫人。请原谅。

亲王夫人：要是我也用你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就没有明

---

① 阿摩尼亚——原文Sal volatile，实在是碳酸铵，一种治疗昏厥用的嗅盐，不是阿摩尼亚(氨)；这是为演出效果，特地用此错误的俗称。

友可交了。我学会了不去评判我周围的人。

弗莱明：必须宽恕他们的罪恶吗？

亲王夫人：你不懂。这不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问题在于他们所过的生活。他们有太多的钱，太少的责任。处于我们这样地位的英国女人有她们生来就有的责任，可是我们是在外国土地上的外国人，就只有尽情享乐。

弗莱明：我要感谢上帝，幸亏布利恩是个好人，他将使蓓西摆脱这一切。

〔公爵夫人上。不象亲王夫人穿的是适合于乡间的夏衣，公爵夫人是一身城市打扮，头上戴着帽子〕

亲王夫人：你把上衣换掉了，明尼。

公爵夫人：我过半个小时就要离开这个家了。我能走的话，今天早晨就走了。我本来就觉得这是个讨厌的鬼地方，可现在我发现星期天只有两班火车——九点一班，四点半一班，我简直找不出个词来形容它了。

克　莱：然而你有很丰富的词汇嘛，明尼。

公爵夫人：我象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我被迫吃那个女人的饭。吃时，我每一口都哽喉咙。

亲王夫人：你镇静下来，明尼。你要知道，这样激动对你身体有多不好。

公爵夫人：我一发现没有火车，就叫人到汽车间去说我立刻要车子，送我到伦敦去。你相信吗，车子我也要不到。

克　莱：怎么会呢？

公爵夫人：一辆车子清晨就开往城里去了，另一辆被拆散了在检修。只有一辆行李车。我总不能乘了行李车去伦敦。事实上，我不得不乘行李车到火车站去。那才好看哪。

克　莱：你叫行李车了吗？

公爵夫人：叫了。一会儿就到门口来。

克　莱：究竟贝儿叫汽车到伦敦去干什么去了？

公爵夫人：表示她的憎恨。

亲王夫人：她不象是那样的人。

公爵夫人：我亲爱的，她是我十五年来最知己的朋友。我对她了解得最彻底，我告诉你，她没有一丝一毫悔过的心。为什么她又要检修车子了呢？你举行宴会，至少得让你的车子随时可以使用啊。

亲王夫人：哦，那是偶然的。你千万不能责怪她。

公爵夫人：我只有一点要感谢上帝，那就是她总算还有点羞耻心，躲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我要说句公平话。这至少说明她还有几分羞耻心。

克　莱：你知道，明尼，贝儿有一颗善良的心。她并不是有意要你伤心。

公爵夫人：你要原谅她嘛，桑顿。

克　莱：不，我认为她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公爵夫人：我也以为如此。我不准备再跟她往来。我是自作自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讨厌她，一个人应该相信他的第一个印象。现在我眼睛睁开了。我从此不再跟她说话了。我不会理她，我希望你把这告诉她，桑顿。

克　莱：如果这是你给我的差使，这差使可不是那么愉快的。

亲王夫人：我想跟明尼谈两句话，行吗？

克　莱：当然，当然。来，弗莱明。

〔克莱和弗莱明·哈维往花园去〕

公爵夫人：我亲爱的，你倘若是要我把另一边耳光也送上去给

她打①那你就别说了。因为我不会那样做。我要尽量对那个女人进行报复。我要揭露她。我要使每个人都知道，她是怎样对待我的。我还是她请来的客人哩。

亲王夫人：你也得考虑考虑你自己，说话要当心，明尼。

公爵夫人：我对她是了如指掌的，我能使她在伦敦无容身之地，我就是要毁了她。

亲王夫人：东尼呢？

公爵夫人：我跟他到此为止。啊！我不是受得了那样对待的女人。我希望他沦落到街头做叫化子。

亲王夫人：你不再疼爱他了吗？

公爵夫人：我亲爱的，即使他肚子饿得跪在我面前讨一片面包，我也不会给他。他使我恶心。

亲王夫人：嗯，这很好。你跟那个孩子的这种关系，我看着一直心里不是滋味。你是跟他分手的好。

公爵夫人：我亲爱的，你不必对我说这个话。他是个十足的坏蛋，就是坏。他恶劣到连饶都不讨一个。他甚至看也不想看见我。

亲王夫人：〔瞥了她一眼〕归根到底，他从没有真正爱过你。这是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的。

公爵夫人：〔声音突变〕噢，弗萝拉，别说这个。我受不了。他原来是爱我的。在那个女人插进来之前，他一直是爱我的，他没法不爱我。我对他无微不至。〔她不禁哭起来〕

亲王夫人：明尼。我亲爱的，镇静下来。你知道他是个不值一

---

①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九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提的人。你没有一点自尊心吗？

公爵夫人：他是我唯一爱过的人。我不能一天不见到他。没有他，叫我怎么活下去？

亲王夫人：当心，他来了。

〔东尼上。他看见公爵夫人一愣。她赶紧回转身，揩干眼泪〕

东　尼：噢，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有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香烟的。

〔他尴尬地站在那里，进退两难。亲王夫人仔细打量着他。沉默了一会。接着她耸耸肩膀，有意走了出去。东尼瞧着背向着他站着的公爵夫人。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几乎踮着脚尖，走到放香烟的地方，给自己烟盒里装了一盒，重又看看公爵夫人；他正要踮着脚尖往外走的当儿，她用问话把他止住了〕

公爵夫人：你往哪儿去？

东　尼：没有一定的地方。

公爵夫人：那你就在这里待一会。

东　尼：我以为你要一个人安静些。

公爵夫人：所以你整天避着我吗？

〔他不乐意地一屁股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公爵夫人终于转过身来面对着他〕

公爵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东　尼：说有什么用？

公爵夫人：你至少得说，你伤了我的心，对不起我。如果你对我有点情分，你决不会拚命回避我的。

东　尼：我怕徒然害得你吵闹一场。

公爵夫人：嗳，你总不会指望我一声不吭吧。

东　尼：这桩事情整个儿很不幸。

公爵夫人：啊，不幸！你使我心碎了，你还说是很不幸。

东　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把我们当场抓住了，很不幸。

公爵夫人：蠢话，给我闭嘴。你越说越不幸。

东　尼：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会生气，所以我觉得最好是不见面。

公爵夫人：你没心肝，没心肝。你要是考虑到一点体面，就不可能去吃那顿午餐。可是你狼吞虎咽，尽是吃、吃、吃，我恨不得杀了你。

东　尼：呀，我肚子饿。

公爵夫人：你根本不饿。

东　尼：这事情你准备怎么样吧？

公爵夫人：关于你这胃口吗？但愿上帝让你再吃一口的时候噎死掉。

东　尼：不是说胃口，我是说另外那桩事情。

公爵夫人：我准备下午离开这个家。

东　尼：你要我一起走吗？

公爵夫人：你走不走，与我何干？

东　尼：你走，我也得走啊。

公爵夫人：那你马上就走嘛。到车站有四哩路。你不会跟我坐同一个车子上车站去才好呐。

东　尼：我不会走着去的。他们会弄辆车子，送我去的。

公爵夫人：只有行李车，我这就乘行李车去哩。

东　尼：我挤得下吗？

公爵夫人：不。

东　尼：你要我什么时候搬出我那套房间？

公爵夫人：那关我什么事？

东　尼：你明明知道，我付不起房钱。

公爵夫人：那是你的事。

东　尼：我要到海外殖民地去。

公爵夫人：你只有到那些地方去。我希望你去开山、掘土、涂漆——涂红丹漆。我希望你苦死。

东　尼：不过，这也有它的好的一面。

公爵夫人：还好什么？

东　尼：我将是自己的主人。我可以告诉你，我早就厌恶现在这种生活。

公爵夫人：是啊，你现在是可以说这话了。

东　尼：难道这还不够糟糕吗——我永远不能说我的灵魂是自己的？我真烦得要死了。

公爵夫人：你这缺德的！

东　尼：嗯，我可以把实话讲给你听。

公爵夫人：你是要说你从没有爱过我吗？即使在开始时也没有吗？

〔他耸耸肩，不作回答。她接下来说话的时候，气喘吁吁，随着感情冲动，话也说不出了。他站在她面前，绷着脸，一声不响〕

公爵夫人：东尼，我对你无微不至。我象个母亲一样对待你。你怎么能这样忘恩负义？你太没有良心。如果你有，你早该求我饶恕的。你早该……你到底要不要我饶恕你？

东　尼：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爵夫人：只要你求我，只要你表示对不起我，我虽然会恼火，一个星期不跟你说话，可是我会饶恕你——我会饶恕你，东尼。但是你偏不给我一个机会。你太狠心，太狠心了！

东　尼：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无可挽回了。

公爵夫人：你要它无可挽回吗？

东　尼：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抱怨也没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公爵夫人：你不觉得对不起我吗？

东　尼：我不知道。恐怕有点。可我并不是故意要让你不开心。

公爵夫人：如果你要对我不忠实，为什么不做得隐秘些，而偏让我发现？你连稍微防防我耳目的脑筋也不肯动。

东　尼：我真是个该死的笨蛋，我知道。

公爵夫人：你爱上了那个女人吗？

东　尼：不。

公爵夫人：那你又为什么干出那种事来？噢，东尼，你怎么可以？

东　尼：要是一个人的头脑在夜里能象在第二天早晨一样清醒，生活就不知要太平多少哩。

公爵夫人：我对你说了，让过去的过去吧，我们重新开始，你说怎么样，东尼？

〔她目光回避他，他却两只眼睛盯着观察她〕

东　尼：我们现在闹僵了，我们还是就这样散场吧。我要到殖民地去。

公爵夫人：东尼，你这话不是认真说的。你绝对吃不消。你知道，你身体又不挺强壮。你只会死掉。

东　尼：这有什么，人只死一次嘛。

公爵夫人：我刚才说了那些话，很对不起，东尼，我是无心的。

东　尼：没关系。

公爵夫人：我没有你活不下去，东尼。

东　尼：我已经下了决心。讲也没用。

公爵夫人：我惹你生气了，我对不起你，东尼。我下次再不了。你能就算了吧？噢，东尼，你能饶恕我吗？你要我怎样就怎样，只要你不离开我。

东　尼：我现在这样下去，太没出息。我必须考虑前途。

公爵夫人：嗳，东尼，这我会给你解决的。

东　尼：你的确待我很好，可不够好。还是让我们作为好朋友分手了吧，明尼。我得步行到车站去的话，那我现在就该走了。（他向她伸出手）

公爵夫人：你的意思是说再会吗？永远再会吗？啊，你怎么能这样狠心肠！

东　尼：一个人既然下了决心，最好是立即行动。

公爵夫人：噢，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她大哭起来）嗳，我多傻！我应该装做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我要是一点不知道，那该多好。你就不会要离开我了。

东　尼：别哭，我亲爱的，冷静一下。你过一阵就没事了。

公爵夫人：〔发急〕东尼，如果你说要我跟你结婚，——我愿意跟你结婚。

〔稍顿〕

东　尼：结婚——结婚我还是同样依靠你。我每要五个英镑都要向你伸手，你想我这有什么味儿？

公爵夫人：我可以给你一笔财产，让你能够独立自主。一年一

千镑收入。你看行了吗？

东　尼：你真好，明尼。〔他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

公爵夫人：那你就会待我好吧？

东　尼：好！这样你不用送我那辆双座汽车了。我可以坐罗尔斯—罗伊斯。

公爵夫人：你并不是真的想到殖民地去吧？

东　尼：不大想去。

公爵夫人：噢，东尼，我多么爱你呀。

东　尼：那好。

公爵夫人：我们一分钟也不要再待在这个屋里了。按铃。你跟我一起乘行李车走，好吗？

东　尼：〔按铃〕这比步行舒服得多。

公爵夫人：没有一辆车把行李送到车站去，真要命。待在这屋里不舒服极了。

东　尼：糟透了。你知道吗，我住的那间卧室里浴室也没有。

〔波尔上〕

公爵夫人：行李车准备好了吗，波尔？

波　尔：我问问，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我的女佣明天早晨跟行李一起走。帕克斯顿先生跟我一起走。〔对东尼〕你的行李怎么样？

东　尼：哦，没有问题。我带着当差的。

波　尔：我们家夫人就要下楼来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哦，她吗？谢谢你，你没事了，波尔。

波　尔：是，公爵夫人。

〔波尔下。他刚关上房门，公爵夫人就跳了起来〕

公爵夫人：我不要见到她。东尼，你看看桑顿在阳台上吗。

东　尼：好。〔他走到落地长窗跟前〕他在。我叫他好吗？克莱，请你来一下。

〔东尼下。桑顿·克莱上，后面紧跟着亲王夫人和弗莱明〕

公爵夫人：桑顿，波尔说贝儿要下楼来了。

克　莱：嗬，到底还是要下来的。

公爵夫人：我不要见到她。我怎么也不要见到她。

亲王夫人：我亲爱的，怎么办呢？我们没法叫她守在房里不下来呀。

公爵夫人：不，不过桑顿可以去跟她说。她显然自己也难为情。我只要求一点，叫她等我走了再下来。

克　莱：我尽量跟她说。

公爵夫人：行李车到来之前，我还要在这儿来回散散步。我今天还没有运动过哩。〔她下〕

克　莱：如果贝儿在发脾气，这话就不大好传啃。

亲王夫人：你不会碰上她发脾气的。要真的她正在烦得要死，那你就把说的话好一点告诉她嘛。

弗莱明：蓓西来了。〔她上〕好象贝儿就要下楼来了。

蓓　西：是吗？

亲王夫人：你今天早晨见过她吗，蓓西？

蓓　西：没有。她叫佣人来叫我到她那儿去，我头痛，没去。

〔大家好奇地瞧着她。她显得暴躁而不想多说话。人们看得出她是下定了决心，但不知她下的什么决心。弗莱明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弗莱明：我想下星期六回美国去，蓓西。

蓓　西：亲爱的弗莱明，你走掉，我会很遗憾的。

弗莱明：我看你忙得不会想到我。你要跟各式各样的人交际，你还要准备嫁妆。

蓓　西：我希望你，亲王夫人，陪我到巴黎去跑一趟。

亲王夫人：我？〔她有点领会蓓西的意思〕当然，只要我能帮你的忙，小妹妹。……〔她拉着蓓西的手，对她亲热地微微一笑。蓓西回转头，不让她看见突然泪眼模糊的样子〕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得商量一下。

〔贝儿上。她镇定自若，穿着一身时髦而又大胆的衣裳，雍容大方，比什么时候都漂亮，她自己也洋洋得意。她姿态自然，一点看不出隔夜曾经发生过那幕插曲〕

贝　儿：〔活泼地〕早上好。

克　莱：下午好。

贝儿：我知道你们都会骂我下来得这么晚。今天天气这样好，我真舍不得起床。

克　莱：别说似是而非的俏皮话了，贝儿。天太热了。

贝　儿：太阳照进我房里来，我说这样好天气的早晨，不起身是罪过。可是我越说应该起来，越觉得躺在床上舒适痛快。你的头痛怎么了，蓓西？

蓓　西：哦，好些了，谢谢你。

贝　儿：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很遗憾。

蓓　西：我没睡好。

贝　儿：你跟你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蓓　西：哈里吗？他在写信。

贝　儿：到处报喜讯吧？蓓西，你也应该写封信给他母亲。这就见得殷勤。又亲切、又坦率地写几句——就象一般天真的姑娘写的那种东西。从心底里写出来的。

克　莱：我看你很想由你来代替她动笔是吧，贝儿？

贝　儿：我们得想到送个报导到《晨报》去。

弗莱明：你事事想得周到，贝儿。

贝　儿：我要认真肩负起蓓西的保护人的责任。我在她婚礼时准备穿的服装，也动好脑筋了。

弗莱明：唷！

贝　儿：我亲爱的弗莱明，别说"唷"，太美国腔了，说"天哪"①。

弗莱明：说这个词，我要笑出声来的。

贝　儿：笑。你为什么不念"小"②呢？

弗莱明：我不喜欢。

贝　儿：你多固执。当然，蓓西既然要嫁给英国人了，她必须请人教她学英国话。我认识一个女的，非常出色。所有美国籍的贵族夫人都是她教的。

弗莱明：了不起。

贝　儿：她的教法很好。她叫你大声地读。她有一张张长长的字表，叫你一天念二十次——凡是"厄"的音都要读"啊"，凡是"喔"的音都要读"呃"，凡是尾巴上卷舌头的"儿"的音，都要把尾巴斩掉③。

弗莱明：凡是"唷"，都要说"天哪"，是不是？

贝　儿：贵族夫人不说"天哪"的，弗莱明。她又教她们要说"上帝保佑"而不要说"老天爷保佑"。④

---

① 唷！原文Gee！天哪——原文By Jove，贝儿这里说英国人说By Jove，下面她又说贵族夫人不说By Jove。

② 笑——原文laugh，英美读音不同，弗莱明读美国音，贝儿要他读英国音。译文只能勉强用不同的汉语字调表示。

③ 破折号后一段话，原文是half instead of haf，and barth instead of bath，and carnt instead of cant，

④ 这句话原文是 She teaches them to say Good Heavens instead of Mercy。Good Heaven和Mercy同是感叹话，意义相仿，说法不同而已。译文中也只能勉强用两个意义相仿、说法不同的语词来表示。

弗莱明：她靠这个赚钱的吗？

贝　儿：赚大钱。她这个人可有意思。爱利奥·多塞特刚来的时候，她的美国口音刺耳得可厉害，但是她只三个月工夫，比我还改得干净。

蓓　西：〔起立，对弗莱明〕到花园里去转一转，太热了是吧？

弗莱明：不，不热。

蓓　西：那我们去吧。

〔他们俩一起出去〕

贝　儿：蓓西怎么啦？她准是昨夜吞了根拨火棒。怪不得她睡不好。这叫谁都要消化不良的。

克　莱：你知道明尼今天下午要走了吧，贝儿？

贝　儿：是啊，我听说了。真要命，没有汽车送她上车站。她得坐行李车去。

克　莱：她不想见你了。

贝　儿：噢，可我想要见见她。

克　莱：是吗？

贝　儿：我一定要见见她。

克　莱：她要我告诉你，她只要求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在她走掉之前，不要跟她见面了。

贝　儿：那末你可以去告诉她，除非她跟我见了面，否则，她休想要到行李车。

克　莱：贝儿！

贝　儿：把我的最后通牒告诉她。

克　莱：你怎么能叫我给公爵夫人传这样的话呀？

贝　儿：这里到车站是四哩路，一路连一片树叶的荫凉都没有。

克　莱：毕竟她的要求不是完全无理的。

贝　儿：如果她要行李车，就得象个上等女人来向我说声再会。

克　莱：〔对亲王夫人〕叫我怎么办？阿摩尼亚在昨晚上都用完了。

亲王夫人：要末我去对她说，你看怎么样？贝儿，你真非见她不可吗？

贝　儿：是的，这非常重要。〔亲王夫人下。贝儿微笑着看她走去〕我看弗萝拉是吓坏了。她本来就不应该认识那种人，

克　莱：不过，贝儿，你的脾气也太坏了。

贝　儿：甭管我的脾气。告诉我你们刚才吃午饭的情况吧。

克　莱：我亲爱的，那就象一群相互恨之入骨的亲戚聚在一起，他们给一个有钱的姨母送了葬，而那个姨母却把她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关。

贝　儿：这一定很有意思。我能跟大伙在一起就好了。

克　莱：你为什么不来呢？

贝　儿：啊，我知道要有吵闹的，我最不善于在吃饭前吵。我从战争中学到一条，那就是将军打响一次战斗要选择自己的时间。

克　莱：明尼一个劲地要在今天早晨就走。

贝　儿：我料到她走不了。我料到他们非到下午一个也走不了。

克　莱：这里的车站服务工作糟透了。

贝　儿：乔治说这正是这个地方的一大优点。它使这个地方保持乡村风味。九点一班，四点半一班。这里的人不到十点不吃早饭，再大的骚乱也绝对不会把人们在八点钟惊醒过来。我今天早晨一张开眼睛，就作了必要的布置。

克　莱：〔插上一句〕你睡了？

贝　儿：噢，我睡得可甜。没有比刺激一下更能使我一夜睡到大天明的哩。

克　莱：是啊，你肯定受了刺激。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可怕的吵闹。

贝　儿：我差人到汽车间，关照把那辆罗尔斯—罗伊斯立刻拆开修理，把还有的一辆开到伦敦去。

克　莱：为什么这样做？

贝　儿：你别管。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接下来，我打了几个电话。

克　莱：你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要不让任何人离开这里呢？

贝　儿：假如我的客人一半都在星期天早晨走掉了，我就不能说我的聚会是成功的了。我相信我们不必等到下午就可以改变宗旨了。

克　莱：如果这是你唯一的理由，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意思。

贝　儿：是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过，桑顿，我跟你坦白说，我能够想象，有人会把这个插曲编成有趣的故事。我从来不怕闹得满城风雨，不过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给众人笑话。

克　莱：我亲爱的贝儿，你总可以相信你的客人们都是谨慎小心的。你怕谁会把这事说出去呀？

贝　儿：你。

克　莱：我？我亲爱的贝儿，我可以人格担保……

贝　儿：〔冷静地〕我亲爱的桑顿，我才不相信你的什么人格不人格。你是个职业帮闲家，专门逗趣儿的，你有了一个好故事讲，什么都能牺牲。嗯，你忘了你讲你父亲的死那个绝妙的故事吗？你就靠这个故事，哪个宴会上

都有你的份，整整白吃了一个季节。

克　莱：是的，这的确是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我可怜的老父亲自己比谁都更加欣赏。

贝　儿：我可不准备冒这样的险，桑顿。我要弄得人家没有故事可讲。

克　莱：东流的水没法叫它朝西去，本性难改，贝儿。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就不由得想到其中有些素材，确实可以编出一个极妙的故事。

贝　儿：并且还准备去讲，桑顿，是吗？到时候，我会对人家说，我亲爱的，你想可能吗？他们都十分开心地待到星期一早晨，斯塔里勋爵和阿林顿公爵夫妇星期天晚上在这里吃饭，大家都还欢天喜地的。再说，不出两天我又要跟明尼在一起进午餐。我还可以说，可怜的桑顿，他造谣也造得太不象话，是不是？

克　莱：我承认，如果你跟明尼和解了的话，我的故事就精彩不起来了。那末，对阿瑟·芬威克你准备怎么样呢？

贝　儿：他是个色情狂，色情狂总是容易动感情的。

克　莱：他在午餐桌上把我吓坏了。他正在吃调好味的螃蟹，他脸色发紫了，一分钟更比一分钟紫得厉害。我怕他要中风哩。

贝　儿：一边吃你喜欢吃的好菜，一边中风升天，桑顿，这样死法不算不愉快。

克　莱：你知道，你没法替自己辩解，贝儿。

贝　儿：人性会辩解，桑顿。

克　莱：你很不应该去跟东尼噜嗦。你那偷食猫儿的习惯以前也给你招过麻烦。

贝儿：人是自私的。不知怎么，越是我的朋友爱着的男人，我越是想要。我容许我的朋友们各有各的个性。她们为什么不容许我有我的个性呢？

〔公爵夫人上，趾高气扬，带有布迪西阿面对罗马大军①的神气。贝儿满面笑容，殷勤相迎〕

贝　儿：啊，明尼。

公爵夫人：有人对我说，谁要离开这个家，还非得先见过你不可。

贝　儿：我希望你不要走，明尼。斯塔里勋爵今夜来吃晚饭，阿林顿公爵和夫人也会来的。我总是费尽力气把贵宾都请来聚聚，我最恨别人在最后时刻拆我的台。

公爵夫人：我只要能走，立刻就走，你以为有什么能留得住我待到晚上吗？

贝　儿：你不对我说声再会就走，太不客气吧？

公爵夫人：别说废话，贝儿。

贝　儿：你知道，你昨晚上太不象话，我照理要对你非常生气的，你知道吗？

公爵夫人：我不象话？桑顿，这女人简直疯了。

贝　儿：你实在不应该在哈里·布利恩面前大吵大闹。而且，你知道，你把这事告诉阿瑟，也不对头。如果你要告诉谁，为什么不告诉乔治？

公爵夫人：首先，他不在这里。我从没在这里见到过他。

贝　儿：我知道。他说现在社交界作兴到乡间度周末，而他宁可待在伦敦。

---

① 布迪西阿（公元62年卒）——不列颠东部一部族的王妃，因不堪其部族受罗马皇帝的蹂躏，率众举义，终以力量悬殊，而遭惨败。

公爵夫人：我决不饶恕你。决不。决不。决不。你有阿瑟·芬威克。为什么你有了他还不满足？如果你要跟什么人再搞些暧昧关系，为什么你不找上桑顿呢？在你的那些朋友中，他是你唯一没有勾搭过的男人。就漏掉这一个，似乎太突出。

贝　儿：桑顿只当着人的面才跟我调情。他坐在我包厢的第一排看歌剧的时候，可是异常地热情奔放哩。

克莱：你们越谈越尽是谈一些私生活，我走了。〔他下〕

贝　儿：我坚持要你来见我，很对不起，不过我确有一些相当要紧的话要跟你说。

公爵夫人：在你把话说出来之前，贝儿，我希望先告诉你，我要跟东尼结婚了。

贝　儿：〔大为震惊〕明尼！啊，明尼！你这是为了对我出气吗？你要知道，说实话，我对他一点不感兴趣。明尼，你要慎重考虑。

公爵夫人：我只有这样才能把他抓在手里。

贝　儿：你认为你们结了婚能幸福吗？

公爵夫人：你关心我幸福不幸福？

贝　儿：我当然关心。你觉得这样做是聪明的吗？你把自己放到了他手掌心里。噢，我亲爱的，你怎能冒这个险？

公爵夫人：他说他要到海外殖民地去。我爱他……我相信你一定很难过。你真奇怪呀，贝儿！也许这是我最好的办法。他可以安定下来。我有时真寂寞呵，你知道。有时候，我心里烦闷，我几乎懊悔自己离开了本乡本土。

贝　儿：我想尽办法在替他找工作。我今天早晨给我所认识的内阁大臣都打了电话，终于我给他找到了一个差使。这

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我还以为你会非常高兴的。可是现在我想他不会要什么差使了。

公爵夫人：噢，我肯定他要。他很自傲。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点。他之所以一直要我跟他结婚，一半就因为他以前一直不得不依靠我。

贝　儿：你当然将保留你的爵衔啰？

公爵夫人：哦，爵衔一定要保留的。

贝　儿：〔凑上前去，仿佛要吻她〕好，宝贝，我衷心祝你幸福。

公爵夫人：〔后退〕我不会饶恕你的，贝儿。

贝　儿：然而你已经饶恕了东尼。

公爵夫人：我不怪他。他是受了你的引诱。

贝　儿：明尼，别这么怀恨在心。你让过去的事过去吧。

公爵夫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在这屋里再待上一夜。

贝　儿：这里的火车慢得不得了，你今天的茶也喝不成。

公爵夫人：无所谓。

贝　儿：非到八点半到不了伦敦，你得上饭店吃晚饭。

公爵夫人：也好嘛。

贝　儿：你会觉得脏得要命，热得要死的。东尼肚子饿了要发脾气的，你会折磨得见老的。

公爵夫人：你答应了给我坐行李车的。

贝　儿：〔叹了口气〕会给你的，不过你得坐在底板上，因为行李车是没有座位的。

公爵夫人：贝儿，车子不会在去车站的路上中途抛锚吧？

贝　儿：不，不会的。你怎么能想到我会那样捉弄你呢？……〔遗憾的口气〕我想都没想到过。

〔桑顿·克莱上〕

克　莱：贝儿，我想你高兴知道，芬威克要来向你告辞。

公爵夫人：我去告诉东尼，你替他找到工作了。我忘了问，什么工作？

贝　儿：哦，教育部里的一个差使。

公爵夫人：这多好。他们是干什么事的。

贝　儿：什么事也不干。但是可以使他从上午十点一直忙到下午四点。

〔公爵夫人下〕

贝　儿：她要跟东尼结婚了。

克　莱：我知道。

贝　儿：我作媒是拿手。先是蓓西和哈里·布利恩，现在是明尼和东尼·帕克斯顿。我要给你也找一个，桑顿。

克　莱：你究竟怎样使她平息下来的？

贝　儿：我跟她讲理嘛。毕竟，那个孩子放荡，是在他结婚之前，她应该想开一些。再说，即使他是她丈夫，她当然也不能指望他对她永远忠实，何况他并不是她丈夫，过高的要求岂不是不合情理？

克　莱：但她还是要走。

贝　儿：我还有一刻钟的时间。你把你的手帕给我，好吗？

克　莱：〔把手帕给她〕你不准备突然大哭吧？

贝　儿：〔她用手帕猛擦两颊〕我想，阿瑟进来的时候，我应该显得苍白、憔悴。

克　莱：你永远不会爱我，贝儿，因为你总是把你所有的这些秘密都告诉我。

贝　儿：要我教你怎么办吗？听我的劝告，那是我对所有到了伦

敦要去伦敦塔① 观光的美国人说的："你就说去过了，可不必真去。"

克　莱：你认为能使阿瑟重归于好吗？

贝　儿：我想，如果他是爱我的，我一定能够。

克　莱：我亲爱的，他爱你爱得入了迷哩。

贝　儿：别傻，桑顿。他爱的是他对我的那种爱情。那完全是两回事。我只有一点可以碰碰运气。他把自己看作是铁石心肠。我倒要给他来个小小的花招看看。

克　莱：你真是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女人，贝儿。

贝　儿：女人都差不多，你请走开吧。我要让他看见我独自一人在这里。

〔克莱下。贝儿坐着，做出低头沉思的样子，眼睛瞧着地毯，手里有气无力地拿着一本打开着的诗集。阿瑟一会就进来了。她假装没看见。他是个强者，虽然受了打击，却并没有被打垮，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芬威克：贝儿！

贝　儿：〔一跳〕噢，你吓我一跳。我不知道你进来了。

芬威克：你看见我觉得惊异吧？我想，我在离开这个家之前，有必要跟你简单谈几句话。

贝　儿：〔看着别处〕我能再和你见一次面，很高兴。

芬威克：你该明白，我们之间的一切到此为止。

贝　儿：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我也没有话说了。我知道，你宗旨一定，是再也没法叫你转变的。

芬威克：〔振作一下〕是的。那一直是我的力量所在。

---

① 伦敦塔——伦敦古堡，在泰晤士河上，曾作英王亨利三世（1216—72）的王宫，后作重犯监狱，有许多传奇故事；今已改作博物馆。

贝　儿：我并不是要你做个没有主意的人。

芬威克：我不想跟你吵吵闹闹分手，贝儿。昨晚上我真会动手打人，揍你个半死。

贝　儿：你为什么不呢？你以为我会被爱我的人揍了记恨吗？

芬威克：你知道我可从来下不了手打女人。

贝　儿：我整夜一直想着你，阿瑟。

芬威克：我一夜没合过眼。

贝　儿：真无法想象。你一定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芬威克：我想我有时候确实是。

贝　儿：我脸色很苍白吗？

芬威克：有一点。

贝　儿：我觉得整个儿塌下去了。

芬威克：你该去躺一躺。弄坏了身子可不好。

贝　儿：噢，别为我操心，阿瑟。

芬威克：我长时期以来一直为你操心。一下子去不掉这个习惯。

贝　儿：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刺到我心里。

芬威克：我要赶快把我需要跟你说的话说了，然后就走。就只一句话。我一向来给你的补贴，今后当然照样给你。

贝　儿：噢，我不能拿。我不能拿。

芬威克：你一定得合情合理，贝儿。这是谈正经。

贝　儿：这个问题我不谈。如果我不是爱你的，我怎么也不会一直接受你的帮助。既然现在我们俩之间一切都完了——不，不，我想到这里就痛心。

芬威克：我就是怕你会采取这个态度。不要忘记，你自己一年只有八千镑收入。靠这点数目，你生活不下去的。

贝　儿：我可以挨饿。

芬威克：为了我自己，贝儿，我必须这么作。你已经过惯这种生活，那是因为我在背后支持你，否则当然不可能。我要在道义上负责，我必须尽到我的义务。

贝　儿：我们今后只能是朋友，阿瑟。

芬威克：我从来没有常常要你为我做什么，贝儿。

贝　儿：我把你送的礼物都还给你。让我立刻把我的珍珠项链给你拿去。

芬威克：小妞儿，别这样。

贝　儿：〔装作要把项链取下〕哟，这搭扣我解不开，请你帮帮忙。〔她走到他跟前，转过身去，让他可以替她解搭扣〕

芬威克：我不，我不。

贝　儿：我会把它从我颈项上拉断的呀。

芬威克：贝儿，你使我心碎。难道你对我如此无情，连戴着我送你的区区一串项链都不肯了吗？

贝　儿：你这样说，我要哭了。你不知道我是拼命抑制着吗？

芬威克：真叫人难受。这比我预料的更痛心。

贝　儿：你知道，你要坚强很容易。我可软弱呵。我所以把自己托付给你，就是这个缘故。我一向本能地感觉到你的力量。

芬威克：我知道，我知道，我正因为觉得你需要我，所以我爱你。我原是要保护你，不让你受到这个世界的暴风雨的侵袭。

贝　儿：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不受我自己的侵害呢，阿瑟？

芬威克：我看着你的可怜的、苍白的小脸蛋儿，真不知你没有我将怎么办，小妞儿。

贝　儿：〔声音发抖〕确实不堪设想。我已经依赖你惯了。每碰到出了什么问题，我总找你，你总解决。我已经开始在想，你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芬威克：我向来欢迎障碍。我乐于战胜困难。这使我振奋。

贝　儿：你仿佛把我的力量都化没了。我在你身旁总觉得异样的软弱。

芬威克：我们不需要两个都强。过去我爱你就因为你弱。我喜欢你碰到困难就找到我。我能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心里多快活。

贝　儿：不可能的事你都能做到。

芬威克：〔庄严地〕我从没有觉得天下有做不到的事。

贝　儿：〔十分激动地〕除了饶恕我。

芬威克：啊，我知道你是了解我的。我决不忘记，也决不饶恕。

贝　儿：所以人家都说你特别象拿破仑。

芬威克：也许是。然而——你虽然只是一个女人，你却使我垮掉了，贝儿，你使我垮掉了。

贝　儿：噢，不，别这样说。我担当不起。我要你永远无情地坚强。

芬威克：我觉得我生命中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什么。我几乎觉得你已经使我的心碎了。我一向为你骄傲。我对你的成功是多么欢欣。我每次在报纸的社交栏里看到你的名字，是多么兴奋、乐意。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小妞儿？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贝　儿：我不知道；我管不了。

芬威克：那个家伙，他会管你吗？他会使你愉快吗？

贝　儿：东尼吗？他要跟公爵夫人结婚了。〔芬威克抑制住震动〕

我再也不会见他了。

芬威克：那末，要是我离开了你，你就只有你的丈夫一个人了啰。

贝　儿：是啊。

芬威克：那你不是寂寞得要死吗，小妞儿？

贝　儿：你有时会想到我吧，阿瑟，会不会？

芬威克：我永远忘不了你，小妞儿。你经常抛下你在梅菲尔区的富丽堂皇的家，到闹市区来跟我一起吃饭，这情景我永远忘不了。

贝　儿：你总弄来一些那么精致美味的东西叫我吃。

芬威克：我看你穿着漂亮的衣服，跟我合吃一块猪排，分喝一瓶啤酒，真是开心。我叫一客猪排，贝儿，好吗？

贝　儿：还有我们经常吃的那些喷香的小葱头，你记得吗？〔她似乎嘴里在辨着味儿〕唔……唔……唔……我想到了这些小葱头，口水都滴下来了。

芬威克：很少女人象你这样欣赏好菜的，贝儿。

贝　儿：我知道，要是下次你来我这里进晚餐，我已经想好给你准备一套标准的英国菜。苏格兰牛肉汤，鲱鱼，烤什锦，羊脊肉，还有大髓骨。

〔芬威克想着这些，激动之至，脸涨得通红，凸出了眼珠，光是喘气〕

芬威克：啊，小妞儿！〔情不自禁〕让我们共享这顿晚餐吧。〔他把她一把抱在怀里，吻她〕我不能离开你。你太需要我了。

贝　儿：阿瑟，阿瑟，你能饶恕我吗？

芬威克：错误人人有，饶恕是圣德①。

贝　儿：噢，这多象是你说的！

芬威克：如果你一定要欺骗我，切切不要让我发觉。我是多么爱你。

贝　儿：我不会了，阿瑟，我答应你再不会了。

芬威克：来，在沙发上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你。

贝　儿：你知道，你是不会喜欢步行到车站去的。要在太阳下走四哩路。你是个最要面子的老头儿，你的鞋子又总是紧脚的。

〔蓓西上。她看见贝儿和芬威克手携手坐着，连忙站住〕

贝　儿：你出去吗？

蓓　西：等哈里写好几封信，我们马上出去散散步。

贝　儿：〔对芬威克〕你不要当着蓓西的面老是捏我的手。

芬威克：你有一个象贝儿这样的姐姐，真是幸福极了。她是天下最了不起的女人。

贝　儿：你在胡说，阿瑟。快去换上套法兰绒的什么衣服吧。你穿着身上这一套，我看着也热得出汗了。我们喝完了茶，还要打打网球哩。

芬威克：呀，你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贝儿。记着你那苍白的脸色。

贝　儿：〔对他媚人地瞟了一眼〕哦，我一下脸色就会恢复的。

〔伸手给他亲吻。他走了出去。贝儿从手提包里拿出

①这是英国大诗人蒲柏（1688—1744）的名句，见于他的长诗《论批评》中。

一面小镜子，若有所思地看看自己的脸〕

贝　儿：男人都是不值一个钱的蠢货。他们心眼好。可他们的脑袋瓜子呀，噢，噢，实在差劲。他们只有机械的智能。而且他们都是那么自命不凡，可怜的宝贝们，都是那么自命不凡。

蓓　西：贝儿，明天，你回伦敦的时候，我要走了。

贝　儿：你走？到哪儿去？

蓓　西：亲王夫人要带我到巴黎去待几天。

贝　儿：哦，就几天吧？不要待得太久。这时节你应该在伦敦。

蓓　西：我回来之后，准备跟亲王夫人待在一起。

贝　儿：〔冷静地〕废话。

蓓　西：我不是来请求你准许的，贝儿。我是告诉你一声我的计划。

贝　儿：〔打量了她一会儿〕你也要来跟我吵嘴吗？我今天一个下午已经吵过两场了，都吵累了。

蓓　西：请你不必多心。我没什么再要跟你说的。

〔她好似要走出房间的样子〕

贝　儿：别做小傻瓜，蓓西。你整个社交季节得跟我在一起。我不允许你离开这个家，去跟弗萝拉一起生活。我们不能有不正常的行动，而引起人们的流言蜚语。

蓓　西：请你不要跟我争论，贝儿。我没有权利来责骂你做了什么。但是我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在场守着你。

贝　儿：你不是小孩子，蓓西。

蓓　西：我曾经迷了心窍瞎了眼。因为我嘻嘻哈哈过得开心，所以我从没有停下来问问这样、那样的事情都该怎么解释。我从没有想……这里的生活这样欢乐、热闹

——我从没有想想在这一切的底下——噢，贝儿，别叫我说出我心里要说的话吧，让我悄悄地走掉算了。

贝　儿：蓓西，亲爱的，你必须讲情理。想想你在这个时候突然离开我的家，人家会怎么说。他们要问各色各样的问题，天知道他们又会挖空心思想出些什么东西来。人不是大慈大悲的。我并不是对你凶横，不过我实在不能让你做出这样的事来。

蓓　西：既然我已经知道我是在做什么，我就不能再待下去，否则我没法看得起自己。

贝　儿：我不懂你怎么会这样无情无义的。

蓓　西：我并不是存心要这样，贝儿。可是我这心情强过我。我必须走。

贝　儿：〔用感情地〕我多喜欢你，蓓西。你不知道我多要你跟我在一起。过去这些年来我毕竟看见你的时候不多。有你在我身边，是多大的安慰。你那么美丽、年轻、可爱，你象是这个屋里的一道四月的阳光。

蓓　西：你大概以为女人也象男人一样是不值钱的蠢货吧，贝儿。

〔贝儿抬头看见蓓西丝毫不为感情冲动的姿态所动〕

贝　儿：〔冷冰冰地〕你当心，不要过分了，蓓西。

蓓　西：我们不必争吵。我已经决定了，再说也没用。

贝　儿：弗萝拉这个混蛋。我要对他说，我不准她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你要在这儿一直待到你结婚。

蓓　西：你要我直说我简直不愿意跟你说话吗？你使我羞耻、恶心。我不想再看见你。

贝　儿：你真把我逼得忍无可忍。我想今天我忍受了我不得不

忍受的一切，我算得是耐心最好的女人了。毕竟，我做错了什么？我就是糊涂了些、不小心了些。看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好象从来没有人不小心过、糊涂过。而且，这跟你不相干。要你管什么闲事？

蓓　西：〔辛酸地〕你说得好象你跟阿瑟·芬威克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

贝　儿：上帝保佑，你不要装作不知道阿瑟的事。我毕竟并不比别人坏。是啊，我们美国人喜欢伦敦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能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而人们通情达理地认为理所当然。爱丽奥·格洛斯特，珊迪·特克南、梅米·哈特尔波——你以为她们对丈夫都是忠实的吗？他们都不是为了做个忠实的妻子而结婚的。

蓓　西：噢，贝儿，亏你说得出！亏你说得出！你一点不知羞耻吗？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你跟那个粗野、恶俗、好色的老头儿一起坐在沙发上——噢！〔她作出恶心的样子〕你不可能爱他。又不是……但是，噢，多丢人、多丑。你看上他什么？他就是有钱……〔她停了一停，接着她想到一个景象，太可怕了，她脸色都变了〕不就是因为他有钱吗？贝儿！噢！

贝　儿：蓓西，你实在太没有头脑，我不高兴跟你说话了。

蓓　西：贝儿，我问你是不是？你回答我呀。你回答。

贝　儿：〔粗暴〕不关你的事。

蓓　西：所以昨天晚上他骂得你没有错。他骂得完全对，所以你也没有在意。只隔了几个小时，你又跟他手搀手坐在一起了。贱货。他骂你贱货。贱货。贱货。

贝　儿：你放肆！住嘴。你太放肆！

蓓　西：一个姘妇。你就是。

贝　儿：〔恢复镇静〕我跟你发火，犯不着。

蓓　西：你发什么火？我只是说了实情话。

贝　儿：你真是个没头脑的小丫头，蓓西。如果说阿瑟帮助了我一点，那是他的事，和我的事。他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他看着我花，心里欢喜。我要的话，一年可以要它两万镑。

蓓　西：你自己没有钱？

贝　儿：我完全知道我有多少。八千镑一年。你说我能靠这一点达到我今天的地位吗？在你的印象中，不会以为所有上我的门的人都是因为我可爱吧？我并不可爱。你不会以为英国人喜欢我们在这里吧？你不会以为他们喜欢我们嫁给他们英国人吧？嗳，你在英国待得和我一样久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他们在心底里还是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和红种印地安人。我们得迫使他们欢迎我们。他们上我的门，是因为我使他们开心。我在社交生活中很早就发现，英国人看见有可以白吃白玩儿的，就钉着不走了。要是这儿有个轰动一时的舞蹈家，他们就都蜂涌到我家来看她跳舞。要是有个正在跑红的小提琴家。他们就都要到我举行的音乐会上来听他演奏。我开舞会；我设宴请客；我使自己成了红人，我有权力，有势力。但是我所获得的一切——我的成功，我的名誉，我的名声——都是我花钱买来的，买来的，买来的。

蓓　西：多羞人！

贝　儿：最后，我还给你买了个丈夫。

蓓　西：没有的事，他爱我。

贝　儿：你想他会爱你吗，要不是我使他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你，要不是我使他看见你周围有这么许多时髦人物而眼花缭乱——他会爱你吗？你不懂得爱情是怎么回事。你以为他听见有位首相在向你问候，全不在意吗？当然，是我买了他的。

蓓　西：〔惊愕〕可耻！

贝　儿：你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这对你今后的结婚生活很有用。快跑去跟哈里·布利恩散一会步吧。我要去化妆了。

〔贝儿下。蓓西一个人，羞惭不堪，呆若木鸡。布利恩上〕

布利恩：要你等了吧，很对不起。

蓓　西：〔没情打彩〕没关系。

布利恩：我们哪里走走？你这一带熟悉，我不熟。

蓓　西：哈里，我求你让我们的事吹了。我不能跟你结婚。

布利恩：〔震惊〕怎么啦？

蓓　西：我要回美国去。我害怕。

布利恩：害怕我？

蓓　西：不，不，我知道你是个可爱的好人。我是害怕我自己会怎么样。

布利恩：可是我爱你，蓓西。

蓓　西：那我更应该离开了。我必须对你坦白地说，我并不爱你，我只是喜欢你。你要不是个贵族，我决不会有嫁你的心思。我要的是爵位。贝儿嫁那个丈夫，公爵夫人嫁她那个丈夫，都是为这个。放开我吧，哈里。

布利恩：我知道你不爱我，不过我想你今后会渐渐爱我的。我原想我能够尽量使你爱我。

蓓　西：你还不知道我只是个只顾自己的没心肝的势利小人。

布利恩：我不管你自己怎么说，我所知道的你就是真诚可爱。

蓓　西：你看见了昨夜的情况，还是这么想？你看清了这个家，还是这么想？你不厌恶所有我们这一伙吗？

布利恩：你不能以为我会把你看得也象公爵夫人和……

〔他没说下去〕

蓓　西：贝儿在我这年纪的时候跟我没有两样。这一切都由于那种生活。

布利恩：可你或许不会要过这种生活。伦敦并不就是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圈子。你们这个圈子所以轰动，是因为它是众人注目的。它的一切活动都公布在报纸上。但这并不是个很好的圈子，有许多人不大赞赏的。

蓓　西：你得让我设法把心里的话说清楚。请你耐下心来，听我讲。你以为我能使自己适应你的生活。我已经不时感到一些暗示。我已经在贝儿的嬉笑和公爵夫人的讥讽中有所了解。你的生活是尊严的、担负着责任和对公众的义务。

布利恩：〔苦笑〕你把我的生活说得这样严肃、紧张。

蓓　西：你们这个阶级的英国姑娘把这种生活看得很自然。她们从小习以为常，她们已经养成过这种生活的习惯。但是我们却不然。我们只觉得这种生活枯燥，觉得这种尊严无聊。我们厌烦，于是我只有寻求享乐。你对我讲了你的家。它对你是一切，因为它是跟你的童年和你历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而对我来说，他只有

在我爱你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可我并不爱你。

布利恩：你使我尴尬极了，我不知对你说什么好。

蓓　西：如果我现在使你尴尬，那是为了省得今后我们两个人陷入痛苦。我幸喜不爱你，否则我要离开你将更加难受得多。而我必须离开你。我不能嫁你。我要回去。要结婚的话，我也要在自己国内结婚。那里是我的家。

布利恩：你可以且慢作最后决定吗？

蓓　西：别阻扰我啦。你不觉得我们对这里的生活自己不够坚强吗？这种生活影响我们；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丢掉了自己的生活准则，却又不能接受我们来到这里的这个国家的准则。我们摇晃不定。于是只有寻欢作乐，结果毁了自己。而在美国，我们有着落。而且或许美国也要我们，我们到这里来，好比士兵在战时背弃自己的祖国。啊，我思念故乡——美国。我到现在才认识到它对我有多大的意义。让我回去吧，哈里。

布利恩：如果你不肯嫁给我，我当然不想勉强你。

蓓　西：请别生我的气，让我们始终友好吧。

布利恩：始终友好。

蓓　西：毕竟你在三个月以前并不认识我。再过三个月，你也就忘记我了。然后你去娶一个能过你的生活、跟你有共同思想的英国姑娘。愿你们幸福。

〔贝儿上。她已经搽上胭脂，又同平时一样地容光焕发。她明显地喜气洋洋〕

贝　儿：车子刚从伦敦回来了。〔她走到落地长窗口呼唤〕明尼！

蓓　西：我明天告诉贝儿。

布利恩：那末我的那些信不发了。我去从信箱里拿出来。

蓓　西：请原谅我。

〔布利恩下。公爵夫人和克莱出现在落地窗口〕

公爵夫人：你叫我吗？

贝　儿：汽车刚从伦敦回来，所以我能用车子送你去车站了。

公爵夫人：那真谢天谢地。我真不愿想象坐行李车到车站去。弗萝拉呢？我得向她告别。

贝　儿：哦，现在时间还早着哩。车子送你去只要十分钟。

〔东尼上，接着亲王夫人和弗莱明上〕

公爵夫人：东尼，汽车回来了，送我们去车站。

东　尼：感谢上帝！否则我坐在行李车里真会象个十足的傻子。

克　莱：你到底为什么要把汽车开到伦敦去呀。

贝　儿：你一会儿就明白了。

〔阿瑟·芬威克上。他已换上一身法兰绒〕

芬威克：刚到的那位先生是谁，贝儿？

贝　儿：一个神秘人物。

〔管家波尔上，后面跟着欧内斯特〕

波　尔：欧内斯特先生到。〔波尔下〕

公爵夫人：欧内斯特！

克　莱：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矮小黝黑，眼睛大大的，长头发光亮地贴着头皮。他的模样好比理发师。他穿得象个服装店里的假人，黑外套，白手套，大礼帽，漆皮皮鞋。他是跳舞教师，一副绅士架子。他说话装出斯斯文文的口气〕

欧内斯特：亲爱的格雷斯顿勋爵夫人。

贝　儿：〔跟他握手〕你能光临，我非常高兴。〔对大家〕你们昨

夜在讲欧内斯特，我想我们今晚上没事，我特地请他来，让我们大家开开心。我派车子去，叫他们死活把他拖了来。

欧内斯特：我亲爱的乔治夫人，这一下可弄得我够麻烦的。今天下午好多地方要我去。晚上还有宴会，而且我答应好要去亲爱的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开的舞会跳儿圈的。但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不能谢绝你的邀请，你一直是我那么知己的朋友，亲爱的格雷斯顿夫人，你得原谅我穿着城里的服装，可是你的车夫说一刻也不能停留，所以我没来得及换一套衣。

贝　儿：可你漂亮得象一幅出色的油画。

欧内斯特：嗳，别那么说，格雷斯顿夫人。我知道到乡下来不应该穿这个服装。

贝　儿：你记得苏兰纳公爵夫人吗？

欧内斯特：噢，当然我记得的。

公爵夫人：亲爱的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亲爱的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我总当再没有机会见到你了，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别这么说，说得太凄怆。

贝　儿：多可惜，你一定要走，明尼。否则欧内斯特正好给你看看各式各样的新步子。

欧内斯特：噢、亲爱的公爵夫人，我一来你就走吗？太不给面子啦。

公爵夫人：〔勉强地〕我一定得走。我一定得走。

欧内斯特：上回我教你的那个小步子，你练得怎样啦？我的好朋友特克南侯爵夫人——不是以前那个，我是说现在

新的那个——已经开始跳得很好了。

公爵夫人：〔思想斗争〕我们时间来得及吗，贝儿？我想请欧内斯特就在这儿跟我跳一跳两步舞。

贝　儿：当然来得及。桑顿，把留声机开起来。

〔桑顿·克莱连忙开留声机，当场响起两步舞的乐曲声〕

公爵夫人：可以请你跳一个吗，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我很乐意跟你跳，公爵夫人。

〔他们相对摆好姿势〕

公爵夫人：慢点慢点。我跟你跳舞总是那么紧张，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嗳，别傻，亲爱的公爵夫人。

〔他们开始跳起舞来〕

欧内斯特：你把肩膀摆正，摆出贵妇人的样子。背弯下一些。我亲爱的，背弯下一些。不要象一麻袋土豆似的。你把脚那样放着；我要踢上来。

公爵夫人：噢，欧内斯特，别跟我生气。

欧内斯特：我是要跟你生气，公爵夫人。你又不注意听我说。你必须全神贯注。

公爵夫人：我是全神贯注了！全神贯注了！

欧内斯特：可你不能象个卖鱼老太婆那样跳舞。拿点精力出来。关于这些新式舞，我总是这样说：你要有两样东西：精力和智力。

公爵夫人：〔叫苦〕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别哭。我说这些都为你好，你知道，你的缺点在于没有热情。

公爵夫人：噢，欧内斯特，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一直认为自己

是个非常热情的女人。

欧内斯特：那个我不知道，不过你没有把热情放到跳舞上来。那天我就是这样对亲爱的特克南侯爵夫人说的——不是这个新的，你知道，是原来那个——我就对她说，要把热情带到跳舞里来。新式舞就需要这个——热情、热情。

公爵夫人：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欧内斯特。

欧内斯特：你跳舞还必须用你的眼睛，你懂吗？你必须仿佛在吊袜带里插着一把刀，仿佛我一看别的女人，你就要把我杀掉。你不看见我的眼睛是怎样看着你的吗？我看看，仿佛我在说：该死的女人，我多爱她！懂了吗？

〔音乐停止，他们俩分开〕

公爵夫人：我进步一点了吗，欧内斯特，进步一点了吗？

欧内斯特：是的，你有进步，亲爱的公爵夫人，不过你还得多跳跳。

贝　儿：明尼，你到底为什么一定不肯多待上一两天，欧内斯特今晚上可以认认真真地给你上一课。

欧内斯特：你真需要好好上一课，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在灵魂深处挣扎着〕

公爵夫人：东尼，我们能留下吗？

东　尼：我本来就不要走。今儿晚上回城去太没意思。就我们两个回城里，干什么去？

公爵夫人：好吧，贝儿，要是你要我留下，我们就留下吧。

贝　儿：你这才好哪，明尼。

公爵夫人：你有时候很捣蛋，可你有一片好心，我不能不喜欢你。

贝　儿：〔张开双臂〕明尼！

公爵夫人：贝儿！

〔她们俩相互抱着，热烈拥抱〕

欧内斯特：多高雅的一个场面——两个贵族夫人相互亲吻。

蓓　西：〔对弗莱明〕别跟他们多噜嗦、无聊。我下星期六上船回美国。

全剧终

人物表(依出场顺序)

阿尔伯特(理发师)……………………………………(阿)
顾客甲、乙
格兰奇小姐(修甲师)………………………………(格)
谢　裴(米勒)(理发师)……………………………(谢)
布莱德雷(老板)……………………………………(布)
勃尔敦先生(顾客)…………………………………(勃)
三号理发师维克多…………………………………(维)
詹姆斯小姐(出纳)…………………………………(詹)
记　者
贝茜·勒格罗丝(妓女)(死神)……………………(贝)
米勒夫人(谢妻)……………………………………(米)
福罗蕾(谢女)………………………………………(福)
恩勒斯特·端纳(欧尼)(谢婿)……………………(恩)
杰菲斯(大夫)………………………………………(杰)
库珀(小偷)…………………………………………(库)

第一幕

布景：杰明街“布莱德雷理发厅”

正面是门廊，门廊外是大街，开票员坐在门廊的一旁，内门有门帘遮着，厅内有一大排镜子，镜子前面放着脸盆，每个盆子前面一把理发椅，厅中央的桌子上放着一些报纸、杂志，几把供顾客坐着等候的椅子，一具衣帽架和伞架。旁边一扇门通向理发员没事可干时的休息室。

幕启，两位顾客在理发。阿尔伯特正在替其中一位（顾甲）将头发剪短，女修甲师格兰奇小姐准备动手替这位顾客修指甲；谢裴则在替另一位顾客（顾乙）修脸。谢裴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脸膛红红，两眼炯炯，一头黑发烫得很入时，看来气色极佳。他自己也很为得意。格兰奇小姐的仪表也算文雅大方。

阿：抹点什么吧，先生？

顾甲：别抹的太多就行啦。

阿：“三号”行吧？①

顾甲：对。

〔阿尔伯特淋点生发剂在顾甲头上，边交谈边为他抹头、梳头〕

阿：还要怎么弄弄，先生？

---

① 指一种代号“三号”的生发水。

顾甲：不用啦。

阿：头发很枯呀，先生。

顾甲：我就喜欢枯一点好。

阿：顶上的头发太厚，给打掉一点吧？

顾甲：不是正在脱头发么？

阿：悉听尊便喽。我向您推荐咱们这种“三号”生发剂。咱们卖出去不少这个呐。

顾甲：想让我也买呀？

阿：真是不错哩，先生。我只是说这种东西对头发不知怎么那样好。它是我们的老板布莱德雷自己调制出来的，用的全是上等原料，这点我可以担保。

顾甲：算了吧。

格：不想我替您把指甲好好修剪一下吗？先生。

顾甲：一般修修就行。

格：您要是高兴，我给您好好修修，怎么样？

顾甲：告诉你说，我不想指甲修得可以照见面孔。

格：说实在的，我也不想替人把指甲修得太好啦。

顾甲：那你是对的。

格：我的意思是指甲不要弄得象个外国人。

顾甲：哦，你想会吧？

格：不，刚好相反，我是说一个人不好好修修指甲，就会象个阿根廷人，对吗？

顾甲：可你知道阿根廷人显得很有钱唷。

格：我可以替您把指甲修得包你满意就是啦。

顾甲：哦，不麻烦你啦。

格：嗨，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要这么说罢了。

顾甲：我只要它干净就行啦。

格：我也总是这么说，干净而不俗气就行啦。

谢：〔对顾乙〕刮得还好吧，先生？

顾乙：是的。

谢：今儿个天气不错呀，先生。

顾乙：是呀。

谢：晚上说不准要下点雨的，先生。

顾乙：是吗？

谢：听说三点半的一场赛马，那匹法国马赢啦，先生。

顾乙：是的。

谢：抹上点什么吗？先生。

顾乙：对。

谢：您真走运哩，先生。

顾乙：是呀。

谢：我押在大学代表队的那匹马上，不过每次只押上一先令，先生。

顾乙：是吗？

谢：它可是赢的时候多哩。

顾乙：是呀。

谢：你真有点鬼聪明，每次都看出哪是赢家呀。

顾乙：是呀。

谢：赌赛马真是蠢人干的。

顾乙：是吗？

谢：话是这么说，不过一个人也得找点事开开心，所以人们又说这是帝王家的娱乐。

顾乙：是的。

谢：遗憾的是那么多人都输了。

顾乙：是呀。

谢：还说开心哩，大伙儿那阵子简直就是受罪哩。

顾乙：是呀。

〔勃尔敦先生从街上进入门廊。这是个穿着考究的中年人。布莱德雷老板忙领着他掀开里面的门帘进来〕

布：这边走，先生。

勃：是不是来晚了些，啊？

布：不晚，先生，我们到七点才关门哩，我让另外一个女师傅走了，可格兰奇小姐还在班。（吆喝）三号！①

勃：不，我等谢裴师傅替我理好啦。

布：悉听尊便，先生。

谢：要不了两分钟了，先生。

〔三号理发师从休息室的门里出来〕

布：对啦，维克多，勃尔敦先生要等谢裴师傅给他理哩。

〔三号点点头，又从那门进去了。布莱德雷接过勃尔敦先生的帽子和手杖〕

布：看晚报吗，先生？

勃：〔向格〕你好，格兰奇小姐。

格：你好，先生，稀客呀，我就完了。

勃：今天就不修指甲了吧。

格：你上次修了，到现在又有半个月啦，勃尔敦先生。

勃：今儿个我只修修脸。

格：嗨，有的是时间，谢裴师傅给你修脸以前的这点时间我就

---

① 原文两个"三号"，大写的为理发师的代号，小写的指该理发店供应的生发剂。

够了。

谢：格小姐，别催呀，我要是手脚放快一点，四分半钟就可理好一个发唷。

勃：拿我创纪录可不行啊，谢师傅。

格：我虽不敢说用你那么一点时间就可以把修指甲的活儿干出一流水平来，不过也差不离吧。

布：是呀，勃尔敦先生，我这一辈子也见过不少年轻的女修甲师，可我一时还想不起有谁比我们这位小姐拾掇得还快哩。

格：可不，业精于勤嘛，我总想让绅士们的手伸出来象一双绅士的手呗。至于知不知道是谁给修的指甲那倒不要紧。〔向顾客〕先生，修得怎么样？

顾甲：很好。

〔顾甲起身，阿替他取下罩巾，用毛刷替他刷刷身上的头发〕

阿：先生，我替您刷刷。

顾甲：哦，不用啦。

格：〔调皮地〕总得让您干干净净走出我们这店子去呀。

顾甲：〔取钱〕多少？

阿：上账房去付钱吧，先生。

〔甲从皮匣内取出一先令给格〕

顾甲：喏，这个给你。

格：谢谢，先生。

布：〔替他穿上衣〕来，我替您穿上。

阿：〔亮一瓶生发剂〕您瞧瞧我们这个"三号"药水吧，先生。

顾甲：哦，不错。

布：我们卖出去不少了哩。

顾甲：〔指阿〕他对我说过了，我只是听着。

布：市场上那些五花八门的生发剂没有一种能赶上它的，这倒不是我自卖自夸。

阿：您瞧瞧它把您的头发弄得多美，就会喜出望外的，先生。

顾甲：我才不喜出望外哩，再见吧。

〔阿送顾甲下〕

谢：〔向乙〕您这两鬓给剪掉一些怎么样，先生？

顾乙：不，不要。

谢：那好吧。要不要洗一洗发呢？

顾乙：不，不必。

谢：买上几个刀片吧？

顾乙：不，我不买。

谢：市场上新到的一种保险刀，真漂亮，说不定你也想看看哩。

顾乙：不，我不看。

谢：看不看随您喽。替您把衣服刷刷怎么样？

顾乙：不，不刷。

谢：〔耸耸肩〕那好，先生，那就这样啦。

〔顾乙起身，谢给取下罩巾，乙给小费〕

谢：谢谢您，先生。

顾乙：不，不谢。

谢：〔向勃尔敦〕该你啦，先生。

布：〔向乙〕还是给您把衣服刷刷，先生。

〔勃在谢的椅子上坐下，格拿修甲工具上前，谢看了看几条罩巾都脏，进去取罩巾去了。布替乙刷好衣，又将帽子递上，乙下〕

格：〔向勃〕我看看您的指甲吧，先生。〔看〕呀，你对我有些不大相信吧？

勃：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格小姐？

格：我只要眼睛睁开一半就知道有人把您的手给糟踏了，太不象话啦，勃尔敦先生。

勃：我在乡下打高尔夫球时划破了一个指甲，是叫人给修了修。

格：唉，真叫人失望，我想您是决不会出这种事的。我可是没能耐还您一个完好的指甲啦，您当时怎么不来找我呢？

勃：我向您道歉，格小姐。

格：呀，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先生，您是一位绅士，谁敢怠慢您呀？我是说那个给您乱修指甲的女人，好吧，我向您——

〔谢拿来一条干净罩巾给勃围上〕

勃：谢师傅，真抱歉，格小姐发我的火啦。

格：是有些光火，我承认。

谢：哟，怎么回事？

格：勃尔敦先生对我不忠①。

谢：是呀，男人们到了您眼睛够不着的地方就信不过啦。

格：谢师傅，这一点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清楚。

〔谢给勃涂皂沫，阿上〕

勃：刚才那位顾客您可是没侍候好哇，师傅。

谢：您也不瞧瞧他那不善言谈的样子。他往椅子上一坐，我就知道没什么多的要摆弄的。为了表示尊重他，我还是问过他要怎么着，可他却一个劲地“不不不，不要，

① 故意说这种没头没脑的双关语。

不必，不用，不买，”

勃：〔向阿〕阿尔伯特，您的那个“三号”也没推销掉。

阿：您说对了，先生，那是个口紧手也紧的人，话不会错说一句，钱也不会乱花一个的。

格：阿尔伯特，我看您也是想试试推销工作吧。

谢：是呀，我也张着耳朵哩，不过您那种方式不对头。

阿：那好，我问你，如果一位绅士说：“劳你驾给剃个光头”，您——？

格：我说那个家伙也实在讨厌，您和他说上一大堆，他就那么一句话：是，是，是的，是呀。

谢：顾客嘛，想开个玩笑什么的，还不容易？

格：唔，谢裴，我看您也未必就能让他买点什么去。

勃：莫非谢师傅还挺会招徕顾客么？

格：您问我们布莱德雷老板好啦。

布：他是我这儿最好的一个推销员呀。

勃：那您是怎样学会做买卖的呀，谢裴？

谢：这算什么，雕虫小技，老练一点而已。

勃：告诉我不行吗？哟，要等到世界末日再告诉我是吗？嗯，你们这儿的这个货那个货的，真是一派胡言，送给我我也不要。

〔谢背地给阿与布一个眼色，布下〕

谢：我知道，再过一百年也休想让您买我们的东西，你是个鉴赏家，我也不会浪费时间来让您买的。

勃：这样恭维我，真不敢当。

谢：您瞧，我们只能赚那些讲究仪表的人的钱，不妨这么说，在爱梳妆打扮这一点上，男人和女人不相上下。

格：要依我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谢：而您却没有那种爱虚荣的花花公子的气质，没错吧？

勃：对，您说对了。

谢：我知道没说错吧，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爱体面的人总是不想显得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还大的，对不对呀？

勃：怎么，我才四十出头呀！

谢：是吗，先生？您这太阳穴以上灰成这个样，看上去可不止这个岁数呐。

格：不，谢裴，我就喜欢太阳穴以上一片灰的人，那样，一个绅士才显得脱俗不凡哩。

谢：那叫脱俗不凡呀？我看也不见得。我倒是觉得那只会给一个人的年龄增加五岁哩，就拿勃尔敦先生来说吧，要不是这满头灰发，那是连三十五岁多一天都看不出的。

格：是呀，顶多三十五岁，谢裴。

勃：哈哈，我不会为了让你们开心而用上什么染发剂之类的，谢大师傅。

谢：我不会怪罪您。我从来没有劝哪位绅士染头发来着，染的头发总不那么自然。

格：我还觉得染了发的人那脸都怪难看哩。

谢：我的意思是说，您象三十五岁也好，象四十八岁也好，您是不在乎的。干吗要染头发呀，对吧？

勃：瞧您说的，难道我就愿意自己象个一只脚进了棺材的人哪？

谢：格小姐，您猜我想起一件什么东西来了？

格：想起那德国货了吧？

谢：话说清楚，先生，我决不是想要您买那个东西啃。

勃：连您都没有推销成功，那也算是个难差事了。

谢：我是卖英国货的，我又不是为外国人经销产品的。那个德国游人带着一些货到我们店子里来时，我个人也主张别买他的，可他老缠着我们老板，让他买点试试。您会大吃一惊的，没想到那东西真俏，瞧我们卖出去那么多了哩！

格：特别是那个价钱会吓您一跳的。

谢：加上税和这样那样的费用，每瓶得卖二十五先令呐！

勃：究竟是什么，不就是染发剂么？

谢：不，那可不是染发剂，它只是让头发长出本色来，作用慢一点，谁都看不出。我可以告诉您，您要是试一试，三个星期之内包您头上一根灰色头发都找不到了。

勃：您也知道我不会相信有这种事的。

谢：那我又干吗这么说呢？我知道您不会试试看的。您是那种不管自己看上去有多么老的绅士。试那个干吗？

勃：您是取笑我，是吧？

谢：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

勃：我看您是在花言巧语。

谢：就为了让您买一瓶那种货？我可从没有这样干过。好吧，先生，我告诉您一句行话：要想顾客买你的东西，就得时刻把眼睛盯着他，就象拳击家盯着对手一样。喏，我盯您来着吗？

勃：那我没注意。

谢：对，那天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想必您认识特利肯翰的那位侯爵吧，先生？

勃：不认识。

谢：他是我们的一位老主顾，他弟弟约翰勋爵也是我们的一位

主顾。这位侯爵一直是用我们的生发剂的。他那头发灰得太难看了，弄得他挺心烦的。有一天，一位绅士来理发，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上前说“你好，勋爵大人”，他一笑，说他不是勋爵，而是特利肯翰的侯爵。瞧，我把他当作他的弟弟了，他头上的灰头发一根也不见啦！

格：那阵子我瞅着谢裴脸上忍笑不住哩。

谢：可不，他们两兄弟差上一十五岁呐。

格：我说，简直是个奇迹。

勃：那种东西叫什么？

谢：阿尔伯特，去拿一瓶来给勃尔敦先生看一看吧。

勃：不必麻烦了，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呀？

谢：〔朝阿使一个眼色〕当作个稀奇事儿看看嘛。今天的赛马去押上一注了吗，先生？〔阿下〕

勃：没去。

谢：我也巴不得我没去才好哩。

勃：赌赛马呀，那是蠢人干的事。

格：谢裴可不这么想。你要是看见他老是一押就中，准会瞠目结舌哩。

谢：我每次下的都不超过一先令，我有妻室儿女要养活呀，可不敢冒这个险呀。不过我是喜欢赌一赌就是啦。

勃：如果您输少赢多，那您也算是走运啦。

谢：对，告诉您说我是个走运的人，这倒不假。

格：人们说生在富贵家还不如天生运气好哩。

勃：您买了爱尔兰大赛的入场券吗？

谢：有哇，那我可是非去不可的，每赛一场都少不了我就是啦。

勃：这种大赛您从没赢过吧？

谢：大赛我没赢过，但总有一天会赢的。

勃：昨天不是摇出了号子了吗？

谢：是呀，他们今天还要摇出安慰赛的中奖号码哩，说不定我也能得个奖什么的。

格：明儿个一早打开报纸，看见报上有您谢裴的名字，那该有多好啊！

谢：反正我不会吓一跳就是了。〔阿上〕

阿：佛特斯基上尉的电话，谢裴，问您明天上午十一点半有空不。

谢：有空，有空，给他预订个理发筹吧。

阿：行。〔下〕

格：谢裴，他今天上午来过的，偏偏您不在，他就来了。

谢：嗨，这可不能怪我呀。

格：他还唱埋怨歌来着。

谢：哼，不过是个上尉，却当自己是上校。

〔阿又上〕

阿：他还说，要是您他妈的再这样无礼失约，他就不饶你，十一点半您要是不在这儿等着，您就走着瞧吧。

谢：是不是上头突然委任他当什么司令了？

勃：那您今天上午怎么不在这里呢？我还以为您一十四年来没缺过一天勤哩。

谢：是没有缺过一天勤呀。除了夏天有半个月休假不算。今天上午我到兰贝思的警察局去了。

勃：哟，喝多了还是违反了交通管理？

谢：不是我。我中午只喝了半品脱①，晚上下了班也只喝半品脱，打湿了一下嘴唇。

格：有个案子要他出庭作证。

谢：一个小偷把一位医生的上衣从汽车里偷走时让我给看见了，就在我家下首的一家门外，在这节骨眼上我正好出门来。

勒：如今是汽车里不能放东西的，风气败坏得很唷。你把他送官啦？

谢：是啊，可后来又后悔不该了。他失业了，都两天没吃东西，谁也不会不可怜他的。

格：您的心太慈了，谢裴。什么失业？真想找点事干的人，总会找得到的。

谢：您要是知道我今天上午看到些什么，也不会这么说了。要我作证的案子一直等到快完了才叫我，我尽坐在那儿听着，怪别扭的。

勒：为什么呢？

谢：是这么回事。我离家以前美美地吃了一顿，本来心情挺好，能有一阵子不上班心想倒好，可那儿要问的案太多。

勒：有些案子挺有趣吧？

谢：唉，不知道您是不是管那叫有趣。有一个女人偷了人家一块牛排。她和三个小孩每周只有十八波②生活费。从外表上看，她倒也体体面面的。

勒：是呀，这世道有不少叫人伤神的事，谁也无能为力。

---

① 一品脱约合一斤左右.
② 一波为旧时一先令，十八波合0,7镑。

格：我也这么说，贫富从来有，往后更其多。

谢：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竟有许多人挨饿，真有意思。

格：我说，能有这一日三餐饱肚，一片屋顶安身，也就知足啦。少操那份空心得了。

谢：是呀，我也并不是悲天悯人。可是你瞧，事情出在家门口，非叫你出头露面不可。唉，那些人站在被告席上，他们比别人少长了鼻子耳朵还是怎么了？和你我一个样。我对自己说：要是他们也跟我一样赚钱糊口，一个也不会往那儿站的。

勒：您赚的多，是由于您有固定职业，又勤劳发狠嘛。

谢：是倒也是。不过要是他们有我这样的机遇，他们也不会弱于我的。

格：谢裴，您今儿个有些病态呀，您不舒服吧？

勒：哟，七点啦，您去喝上一杯，会好一些的。

谢：是得去喝上一杯。家里晚餐一般是有牛排和蔬菜的，不过今天倒不见得有哇。

格：但愿您跟那些邋遢鬼坐在一起没沾上他们的晦气唷。

谢：您要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就不会惦记着要干干净净的。一个谈不上营养的人只要保住灵魂不出窍就行啦。

格：您呀，尽唠叨一些鬼话，听你口气简直就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了。我总以为你是个保守党哩。

谢：好吧，随你怎么说。格小姐，哪一天我带您到警察局去，您自己去看、去听好啦。

格：我到那儿去干吗？我才不没事找事哩。依我说，眼不见，心不烦，咱们自己的事还管不了，还去管那份闲事！

勒：谢裴，事情就得这个态度唷。谁不知道世上的穷人太多，你顾得了那么多吗？你就得安于现状，就象流感和手气不好时打牌一样，逆来顺受得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没有哪个真的饿死了，找个地方吃上一顿，找个地方睡上一觉的这个那个协会什么的不有的是么？

格：我看呀，那些睡在泰晤士河堤栏杆下的人准是喜欢凉快才睡在那儿的。

勒：说说您的那位被告怎么样了吧。

谢：拘留一星期。先生。

勒：我敢打赌那家伙决不止干了这一次。一个人并不是由于饥寒起盗心的，他做贼只是因为他是贼。

格：要是他真的饿得慌了，去投监狱不是正好吗？

勒：一个人对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操多了心没好处。世上多少脑子比你好使的人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不能解决，也就不象是你能解决唷。

格：我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谢：我知道我是个无知的人，一想到是我把这个人抓去送官的，心里就不那么自在。

勒：您那样做是对的，社会就是要大家来保护，执法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一个人能理智地投身于维护公益，那才是件好事呐。

〔门帘动处，阿尔伯特上〕

阿：谢裴，您的电话。

谢：说我忙着，让他留下话来吧。

阿：是你老婆，说是有要紧事。

谢：管它是什么事，我老婆知道我在干活时是不接电话的。

〔阿下〕

勃：谢裴，我等等无所谓，您还是去接一下吧。

谢：不管它，你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先生，她们总是得寸进尺。

格：也许有什么急事，谢裴，打我来到这个店子还从未见您老婆打过这样的电话。

谢：不会真有什么事的。在家里，她只要说得对，我就唯命是从；到了店子里，我可是自己的主人了，什么都不听她的。

（阿又上）

阿：她说不能留话，要您自己去接。

谢：您告诉她说，哪怕就是英王从白金汉宫打电话来叫我去受领嘉德勋章，我正在给顾客修脸，我也不会去的。

（阿只好又下）

勃：谢裴，你们结婚多久了？

谢：二十三年了，先生，要是让我把那些国歌似的情话录下来呀，录上一天还录不完呐。

勃：（笑）唉，如果这是您老婆头一回在您上班时间打电话找您有事，我看您就去接一接也无妨，看她要什么嘛。

谢：您要是为人处世有了我这么久，就知道在结婚以后的生活中就是这开先例的事决不可做。

格：瞧您说的，谢裴，我真不知还有谁比米勒太太还好呀。

勃：米勒太太？她是谁呀？

谢：就是我那老伴呀，我本来叫米勒。

勃：是吗？怎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谢：人们管我叫谢裴，因为我是在肯特郡谢裴岛呱呱落地的。

格： 叫他说呀，这世上再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他们家乡啦。

谢： 是呀，我一休假就去那儿，明儿退休了就住到那儿去。

格： 我有一次公假日也去过，可我却并不怎么想再去。

谢： 有"英国花园"之称嘛。等我满载而归之日呀，我想要买下的一栋住宅我都去看过啦，有两亩地的园子，有海景可赏，正是我跟我老伴所向往的地方。

〔布莱德富、阿尔伯特和出纳詹姆斯小姐上〕

布： 把刀子放下吧，谢裴。

谢： 为什么，什么好事？

布： 赛马大会你得奖啦！

谢： 就这个呀，那也不能扔下活不干哪。

〔勃把住谢的手，让他放下刀子〕

勃： 得了得了，你会把我的喉管都划破的。

谢： 这么件小事哪能惊动我的手啊。您还是怕这个呀？就是炸弹落在圣詹姆士宫，杰明街上起大火，我还照常给一位绅士修脸。

勃： 我告诉您，我可不是个火烧到眉毛尖还要人家给他修脸的绅士。

布： 勃尔敦先生的脸我来修，把刀给我。

勃：〔捂住脸颊〕不，行啦，这样就行啦。

〔布拧毛巾替他擦脸〕

阿：〔向谢〕从都柏林打来电话找您，《每日回声》报还往您家里挂了个电话，找您哩。

布： 谢裴，可别把入场券给丢啦。

谢： 没丢，我带着哩〔取出券〕

格：　奖多少呀，布老板？

阿：　米勒太太没说，她只顾高兴去了，笑呀，叫呀，安慰赛大奖是一百镑吧？

勃：　啊呀，那也就不少啦！

谢：　还是我来修吧。

格：　你真是一点也不激动呀，谢裴。

谢：　告诉您一句老实话吧，我是那种本应得奖的人，我是生来运气好嘛。

格：　要是我的话，就会喜得满屋子打滚啦。

谢：　我怕我们老板不高兴哟，格小姐，阿尔伯特也会有看法的，那我就不象个结過婚的人了。

格：　谢裴，瞧你说话粗里粗气的，要知道，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

〔勃修完了脸，起身〕

勃：　不如打个电话问问《回声》报看究竟是多少钱。

布：　一百镑嘛。

勃：　还有个什么余额奖，问问，就不兴是那里面的一个奖呀？

谢：　那我可没想到过。

布：　那不可能。

阿：　还会公布一次的，这会儿可能揭晓啦。

布：　阿尔伯特，你去打个转，看看是不是。

阿：　行呀，老板〔阿下〕

勃：〔给谢小费〕喏，小费，祝你运气。

谢：　谢谢，先生。

勃：　不管奖的是多少钱，都不要乱花掉了。

谢：　不会的，我早盘算好了该怎么花。

格：　多少钱还不知道，你怎么个盘算？说不定只是个余额奖，几镑哩，〔收下勃的小费〕谢谢。

谢：　就是三万镑我也都安排妥贴了。

勃：　谢裴，为了向你表示祝贺，喏，我买一瓶你讲的那个德国货。

谢：　好呀，先生，是我给送去，还是您拿去？

勃：　告诉您，我并不相信这种东西，就听您的，试一试吧。

谢：　好的，先生，包您喜出望外。

勃：　那我带去好了。

谢：　布莱德雷老板，给勃尔敦先生拿一瓶“格富宁”吧。

布：　好的，我这就去给您配。你先付款吧，先生。

勃：　晚安。

众：　晚安。〔勃随出纳下，老板也随下〕

格：　您真是与众不同呀，谢裴。

谢：　我也知道自己与众不同。我想，咱们这儿谁也休想让勃尔敦先生买上一瓶生发剂的，您怎么说也枉然，无非是费点唇舌而已。

格：　哦，我看倒不见得。

谢：　不见得？我这样捉弄捉弄他是我的拿手戏哩。我故意让他说到世界末日他也不会买咱们这东西的。他又不是傻子，不会象那些没年纪的人一样，你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瞧，我说的话我自己信：“谢裴，你是个怪人，毫无疑问，你是有点古怪。”

格：　呀，你把我弄糊涂了，是因为您得了大奖，还是因为您卖掉一瓶生发剂，这么吹捧你自己呀？

谢：〔脱下工作服〕对，实说了吧，格小姐，眼见为实，不白纸

黑字亲眼见，我是不相信这个奖那个奖的。

格：　喏，阿尔伯特回来了。〔阿上〕

阿：　报纸还没来。

格：　嗨，真讨厌。〔布上〕

布：　我让出纳挂电话问《回声》报去了。〔看表〕七点正，阿尔伯特，关上百叶窗吧。

阿：　好的。

布：　谢裴，回去时一路上好点走哟。

格：　你老婆、女儿肯定要喜得发狂了。

〔门铃响，推门开门声〕

布：　喂，谁呀？

格：　又是那些每次你一下班他就来了的顾客。

布：　那没什么，阿尔伯特会对他说"对不起，关门啦"。〔阿上〕

阿：〔悄声地〕是《回声报》来的一个人，要见谢裴。

格：　什么，您说什么！？

布：　快要他进来吧。〔阿下〕

格：　天哪，我——〔取出粉扑扑粉、化妆〕

谢：　您这是干什么？

格：　记者来了，我总不能叫我们店子丢脸啊。

阿：〔在门廊处〕这边请，先生。

〔一个面色苍白的人挎着照相机随上〕

记者：〔向谢〕你是米勒先生吗？

谢：　是呀，那是我的名字，人们管我叫谢裴。

记者：祝贺你啦，〔握手〕

谢：　嗨，这算什么。

记者：报社让我来写篇访问记。

谢：　您来得还算及时，再过五分钟这儿就关门啦。

记者：您一定满心欢喜吧，我想。

谢：　不坏就是了。

记者：过去也得过什么奖吗？

谢：　没有。

记者：您总是买票看大赛是吗？

谢：　没塌过一场就是了。

记者：对啦，要是我说您这是头一次看大赛，您会无所谓吧，我的意思是这样写故事性强一些。

谢：　对，我不反对。

布：　您来时我们正在给报社挂电话哩。

记者：啊，什么事呀？

格：　我想这是个一百镑的奖吧？

记者：哟，这就是说您还不知道呀！这是安慰赛的一个大奖，八千五百镑。

谢：　是吗？这可是钱哪！

〔随记者进来的出纳不禁喜出了眼泪〕

布：　呃，詹姆斯小姐，你怎么啦？

詹：〔啜泣着〕真惭愧，我一高兴就止不住流泪，八千五百镑呀！我简直象害了大病一样。

格：　真要是病了，最好上卫生间去一会。

詹：　不，没啥，人一高兴有时就这样嘛。

谢：　她就是这个胃口，可怜的姑娘。

记者：您拿这钱计划怎样花呢？我想您也许还没来得及考虑吧？

谢：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我把看大赛的入场券买到手，心里就有个安排啦。喏，我住的房子还欠着点钱没付清，

谢裴岛上有一小块地方我早就想买；还有……

格：没想到您一下子就成了有产业的人啦，该管您叫地主了喽。

谢：还有我女儿结婚，这就该把婚礼办成一流的了吧，得有香槟酒和鱼子酱；我老婆也该有个佣人使唤使唤了，不能老让我这位老伴手不住脚不停地干活了。

阿：要我是你呀，就买一辆小奥斯汀[1]。

谢：也没说不买呀。有了一辆小奥斯汀，到乡下我那房地产去时也方便多啦。

记者：那您就可以不上班了喽？

谢：我？我这个人要是不上班，就不知干什么好啦。我是你们称之为“艺术家”那样的人，对吧，老板？

布：我也不说您不是，反正这又不是在法庭上作证，就算是吧。

谢：〔向记者〕不会的，伙计，万能的主赏给我的礼物，我是不会乱花掉的。

记者：拍张您干活时的照片，报纸一定感兴趣的，怎么样？可惜就是来迟了一点，没有顾客了。

格：让布莱德雷老板扮作顾客嘛。

布：行呀，给我一块罩巾，阿尔伯特。

阿：喏，给您，老板〔替他系好〕

布：谢裴，您穿上工作服。

谢：等等，是修，还是剪？

记者：修吧，我看那样逼真一些。

---

① 轻便的名牌小轿车。

布：　那我还得往脸上涂上肥皂沫呀。

格：　我也拿上工具就象在给你修指甲吧。

谢：　怎么，是拍你还是拍我？

格：　别一人占着两个毛坑呀，谢裴，我是想把照片拍得更好一点嘛。

谢：　你就象那些漂亮女人在在想抛头露面显示一下姿色，接着就是阿尔伯特也要来抢镜头啦。

记者：有她在也行，我想那样更好。

〔几个人都装腔作势起来，记者取好镜头〕

布：　谢裴，你这么站着人家只看见我两条腿。

谢：　得把我的头部照下来吧？

记者：您就站到老板的那边去吧。

谢：　那您就看不见我啦。

记者：行，看得见，那个位置好，让我看得见您在用剃刀嘛。

布：　不要太挨近我的脸了啃。

记者：对，把剃刀亮起一点。

〔谢挪动着手的位置〕

记者：对，好啦，别动。

布：〔斜乜着眼，见阿尔伯特也钻进了镜头〕您干吗，阿尔伯特？您退后一些。

谢：　您要把照片破坏掉啃。

阿：〔生气地〕哼，就象八辈子没照过相的，大惊小怪地。

记者：请瞧着这儿！喏，带点笑，又不是送葬，是他在大赛中得了奖呀，好，别动，谢谢。

〔几位都木着脸笑，照了以后，又各复原状，布抹去脸上的皂沫，起身，格收拾修甲工具〕

格： 明天能见报吗？

记者：应当见报。

格： 那才开心哩。

谢： 今天晚上，不，傍晚就能见报吧？名字什么的都会写上吧？

记者：对，你们就没见过报纸？喏，我这儿有一张，上面有报社地址。

谢： 让我看看，您知道我还从来没有让我的大名印出来过。说实在的，不见到它白纸黑字，总不放心。

记者：〔出示报纸〕给您，看看头版吧。〔谢看报〕

谢：〔煞有介事地念〕对，八千五百镑，谢裴岛上人，对，我约瑟·米勒就叫谢裴，家住罗塞雷，摩尔街章伯威十七号，妙呀，妙，谁想得到唷！〔忘乎所以地取下假发，露出一个全秃的头，搔着〕

记者：〔惊得一退〕您戴着假发呀！

谢：〔从幻想中清醒过来〕我？对，上班时就戴上。顾客们挺滑稽的，要是象我这么光秃秃的，向他们推销生发剂之类的东西他们就会说"准是这玩艺不管用吧"。

记者：乍一见您把它取下，真叫人吓一跳哩。

谢： 嘿嘿，您不会让这个也见报吧？

记者：〔笑〕想见报也可以嘛。

谢： 那可使不得，你我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不能倒公众的胃口呀。不过，公众嘛，逗一逗也没啥。

记者：〔开心地〕行呀，我不提这事，谢谢你们啦，晚安。

布： 晚安，先生，您要理发时尽管进来好了，谢师傅会亲自替你理的。

谢： 是呀，愿为先生效劳。

记者：可我敢说我一辈子也不会买您的生发剂的。

谢：那也不一定吧，先生。

记者：好吧，再见。

众：再见，先生。

〔阿送记者下，阿旋上〕

格：对，这就叫人走运，门板也挡不住呀。

谢：我也承认是这么回事。

詹：那您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呀？我可不行。

谢：我呀，这种事见得多了。我这一辈子老是走运哩。

布：那是怎么搞的呀？

谢：我说给您听吧，你可得信哟。当我年轻时，女孩子们就觉得我与众不同，你们知道我是怎样把她们搞到手的吗？。瞎吹一气，就和运气这东西一样，靠吹呗。

格：〔头一仰〕哼，谁吹牛也休想弄到我，谁要是想要把我弄到手，一要有个好工作，二要银行有存款。

詹：男人总是朝三暮四，这一点千真万确。

谢：詹姆斯小姐，这又是您胃口不佳啃。

布：得啦，我得走啦，象人家说的，Tempus fugit，时间都溜走啦。

谢：别走，老板，我到吉士酒家去买上两瓶香槟，大伙为我干一杯嘛。

格：谢裴，我喜欢的是那种开瓶带响的哩。

谢：我马上就来。〔匆下〕

格：想起来真有意思，简直就象是我得了奖。

布：说明你生性开朗、乐观嘛，小姐。

格：干我们这一行不开朗乐观行吗？那些绅士们成天唠叨些

无聊的东西，真难听。

阿： 我从不去管他们说些啥，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格： 你倒好说，绅士们希望一个修甲师聪明、手脚快些，他说笑话，你还得笑才行，不然就说你缺乏幽默感。

布： 这倒也是干这一行的本分喽。

格： 我知道是，我也不怪人家，有时人家也请吃饭，请看戏哩。

阿： 有时还在汽车里抱一抱，亲一亲，就不说啦。

詹： 阿尔伯特，你真庸俗。

格： 怎么啦？要是一个姑娘不让人家亲一下作为请吃饭请看戏的回敬，我说那她才蠢哩。她不知道适可而止呀？一个女人是知道让男人到什么程度住手的。

阿： 他们请您看戏总是坐前排吧？

格： 那要看情况，是个单身汉，当然拣前面的座位坐。要是个有妇之夫，那就坐楼座的多，那儿不大惹人注目。

布： 到这儿来的有不少是穿著入时的人，我们好好接待一下也是应该的。

格： 嗨，我又不是指责他们。他们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总是"嗯，嗯"应上一声。Noblesse oblige，懂我的意思吗？是君子就自会检点的。

〔谢提酒上，众全在，一位化了妆的女人同上，年纪已不轻，穿的也不怎么样，她是贝茜·勃格罗丝〕

谢： 喏，最好的，十四点九一瓶①。

阿： 嘀，这么贵当然是最好的啦。

---

① 十四先令九便士一瓶的酒。

布： 谢裴，这位女士是谁呀？

谢： 我的一个朋友呗。不，也算不上什么朋友，认识而已。我每天下了班，到吉士酒家去喝上一杯，她也每天去那儿喝上一杯。

布：〔向贝致意〕见到您很高兴。

贝： 我也高兴。

谢： 就这样我们谈过几次话。刚才我见到她，我说，今天没啤酒，小姐，跟我去一块喝一杯香槟吧。

贝： 《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这支歌你们会唱吧？

布： 您这不是来了吗？

贝： 我没要来，确实没要来。我对米勒先生说，人家会不欢迎我去的，我碍人家的事，可他说："去吧，我敢打赌，你几个月没尝到香槟了。"给他说中啦。

布： 对，欢迎您来，是谢裴请客。

阿： 让我来开瓶，谢裴，我比你会开些呀。

谢： 您听他说的。好吧，小心些唷。姑娘们，杯子呢？

詹： 我们来弄吧。

格： 维克多，卫生间里还有一只杯子。

〔维下，旋取杯上；詹姆斯满屋子转，张罗几样可以盛酒的东西〕

贝：〔向布〕你们这儿倒不错啊。

布： 只要比赛不断，酒就有得喝的。

贝： 哪儿都一样，我看啦，得有一条法律来禁止这个。

布： 来，您来看看，我们那个窗橱里呀，这个那个的，卖的东西不少哩。〔布与贝去门廊〕

阿： 你们老板又推销开啦。

格：　谢裴，你过来，我有话说。

谢：〔趋前〕什么事呀？

格：　您呀，她是个妓女。

谢：　这个呀，我知道。

格：　那您就不该把她往这儿带呀。

谢：　为什么？

格：　您对我和詹姆斯小姐也该尊重些呀。

谢：　瞧您，赶明儿您到妇女理发店去当个理发师修甲师呀，您以为女顾客们中会没有妓女么？您也太蠢啦。

格：　做生意，干活儿，我管那些干吗？我是说跟她们公开来往，那不行。

谢：　逢场作戏嘛，小姐，一个人也不会三天两头在大赛中赢上个八千九千的吧？就算领了我的情吧。

格：　得啦，我倒无所谓，不是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么？

〔阿开完瓶，布与贝上〕

阿：　喝的就来，谁先端杯谁先喝。

〔众围聚，端起满杯满杯的酒〕

布：　好，谢裴，为您的健康。要是我得不上奖，除了您也就再没第二人能得奖啦。

阿：　对，这正是我们大家想说的话。

谢：　真是太领大家的情啦，女士们，先生们，使我心中百感交集，来，我也为大家的健康干杯。

格：　我呀，得，也来一杯。

贝：　够风度，就这么回事。

格：〔不悦〕话说清楚，我可不是那天天贪杯的人。

贝：　哪里哪里，就是每天喝上一杯也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阿：　谢裴，这比我姐姐结婚时用的酒还贵吧？

谢：　可不，反正是拣最贵的买的呀。

布：　呃，谢裴，你莫非是拿着一大笔钱没处花了么？

谢：　哪能呢？我的头还稳稳当当长在肩头上哪。

布：　这我就放心了。得了，我也该回家啦，要不我那老婆以为我搞名堂去啦，您把店子关一下，好吗？

谢：　这事就交给我吧。

阿：　我也告辞了，我那年轻的太太等我去看电影哩。

〔阿、维二人去休息室脱工作服〕

格：　您走不走，詹姆斯？

詹：　走吧。

布：　大伙再见啦。

众：　再见，老板。〔布下〕

格：　詹姆斯，晚上还上哪儿去吗？

詹：　不上哪儿，我想把昨天买的那本«Crepe de Chine»①看一看。〔格、詹去休息室〕

贝：　我也走啦。

谢：　你干吗急，〔亮瓶〕还有哩，不喝完只好丢。

贝：　丢就别丢啦。〔坐下〕〔阿、维出〕

阿：　晚安。

谢：　晚安。

贝：　祝你和年轻的太太过得愉快。

阿：　算我的。〔阿、维下，詹、格出〕

谢：　怎么都急着要走呀？

---

① 原文意为双绉，一种轻质布料，此处疑为指关于中国衣料裁剪法的书。

格： 没时间啦，今晚是桥牌俱乐部活动日，不能让人家久等呀。

谢： 那就再见啦。

格： 晚安，谢裴，〔向贝欠欠身〕晚安。

贝： 晚安，小姐。〔詹、格下〕

谢： 我去把窗子关好。〔去门廊〕

〔贝茜意乱心烦起立又坐下，感慨丛生，苦脸愁眉，紧握拳头以自制，不禁热泪盈眶，取手帕拭泪，谢上〕

谢： 哟，干吗哭呀？

贝： 我没哭，只是这风泪眼流了几滴眼泪而已。

谢： 什么事不顺心吧？

贝： 没啥，这儿倒挺舒适的，你们这些人够朋友的，我一会儿就好啦。

谢： 喏，把酒喝完吧。

贝： 不，不敢贪杯哪，空腹喝酒不好的，借酒浇愁愁更愁呀，对吧？

谢： 啊，没吃点心呀？

贝： 连饭也没吃，我在减肥。

谢： 那是蠢人干的事。

贝： 没钱才那么干呀，我刚才手里只有十便士，往西头去公共汽车要三便士，打那儿回去还得三便士，您到酒家来时我准备用剩下的四便士要一杯啤酒。

谢： 那我替您省下那几个子儿啦。

贝： 要是不喝上杯啤酒，叫我在街头一上一下，东游西荡能行吗？

谢： 那您准是饿坏了。

贝：也没啥，早就习惯了。操心的是那个住处有三个星期没交房租了，要是今晚还接不到一个客，房东太太就会请——出——。

谢：呀，是这么回事！

贝：唔，是的，我还不算老，我的口头禅是“死字决不出口”。这几天天气干爽，倒还可以，天气一潮湿我就难受啦。

谢：我说，这种生活没什么乐趣吧？

贝：乐趣？喽，信不信由你，我是毫无乐趣可言喽。

谢：要是真给撵出来，您可怎么办？

贝：谁知道。红十字会收容所去呗。可那儿你得跟着唱赞美诗。人们说，要是不下雨，泰晤士河大堤倒是个栖身之所，万一想不通，河就在底下，跳也方便。

谢：您再没个家了吗？

贝：家有，没在伦敦，加上家里人以为我在外面混得不错，我哪好低三下四去求他们？

谢：我不会叫您伤心的，瞧，在吉士酒家时我总没提起过这些吧？您在我眼里同样是个应当受尊敬的人，听您说要在街上过夜，我倒是吃了一惊。

贝：您太好喽，我可以说很少遇到过这样好心的人呀，要是一年半以前这么说就好啦，我会以为您在追求什么人呐。

谢：第一次见面谈话，我就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说，这倒是个上层阶级的女人，我的意思是说您不是那种无知之辈，您说话聪明，狗呀、足球呀、政治呀，无所不谈。

贝：蠢倒不蠢，这我知道。

谢：您干这种事看来是有些奇怪，懂我的意思吗？

贝：实在是没办法才那么干的呀。我以前并不这样。在肯宁顿

我也有一栋好房子，也有那么三、四个男朋友经常来看我，都是些体面的商界人士，都有他们的妻子。有一个还是治安官员，上流人物。我一周有个七、八镑也就过得去了。那些男人由于信得过我，所以都还喜欢我。您是个结过婚的人，处境又算优越，您当然会小心翼翼喽，对吧？

谢：是呀，会是这样的。自从我跟我老婆结婚后，我可说是从不东张西望。

贝：这不怪你，可您也会看到男人们并不都是这样的。我体会到，大多数男人都想不时地眠花宿柳、找点乐趣的，他们总是不愿从自己的妻子那里得到满足。

谢：那您后来怎么样了呢？

贝：我倒楣，双肺发炎，不得不去疗养一个时期。等到我回来时，这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亏了债，家空业尽啦，另外一个也说他花不起这么多钱啦。我自信姿色未减，可是你瞧，长话短说吧，事情往往就是糟了就更糟，到头来我只得不顾什么面子了，到西头这鬼地方来混啦。

谢：对了，你一直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哩。

贝：贝茜·勒格罗丝。

谢：啊，法国名字。

贝：其实我不是法国人，因为那几个朋友说我象法国人，他们一问我名字就说贝茜·勒格罗丝，他们都开心啦。巴黎嘛，什么都是好的，女人也好，就那么回事。我住在肯宁顿时却管自己叫格劳瑟斯特太太，因为我初次到伦敦来找的职业就是在格劳瑟斯特家做事。那是一位

好太太，跟我认识的别的几个女人都不同，我总觉得欠着她一点什么哩。

谢：想给她说几句恭维话？

贝：〔起身〕不坐了。想着的是不得不重操旧业才付得起房租哩，不想干又怎么样，天哪，生活是多么惨哪！

谢：这是苦役呀，就是如此。

贝：什么苦役不苦役的，还不和家务事一样啊，看来还有些象赌博，要碰运气哩。

谢：对，这么想也有点好处。

贝：或受宠，或受气，到头来还得去干。

谢：瞧我，让您这样空肠饿肚去转悠，我过意得去吗？对您也没好处啊。来，这儿有五先令，拿去先好好吃上一顿吧。

贝：我可是不愿意拿这个钱的。〔可还是收下了〕

谢：为什么不？

贝：一个好人的钱不能拿呀。我是说，这可不象从我的客人手里拿钱一样唷。好吧，我尽快地还你得啦。除了房租有时拖欠拖欠，我总是有借有还，从来不欠人家一分钱的①。

谢：您猜我出个啥点子？你去吃上一份牛排和烧土豆吧。

贝：好，我去吃，米勒先生，这个主意好。

谢：我和您一块出去，我要让我那老婆放肆急一下，人们说她准会哭笑不得哩，我的老阿达。〔起身，以手覆额，醉意三分〕呀，我的头，好笑哟好笑。〔晃悠〕

---

① 原文为六便士，英制六便士为硬币中最小的，故译"一分钱"。

贝：怎么啦，米勒先生，快坐下，坐下呀。

谢：我这是怎么啦？

〔谢跌坐在椅中，又滑落在地上〕

贝：天哪，〔忙跪下去摇谢醒来〕米勒先生，谢斐，打起精神，别这样呀，我的天，他一定是昏过去了！谢斐，来，醒醒，亲爱的，亲爱的。

谢：〔渐醒〕我一口气给憋住啦。

贝：等等，我替你把衣领松松开，扣的太紧哪，男人就是这样搞的。

谢：我在什么地方呀？

贝：我的天，你把我吓坏啦，我还以为你死了哩，那我就是杀人嫌疑犯了。怎么样？啊？

谢：就象鱼儿一样偏偏倒哩。

贝：那您静静地躺上一会吧。

谢：刚才我昏过去了？我这一辈子还没这样搞过呀。

贝：要昏过去的好象是我哩。

谢：我们家谁也没发过这种病。

贝：是多喝了两杯香槟吧？

谢：不会吧？这是十四点九一瓶的那一种呀！您不是亲眼见我付的钱吗

贝：好酒您喝不惯唷。

谢：我好一些了，再坐一会儿。

贝：我来扶您。〔谢爬起身，贝扶他坐〕

谢：就是连来两次也不怕了，您不用担心，我自己能照看自己的。

贝：您这样怎么回得了家呀？

谢：搭从皮卡德利广场来的公共汽车。

贝：您上不了公共汽车的，叫辆出租汽车吧。

谢：我老婆会说我发疯哩，坐出租汽车。

贝：呀，您这个人，叫出租汽车嘛，您一个人去还不行，我送您去得啦。

谢：没关系，不要为了我耽误您的事了。

贝：没事，我那种买卖这个时候已经过了高峰期了。

谢：好吧，我倒也是有些不适感哩。

贝：对，越早回到家越好。您的帽子呢？

谢：喏，在那里面〔指休息室〕

〔贝入，旋取衣帽出〕

谢：您太好太好啦。

贝：我替您穿上，店子关好了？

谢：只要把门带关就行了。啊，灯。

贝：我会给关上的。

〔二人走至门口，谢倚在贝臂膀上〕

贝：感觉怎么样？

谢：好，好，心里亮堂、愉快。

贝：这就不错，我老是想，这世上哪有什么好多乐趣呀！

谢：但愿人人都快乐才好哩。

贝：嗨，办不到的，世上乐趣少，分配不过来嘛。

谢：〔指开关〕喏，开关在那儿。

贝：关哪一盏？都关上吗？

谢：对，都关上吧。

〔灯黑，二人下〕

——幕落

第二幕

布景：谢装家的起居室，陈设着多年以前用分期付款办法买的一套熏橡木家具；一台老式钢琴，琴键都老掉牙了；一张祖父时代的罩着褪色斜纹布椅布的大扶手椅；壁炉架上摆着些瓷器小玩艺；架子正中搁着一只涂了金粉银粉的鼻烟盒；窗帘是长绒布的；墙上挂着画幅、相框和一张放大的全家福，呆板而又拥挤。

时间：距前场一个星期的周末下午。

慕启：米勒太太坐在椅中（看不见人，只看见手）补袜子，女儿福罗蕾在桌上作法文练习。太太说话露出脸来时看出是个粗壮的中年妇女，容貌和善，衣著整洁，也还操心打扮。女儿倒也外表聪慧、美丽，穿一件流行的工装、人造丝袜子、全高跟鞋，短发烫得飞起来，是个惹人侧目的美人儿。她在城里当打字员，认为那儿应当知道的事她没有不知道的。

米：只怕又要弄晚饭了吧？

福：唉呀，妈，您唠叨个没完，没见我在做功课吗？

米：呀，星期六下午你一回来，家里的规矩都得变啦。

福：欧尼① 去当裁判去了，他们的队员在克里科渥德打球呐。

---

① 即恩勒斯特·谢纳，此处为昵称。

米：见鬼，在那办学校教书就连个星期六都没有了！

福：您算了吧，妈。

米：你呀，老是看书呀看书，眼睛有不坏的？

福：我又没看书，我在写，您可别告诉欧尼呀。

米：怎么能呢？我就跟月里老人一样，知道您都写些啥呀！

福：这是练习，法语练习，这可是秘密哨。

米：你学法语干吗？我看学了又不管用。

福：哼，爹得了一笔钱，欧尼和我决定到巴黎去度蜜月。

米：是吗？那还得看你爹和我怎么说哩。巴黎当然是新婚夫妇好去的地方喽。

福：〔咧嘴一笑〕您是说那儿是一对情侣好去的地方。

米：别酸里酸气了，福罗蕾，酸酸溜溜的事我可看不惯唷。

福：唉呀，妈，您也太古板啦。到巴黎去是受教育，您知道欧尼多么好学呀。

米：我知道他有学问，没学问能当上那办学校的校长？

福：喏，我想让他大吃一惊。一个人要是一句法语也不能说，到了那儿就象个泥塑木雕的啦。

米：〔自语〕奇迹总是不断地有哇。

福：我学外语还有点天赋，对吧？记得夏天在码头上遇到的那个吉普赛人吗？她说我有语言天才呐。

米：我倒没想到这个，把我逗乐了的是带你去看电影，你把鼻子紧紧地贴在商店的窗橱上，望着那些时装出神。如今你也念起欧尼的那些书、学起法语来了。

福：是啊，这自然是哇，总不能让欧尼认为我是一个大草包呀。

米：一个什么？

福：一个大草包。他说我脑子好使，我是没机会象他那样好好

提高一下。他说他就象空着的仓库等着装货物哩。

米：他真好。当然哪，一个年轻人能娶上这么个姑娘可幸福啦。他穿的衣她能替他缝，他吃的饭她会给他作，他给她多少钱就总不多花一个。我过去就是这样。

福：如今不同了，女孩子一样要受教育啦。教育就是一切，只有教育才能把这世界改造成它应该有的模样。

米：谁能干得了这个呀，你和欧尼？

福：我知道欧尼跟我结婚是屈就了，他虽没这么说，他会这么想的。爹不过是个理发师，而且自己又没个店子，给人家雇佣。

米：你爹可是比那些自己有店铺的人还赚得多哟，他这样什么担代也没有。

福：那些地位、身份什么的又不是钱。欧尼的父亲是市里的一名书记官，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体面人家，这可是欧尼的本钱呀。妈。要是你那时也有工作，你也不会跟爹结婚的吧？

米：这有什么？如果欧尼认为我能做出可口的馅饼，却不是个职业厨师，他就比我想象的还蠢了。

福：他从不计较吃什么，对他来说什么都好，他是没功夫考虑这些的。你真不了解欧尼的脑袋瓜子该有多么好使。

米：〔会心地一笑〕不了解也怕有之，我只知道你爱他甚过于你爱任何其它一个人就是了。

福：是呀，妈，真叫没法子，我是痴心爱着他的哩。

米：不怪你，女儿，一辈子就这一次嘛，爱情就是蠢。我说，他不坏呀，你就尽你的心爱他吧。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祝你们幸福、快乐，就象你爸和我一样，再没

什么可说的啦。

福：〔撒娇〕亲爱的好妈妈。

〔前门有人敲门〕

米：我猜是欧尼来了。

福：〔起身，就近窗口〕不。不是他，他敲门我听过一千次了，那比这威势得多，是个男的，坐小车来的。

米：去瞧瞧是谁。

福：呃〔下，米走至窗口望〕〔福旋上〕

福：妈，是布莱德雷老板，他找我爹，我说爹出去了，他挺吃惊的哩。

米：请他进来呀！〔福走到门边，开门〕

福：请进来吧，先生〔布上〕

布：我是布莱德雷，特来看看你丈夫怎么样了，太太。

米：坐吧，坐吧，先生。

布：坐坐也好。

米：他还没回哩。

布：看来他经常出去呀？

米：我叫医生来给他看病，医生说他应当卧床休息；我让他睡，他不听，好象坐一会都不行，整天在外面。

布：他上哪些地方呀？

米：谁知道？他自己也说不上哩。

布：他能到处跑，我看也就可以上班了吧？

米：他要上班，可医生不让，他自己也管不了自己。星期五，啊，不是昨天，是上周星期五，就是大赛开奖的那一天，他坐出租汽车回来的，说他昏倒在店里啦。

布：我知道，第二天他告诉我了。

米：我要他不要去上班，他要去，说陆军总司令约好了要来理发的。

布：〔噗哧一笑〕是的，佛特斯基上尉。谢裴这样称呼他，因为他俨然是个大司令呐。

米：我看他脸色难看，这不，接着就发病了，就象一块石头一样，我可吓坏啦，幸亏福罗蕾在身边。

布：是你的女儿吧？

福：是的。

布：〔向福〕见到你很高兴。

米：她打电话叫医生来，医生说不象是一般的昏厥，是心脏病发作。

布：幸好没有中风。

米：医生说谢裴血压很高，得了这大一笔奖金，一高兴就——

布：你一定很着急喽，怕他再发一次这样的病吧，说是发三次这种病一个人就完啦。

米：医生倒说无妨哩，他给他降了压，说还可以活个一、二十年。

布：医生也不一定啥都知道。

米：他下星期一上午就上班。

布：啊，是吗？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米：他呀，不让他上班，他会伤心死，他对他的职业感到光荣哩。

布：〔睬米一眼〕他昨天晚上给我写了封信。

米：是吗？他没告诉我。

布：可能是他自己送去的，没贴邮票。

福：我爹他说些什么？

布：呀，不知我应不应该把信的内容说出去，恐怕得先和他商量商量。

米：他快回了。他知道今晚要早点儿吃饭，福罗蕾和她的未婚夫要去看电影哩。

布：〔向福〕是呀，谢裴说你们就要举行婚礼了，喜期在什么时候，我问一声行吗？

福：〔文雅地〕七月，我那未婚夫是个教育工作者，得等到放暑假才行呀。

布：对啦，谢裴得知中了奖后，说头一件事就是这婚礼可要热热闹闹办才行哩。

福：我爱人的父亲是证券交易所的董事，我爱人说他没卷进里面去也许是失策哩，为了钱嘛，可我对他说，钱并非一切，你在学校工作岗位上，有假，又有什么不好？

米：〔向布〕就是寒暑假①，可要不是你爹中了大奖，不知道你们这婚哪一天才能结哩。在那办学校挣那么点钱真不象话。

布：是个寄宿学校吧？

福：是嘛，一个专业人员，哪能象买卖人那样赚很多的钱呀！

米：一个人要养活妻子、两三个孩子，谈何容易？要是还想日子过得好点，那就更难啦。

〔门咚、咚、咚地敲响了〕

福：这回是他。〔快步下〕

布：谢裴一下子得这么多奖金真走运呀，太太。

米：我懂。福罗蕾就盼着结婚啦。她是在城里打字的，她自己

---

① 原文用holidays的简化体hols，怕他听不懂，所以解释了一下。

并没太操心这件事。

布：这和您那时可就不一样喽。

米：巴不得如此。她一结婚，就得雇个姑娘帮帮我啦。你知道，我也怪，就是不大喜欢洗呀涮的，上帝知道我干这个也实在干够了。你要是来看看我们家的事，雇个姑娘帮我一把，让我喘口气儿，谁也没说的。

〔福与恩上，恩是个很年轻的斯文人，廿二、三岁，一表堂堂，曲鬈的发，炯炯的眼，有着电影明星的风度。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褐色花呢上衣，但显得随便、宽松，还有些破旧，似乎并不在意穿著之类的事〕

恩：您好，米勒太太。

米：进来吧，欧尼，这位是布莱德雷先生，爸爸的老板。

恩：〔热情地握手〕很高兴见到您。

布：我也一样，听说你们订婚了，表示祝贺。

恩：哦，都订婚两年啦，这就要当她的新郎啦。

布：赏个请帖，我一定送结婚礼品来的。

米：当然得请您呀，布莱德雷先生，您能来赏光，那就增色不少哇。

布：她爹在我店子里干了十五年活了，我是把他当朋友看待的，真是这样呀，没见我们都管他叫谢裴呀？

恩：是的，我知道，我也管他叫谢裴，好象这么叫好。

米：我那就更是叫顺口啦。

布：他跟顾客特别合得来，许多人从来不要别人理发，光要他，要是他忙，人家就等，或是改日再来。

米：呀，布莱德雷先生，我都忘了问你喝杯茶不。

布：不，不，不打扰你啦。

米：这有什么打扰的，我正要到厨房去作晚饭哩。

福：您要是愿意让我妈高兴高兴，就说要她带您到咱们家厨房里去看看，那她就光彩啦。

米：是呀，谢裴在我生日那天给我买了一个鹰牌炉子，您相信不，那真是大不相同呐。

布：知道，他在店子里说过的，我倒是想看看，看了我就相信了。要是他说的是实，回头我也去买一个。

米：好，我领您去看看。

布：〔向福〕对不起，我进去一会儿，小姐。

〔米、布下，福转身向恩，脉脉含情〕

恩：你真是神经病，让人家去看那玩艺儿。

福：我发现他是那种对小玩艺儿感兴趣的人。

恩：你真有一双会看人的慧眼。

〔恩走上前，傍过脸去，福也就过来，傍过脸，两人一亲，他搂住她吻个够，她脱开身，一声长叹〕

福：唉，这真有意思。

恩：对我好象也没什么害处。

福：那场球你们赢了吗？

恩：你猜呢？有我当裁判，我还给另一位当裁判的打了招呼。我当然不想我的学生被克里科渥德的小伙子们打败呀。

福：你总是护着你的学生那个队的，对吧？

恩：对，我喜欢他们，我不否认，他们也喜欢我，他们都在攒钱，每天每人攒一便士，要给我送一件结婚礼品哩。

福：孩子们太好了。

恩：他们都是自愿的。可要是哪一个孩子没筹上这笔钱，我也

决不会给小鞋穿的。教书是崇高的职业，抓住那一颗颗年轻的心加以诱导。当孩子们这样望着你时，我想，这一定是令人激动的哩。

福：要是他们连望也不望你一下，我定会大吃一惊的。

恩：也有可能，但他们的那一眼是意味着责任呀。他们都是未来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公民就决定于我了。我今天想些什么，康伯威尔这个地方的人明天就会想些什么。

福：这就是责任所在，我懂了。

恩：亲我一下吧。

〔二人再次吻个没完〕

福：欧尼，我是这样的爱你呀！

恩：这一点我没什么说的。

福：希望你象我爱你一样爱我。

恩：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你，没有人再超过我了吧？可你别忘记了男人的爱和男人的生命是两码事，而对于女人来说，爱就是生命。

福：你也太炫耀你们男人啦！

恩：喏，你不希望我这样么？

福：对，我不会扯你的后腿的。我知道你是要一往直前的。

恩：我认为处在我这种有利的地位不一往直前是没有理由的。你又有了一笔钱了，这就大不相同了。你想想，为什么我就不能跻身于国会呢？

福：呀，欧尼，那敢情太好啦。

恩：一辈子又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老一辈的完了，如今是青年人的时代了。世界乱糟糟的啦，谁来收拾一下呢？青年人。象你我这样的人该得忙起来啦，如果我们不

愿意社会文明在我们的脚下被践踏的话。人民需要领袖呀！

福：你真的想当个领袖人物吗，欧尼？

恩：那倒也不，不过历史上却不乏其人啃，庇特当年出任首相不就二十四岁么？要你住到唐宁街① 去，你有意见吗？那儿可舒服啦。

福：〔向往地〕欧尼。

恩：为什么不呀，你瞧斯诺顿和兰姆赛·麦克唐纳② 吧，他们能，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头脑，加上你的美色，我们什么事都干得了。

福：用逆光给你拍下一张照片倒也还看得。

恩：男子汉容貌如何无所谓，要紧的是人品，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到巴黎去度蜜月的理由之一，得去提高一下人品呀。

福：我刚才还和妈说来着，她不太同意这个想法。我想爸爸会给个百八十镑的，要是想去也就差不离啦。

恩：够了够了，到瑞士去都够了。

福：啊，欧尼，我真想登一登勃朗峰哩。

恩：我会记住的。八月到瑞士去对于一个当校长的人来说倒是得其所哉，会遇到不少我的同事的。

福：再说还有那迷人的卢塞恩③ 哩。

恩：呀，你就那么百把镑，想搞这么多事情，多了一点哪。

福：又傻啦，怎么说我的钱，是咱俩的呀。

---

① 英国政府所在地。

② 菲力普·斯诺顿（1864—1937），英国子爵，詹姆斯·兰姆赛·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首相，劳工领袖。

③ 瑞士的一个美丽城市。

恩：是呀，这是投资，不是单纯地去游乐一番，是去丰富我们的头脑。在英国，除了英国还能知道些什么呢？

福：对，对。

恩：得训练训练我们自己，那样，机会一到，我们就能抓住它。我们活着不光是为了我们自身，而且是为了别人。一个能干一辈子的事业，这就是我们追求的。

福：好，欧尼，我愿意尽力而为就是啦。

恩：我知道你会努力的，就这样窝囊一辈子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一旦出人头地，你想我是多么激动啊！你管我叫欧尼，我管你叫福罗蕾就都显得有些傻气啦，我看不能让这么着叫惯了，将来想改口都改不了啦。

福：你这是什么意思，欧尼？

恩：喏，我觉得应该管你叫佛罗伦斯，你呢？管我叫恩勒斯特。①

福：这可是叫人好笑哩。

恩：呀，试试嘛，听我的吧。怎么能管一个总理阁下叫欧尼呢？人们一听也尊敬不起来呀。

福：好吧，试试，我没意见，可要等到蜜月以后哨，蜜月当中，我就要你是我的欧尼。

恩：这倒是随你的便喽。

福：啊，生活真是太美啦。

恩：当然美嘛，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什么事情都看得悲观失望有什么好处？我明白这个世界并不十全十美，可那样一想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啦，我相信生活，也相信我自

---

① 意指这种正规称呼庄重一些。

已，你也应当这样。

福：我相信，吻我呀。

〔恩待吻她，布上〕

布：福罗蕾小姐，你妈叫你去一下。

福：是吗？好吧。〔福下〕

布：对啦，你得向我说声谢谢了吧？

恩：为什么？

布：我看出你是想找机会单独跟你那位小姐在一起，我是过来人了，你懂吗？

恩：是呀，您是老练呀。

布：干我们这行没有点鬼聪明不行。一个理发员不会察言观色就等于一只金丝雀不会唱歌一样。好吧，来，我们谈谈吧。

恩：啊，好的。

布：我常说我看人的眼力不差，我头一回看到你就对我自己说这小伙子精明能干。

恩：哈哈，我知道五粒豆子是多少就是啦，你是这个意思吗？

布：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来，你猜不着的。喏，谢裴得到这么一笔钱了，他老是给别人当个台柱子可不应该呀，〔激情地〕我来是想叫他跟我合伙开这个店子。

恩：您不会是这个意思吧？

布：怎么不是？告诉你，这可是个好买卖。店子里的账目一清二楚，谁要查看都行。他投了资，我可以给百分之十的息，另外再分红。

恩：看来这倒是挺不错的。

布：希望他一口答应下来。可他这个人有些滑稽，他可能不大

想肩头上搁上副担子，你从中作点工作吧。

恩：当然可以，我想人家不会说我势力眼的。一个人的岳丈是个理发师还是杰明大街一家大理发厅的经理，这是截然不同的呀。

布：对，世上最大的区别也莫过于此了。那就这样定下来啦。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哩。

恩：您说吧。

布：谢裴昨晚到西头去过，他在我家留了封信。那儿对门有个吉士酒家，他经常在那里吃午饭的。

恩：我知道，一块肉，一份蔬菜，半品脱苦味酒，他的生活每天如是。

布：每天收了店以后，他再到那儿喝上半品脱，他就是一个一成不变地按习惯方式过日子的人。听说他昨晚又去啦。

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布：没什么，不过他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妓女。大赛开奖的那天晚上，他带那女人到我那儿想喝一杯。这样吧，长话短说，昨天晚上他又跟那女人一起走啦。

恩：你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

布：这自然不是我生意上的事，我只是说，如果他跟我搭档经营店子，他就不能这样跟那种女人混啦。如果这只是由于他手里有了几个钱就这样行为越轨，那才叫可怜呐。

恩：您吓了我一跳，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

布：你知道这种女人是些什么货色。

恩：他还这样死心塌地呐。

布：是呀，不过我说呀，我也不责怪他，只是说这事不怎么体

面喽。

恩：关于这件事，您想叫我怎么着吧？

布：我想呀，你要是给你的她启发启发，她再给她妈去启发启发，把一只眼睛照看着她爹一点，一个女人的影响是能解决许多问题的。根据我的经验，要是一个人的妻子一旦对他有所怀疑，那他就得特别小心才能瞒过这个妻子的。

〔谢裴上，满脸红光，两眼闪亮，但与上一场中的他并无两样，只是没上班，所以假发没戴上〕

谢：晚上好，诸位。

布：是您呀！

谢：米勒太太告诉我您在这儿，先生，让您久等啦，对不起。

布：没关系，您气色真好啊。

谢：我是好呀，医生说我好得真有些不一般。

恩：您最好别让医生知道您又跑出去啦，他可是要您待在家里静静地躺着呐。

布：喏，小伙子，要是你没意见，我这会儿想跟谢裴谈谈。

恩：好，我走开，再见。〔下〕

布：谢裴，我见到您的信并不感到奇怪。

谢：坐吧，坐下来谈吧。

布：不，您不必介意，我站一站好，您坐吧。

谢：我可是要坐喽，太累啦，今天干活也够多的啦。

布：您说您打算不干啦，我倒是听了一怔。这可是您我在一起干了十五年以后说这种话的呀。我倒是想到您应该走的。我当时对自己说，谢裴成大阔佬啦，不会给人帮工啦，人生性就是如此嘛。

谢：先生，跟您在一起干我倒是乐而为之的。您是个好老板，

我知道，我应该干得让您满意。

布：您是我店里最好的师傅，我不怕别人听见我这么说，应酬

顾客谁也不如您。顾客都喜欢您。您还有点儿幽默哩。

谢：也许是吧，有时候我说的一些话我自己也忍不住笑哩。

布：就是给您加薪也不解决问题，啊？

谢：我写信想辞掉这个活并不是要晋级加薪呀，我是知足常乐

的。

布：这样旁敲侧击也不好，我的信条是"正大光明"。说句实话，

谢裴，我摊牌吧。

谢：俗话说："再好的朋友也要分手。"

布：我知道您要的是什么，我打算给您嘛。

谢：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布：唉，说出来吧，我不是昨天才生，瞧，您不必管我叫什么

"先生先生"的啦，从现在起，您叫我"金姆"好啦。

我一看到您的信就知道是什么把戏，喏，我同意了。

谢：我说过了不知道您这是说些啥。

布：唉，您心里明白，我都同意，我让您合伙，当然还得具体

协商协商。招牌嘛，就用老的，公众已经叫惯了，它也

还值几个钱的，对吧？

谢：您是说让我在布莱德雷理发店入上一伙呀？

布：是呀，是这个意思。

〔谢愣他一眼，犹豫了一下，用低哑刺耳的声音说〕

谢：哼，"退到我后边去吧，魔鬼。"①

① 这是圣经语言，宜用耶稣斥责撒旦时凛然不可侵犯的语气。

布：〔一惊〕谢裴，这是怎么啦？

谢：您要知道，除了在布莱德雷理发店入上一伙之外，我真是别无他求，这也是我一生中的梦想了，没有哪一晚我关上店子时不自言自语说我一定要成为金姆·布莱德雷的合伙人。

布：喏，您今天如愿以偿啦。

谢：不，不能哪，现在已经太迟啦，我已另有高就喽。①

布：您跟别的理发店合伙啦！？您可不应该这样愚弄我呀，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十五年啦！瞧，谢裴，我说说我的想法吧：我要把您的名字和我的放在一起，那就是"布、米合营"啦，您看怎么样？您看到窗子上的字时该有多美啊！

谢：不是那回事，布莱德雷先生，我不理发啦。

布：怎么，您想走邪门歪道啦？

谢：〔笑〕但愿不是，这年岁也不是走邪门歪道的时候啦。

布：俗话说："没有哪个傻瓜象老糊涂那样傻"哩。您有了钱了，是吧？可这也还是好景不长的唷，酒呀，女人呀，唱歌跳舞，不要多久那点钱就全完啦。

谢：我拿去投资。

布：还有比我对您说的更可靠的投资呀？

谢：这只是一个看法问题。

布：一个剃头的能这样也就算实在了喽。我说您那是白费。您究竟指望您这点钱怎么着吧？

谢：藏到天堂去。

---

① 原文为"另有一条鱼要煎"。

布：嗐，伙计，您是不是有了什么冒险的想法？您也跟您老婆商量一下嘛，她可是个有头脑的女人。我知道我这个安排对您太突然，行与不行，您先别开口，想想好啦。

谢：谢谢，可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布：不，我的经验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在没有听到他妻子怎么说以前是不会真正打定什么主意的。好吧，我走了，您下星期还会上班的，是吧？

谢：对，我还没有正式辞职哩。

布：我给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请代我向米勒太太说声再见。

谢：好的，我送您出门。

布：不用，我不会迷路的。

谢：O.K.再见，先生，谢谢您上这儿来。

〔布下，谢朝街外瞅着。米、福及恩出〕

恩：我们听见他走了。

谢：车子真漂亮。我说呀，老板有这样一辆车挺神气哩。

福：爹，您不也可以有一辆了么？

米：他爹，欧尼已经告诉我们了。

谢：告诉你们什么了？

福：呀，爹，别保密啦。

米：亲爱的，真叫人高兴，我知道你再没有比这个更称心如意的啦，真高兴得哭。

谢：你们这都是在胡诌些什么？

恩：是这么回事，爸，布莱德雷暗示我说，他想叫您跟他合伙干。

谢：嗬，是这件事呀！

福：别假装镇定啦，爹，您就不欣喜若狂呀？

米：待到上杰明大街看见理发店招牌上布莱德雷几个字旁边写上您的大名了，那才是大喜之日呐。

福：嚯，嚯，亲爱的。

米：再说，家里有了地位了，我也该有个姑娘帮我搞搞家务了吧。

福：用不着请什么姑娘，请个普杂工一个星期来擦洗两次就行啦。

米：〔得意地〕我死以前也真的当当太太啦，哈哈。

恩：为什么不呢？

谢：〔默然〕我说说为什么不吧，我已经谢绝老板这个好心了。

福：爹。

米：干吗谢绝人家，你心里是想自己当老板？

谢：是呀。

恩：您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人家吧？

谢：拒绝啦。

恩：他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他说还得具体协商协商嘛。

米：谢裴，你是怕肩上担子挑重了吧？

谢：那怕什么？

恩：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福：爹，肯定说，到了您能使唤人家的时候，您也不会老让人家使唤您吧？

谢：我昨晚写了辞职信，还干一个星期，然后就不去啦。

米：您是说什么工作都不干啦？他爹，一个人什么都不干会好过吗？

恩：如今吃利息吃不上三厘五①啦，还要交所得税，七折八扣，

都是您没想到的，想叫收支平衡还得勒紧裤带唷。

福：加上我和欧尼要结婚，也指望您能助我们一臂之力哩。

谢：三厘五的息我不会去拿的，投资如果只得这么一点东西，

我可不干。

恩：那您想怎么样？

谢：嗨，你知道我近来老犯愁。那一天，要我到法院出庭作证！

望着那些被告，不也和你我一样么？你在街上见到那

些人，也会认为他们和别人毫无二致，那么是什么使

他们站在被告席上了呢？四个当中有三个是如此——

没、吃、的，真把我给吓了一跳。

恩：那要怪政府。

米：别这么说，欧尼。

谢：那天晚上我在西头还遇到一个女人，她居然一天一晚没吃

上一点东西啦。

恩：是喽，时代不景气。

谢：如今我有了一笔钱，我可以过得好一点，但我并不真正需

要它，我是说和那些桌子上没吃的，炉子里没烧的人

家比。

恩：倒也是，不过他们没中奖，您中了哇，命运的游戏嘛，您

不是生来运气好吗？我听您说了不下十次啦。

谢：这我知道，最运气好的是我如今得到了一个好机会。

米：您的意思是——？

谢：喏，我想不出这钱归我所有有何道理。

---

① 千分之三点五的月息。

福：那就给欧尼和我吧，我们有钱才好哩。

谢：〔笑〕你们也不会要的。

恩：那您拿着它怎么办呢？

谢：欧尼，读过《福音书》① 吗？

恩：当然读过呐，福音书里有些地方真好，文体挺不错，可您也休想如今再照那样写出点什么来。

谢：我上星期卧床，不能上班，倒是读了不少，不过我不象您受过许多教育，我是读其中的故事。

恩：对，那些故事真不错，谁也不否认。

谢：我读到一个地方，有些云遮雾障啦，就象那一段是为我写的哩。

恩：那是哪一段？

谢：〔背〕"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②

恩：〔接背〕"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哩。"两千年来财主们一直在寻思这个哩。

谢：它就象一个公正无私的裁判，我看出了摆在我面前的出路，我准备将这笔钱散给那些比我更急需的人。

〔犹似五雷轰顶，众人大哗〕

米：谢斐，你这是什么意思？

恩：您这是着了迷啦，您不能这样做呀。

福：听妈对这件事怎么说吧。

米：他爹，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谢：不，我就是这个意思。

---

① 新约圣经的第一至第四篇均为"福音"。

② 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十章。

恩：荒唐。

福：那是犯罪，我要这么说。

恩：到头来，八千五百镑又怎么样？大海的一滴而已，您可以把它扔进下水道，看它鼓几个泡泡。

米：唉，谢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呀，西头住那么多的有钱人，他们这样做一做才是道理嘛。

谢：他们什么也不会做的，他们想做，可他们觉着手里的钱还不够呐。

恩：这可是头一回听说哩。

谢：我这不就告诉你了吗？我们在布莱德雷理发店经常有些一流人物来理发，有些还是这个国家的头等重要人物哩。那一天，有一位大人物来理发，他说要是情况不好转，他就要把游艇和赛马厩这两样东西中的随便一样卖掉。

恩：他卖掉十个赛马厩又算得了什么呢？

谢：不，他那个赛马厩也不是为了他个人，他跟我说过多次，他是为了我们国家才保有赛马厩的。

恩：这你也相信吗？

谢：嗨，他是位绅士，干吗要跟我说谎呀？你难道不相信一匹马跑上一两圈要花他多少钱？上星期有一天我给米勒斯敦勋爵修脸，他对我说："谢裴，你不会相信生活开支有多费：我女儿初次进入社交界那阵子，我得有所表示呀。七百人，每人一瓶十八先令的香槟酒；我儿子要联络一批选民，每年得花掉我一千五百镑。唉，谢裴，还告诉你一件我不给外人讲的事吧，在我老两

口银婚之日①，我不得不花一两千镑去买一副钻石项练给我老婆。我说呀，谢裴，要是情况这样不能有所好转，我他妈的脸也不修啦，自己修一修拉倒。你瞧，有钱人自己的各项开销尚且顾不过来，哪有钱——我知道这都是实情，再说，他们也不知道穷人穷到个什么样子。

恩：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嘛，对吧？报纸总可以读吧？

谢：是呀，他们也读的，读的是法庭新闻和社交消息，离婚案啦、运动天才啦，他们可读的不少啦。他们可不想读那些倒胃口的东西。你也不能责怪他们，穷帮穷才是本分呐。

恩：穷人倒是互相帮助的。谁都知道穷人心地善良，写小说的人笔下的穷人也都如此，说来说去，施舍先及亲友呀。

谢：是嘛，那些亲朋戚友应当优先加以考虑。

恩：在丹麦，也有不少腐败的事情，我不否认，可那与个人有什么相干。那个是严重的问题，但那是公众社会的一个问题，社会也在着手解决。我没有说慈善事业不要加以组织，那种单纯凭个人感情搞的捐助、施舍有时害多益少。这一点我是看准了的，这是一再证明了的。在英国，没有哪个慈善机关会不告诉您：在大街之上给乞丐一个便士是犯罪行为。

谢：你也许是对的，但是，假定你看见一个独腿老人于严寒之中在街头卖火柴，你不掏枚铜币给他，有人性吗？

恩：是的，一个人不能那样穷施舍，那只是促使他们去乞讨。

---

① 欧美以结婚二十五周年为银婚，五十周年为金婚。

一个人要看得远些、广些。生活的原则简单极了，就和ＡＢＣ一样，上升的上升，下降的下降，一个人连口也糊不上，那就是他没有用，对人对己都没有用，应当被淘汰，这就是物竞天择。如果您纵容这些不合格的人，您只是为我们这些人添麻烦罢了。

谢：我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我头上长着两只眼睛，什么合格不合格，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善与恶也大致相似。我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也在乎钱币一转之间①。你记得那个圣经故事吧：种子有撒在石板上的，也有撒在沃土里的。

恩：谢裴，您可把这话搞错啦，种子本身无能为力，它们自己也不会适应环境。这就是为生命而竞争，适者生存，正好说明我是对的。

谢：我理解就不同了。我想，要是给它浇上点水，遮遮荫，种子也许就发芽生长了。瞧，那些慈善机构并不坏，可就是陷在繁琐的办事程序和文牍主义中啦。他们没想到，不少人由于自尊心而不愿提出申请救济，有的连这样想都不曾想过。当然，也有不少是白痴、傻子，也是无庸置疑的。

恩：那么，这些人又怎么办呢？

谢：告诉你，我能睁开眼睛去找，跟他们谈谈心，这儿施半个克朗，那儿舍五个波布②，作为个人的捐助，给那没煤烧的人家送一袋煤，给那光着脚丫子的孩子买一双鞋。

恩：那你就等着会有一大群无赖、酒鬼，跟在你后头哼，一转

① 钱币立着用手指一抡，遇便有一边朝上。

② 旧制英币，一克朗为五先令，一波布为一先令。

眼，你给的那半个克朗、五个波布呀，哪儿去了？酒——馆——

谢：是呀，有些事搞错也是有的，那没什么关系嘛。再说，一个人穷极无聊时，说不定拿着那半个克朗不去买碗饭吃吃，弄个床位睡睡，而是一顿啤酒喝了。是他所向往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呀？

恩：那您究竟又得到了什么好处？

谢：这个我哪知道？图个良心安静嘛，想进天国嘛，是吧？

恩：结果呢？不出一两年，钱没啦，事情还不又一样了么？

谢：这谁也说不上，也说不定会有人来接着这样做下去的。只要人家领会我的用心，我可以作出个样子，人家再照此办理就行啦。

恩：您认为一个理发师傅能带得了这个头？

谢：这又有什么不能的呢？耶稣不也就是个木匠么？①

福：呀，爹，您跟耶稣比，真叫人笑话，亵渎神明会遭天雷轰哟。

恩：〔绷着脸〕是的，钱又不是我的，您怎么花反正不是我的事。如果您想征求征求我的意见，就先不要急着这么作。

谢：我经常征求那些比我年纪轻的人的意见。

恩：那我和福罗蕾结婚的事怎么办吧？我们可以等，可是您得了大奖后，我们便想把婚结了也好。我跟我们单位已经讲了，万事齐备啦。

谢：要结婚这没啥说的，我跟你妈结婚时用多少钱，你们也用多少钱。

---

① 耶稣的父亲约瑟是木匠。

福：呀，那可是两回事唷，欧尼要保住一个较好的地位，这您那个时候用不着吧，我们租的那一层房间还得要您给钱呐。

谢：你们住在这儿好啦。

福：那怎么行！不，我结婚要有自己的住房，妈，您说说，您不会让爹把我们家的钱那样打水漂漂儿玩掉吧？

米：我呀，搞得连倒顺都分不清啦。

恩：〔生气地〕得啦，这就是一个人想要爱世人，却让自己家里的人挨饿。

福：您就别怪我唷。

谢：我知道这事让你们大失所望了。

恩：谢裴，您本不该说出这样一些闻所未闻的荒唐事的。您要是高兴，说圣经是一部美丽的小说也可以嘛。哪个受过教育的人又把福音书看成是实在的事呀？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有耶稣这个人哩。

谢：什么，我没想到竟有这种事！

恩：喏，我刚才问您自己究竟能得到些什么，您说，进入天国？

谢：对，我是说过，不过有时我想天国就在我心中嘛。

福：爹，您真傻。

谢：〔笑〕我是想象耶稣那样活着。

福：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听见别人说过要象耶稣那样生活吗？一派亵渎之词。

恩：您还要记住，谁都知道这四福音书是一些无知之人写的，或者说是一些凡夫俗子凑合着写的，所写的人也就是您在周末晚上在渥尔渥斯能看到的那些无知之辈。

谢：正因如此我才感到亲切，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没有知识的

粗人嘛。

恩：可您没有注意，这些东西还得靠人来解释。为什么要有神学教授和神学博士呢？他们何曾按耶稣说这些话时的原意来加以解释唷。

谢：当然喽，可能您说的也有道理，但我却看不出耶稣的原意不是这样呀。

恩：这是合乎情理的嘛，那“十诫”①什么的，对那帮子农民还是起些作用的，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就不适用啦，那是行不通的。

谢：这些我不太懂，我也说不上有谁真想将圣经上的话都付诸实行。

福：对啦，这就证明它们是行不通的，爹。如果是教士牧师之类的人，还兴许身体力行其中的一二哩。

谢：说不定他们也并不信这些东西。

福：他们为什么也不信，这我说不上，不过我信，我信的和您信的不是一回事。

恩：她这是瞎猜。

福：怎么？相信它才会据以行事嘛。爹，当您相信某一匹马决不会跑输时，与您相信自己冒雨出门会打湿一身是不一样的。

恩：〔向谢〕哦，我算是明白您的意思啦，您是说这是理想。可您别忘了，理想只不过是朝着某一个目标而已，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就不成其为理想啦。

谢：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理想，而只是本能和常识。

---

① 旧约摩西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时，上帝在西乃山为民订立“十诫”。

恩：这种胡说还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听到。

谢：您说的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不清楚。

福：爹，欧尼是个知识分子，可您呢，嗯？

〔敲门声〕

米：福罗蕾，去看看是谁，谁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呀？

〔福趋近窗口〕

福：妈，是个女人，穿着绸衣，可一双鞋太不象样了。

谢：我知道是谁来了，是我在等的一个人，我去开吧。〔谢下〕

福：妈，这事您也知道一点影子吗？

米：什么也不知道呀，简直是平地一声雷呀。

恩：〔向福〕你把什么都扯到一块来啦，又让你打中要害啦。

福：何以见得？

恩：他这个人真蠢。

米：啊，欧尼，别说啦，太可怕啦。

恩：我看这也不会是长久的，不管怎么说，爹得了傻病，这是明显的。你看，去找个医生来怎么样？

福：也好，欧尼。

米：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他不是这样的人呀！

福：你去吧，欧尼，喏，车钥匙。

恩：〔接过钥匙〕我马上就来。〔下〕

米：唉，他平日并不糊涂呀，他这个人既不会亲亲热热的，他生性如此，但他也决不会把钱乱花在那上面去的呀。

福：欧尼也给弄得懊恼极啦。

米：他干吗要懊恼呀？

福：妈，你能不知道吗？这事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不愿意丢掉欧尼，我不。

米：呀，说傻话，福罗蕾，你怎么会丢掉他呢？

福：您哪知道男人就喜欢丢这个，扔那个。

米：我看也好，说不定我在生你以前也是不了解男人们的哩。

福：女人结婚一两年就把什么都忘了。我明白，欧尼丧气哩。

〔谢偕贝上，贝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谢：进来呀，亲爱的。孩子他妈，我领这位朋友来见你了，〔向贝〕这是我老婆，女儿。

米：呀，谢裴，瞧我一件好点的衣都没穿上，〔向贝〕晚上好，请坐吧。

贝：高兴见到你，〔向福〕晚上好。

福：〔勉强地〕晚上好。〔上下打量贝〕

谢：她在我们这儿休息一会，跟咱们一块吃点什么。

米：他爹，你也该事先告诉我一声呀。

谢：〔向贝〕家常便饭，不介意吧？

贝：我？不敢当呀。

谢：我们有的时候吃的还不算太坏，我老婆还是个挺呱呱叫的厨师哩，您会说好的。

福：〔向贝〕你认识我爹好久了吗？

贝：这个——说久也久，说不久也不久。

谢：起初只是见过一面，我收了班上吉士酒家去，她也总是在那儿，一回生，二回熟嘛。上星期我突然昏倒时，她一直招扶着我，叫出租汽车一直把我送回来的。

贝：我怕他自己乘车到不了家哩。

米：太谢谢您啦，那我一定好好弄一餐晚饭给您吃，谢裴带您来太好啦。

福：〔多疑地〕爹，您不是在酒家打烊后才昏倒么？

谢：是呀，别人都走了，我那瓶香槟还没喝完，我们俩还在对饮干杯祝贺我中了奖哩。

福：啊，是这样。

谢：喏，福罗蕾，我想你们可以交个朋友，你做她的妹妹吧，妈也就是她的妈呀。

福：〔不屑地〕还刚认识哩，是吧？

谢：她生活困难，孩子他妈，应当帮她点忙才对。我昏倒的那一天，她整天饿着肚子，我想她今天也没捞到吃的。她还没有个过夜的地方，给她开个地铺吧。

米：开在哪儿呀，谢裴？

谢：嗨，有地方的，顶楼上呀，那张旧床搭一搭就行，你不是要卖掉它吗？

米：怎么能让人家住在那上面去呀？

贝：瞧我给您说过吧，人家不会高兴的，行啦，我自有安排。

谢：〔向米〕听我的吧，亲爱的，你要说出个"难"字，那她又只有上大堤或大街上去啦。

福：是呀，她家在那儿吧？

谢：叫你说你再说吧，福罗蕾。〔向米〕她可是个好的正派女人呀，你们不要使我失望啦，我请你们为我行行好的事不多吧？

米：好吧，今晚就请你住在这儿好啦，小姐。

贝：你太好啦，对我可是个莫大的安慰哩。老实说，我可不知道怎么报答哟。

〔恩上，向福示意已将事情办妥〕

谢：嘿，欧尼，你上哪儿啦？

恩：去买了包香烟。

谢：鼻烟盒里不是还有半包烟吗？

恩：我以为那只是摆着的，〔好奇地望福一眼〕哟，来客人啦？

谢：这位是欧尼，我们福罗蕾的心上人；这位是贝茜。

恩：贝茜什么？

贝：贝茜·勒格罗丝。

谢：可她并不是法国人。

贝：对，不是法国人，取个法国名字好做生意。

福：爹在吉士酒家认识的。

恩：〔想起布的一席话〕啊，是吗？我明白了。

米：好吧，我去准备准备晚饭。〔下〕

福：我把桌子摆上。

贝：要帮忙吗？我可是高兴呀。

福：〔不屑地〕我搞得了。

谢：〔向贝〕把我那鼻烟盒拿给你看看吧〔走向壁炉架，取盒〕一位老顾客死后留给我的，真是一位好人，他临终前我还给他修过脸哩。

贝：小巧玲珑，真好看。

谢：他说这是乔治四世给他祖父的。

贝：这该值得一袋子钱唷。

谢：值不了多少钱，这是他的情意，就是值一千镑我也不卖呀。

福：〔取来桌布〕爹，你还请了谁来吗？

谢：啊，你倒是提醒我了，请了，请了。

福：呀，您请了，爹？

谢：是呀，就是那个摸医生的口袋时让我给逮住的家伙，我让他也来哩。

福：爹——

恩：他不是在坐牢么？

谢：没有，法官说再宽恕他这一次，他还没找到活儿干哩，听说也是两天没吃东西啦。

恩：警察不是跟您说这个人蹲过三次监狱了么？

谢：是的，他运道不佳，其实他一次也没有偷成。

福：嗨，爹，看来你还想他得手呀！

谢：是的，是这么想的。

〔门启，杰菲斯医生上，红脸膛的中年人，和颜悦色〕

杰：可以进来吗？

谢：来，医生，您打哪儿钻出来的呀？

杰：我打这儿路过，想起你，进来看看你。

〔望望恩，示意〕

谢：啊，我一辈子还没这样好过，下星期一我就可以上班了。

杰：那可不能这么干哟。他们什么时候给您大奖的钱呀？

谢：总在这一两周之内吧，我想。

杰：您干吗不回谢裴岛去住上几天呀？也好去看看您打算买的那栋房子嘛。

谢：我不准备买了。

杰：啊，为什么？我还以为您一心惦记着哩。

谢：〔叹气〕我知道那买不得的，我会一刻也不得安宁。

杰：那您就找个最可靠的地方投资呀，总之，不能孤注一掷呀。

谢：对，我正在跟家里人商量这事哩。要是您能告诉他们我的思维很正常就感激不尽啦。

杰：怎么，出了什么事？

谢：喏，钱是我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花掉呢？

杰：您要怎么个花法吧？

谢：给赤身露体的穿上件衣，饿得狠的给他吃，渴得慌的给他喝，给老弱病残们一些照顾。

杰：那当然好。具体怎么做，说说吧。

谢：呀，瞧，来啦，一道白光。〔某些不正常的情态〕

杰：啊，我明白了，这些事好考虑，不过在动手作以前还是帮您查查病，把身体弄好些。到了你这种年纪的人都不能随心所欲了。说句实话，您血压这么高，我可是不大喜欢哨。它有时引起一些古怪毛病。喏，您看得见什么东西吧？

谢：看见您。

杰：嗨，那当然，我是说您看见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吗？

谢：我看见恶魔的翅膀在扑打着这个世界。

〔医生定睛望他，琢磨再怎样问诊，米上〕

米：谢裴，门口有个人说是您要他上这儿来的。

谢：对，对。

〔库珀上，戴着便帽，一身邋遢，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

谢：进来，朋友，高兴见得您，一路上没走错吧？

库：我记得挺清楚的。

谢：好，等一等就开饭啦，啊。

库：等一等没关系。

米：他爹，这位是谁呀？

谢：他是你的兄弟。

米：什么！这哪是我的什么兄弟？谁知道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谢：他就是你我的兄弟嘛。

米：我只有一个弟弟叫波西，七岁就患脑膜炎死啦。〔向库〕你

叫什么名字？

库：库珀，老妈妈，金姆·库珀。

米：我认识的人中连个叫库珀的都没有。〔向谢〕你叫他来有什么事吧？

谢：他饿，我给他点东西吃吃，他没家，我给他个地方睡睡呀。

米：睡？睡在哪儿？

谢：这儿呀，在我的家里，睡在我的床上就是嘛。

米：睡我的床？我睡哪儿？

谢：你跟福罗蕾睡嘛。

福：妈，我知道这人是谁，他偷一个医生的荷包时让爹给逮住了，是个坐过十几次牢的人，是个贼。

库：唷，你管谁叫贼呀？

福：哼，你呀，你不是吗？

库：也许是，要是您是个男子汉，哼，我让你说一声试试。〔正色地〕

福：〔向贝〕还有你，你是个娼妓。

贝：你愿意这么叫就叫吧。我在肯宁顿有住宅时，我可是个女演员呐。

米：晚饭好啦，福罗蕾，铺上桌布吧，反正不能泼掉的。

〔福坐在一张椅子中啜泣着〕

福：真丢人，我们这一家人的脸都丢尽啦。

米：我还以为得了大奖，一家子都和和气气，欢欢喜喜，看来不大象是这么回事啊。

谢：和气，欢喜，是我们所希望的，可到哪里去找呀！

——幕落

第三幕

布景：同前，只是壁炉架上的鼻烟盒不在原来的地方，而放在隐蔽一些的地方了

幕启，福罗蕾在窗前望着外面，贝茜从侧上，手里拿着练习本。

贝：你妈问这个怎么丢在厨房里了，她差点儿把它扔掉啦。

福：扔掉也没啥关系，只是个练习本，如今到法国去也就不怕啦。

贝：巷子长总有个拐弯处嘛。

福：什么时候了？〔她又往窗外望〕

贝：快六点啦，你等谁呀？

福：是呀，啊，不。

贝：唉，一条死气沉沉的街，一个行人都没有啊。

福：正因为它是条一流街道哩。

贝：我也没说它不是呀。

福：你在这儿还打算待多久啊？

贝：这取决于你爹啦，我是说，有人关心，我就再待些时候，那些不要我的地方我才不去哩。你不大喜欢，是吧？

福：嗨，我不在乎。初次见面嘛，除了你是个不规矩的女人，我是个有道德的女人这一点外，别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贝：我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

福：开始我还以为你在跟我爹胡缠哩。

贝：我？我把你爹看作是个好朋友，仅此而已。

福：欧尼至今认为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一手，那才奇怪哩。

贝：欧尼简直不知道自己胡说了些什么。

福：欧尼是个正派人。如果你也正派，你也会把别人看得很坏很坏。

贝：你不放心欧尼啦是怎么着？

福：可不，瞧这些个丧气事都叫他五心不定了。

贝：我真不理解，男人们不喜欢大惊小怪的，他们总指望事情一成不变；不象女人，一会儿就变啦。男人们真是因循惯了。

福：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可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一天是哪一天？

贝：呀，我说，这就是说你什么都准备好了，突然又发生了变化是吗？

福：他不想结婚啦。

贝：他没有这么说吧？

福：没说，不过我知道他有这个想法。他只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考虑，总想找个藉口。妈说要是他突然改口，说明他并不真心爱我。妈不象我了解这些男人。

贝：男人们是狡猾，这一点没错。

福：你比别人更加了解男人，请你给参谋参谋吧。

贝：行，我告诉你吧，男人们跟你亲密的时候，也会慷慨大方地在你身上一掷千金，可要是不感兴趣了，就一个子儿也不想花了。他们胆小腼腆，要是当着人亲热他一下，

他还会发抖哩。有些男人不爱看女人哭，可你老哭也是不行的，弄不好他走。根据我的经验，男人一走，往往就不回来了，跟他们打交道真难哪，要是他不吃你卖弄风骚这一套的话。亲爱的，撒娇妩媚可也不能来的太多，这倒是他们不嫌多的，女人撒娇就是他们取乐的事，他们可以一连几个钟头逗你撒娇，你累得要死，他们好受。

福：这个你倒是拿手。我太爱欧尼了，我可以原谅他的一切。

贝：你要是这样可就糟啦。这对你没半点好处。

福：要是你象我爱欧尼那样爱上一个人，那个人也会使你不得不这样啊。

贝：我懂，男人们有时就象没头脑似的。

福：欧尼可说是让政治给迷了心窍啦。

贝：男人的话有时听不得哩，根据我的经验，那些话是不管用的，确实是这样，可你又决不可这样想。

〔敲门声〕

福：这是他敲门，啊，我的心肝，敲这么重呀，真有点怕。

贝：我去开，你别动。

福：谢谢，我两膝发抖，连走到门口去都要费劲呐。

贝：亲爱的，振作起来吧，如果让一个男人看出他就是你的一切他就会让你没有出头之日哪。

〔贝下，欧尼拿晚报上〕

福：〔欢快地〕欧尼，没想到是你，你来的真有些意外。

恩：〔粗声地〕我不是说了这个时候来吗？

福：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晚才来，一个人忙的时候总不觉得时间过得多么快啊。

恩：〔指门口〕那女的还在这儿！那男的呢？

福：你是说库珀？对，他在这呐，我心想怎么没有趁我们全家都在床上睡时让他给一个一个地干掉呐。

恩：你爹呢？

福：在外面什么地方吧？我不知道。〔情切地〕欧尼，又忘啦？

恩：什么忘了？

福：你还没吻我呀。

恩：呀，对不起，〔趋前〕可不是怎么啦。

福：要是不想就免了吧。

恩：别说傻话。〔搂抱着吻个够〕

福：唉，欧尼，我真是太倒楣啦。

恩：你是伤心啊，这个自然，谁能眼睁睁地望着他父亲干傻事呀！

福：还不如没中那个鬼奖好哩。那时候我们一家不是也过得挺好的么？

恩：估计你妈已经采取一些措施了。

福：我跟她说过，她不听。

恩：看来你也只有听天由命啦。

福：〔睬他一眼〕最好的办法只怕是到外面去安个家，另起炉灶喽。

恩：不面对现实有什么好处，福罗蕾？我看，目前我们还不能结婚。

福：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恩：当然这是有些叫人失望的。不过我们原来也想到要再过些时候的嘛，就再等一个时期也行啊。

福：〔紧紧扣住两只手，一副可怜状〕要是你想不提结婚的事，你这么说一句就行了。

恩：我？你怎么忽然转出个这样的想法了？

福：我看得出这个想法在你那里面〔指头〕转。

恩：福罗蕾，在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扔下你去另有所求的。

福：当时不订婚就什么事都没有啦。

恩：你说些什么呀？

福：你不象一个月以前那样爱我了。

恩：废话。

福：你听着，欧尼，我是很爱你的。我看得出情况有所不同啦，这种捉摸不定真叫人难受死了。

恩：亲爱的，你应当理智一些，我说过，不到我有了个好工作，可以养活你，就不结婚。我不想要你去工作，家里也要人照看呀，我们还会有一两个孩子的嘛。

福：啊，别说了，听你这么说太可怕了。

恩：你也该从我这方面来看一看嘛。

福：什么意思？

恩：喏，我是有志向的，我知道我有能力，我脑子好使得很。

福：没有谁否认的，欧尼。

恩：只要我一旦有了特权，我就会用这个特权。我不会按老一套办事的。人们说一个有用之材不会埋没的，可脖子上吊个磨盘石就不妙了啊。

福：是说我是吗？

恩：当然不是的，我不是说你，我永远爱你，除了你，我从未想到会与别的姑娘结婚，我坚信我不会的。

福：只不过是说一说让我心里高兴吧？

恩：不，我起誓决不是这样，你也不应该胡思乱想，把我这就要说的话看作是我不象以前那样爱你了。只要事情顺

遂，咱们明天就可以举行婚礼，伦敦街上就再没有比我还高兴的小伙子啦。

福：你要说的是什么呀？

恩：喏，你爹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他的钱他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我不能让人家说我傻。

福：怎么会说你傻呀？

恩：要是我有个岳父象耶稣一样生活，人家能不说我傻吗？要是我的学生知道我的岳父是个愚不可及的老胡涂，跟穷人中最穷的一伙人混在一起，把钱乱花掉了，叫我怎么能在他们面前有威信呀？他们会把我编成笑话来讲哨。

福：妈和我也不会就好过一些的呀。

恩：特别是你那位可怜的妈妈。当然，对于你来说，还不至于坏到那样，你在城里有工作，城里的人谁管你们家的事呀？

福：真不知道怎样才不觉得丢人哩。

恩：得了，你瞧，你就设身处地学我一样吧。

福：你说怎么办吧。

恩：不，还是让你自己去看着办吧。

福：我明白啦，你呀。

〔米上〕

福：〔示意〕妈来啦。

恩：啊，晚上好。

米：怎么，欧尼，你成了稀客啦？

恩：昨天前天都有一大堆学校事务要做。

米：这个家让那个叫贝茜的给搞得乱七八糟的啦，连库珀这种人也弄到这儿来啦。

恩：真丢人，我说。

米：这种份外的差事真叫人不敢想象，这还是个事儿哩。

福：这哪是我的家呀，是收容所。

恩：谢裴呢？

米：他四点钟上医生那儿看病去了，还没回呀？都六点过啦。

福：妈，怎么没听你说爹去看病去啦？

米：我想最好是什么也不说，说了又有什么意思？

恩：为什么？这是怎么啦？

米：我真不愿说。

福：呀，妈，说吧，不说咱们迟早也知道的。

米：喏，是这样，杰非斯大夫在替他作神志测试，我本不想这么着，可医生说非作不可，就好象你爹神志不那么清醒哩。

恩：这是什么意思？

米：杰非斯大夫带他去，假装给他检查一下心脏，说在他那诊所好搞一些，那儿有各种医疗器械，这儿没有。

恩：是呀，谢裴有高血压，这我们也知道，他的心脏不弱那才奇怪呐。

米：杰非斯大夫还邀了他一个同事来，那是一个精神病专家，是他的很大面子才请得动的，那是伯利恒① 的一个负责人哩。

恩：什么，精神病院呀！？

〔福喁喁地动着嘴唇〕

米：那个人假装到杰非斯家来串门，喝杯茶，杰非斯见有机会

① 指伦敦一家有名的精神病院，不是指中东的地名。

便让谢裴等一等，还给他也泡了杯茶，两位先生还和他侃侃而谈哩。杰菲斯说要谈个把小时才能得出结果。老实说，我可是有些受不了啦，我真不忍心眼睁睁让我那可怜的老头子走进人家的圈套。

恩：这也是为了他好嘛，妈。

米：〔盯着福〕福罗蕾，你这是干什么？

福：向上帝祈求啊。

米：在这儿向上帝祈求呀？这不合适吧？

福：〔祷告〕啊，上帝，让医生说我爹有些疯气吧。

〔重句，再重句〕

米：嗨，福罗蕾，怎么可以求上帝开这个口呀？

福：要是医生说他神经不正常，他就要关进疯人院啦，他就不能把钱乱花啦，他自己也就不会这样出洋相啦。〔轻声地祈求〕啊，上帝，让医生说他神经不正常吧。〔重句〕

米：人家不会把他关起来的，我也决不会让人家这么干的，你别胡诌啦，福罗蕾。

福：我要说，这对我来说就是生活与幸福。啊，上帝，让医生说他是个疯子吧，我在大斋期就放弃往茶里放糖啦。①

米：这算什么放弃？你是怕糖使人发胖才不吃的嘛！

福：总归是放弃了一个人所喜欢的东西啊，〔念〕啊，上帝，让医生说他疯吧，我起誓下个月一个月不看电影，〔她合着手，瞅天花板默默地祷告着〕

米：我总不能让杰菲斯大夫使我信以为真，我也决不会认为他们要把他关起来。

① 基督的大斋期要求信徒过简朴的生活。

恩：他自己的事自己料理不了，这不明摆着吗？

米：你怎么知道？

恩：喏，很明显，他想把钱一下子花掉。

福：〔插言〕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搞到家里来，天哪，让医生说他……〔讷讷其词，歙动嘴唇〕

恩：这根本不是一个神志清白的人做的事，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米：你们怎么知道神志不清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们这些人呀？

恩：简直是荒谬。神志清醒的人嘛，就是人家都怎么干，他就怎么干，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这就是民主的整个基础。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与众不同，就只有疯人院适合于他啦。

福：欧尼，别跟她争了，天哪，让人们说……

米：耶稣的言行就与众不同嘛。

福：嗨，妈，别老是一扯又扯到耶稣身上去啦，那太亵渎神明了，没见我在做祷告么？

恩：再说那也是一两千年以前的事啦，如今人们开化了，再说，唉，我这不是故意抬杠唷，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我倒是受得了，说句公道话，要说耶稣的好话，我只能说那也是说不尽的。可要我是彼拉多①，我相信自己也会象他那样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

米：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和你不一样。我一直生长在农村，不象今天的女孩家那样能有机会受教育。我十五岁就自

① 耶稣被送交到巡抚彼拉多那里受审，彼拉多查不出他犯了何罪，但诋毁耶稣的群众一致要求治死耶稣，要释放一个人的话，宁可将杀人犯巴拉巴放了，彼拉多无法，只好放弃正义，迁就潮流——译者。

谋生路啦。

福：〔不悦地〕妈，谁让您又说古啦。〔不停地祷告〕

米：可我们是信教的人，我也上主日学哇，谢裴说的我都不觉得生疏，可以这么说。

福：〔惊〕你这是什么意思，妈？

米：我是说我懂他说的那些话，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听过多次啦，那时我不会注意就是了，如今谢裴一说，我又都想起来了。

恩：我不聪明，但也不盲从。

米：耶稣说的话，谢裴理解得是对的，周济穷人啦、爱邻如己啦，这我都记得的。

恩：您记是记得，可您能说出哪一个又真正这么照着做了呢？说不出吧？

米：我们那时都只是些上主日学的姑娘家嘛，就是有一个两个这么做了，别人也不一定感兴趣的，搞不好还说她清高自负哩。

恩：就是清高自负嘛，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通人情、懂道理一些。

米：谢裴可不是这个想法，人家只知道他是个理发的，谁管他做了什么好事呀！说那个女的和男的如何如何，我都听了一二十次啦，说个笑话什么的，我跟人家一样喜欢，可我决不会跟人家开这种玩笑，就象我也不喜欢人家这样和我开玩笑一样。

福：〔痛苦地〕您不会给爹帮腔吧，妈？可不能帮他呀，得替我和欧尼想想呀。

米：这哪是什么帮腔不帮腔的事呀！我也是想大家都好。要是医生说他脑袋瓜真有什么问题，那他就是乱来；要是

医生说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那么，不让他干他认为是对的事，公平吗？

福：妈呀妈，那太可怕了〔要哭了〕，啊，天哪，让人家说他疯了吧。〔重句〕

米：我也不说你这想法古怪，我知道他这么搞，一家子都不称心，可你怎么能说他这样就一点都不对呢？

恩：我认为您的常识会这么对您说的。

米：欧尼，我可没你那么聪明，我拿不准的事多着哩。我内心常想，亲爱的老头子呀，你真是个怪人。

恩：您就打算那么坐在一旁拨弄着手指头，看着他把钱扔到下水道里去吗？

米：我当然不高兴呐。我是说这家得由我来当，有个姑娘帮我搞搞家务也好。可我又觉得这些事也算不了什么。谢裴要身体力行的正是你从小就学过的耶稣教人们干的嘛。

福：要是钱这样一下子花光了，您可怎么办呀？爹这样把洋相出尽以后，人家还会要他回店子里去理发吗？

恩：如今再想另谋职业也就不容易喽，特别是象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米：唉，他呀，丈夫倒是个好丈夫，从来没说过我一句重话，为我劳苦了这么多年，如今我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还养养他啦。

恩：说比做容易唷。

米：象我这样一个好厨师，老实本分，想找个事做还不容易呀？哪个当厨娘的女人又比得上我呀！天知道，我不是个爱自吹自擂的人，可我明白自己还能值几个钱

的。给我个好炉灶，和各种作料，就是英国女王也作不出比我作的更好吃的东西来的。来，女儿，帮我削土豆吧。

福：行呀，妈，欧尼，你也来动动手呀。

恩：好，我待会就来，我看看报。

〔福罗蕾觉着支配不了这个男人，咬咬手指头，泪欲夺眶，两个女人下，恩拿起报，可并未将心放在报上，而是两眼直盯着前方。贝茜上，恩瞅她一眼，一语不发，看报〕

贝：报上都有些什么？

恩：没啥。

贝：那您读什么？

恩：新闻。

贝：赛马？

恩：不是，看看政治。

贝：福罗蕾说您想当个国会议员。

恩：机会倒是还可以。

贝：是不是想谢裴为您活动活动呀？

恩：您设身处地不也会这么想么？

贝：喏，不管怎么说，您有了福罗蕾总算三生有幸喃，她可是个好姑娘，凭她的姿色，想嫁给谁不行呀？

恩：这样说您是认为她嫁给我是委屈了她喽？

贝：欢与乐是没账可算的。象她这样在城里工作的姑娘，我还怕她早就上了哪个有钱人的钩呐。

恩：您没往她脑袋里塞进去这样一些东西就该谢谢您啦。她的终身已订，如果还有人追求她，那我就要问问那个人

啦。

〔贝茜暗自好笑。门开处，库珀溜上〕

库：大家下午好。

贝：嗬，您怎么进来的？怎么没听见敲门呀？

库：是呀，门锁扣上了保险，可我不想打扰人家来给开门。

贝：这可是新闻，我说。

库：谁有香烟？

贝：我可没那玩艺儿。

库：那我就得抽自己的烟啦。〔取匣，抽出一支〕

贝：不给我一支呀，啊？

库：不，女士们抽烟我是不赞成的唷。

恩：〔取出自己的匣，亮出一支给贝〕您要，给你一支。

贝：谢谢。

库：〔望报〕三点半的一场谁赢啦？

恩：谁看那个？

库：那您买报是为了什么？钱没处花是吧？

恩：你们俩在这儿谈吧，我告辞了。

贝：〔故作姿〕态嗨，别客气。〔恩下〕

库：绅士一个，啊？哈哈哈。

贝：还算不错，小伙子嘛，上学时九九表是囫囵吞的，哽在那儿哪，弄得他象个六神无主的人了。

库：谢裴呢？

贝：谁知他上什么地方去了。

库：他都在干些什么？我真不明白。

贝：他对于我来说，也是个不解之谜。

库：我想他是信教信入迷啦。

贝：我不太清楚，不过宗教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在肯宁顿有个家时，我的一位常客是浸礼会的一个杰出的教友，他做布生意很得手。他每周星期二、五到我那儿来，开了开心以后便大谈其宗教。他的口风很紧，只是说在伦敦南区再没有哪个布商能象他一样从棉纱中榨出那么多的油水了。

库：一个人跟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打交道，是得狡猾一点唷。

贝：您干的那一行也非如此不可吧？

库：压倒一切的就是它。

贝：吹牛吧？

库：那您说说我干的是哪一行吧。

贝：小偷小摸，对不对呀？

库：嘿，那您自己又是个什么人呀？您还瞧我不来么？

贝：我并没有瞧您不来呀，也犯不着。就这么回事。老兄在监狱里过日子没味道吧？

库：不，我告诉您，那种买卖才叫人开心哩。当然，每动一次手总有那么一阵子紧张，您明白我的意思不？一举手之劳就什么都有了，想起来叫人好笑哩。一个小偷该有多机灵呀！干这种活开心是主要的。

贝：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您又会想到那我为什么又不干了呢？房子什么的也卖掉了。唉，时下我有了个地方睡觉〔指这儿〕，吃的也还算可以，我也该心满意足啦。这会儿要我又浓施艳抹，粉黛登场，到西头去混，那才叫可怕哩。

库：真的呀？

贝：您知道昨夜里我干什么了吗？我穿上那件衣，照那样打扮了一番，洒上我过去用的那种香水，在房子里来回走了走，想着我这好比是在杰明大街跟过路君子眉来眼去，卖弄风骚，招徕顾主哩。

库：打扮好了为什么又没去呢？

贝：嗨，还不是为了不使可怜的老谢裴伤心呀！

库：他不象会跟您打交道的人呀。

贝：那您来找他又是干什么呢？

库：您想知道呀，好吧，酒店一开门，我就坐不住了，哪怕是拿一先令买一滴啤酒我也得干啊！来要几个这个〔手势〕。

贝：对，这也难怪您喽。

库：〔待下〕要是他问我，就说我到街上去了，一会儿就来的。

〔贝茜留意到壁炉架上的鼻烟盒不翼而飞了，抢到门口拦住库珀〕

贝：〔正色地〕鼻烟盒在哪儿？

库：什么鼻烟盒？

贝：你明白，就是谢裴放在这儿的。

库：我怎么知道？

贝：这是谢裴珍藏的东西，他就是得到全世界也不愿失去它呀。

库：说不定是您来时，主人家为了安全起见收起来了吧？

贝：刚才还在这儿，我看见的。

库：我管不着，你说些啥我都不知道。

贝：哼，你知道，你算了吧。

库：嘿，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贝：我就知道你想开溜啦，是你拿了，没错。

库：喏，我的姑娘，你要管就管管你自己的事吧，要不你也没什么好的。

贝：象你这样一条邋遢狗，我可是不怕哩。

库：你滚开，想想我会这么不值钱地跟你这下等娼妇吵嘴么？

贝：〔厉色地〕把那个鼻烟盒拿出来。

库：我说了我没拿。

贝：不，你拿了，在你那裤口袋里，我看见了。

库：〔下意识地将那儿一捂〕你瞎说。〔背过身去〕

贝：〔嘶哑而得意的声调〕哈，逮着啦，我就知道是你拿了。

库：〔企图将其推开〕哼，你住嘴的好。

贝：〔无畏地〕你不把它交出来就别想出这张门。

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贝：谢裴这个人可能是个老笨蛋，但他确实是个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让你偷走他的东西。

库：我给你说了我要去喝上一杯啦。

贝：你在外面干些什么与我无关，可你别跑到这儿来动手呀！

库：你要是不站开，小心我敲掉你的下巴骨。

贝：〔鼓起眼睛盯着他〕你敢，你这臭扒手，小杂种，你这狗婆养——〔说着伸手去库珀口袋里掏鼻烟盒〕

库：喂，你可别动手呀！

贝：去你妈的。

〔二人纠打，谢裴上〕

谢：哟，怎么啦？

〔二人住手，都喘着粗气〕

贝：他偷了你的鼻烟盒。

谢：你要那个干吗？

贝：他拿去把它当了买酒喝。

谢：金姆，你干吗要把它当掉呀？

库：真是个弥天大谎。

谢：它没放在平时放它的那个地方啊。

库：真要是有人拿了，那就是她，女人是什么你不是不知道，她嫁祸于人哩。

贝：你往他那裤口袋里瞅一眼吧。

谢：把那个口袋翻转来吧，伙计。

库：不，谁也休想这样对待我。因为我是你的客人，你就有权这样侮辱我吗？

贝：唷，亲爱的，冲着你来啦！

谢：这可不好啊，伙计，只怕你非翻开那口袋来看看不可哩。

库：为什么？

谢：必要时我可以让你非翻过来不可。

库：唉，这鬼地方真叫人受不了，我走。

〔库试图推开谢裴冲出去，谢突然一把将他揪住，一脚将他绊倒，用膝盖抵住他的胸脯，从他的裤口袋中取出鼻烟盒〕

谢：好啦，起来吧，你悄悄拿出来也就没事啦。

库：啊，你都快把我的胳膊扭断啦。

贝：呀，谢裴，没想到你的手脚功夫还这么快当哩。

谢：我还是个小伙子时就是个摔跤运动员了。

贝：要我去叫警察来吗？

库：〔一跪下地〕先生，你不会去告我吧？我实在不是有心拿它，只是一时迷了心窍，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

么。

贝：哀求吧，你呀，哀求吧。

谢：不，我不会去告你的，法官说要是你下次再进他那张门，就从严判刑哩。

贝：你放了他呀？说来说去这都是你叫他干这些坏事的。

谢：我没有叫他干任何坏事，我所做的都是我自己要那么做的，〔向库〕我扭伤了你吧？真对不起，我比你想象的强壮得多是吧？有时候我下手是重了一些。

库：当然喽，谁能让自己的东西给偷走呀？

谢：它不是金子的，你要知道，只不过是镀了点银。我很珍爱它不是因为它值钱，这是个纪念品。这位先生是我多年的老顾客，在他最后卧床不起的日子里，让我每天上他家去修一次脸。在他逝世的头一天，他对他女儿说，要是他回到造物主那儿去时能体体体面面的话，那是谢裴的功劳。喏，你拿去好了。〔递烟盒给库〕

库：这是什么意思？

谢：我给你的嘛。

库：为什么给我呀？

谢：你用得着它呀，对不对？

库：不，我不要。

谢：那你刚才又怎么手痒啦。

库：这是另一码事。我既没想到是偷，也不会作为一个礼物来接受。我把它暂时拿走只不过是想当几个子儿喝上一杯。我会把当票给你留下的。

谢：你只是要几个酒钱，为什么不说呢？〔掏出一先令〕喏，给你。〔库先望着那只手，然后睁睁地望着谢，不知所

措〕

库：嗯，我真不知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谢：一个小伙子如果只能在一大杯酒中才能见到上帝，就有可能站在上帝面前却什么也没看见。

库：那这就是说世界本来就是个大骗局喽。

谢：别说这样的蠢话。

〔库珀因迷惑不解而张望，看看那一先令，又望望谢裴〕

库：我不喜欢这么着，这可是有点滑稽，你这样做能得到个啥？你这是什么鬼主意？把你的先令收起来吧，我可不要。拿了这样的钱会一辈子倒楣的。我走了，这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想知道一下我跟世人能友好相处的地方在哪儿。这件事叫人毛骨悚然，我要是没到这里来过才好哩。〔匆下〕

贝：也好，从此摆脱了一个鬼人是件好事。

谢：谁想到他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呀？

贝：那您为啥还要把那个鼻烟盒给他呀？

谢：嗨，我也是拿着没办法呀。

贝：您要明白，您得慎重一些，要是您还这样好人坏人一样对待，总有一天会挨人家的话的。

谢：事实上我看不出好人坏人究竟有多大区别，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嘛。

贝：别谈这个啦，谢裴，那个库珀不是东西。

谢：我知道他不是东西，不过我并不介意。

贝：说实话，谢裴，看来您是不讲什么道德观念的。

谢：我也认为是的，好在我生来运道好哇，管它那个干啥？

贝：您是小心翼翼地为人才没犯错误的。

谢：可惜他冲走了，我倒是想他在这儿哩。

贝：我也得走了，谢裴。

谢：怎么？你不是跟福罗蕾和她妈处得很好么？

贝：不是这个原因，我要回我的西头去了，我很高兴在这儿得到了片刻休息，这对我好处无穷。我跟那些姑娘姐们以及那条街又久违了。一个混惯了的人，还得靠那样去混才是呀。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呢？我并不喜欢跟人相会，倒是跟人分手还好受些。你一定会想到这可是我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吧。除此以外，我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人生自有其升降浮沉，我就能没有吗？升升降降也好嘛，就是缠着不得脱身，也是件好事。我的意思，懂了？

谢：我想你是过厌了那种生活的哩。

贝：是过厌了。我也曾红过一个时候，可现在不同啦。我知道要是我再走回头路，会使您伤心的，唉，我只好打内心谢谢您待我这么好。

谢：没啥，随便好啦，你要个地方安安身时就到这儿来好啦。

贝：你是说你还让我进这张门？

谢：当然当然，我又不怪你，我只是希望人们幸福。

贝：我以为自己是最了解男人的脾性的，可我得说你这个男人我真无法了解，好啦，再见吧。

谢：你就走啊？

贝：对，我走，我一分钟也不能留了，我还得去打扮打扮，然后也不跟谁说声再见就走。

谢：行呀，别忘了当你想来时，这儿是欢迎你的。

贝：这儿真是个奇怪的世界，没有罪恶的世界。〔贝有所留恋地下，米上〕

米：我听见你说话的声音，可就是脱身不开，我在给鲁宾逊夫人作一份牛腿脨哩。

谢：对，亲爱的，她会赏识的。

米：呃，你自己的事，医生怎么说的？

谢：啊，真是机会难得，杰菲斯大夫的一个朋友恩尼斯摩尔大夫也在那儿，那可是个一流学者，有他这个专家在还不好吗？他给我检查了一下。

米：啊。

谢：那真是个好心人，有学问的人，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让我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他还问了我几个有趣的问题，真叫人啼笑皆非。比方说，我见没見过我爹洗澡呀，我说，我小时每个星期六晚上我爹都叫我替他擦背哩。

米：你怎么一检查就大半天呀？

谢：我知道久，只怕搞了两个钟头，我走时他们还在那儿，杰菲斯大夫说他俩研究研究，然后他再到这儿来。〔敲门声〕喏，可能是大夫来啦。

米：啊，我才不喜欢医生来哩。

谢：怎么，你心里不安，是吗？

米：是——呀。

谢：那才蠢呐，我身体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身子骨从没这样硬朗过。〔福推开门〕

福：妈，你来一下吧。

谢：是大夫来了吗？〔走到门口〕啊，请进，大夫。〔杰菲斯与

恩上〕

杰：下午好，米勒太太。

米：下午好，先生。

杰：您丈夫告诉您了吧？他在我那里时，真够运气的，我在西头的一个专家朋友来了。

谢：我刚才还在跟他说呐。那位先生给我的印象不坏。

杰：我跟他研究了一下您的情况，您心脏弱一些，知道吧？多休息休息对您有好处。

谢：我？

杰：我们准备送你到一个地方去住一个时期，您在那儿会舒舒服服的，会有人好好照顾您的生活的。

〔米、福及恩一听，均心领神会，特别是米，心一急就无所措手足似地〕

谢：我哪儿也不去，没活干我过不了日子，我忙惯了。

米：我们就在家照料照料他不行吗？

杰：那可不一样，我那位朋友是一家医院的头，他会亲自照看您的。我不是说您病很重，可您总算是病了哇，要专人服侍。

谢：您要明白，您们那些专家也不一定啥都知道。

杰：人家不会不懂装懂吧。

福：唉呀，都说些蠢话，爹，要是大夫说您病了，您就是病了呗。

谢：我身体怎么样，我自己比谁都清楚。

杰：您怎么能这样说？我怎么就没说在摆弄头发方面我有您那么在行呀？

谢：您坐下，让我瞧瞧您的头发。

杰：嗨，我的头发好好的。

谢：人们都这么说。伦敦街上有的是那种人，要是及时听了我的劝告，本可以留住一头漂亮的头发，可是如今却光着个头到处转。

杰：〔开玩笑地〕行，劳您驾给看看吧。〔杰坐，谢就前，取出一副眼镜戴上，打量杰的头发〕

谢：这一向没好好梳理过了吧？

杰：是呀，您知道，我忙着哩。

谢：喏，我没料错吧。您要是再不好好弄弄，不出六个月就会跟我一样光秃秃啦。

杰：什么！那我不信。

谢：是实在的。您不信那就太可惜了，您的头发长得挺好的，我是说，象您有这么好的头发的先生并不多哨。

杰：您这么说真有意思。我老婆也老是说我一头头发倒是不错。

谢：这么说不了多久啦。

杰：是吗？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哩。

谢：我知道嘛，只要您每天一早一晚擦点我们的“三号”，我保险您六个月之内长满一头从未有过的最漂亮的头发。

杰：您指望我也相信这种事呀？

谢：谁指望那个呀？

杰：好吧，我打算这么着，等我打杰明街经过时，一定上你们店里去买一瓶好啦。

谢：您用不着上那儿去买了，我这儿常放着有的。有时亲朋戚友要个一瓶两瓶的。我去开一瓶给您抹上点，要八先令六的还是十三先令四的？

杰：十三先令四的吧，我是赶鸭子上架呀①。

谢：您不会后悔的。我只要五分钟。〔下〕

杰：我只是跟他开开玩笑，让他心里好过点，懂吗？

米：啊，大夫，您究竟是什么意思？

杰：我朋友恩尼斯摩尔是英国精神病学权威，他给您丈夫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他没有半点含糊地说谢裴患有急性狂躁症。

米：哦，我亲爱的。

杰：希望您为了他好，劝他到那个地方去疗养一个时期。我明天还和他谈谈，要是还不同意，我们就下诊断啦。②

米：有这个必要吗？我的意思是，我一听到说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就受不了。

杰：我得告诉你，象这样一些病的预后是不怎么好的哼。在他明白他的行为对人对己都会带来不幸时，最好还是强行将他约束住。

恩：这一点我早已跟您说过，倒也不必提了，可事实就是如此，他一开始就有些疯疯癫癫的哩。

杰：很明显，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施舍给穷人的，正常的人总是从穷人身上搞到钱的，他应该去开联号商店，设建筑公司，或者从事市政工作。

米：谢裴总是同情别人，可以说他是爱他那些伙计们的。

杰：那不是什么正常人的标志。普通的人应当都是有点私心、贪心和害人之心的，他们爱慕虚荣、耽于声色。一些非人把那叫做什么“道德”的东西强加在他心头，于

①原文直译为“大绵羊搞成个小羊羔啦”。
②按当时规定，疯人都得强行送往疯人院。

是他的那种本能在这种义务感的驱使下，表现出一种精神错乱。恩尼斯摩尔大夫刚才对我说，他毫不怀疑有时慈悲心肠还以同性之间的爱恋出现哩。

恩：真的呀？这才叫有趣呐。

杰：由于从小受到理性的教育，恩尼斯摩尔的看法就是：这种慈悲心肠应当统统予以扑灭。

恩：我倒是想见见他，看来他挺聪明的。

杰：他问过谢裴一连串探索性的问题，这种病的根源很象是父系遗传下来的。

恩：奥狄甫斯①的故事吧？我懂。

杰：大夫还要我问问您，第一次发现他反常是什么时候。

米：我从未发现他反常，只有一次他突然说他要象耶稣那样生活。

杰：他一直是信教的吗？

米：不，也不信教。我是说他没去做过礼拜，星期天上午他总是待在家里忙忙这个忙忙那个。要真是个罪人，就不会这样啦。一个好人也信教，这就滑稽了。

杰：他读圣经的时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值得注意吗？

米：我如实地告诉您吧，他老是看《晨报》，留心社会活动，谁跟谁订婚、结婚啦，他觉得这些对他的顾客有用。

杰：啊，是这样！

米：是呀，他上次病了，我就去替他取报，有一个星期一上午，我把报纸拿给他，他说，孩子他妈，我们家有一本圣经吗？我说有呀，我拿给他圣经，我想这该没什

① 底比斯王子神志不清，误将父亲杀死，又娶了母亲为妻，后醒悟，自刺双目，流浪至死。

么关系吧，我以为他只是找到一两个字玩组字联字游戏哩。

杰：这就是失常的人玩的名堂。为什么呢？这他们自己是说不出你所要知道的东西的。还记得我上星期看见他时，问他都看见过些啥，他说他看见犯罪与邪恶扑着翅膀到处飞。他这话使我一惊。扑着翅膀到处飞，说的多么形象生动呀；接着他说他看见一道白光。恩尼斯摩尔大夫说谢裴有视幻症。可他会承认吗？他顽固得如同一条笨驴。

米：不，他从来不这样；他是个讲道理的人。

杰：他的情况很典型，眼睛明亮，颊面绯红，一刻也安静不下来。须知恩尼斯摩尔大夫是个极为慎重的人，没把握的事他是决不会启齿的。他说在他行医的岁月中，还从未见到过这样典型的宗教妄想狂的病例哩。

米：他们家上下几代都没听说有什么疯子哩。这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污点呀。

杰：米勒太太，不必这么想啦。要按恩尼斯摩尔大夫的说法，人人都是疯子。他说，要是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话，我们谁也不会住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来哩。

〔谢拿着一个用纸盒包装精美的瓶子上〕

谢：喏，给您这个，大夫，我替您用个漂亮盒子装上啦。

杰：给您现钱可以吗？

谢：不用，记在我账上好啦，我知道这种“三号”，谁用上了一次以后，就再也少不了它啦。

杰：〔耍笑地〕好吧，我得走啦。

谢：我送送您。

杰：米勒太太，再见。〔向其余的人点点头〕晚安。

米：晚安，先生，〔谢送杰下〕

恩：米勒太太，真的，我很同情您，也许您会说发生这种不幸的人家，这还算不幸中之大幸哩。

福：把钱胡乱一下花掉，真丢人。

恩：福罗蕾，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有早场哩。

福：好咧，妈，可以不要我帮忙吧？

米：〔欲语又罢〕行呀，不用你啦。

福：怎么啦？怎么回事？

米：我没想到你今晚还想去看电影，你那可怜的老爸爸他——

福：我待在家里对他又起什么作用呀？一想到下个月我就不能这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就只想这会儿尽情乐它一阵子哩。

恩：下月为什么不能呀？

福：我向上帝保证过啦，只要他让医生开句口说爹是疯子，我就——

恩：你相信那些东西干啥？什么保证不保证，那都是迷信。

福：管它是什么，我保证过，我就一定做到。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要向上帝求个什么，说的话不算数，我还怎么好启齿呀？

恩：难道你真的以为上帝的话就那么有效？

福：谁也不能那么说，欧尼，我是说如果上帝对得起我，我也会对得起他。喏，这回上帝可赏了脸啦，我也该兑现啦。

恩：好吧，亲爱的，那随你的便喽。

福：我说，要是可怜的爸爸真进了疯人院，那咱们的婚还结不结

呀？到了下个月，咱们连上电影院的日子都不多啦。

恩：你真是个贵族姑娘，福罗蕾，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呐。

福：你不打算吹了，啊？

恩：我？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

福：不，你考虑过，我并不怪你。

恩：对，我不妨告诉你，我正在作思想斗争，是尽一个做丈夫的职责呢，还是另作打算呢？这里说的做丈夫的职责，也就是对咱们这个家所承担的职责。

米：〔喟然太息〕对，你说下去吧，一个人毕竟只有一次青年时期。

福：走吧，欧尼，再不走就只能看到半场电影啦。

〔二人待下，谢裴上〕

谢：嚯，你们俩上哪儿？

福：去看电影，回头见，爹。〔二人下〕

米：呀，你好象很累，干吗不到房里去躺一会儿？

谢：不，我不想睡，我在椅子上靠一靠，打上四十个盹，我事儿多着呐，哪有闲功夫躺唷。

米：不出去了吧，啊？来，我替你把鞋脱掉。

〔米跪在他面前替他将鞋脱下〕

谢：你真是个好老婆，阿达。

米：别说胡话啦，你要是这样胡说乱说，我会当你真的发疯了，给个热水袋把你弄到床上去睡。

谢：你也把我当疯子啦！是啊，我只怕也是有些叫人恼火，叫人不能理解。

米：好好好，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是你这么乱说，我只有

大哭一场啦。

谢：我这么搞是叫你大失所望喽，我是说钱的事，我知道你想把买房子的钱付清，再雇个女仆帮帮手。

米：谢裴，我们别提这些事了好不好？

谢：要谈的，亲爱的，福罗蕾会想通的。她跟欧尼谈得很好的。欧尼那个人可有点自负哩。不过，这也是由于年纪轻的缘故。他这人还是挺好的，福罗蕾会把他训练出来的，就象你我一样，福罗蕾用一个小指头就可拨得他团团转的，是吧，亲爱的？

米：这样才好呐。

谢：可我知道对你来说却有些事与愿违唷，所以我想你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看问题，这也是我感到头痛的问题。

米：谢裴，只怕这正是你这儿〔指头〕出了毛病了吧。

谢：告诉你，我如今觉得从来没这么好过，要不是穿了这么一双沉重的鞋，我都快飘得起来啦。

米：那才好笑呐，象一只蝴蝶满天飞。

谢：我会有个大好时期到来啦，阿达。

米：是吗，谢裴？

谢：别以为我就不念你的好，阿达。我这样让你失望，我心里就那么舒坦？有什么法子啊？

米：谢裴，你不认为对的事你是不会干的。

谢：亲爱的，你不会为这事反对我吧？

米：这话就好象我光是反对你来着，招你生气了，是吧？

谢：阿达，你都好些日子没亲过我啦。

米：算了吧，人们哪还要我这么个老太婆亲他唷。

谢：记得我头一回吻你，还挨了你一耳光呐。

米：那是因为我认为你太放肆，太不安份了。

谢：来呀，阿达，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脑筋有毛病呀。

〔谢倚过去，米就过来，象儿女们那样亲上了〕

米：真叫人觉得有几分蠢气呐。

谢：呃，今晚都弄了些啥好吃的呀？

米：喏，作了个村式馅饼。

谢：你猜我想点什么？

米：那谁知道？

谢：弄两条鲑鱼吃好吗？我是挺喜欢吃鲑鱼的呀。

米：我知道你喜欢吃。这样好吧，我出去一会儿，给你去买去。

谢：呀，那就太麻烦啦

米：一点也不麻烦。你坐在这儿别动，瞧瞧能不能打上四十个盹呀。

谢：行。

米：不等饭上桌了我不叫你，等福罗蕾和欧尼一回来就吃。

谢：说实在的。我也正想稍事休息休息哩。

米：我给你把遮帘拉上。

〔米拉上遮帘，下，谢在大扶手椅中坐定，椅子大，人坐下去便见不着了。台上灯光暗转，以示几小时过去了。

〔灯渐亮，夜已至，遮帘缝中可见街口的弧光灯亮了，大扶手椅也清晰可见了。敲门声，谢裴未醒，无应声，敲门声再起〕

谢：〔醒〕进来。〔未见开门〕〔再喊〕进来呀。〔谢起身〕好象是有人敲门。

〔门开了条缝，静悄悄地，好象不是人推开的，而是门自己在豁开。贝茜在门口出现，穿着黑袍，却未戴帽，头发披着象个幽灵〕

谢：呀，是你！我好象听见人敲门。

贝：我没敲门呀。

谢：没敲门？那我准是做梦来着，进来吧，亲爱的。

〔贝入，门在她身后又自动合上了〕

谢：还有谁跟你一块来的呀？

贝：没有哇。

谢：那门是谁关上的呀？奇怪，我准是半睡半醒吧。〔谢到门边，开门，望望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贝：〔忍俊不禁地〕是没有嘛。

谢：你出去还没多久哩。

贝：你在盼我了，是吧？

谢：是那么回事吧，呀，说着哩，开上灯吧，

〔谢拧亮落地灯，室内光亮一些了，贝茜站在门处，无所表情〕

谢：你那么站着干吗？进来嘛。

贝：谢谢你。

〔贝入，她似乎有着某些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却说不清这变化是什么，显得局促不安〕

谢：我那老伴让你进来的吗？

贝：屋子里没人。

谢：啊，她上街买鲑鱼还没回。呀，我们没划算你来吃晚饭哩。

贝：我是不请自来喽。

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不是这种人家，你什么时候来

都欢迎啊。

贝：头一回听到人们说欢迎我，真高兴。

谢：我说，你怎么突然这样说起话来了？

贝：是吗？我还不知道哩。

〔贝茜说话的那种格外的重音没啦，这会儿说起标准音来了〕

谢：多标准的口音呀！〔学舌〕“屋子里没人”、“头一回听到人们说欢迎我，真高兴”，嗨，别在我面前装正经女人啦，知道吗？

贝：我本是个正派女人嘛，你为什么不承认？

谢：行啦行啦，平时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又喝酒啦？

〔贝未答，谢打量她一下〕

谢：你今晚是怎么回事呀？你是贝茜·勒格罗丝，对不对呀？你好象她〔趋前〕，又有点不象〔犹豫，突然感到不对头，讶然〕，你不是贝茜·勒格罗丝呀！

女人：不是的。是不是的。

谢：那你是谁？

女人：死神。

谢：〔一如既往友情地打趣〕那好，你告诉我这个，我才高兴呐。你要是不说我还不知道你是死神哩。坐吧，啊！死神。

死神：不，我不会坐的。

谢：忙什么呀？

死神：我没时间可以磨蹭啦。

谢：你是到鲁宾逊夫人家去的吧？我老婆今儿个下午还帮她调制了牛腿腩哩。你要是去提她家那两个双胞胎的话，

这倒没有什么叫人发愁的，他们家一共有四个孩子哩。

死神：是吗？我不是上那儿去的。

谢：是喽，你的事只有你自己清楚。

死神：我有我的狂想和幻想呀。

谢：是去提一个坏女人吧？

死神：你老是喜欢开个玩笑什么的，是吧？

谢：是呀，玩笑玩笑，开开心嘛，我就这么个人，我总是听见顾客对我们老板说，唉，等就等吧，等谢裴师傅给你理发吧，他会逗你笑个没完的。

死神：世人这么盼我等我的可多着哩。

谢：哦！那这么说你那儿倒总是高朋满座喽？

死神：我并不希罕他们去。可有时候人们就是到处找我哩。

谢：这个我可不太清楚，说句对女人来说不大好听的话吧，你这副样子并不象个骷髅死神唷。

死神：那你看我总还有些地方象个死神吧。

谢：喏，我就把你当成贝茜·勒格罗丝啦，你说滑稽不？仔细一看，你又一点都不象她。当然她只不过是一个姿色平平的妓女，可你有什么办法不喜欢她呢？〔使劲掐了一把自己的胳膊〕

死神：你这是干什么？

谢：我掐掐自己的胳膊看自己是不是醒来了。我是在梦中吧？我知道是在梦中，真滑稽，对吧？

死神：为什么你以为是在做梦呢？

谢：我知道是在做梦，我不是坐在扶手椅中打盹吗？我近来做了一些很不平常的梦，今天下午我还跟大夫讲过这些

梦。我们的家庭医生认为我有点疯气。〔好笑地〕我才不理这一套哩。瞧，我还卖给了他一瓶咱们那“三号”哩。

死神：你挺机灵的。

谢：大概也是吧。他装作只是为了让我开心才买的。骗得过我的眼睛么？那是因为我说的神乎其神，他才买的呀。他会按照我说的早晚都擦的。我让谁买这个“三号”，那谁也不会不买上一瓶的。就是让你买，你也会买上一瓶的。对不对？

死神：我拿着它有什么用呀！

谢：别这么说了吧，说这种话的人无非是激起我更大的兴趣非让他买上一瓶不可。来，让我看看你的头发。

死神：我现在没时间了嘛。

谢：我也不说你这一头头发这么披着不带劲，可你也得知道怎样摆弄一下才好啊。哟，是谁呀？〔门不知怎么开了，库珀溜进来〕

库：是我，老板。

谢：你又回来啦？

库：我在街的对过一直等到这屋子里再没有别的人〔走动中差点挨着死神，可见库珀并未看见有什么死神在屋子里〕才进来，他们都出去了？

谢：是呀，都出去了。

库：我打这儿出去时，听见他们在说话，其实我就在厨房外面站着，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他们要把你当疯子关起来，老板。

谢：我？为什么？

库：因为你傻得出奇呀。

谢：别说这种蠢话啦。

库：这是真心话呀，老板。我敢起誓他们是这样说的。福罗蕾跟她那位男朋友说，要把你送进疯人院，他们好拿到那笔钱。你那位夫人也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哩。

谢：你真叫人好笑。我的老婆呀，她连人家碰我一根头发都不会干的。

库：不，他们想不声不响地把你送到疯人院去。要是你不肯去，他们就雇人来动手啦。

谢：哦，你这么想吗？不知道你在这方面又想充当个什么角色哩。

库：喏，我这不是来给你报个信了吗。

谢：你这人太好啦，实在的。

库：我呀，一想到你头脑正常，倒是不寒而栗，所以就不辞而去啦。如今听说你原来是个脑筋有点毛病的人——嗨，说起来也是个有趣的故事，我也曾跟你这样的一个人打过交道。我妈妈娘家的一个伯父是个疯子，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老是说他是块圆面包，所以总是不肯洗手洗脸什么的，说一沾水就会化没啦。

谢：真想得古怪。

库：你也开过我一些玩笑呀。不过我要受到绞刑时你救了我。好有好报，这样吧，你跟我打这儿溜掉，趁着没别人在这儿，啊？我来照顾你，懂吗？别老是惦记着你那几个钱啦。

谢：〔向贝〕呃，你觉得如何？我看他决不比这世上的哪一个人更坏，实在的。

库：〔骇然〕你跟谁说话？

谢：跟那位女士说话呀。

库：在哪儿？我怎么没见到什么女士呀？

谢：你再好好看看。

库：〔环视一周〕一个人也没有哇！

谢：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一个人直愣愣地望着你呐，你却说一个人也没有。

死神：不奇怪。

谢：〔向库〕听见哪？

库：什么？〔摇头〕

谢：她说这不奇怪。

库：她？这儿除了你我，再没有人说什么来着呀！

谢：〔自语〕哟，他好象是没听见哩！

库：谁？你说'他'？我又没对谁说什么，他怎么听见呀？

谢：你进来时我正准备卖一瓶我们那"三号"给她哩。女人总以为她们懂得美。让她们买跟让男人们买一样，容易得很。

库：瞧，老板，如果你打算跟我一块溜，那你还得性急点哨，他们会兜屁股追上来的呀。

谢：我决不跑。我也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一个跟蝙蝠一样瞎，跟电线杆一样聋的人呀。

库：我不是告诉你，再待在这儿，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吗？

谢：也许你是一片好心，也许不是，说不定你是个化了装的魔鬼，我是个堂堂正正的公民，决不干那种冒冒失失的勾当。

库：那你就别说那个流浪鬼没跟你打招呼啃。

谢：行啦，我正在跟这位女士谈得投机哩。别打扰我了，好不好？

〔库溜下，谢转向死神一笑〕

谢：他看不见你，真是个怪事。

死神：给他搓绞索的大麻还在地里没割呐。

谢：呃，这么说人家可不对啃。

死神：说与不说，到头来是一样，你懂吗？

谢：不过，我说，我又怎么看见你呢？这不明明是有你这么个人站在这儿么？

死神：你不也可以瞎猜么？

谢：〔突感有所不安地〕呀，那你到这儿来不是为我而来的吧？

死神：是的。

谢：你开玩笑，我以为你只是来聊一聊的哩，对不起，亲爱的，今儿个没什么可谈的，你改日再来吧。

死神：我这份差事太忙，可不能改日改日的啦。

谢：这样对待我不公平吧？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高高兴兴、友好和善的哩。要是我知道你是个什么人，库珀一说，我就会跟他溜之大吉啦。

死神：溜跑？那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

谢：我后悔没听大夫的话，到我那谢裴岛去哩。你不会跑到那儿去找我去的。

死神：在巴格达①有那么一个商人，打发他的仆人到市场去买粮食，那仆人不一会就回来了，吓得面如土色，说，主人，我刚才在市场上的人群中时，被一个女人撞个

①伊拉克首都。

满怀，我调头一看，呀，是死神！她盯着看我，还做了个吓人的手势。主人，快把你的马借给我，我要跑得远远的，以逃脱这场不吉利的事。我要跑到撒马拉①去，死神就找不着我啦。商人把马借给他，他跃身上马，扬鞭一催，骑着马飞也似地跑掉了。商人来到市场，看见我站在人群中，他上前施一礼对我说，今天上午你为什么对我的仆人做出吓人的手势呀？我说，那哪是什么吓人的手势呀？那只是我的一种惊奇，因为我本是奉命于今晚到撒马拉去提他的，怎么这时候了，还在巴格达碰到他了呢？

谢：〔简直有些索索发抖了〕你是说怎么也逃你不脱吗？

死神：对，逃不脱的。

谢：〔想捉弄捉弄她〕我目前还没有想离开人世的想法。我还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喏，我回到家里来了。象我这种年纪还想什么跟野鸡②鬼混，我没那么蠢。

死神：你害怕了？

谢：我怕什么？怕世界末日呀？〔微笑〕不怕，真的不怕。我呀，是这么看的：我带过十几个徒弟，他们有时干些蠢事，又不注意，打坏东西，年轻小伙子嘛，还爱打闹，当然我让他们统统滚蛋，可我从没有记他们的仇呀。一个知识不如我、不会象我这样谈笑风生的上帝我是不信的，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报应！

死神：那你早就作好准备啦？

谢：准备什么？

---

①伊拉克远离首都的一片沙漠。

②原文为野鹅，按中国习俗外遇为野鸡。

死神：动身呀。

谢：现在吗？说走就走啊！？我真没料到你是这个意思哩，那么急于吗？我还得把这件事跟我老婆谈一谈吧？我不管搞什么事没有不跟她商量的。

死神：这种事她也无能为力呀。

谢：再说，今天晚饭她还特为我弄了鲑鱼呐，要是她费了不少力弄来了，作好了，我却不尝一口，她的心都要碎啦。

死神：别的人会替你把它吃了的。

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这会儿太累了，今晚我不想出门啦。

死神：嗨，一了百了，今天要办的事好办极了。

谢：还有一个问题，我料你是不看报的，也没听说我们这儿出了什么新闻。我在爱尔兰大赛中赢了八千五百镑，我下了决心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花掉它。在我正要为世间干点好事之际猝然离去，那不是荒唐吗？

死神：有时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有没有你有什么两样？世人哪，好象总不能理解这一点。

〔靠街的门关上的声音〕

谢：喏，我老婆进来了，我来叫她一声，行吗？

死神：你叫？你叫，她也不会听见的。

谢：你要知道，我们打从结婚到现在从未分过手，我这样扔下她一个人走，她会不高兴的。

死神：这个要去的地方她可是不能和你一同去的呀。

谢：这个家要没有我的料理，她也会弄不好的。当然喽，我不在，她也好多休息一会，替我搞饭，为我浆衣洗衫什么

的都可以免了。在她的余年中，日子不会难过的，不过开始她会若有所失罢了。

死神：人都会习惯成自然的。

谢：特别是寡妇，我注意过。瞧，多么可笑，我还没死，就把阿达说成是寡妇了。她听了会老大的不高兴的。

死神：过些日子她也就忘记啦。

谢：这也不能就使我有所安慰呀。这样吧，我告诉你我的一些想法吧，我在大奖的钱中拿出一千镑给你，你怎么来的，怎么去得啦。

死神：钱对于我是无用之物。

谢：你瞧，我感到不大舒服，我想请大夫来给看看病再走哩。

死神：你现在会感到好过一些了。

谢：真奇怪，看来什么问题你都先不先就有了个回答，想到这事就未免有些顾影自怜，一个人想着尽心去干的却不能去干。人们老是对我说，我行的善还不如作的恶多。对了，耶稣是怎么说的啦？〔背圣经〕"愿你的旨意成全"①，〔叹息〕事实是，我太累了，嗨，管它哩。

死神：我知道，这事我往往也吃惊不已。人们在动身以前总是害怕得很，年岁越大越这样，可是一旦死亡来到他们跟前，他们又满不在乎了。

谢：在动身以前我只有一件事想问问你——那边究竟如何呀？

死神：问这个真叫人奇怪。

谢：难道说你也不知道么？〔贝摇摇头〕是不是说，你这样到处把人提走，一个接着一个地，老的少的，愿意去的

①见新约四福音书。

不愿意去的，你都不知道究竟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吗？

死神：那不是我的事。

谢：有一阵子我觉得你不公道。我是说，你没有权利这样盲目来执行一项任务。

死神：实话对你说吧，我有时也怀疑这是不是人们对我的一个严重的误会。

谢：〔愤慨地〕算了算了。我自己到那边去看一看好了。打哪边走吧？

死神：出门。

谢：嗨，那有什么味道？我还以为要从窗子里飞出去，或是从烟囱里蹦出去哩，要不同寻常一点嘛。

死神：不对。

谢：好吧，等我穿上鞋〔左右寻〕找喏，在那儿，聪明的老婆子，她怕我出去，把鞋给藏起来啦。

死神：用不着穿鞋啦。

谢：鞋也不穿，光着个脚在外面走象个什么？

死神：谁也不会看到的。

谢：那我把灯都关上，电费多了不好。

〔谢首先关上门首的灯，门自动启，二人下，室内朦朦中隐约可闻一种怕人的格格声，似乎是从谢裴刚才打盹的大扶手椅中发出的。门又一次由人打开，福与恩上，恩开灯，回身向跟上来的米勒太太说话〕

恩：没在，他没在这儿。

福：爹可能出去了。

米：不会，他的帽子还在那儿，我想他在我房里躺着哩，让他

睡到吃晚饭的时候吧，福罗蕾，你收拾收拾桌子。

福：好咧，妈。

〔米入，福罗蕾取桌布及刀叉等，欧尼帮着铺桌布〕

恩：看来今晚没有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这儿过夜了。

福：那才谢天谢地呐。

恩：那他们都怎么回事了？

福：我哪知道，我也不管那么多，倒是贝茜这女人我觉得还可以。

恩：可惜我没好好地跟她说过一句话。人们说，她那种职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门职业哩。能帮助我阐明我所研究的一个课题的观点倒是挺有意思的。

〔米托着盘子上，盛着杯子、面包、一壶水〕

米：电影怎么样？

福：可好啦。

恩：我看也未免有些过于伤感了，我不喜欢这种情趣。

福：我看见你哭了。

恩：瞎说。

米：哭了丢人怎么的？我就经常哭一哭哩。〔下〕

恩：那个盗窃犯倒是个漂亮小伙子，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福：哪有你那么漂亮呀？

恩：福罗蕾，你又挖苦人啦。

福：我真是这个意思。

恩：是吗，你？

〔两人靠着留声机站着，他搂着她，没完没了地亲起来〕

福：欧尼，爱吗？

恩：再不能象爱你一样爱别的什么人了。

〔他用另一只手扭开唱机，音乐声中二人脸贴着脸地起舞〕

福：妈今晚情绪不高哩。

恩：耽心你爹嘛。

福：她是把心操尽了呀，大夫告诉她说爹随时都可能死去。

恩：你也相信呀？住在疯人院挺好的，爹还可以活上个一、二十年的。

福：想到这一来咱俩结婚的事就都安排得好好的，能不高兴吗？

恩：你也爱说。

〔一边舞着，一边吻着，米托盘上，盛着村式馅饼和为谢裴烹调的鲑鱼〕

米：呀，你们也不害臊，让你们收拾桌子就这么弄了一下呀！

〔二人止舞，欧尼关上留声机〕

恩：女的引诱人，男的上了钩。

福：对，怪我吧。

恩：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反正觉得她可爱。

米：好啦，亲爱的，别说傻话了，两个人没有一个好的，好象别人谁都没恋过爱哩。女儿，上楼去告诉你爹，说晚饭好了。

〔欧尼瞥了一眼那把大扶椅〕

恩：用不着上楼去叫啦，他在那把大椅子里打盹哩。

〔他推一推扶椅的一角，突然看见一只胳膊无力地从扶手上垂下〕

福：怎么，爹还在瞌睡呀！

〔米勒太太上前一步准备开口，怔住了〕

米：打什么盹？〔细细察看了一会〕他老是说他生来运道好，瞎，

他死的也这么幸福啊！〔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全剧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贵族夫人的梦--毛姆戏剧选
作者=俞亢咏等译
页数=441
SS号=10471956
出版日期=1987年09月第1版

书名
版权
目录